

圆明园大宫门区历史文脉调查研究

圆明园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

北京勺海堂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3月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圆明园宫门区域环境变迁	4
第一节 宏观环境背景	4
第二节 区域环境演变过程	8
一、自然地貌环境演化过程	8
二、明清以来对地貌、水系的人工改造	15
第二章 圆明园大宫门地区景观变迁	21
第一节 大宫门变迁	21
一、大宫门的建成及毁坏	21
二、大宫门的基本形制	22
三、大宫门主要形制变化	24
四、大宫门区的衙署	27
五、大宫门附近的考古发掘	29
六、大宫门附近现状	44
第二节 藻园门变迁	46
第三节 福缘门、升平署与福缘门村	49
一、福缘门	49
二、升平署与太平村	50
三、福缘门社区与画家村	52
第三章 一亩园区域变迁	55
第一节 一亩园变迁	55
第二节 一亩园娘娘庙	58
第四章 达园及澄怀园区域变迁	60

第一节 达园变迁	60
一、达园简介	60
二、达园园林格局	65
三、达园园林建筑	66
四、达园特点分析	69
五、达园主人：民国军阀王怀庆	73
六、达园现状和今人的书写	76
第二节 善缘庵	77
第三节 慧福寺	78
第四节 澄怀园	79
一、澄怀园沿革	79
二、澄怀园建筑布局	82
三、澄怀园诗文学例	86
四、澄怀园居住翰林简介	99
第五章 挂甲屯区域变迁	114
第一节 挂甲屯村落变迁	114
一、清代及以前的挂甲屯	114
二、民国时期的挂甲屯	116
三、虎城	119
第二节 慈佑寺	121
第三节 观音庵	122
第四节 大树庵	123
第五节 七峰别墅	124
一、七峰别墅历史沿革	124

二、七峰别墅概貌	126
三、七峰别墅的位置	129
四、军机章京在七峰别墅内的生活	131
五、七峰别墅诗文	133
第六节 圆明园护军八旗印房及御路	142
一、圆明园护军八旗印房	142
二、红桥至清漪园御路	143
第六章 绮春园遗址与 101 中学	145
第一节 101 中学区域清代概况	145
一、前绮春园时代	145
二、绮春园时代	158
三、绮春园被毁	165
第二节 101 中学	165
第七章 王公园林与私家园林	168
第一节 蔚秀园	168
一、蔚秀园的沿革	168
二、蔚秀园的建筑布局	173
三、蔚秀园历代主人——弘昼、载铨与醇亲王	175
第二节 小红桥园	177
一、小红桥园位置	177
二、鄂尔泰、允禧与弘晓之红桥别墅（小红桥园）	180
第三节 承泽园	187
一、承泽园概述	187
二、嘉道年间英中堂之依绿园	187

三、道光年间寿恩固伦公主之春颐园	190
四、光绪年间奕劻之庆亲王府	193
五、当代张伯驹之展春园	194
第四节 自得园	198
一、赐园时期	198
二、御马圈时期	203
三、升平署和养花园时期	205
第五节 吴家花园和袁家花园	213
一、吴家花园述往	213
二、吴家花园的建筑布局	215
三、吴家花园与历史名人	218
四、袁世凯园	228
第八章 西苑兵营与营市街	229
第一节 西马厂与阅武楼	229
一、西马厂及校场设置	229
二、圆明园阅武楼	229
三、清代阅武楼阅兵活动	233
第二节 西苑兵营	242
一、清末及民国前期驻军沿革	242
二、一战期间“奥匈帝国战俘收容所”	245
三、抗战爆发前夕的西苑兵营	246
四、西苑军人公墓	247
第三节 侵华日军西苑集中营和万人坑	249
一、西苑集中营基本情况	249

二、集中营的残酷管制与反抗	251
三、集中营的规模和建造	253
四、西苑集中营的万人坑	254
五、解放后西苑兵营的历史和现状	257
第四节 营市街和官厅	259
一、西苑营市街	259
二、颐和园官厅	261
第九章 规划建议	262
一、中部大宫门、一亩园地区改造	262
二、东部区达园至 101 区域的调整、改造	265
三、南部挂甲屯区域改造	266
四、西部区域调整	268
五、区域考古调查	269
六、制定宫门区保护利用规划	270
主要参考文献	271
史料与专著:	271
论文:	272
主要参考图	273
1949 年以前的历史图	273
1949 年以来主要参考地图	284
后记	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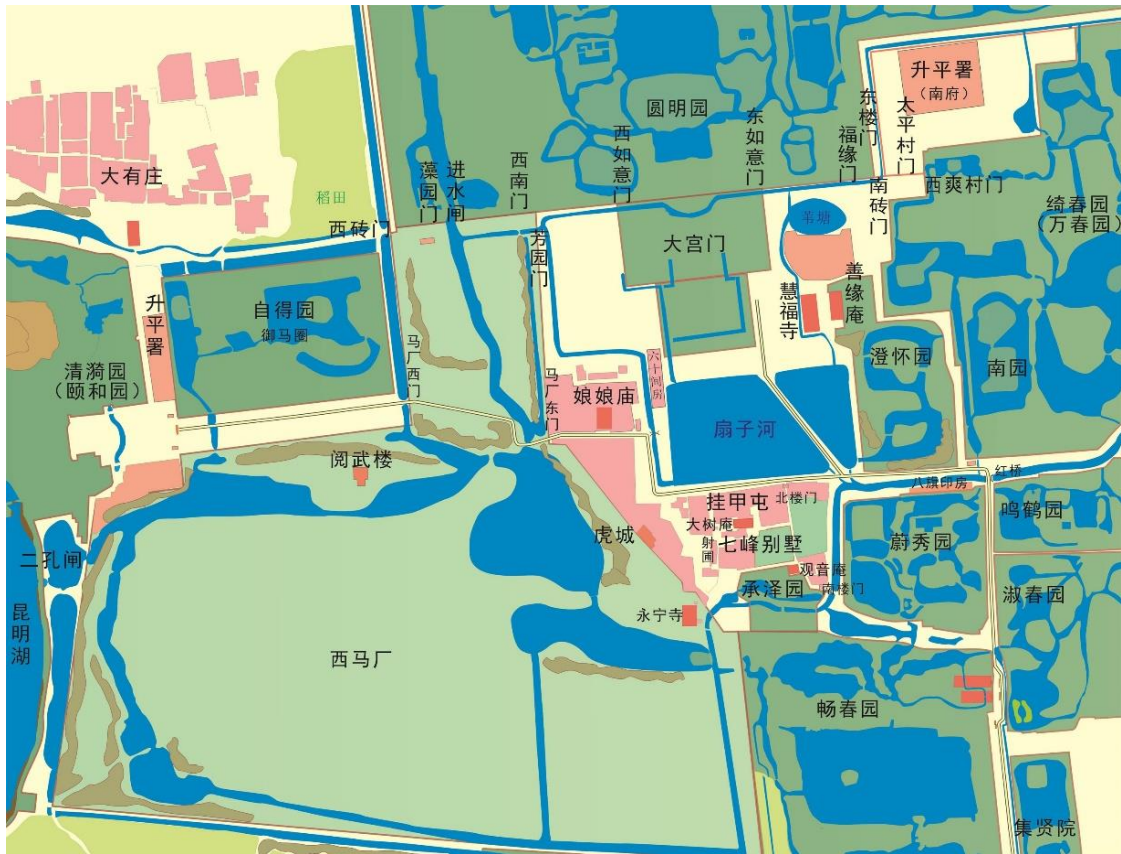
前言

大宫门是圆明园最重要的进出门户，大宫门区域与圆明园关系密切。2016年9月，为配合圆明园大宫门地区的整治和建设，圆明园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和北京勺海堂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大宫门地区开展了深入调查研究，至2017年2月，调查研究工作完成，形成本报告。

调查研究的范围北起圆明园南园墙，东至101中学东墙、北京大学西墙，南至承泽园路、新建宫门路，西至颐和园宫门前街、昆明湖东路，总面积约2平方千米。

本区域位于永定河故道古清河形成的清河洼地中，地势低缓，水源丰沛，两千多年前已有人类活动。元明时期，华家屯聚落出现。曾有南、北华家屯，相传明代太监在华家屯北营造园林。万历年间，武清侯李伟在本区域以南营造了清华园，为当时北京郊外最著名的私家园林之一。清朝初年，或因民间杨六郎传说的盛行，华家屯谐音改称挂甲屯，意为杨六郎挂甲处。康熙时期，开始营建畅春园，位于挂甲屯西面的西马厂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因为地近御园，挂甲屯周边成为当时皇子及重臣营建园林的区域，如彩霞园及索额图园等。也是在康熙时期，作为雍亲王的圆明园开始在此营建。雍正帝即位后，圆明园成为御园，大宫门区域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到乾隆时期，整治了扇子河。大宫门两侧已经密布朝廷各衙门的公所。含芳园、自得园、含晖园等王公园林遍布宫门周围，七峰别墅及翰林花园分别是军机处及翰林院的值庐。挂甲屯作为该区域唯一的村落，商业十分发达，为周边园林提供服务。圆明园大宫门前的独特地理位置，使这一区域更加具有人气，名人活动频繁。

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了圆明园，同时圆明园周围的王公园林、官署、村落遭到极大破坏，虽然在战后有所恢复，但仍然无法回到战前的繁盛局面（图前-1）。皇帝不再驾临，使本区域失去了辅助政治的作用。绮春园的部分区域甚至在1860年之后成为耕地。挂甲屯的商业一落千丈，名商巨贾纷纷离去，仅留下一座小小的药店。八旗校场在晚清时期成为新军驻地，园林绿地变为操场。



图前-1 圆明园宫门前区域全盛时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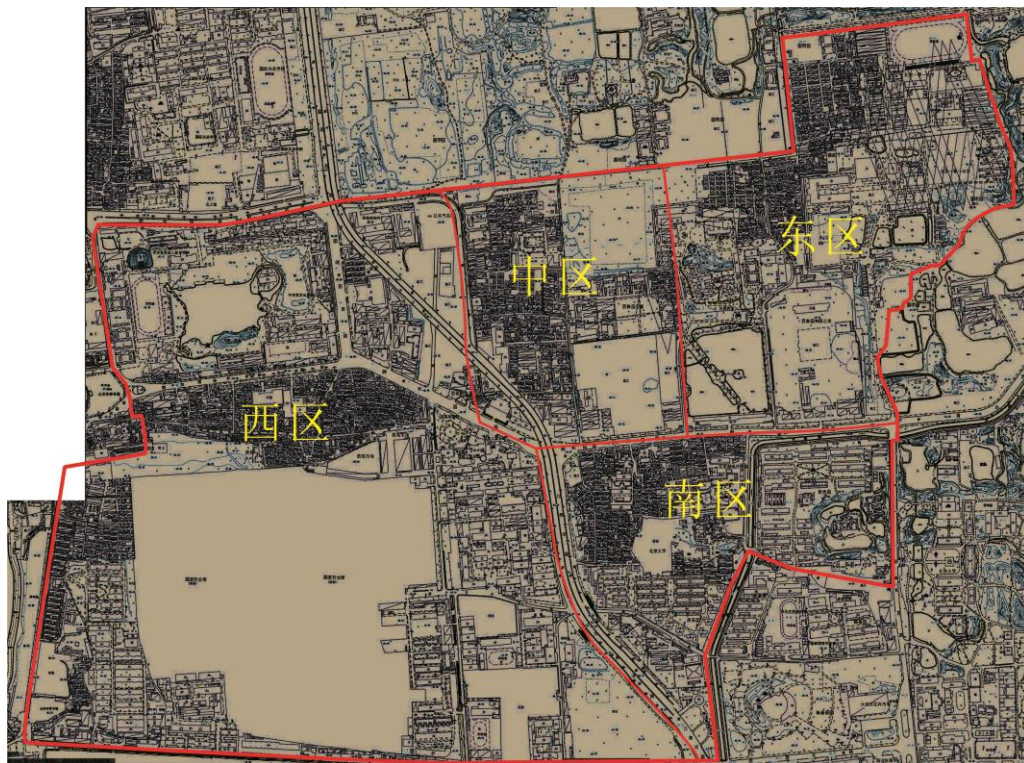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大宫门区域外来人口增加。随着圆明园及周边田地的开垦，福园门、一亩园等村落形成。挂甲屯村也吸纳了众多的外来人口。扇子湖旧址上出现了达园。翰林花园在东北军入关后成为了东北义园。西苑兵营出现后，周边出现了很多与军事有关的设施，如第一武库、军人公墓等。由于服务军营，西苑营市街十分繁荣，由营市局进行管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原来的石板御路开始改造扩建为现代马路。（图前-2）

1949 年至今，这一区域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2013 年，海淀区开始启动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建设，圆明园大宫门区域成为整治的重点之一，目前工程正在进行中。



图前-2 民国时期大宫门区域图

我们将圆明园大宫门区域分成四个片区（图前-3），以便进行研究：中部大宫门、一亩园、扇子湖片区，东部达园、澄怀园、福缘门、101 中学区域，南部蔚秀园、挂甲屯区域，西部西苑兵营、营市街、自得园区域。



图前-3 大宫门区域分区图

第一章 圆明园宫门区域环境变迁

第一节 宏观环境背景

本区域坐落于北京小平原的西部，北京城的西北郊。北京小平原地势平缓，三面环山，犹如一处海湾，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北京湾”。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B. Willis）对“北京湾”的命名有过一段描述：“中国东部自纬度 40° 起，有大平原向北入丛山，形如海湾，其东南口径宽达 45 英里，山脉因之被横断，从平原视其四周之山岭犹海湾之于石壁，其湾奥之部分，名之曰北京湾，似为正当，此言可想见平原之形状矣。”¹北京湾的西面是层峦叠嶂，葱茏青翠的西山，古人称之为“神京之右臂”，属太行山脉，北面和东北面则是燕山山脉。西面的“神京之右臂”向东突出一道山岭，深入到北京小平原中，它和西山主体之间被一道山谷隔开，成为相对独立的山体，由于较小，遂被称为“小西山”。小西山起于石景山，止于望儿山，位于香山西北的最高峰，海拔 790 米，而向东深入平原的部分多在 500 米以下，且越往东，山势越低，最后潜入平原之中。

本地区宏观地质地貌的形成过程，可追溯到遥远的地质时代。根据鲍亦冈等人的论述²，在距今十几亿年至数亿年前的中元古代至中三叠世地质时期，北京地区的原始陆壳上，经历了由缓坡台地到滨海三角洲，再到大型内陆盆地的沉积过程，形成巨厚而稳定的沉积层。中生代至新生代的地质时期，北京地区经历了复杂的内陆造山运动。这个造山运动萌发于晚三叠世的印支运动，地壳板块在伸展、收缩运动的作用下，形成褶皱变形。在侏罗纪至白垩纪的地质时期，北京地区进入造山运动的兴盛期，即燕山期，人们也称它为“燕山运动”。此时，地壳的活跃运动导致构造变形，形成褶皱和断裂，同时伴有大规模的岩浆侵入，从而奠定了北京地区山脉的基本轮廓。从 7000 万年前的新生代以来，伴随着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隆升，北京地区也出现了断块的差异性升降，北京西北部继续着山岳的隆升。有研究者估计，在整个第三纪阶段，西山区总体上升达 1500~1700

¹叶良辅原著. 《北京西山地质志》.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 民国 9 [1920].

²鲍亦冈, 刘振铎, 王世发等. 《北京地质百年研究——北京地区基础地质研究的历史与最新成果》,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01.

米，而平原区则处于沉降状态，形成厚达 1100~3400 米的第三纪沉积层。在海淀地下，第三纪地层起伏不平，六郎庄——圆明园一带与中关村之间的落差达 80 米，是一处东高西低的坡地。进入 200 万年以来的第四纪地质时期，北京的山地仍在不断地隆升，并有加速的趋势¹。在平原区则形成很厚的冲积、洪积地层，它淤平了山前起伏不平的地貌，造就出平缓舒展的北京小平原，海淀地区的地貌随之改观。

第四纪以来，地貌变化较大。在第四纪初期的早更新世，海淀一带处于低缓的丘陵地带。到中更新世早期，受构造运动的影响，冲积平原面积不断扩大，丘陵不断缩小。在昆明湖一带出现了洼地，并有洪积扇和浅湖形成。中更新世中期，昆明湖洼地沿黄庄——高丽营断裂向东北方向延伸，与沙河凹陷连为一体。到了十几万年至数万年前晚更新世早、中期，北京平原地貌发生重大变化，在永定河的作用下，北京小平原的西部，形成了以石景山为顶点的冲积扇地，昔日起伏不平的低缓丘陵隐没于平川之下²，海淀地区真正进入了平原的发展时期。（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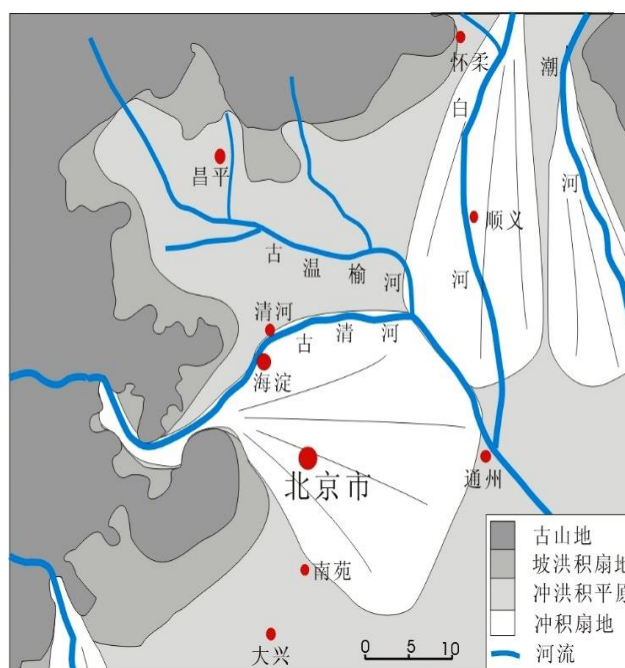


图 1-1 海淀地区晚更新世古地理略图（据李华章 1994 年图绘制）

¹鲍亦冈，刘振铎，王世发等. 《北京地质百年研究——北京地区基础地质研究的历史与最新成果》，地质出版社，2001：114.

²李华章. 《北京地区第四纪古地理研究》，北京：地质出版社，1994：108-117.

永定河是北京西部最大的河流，它的上源有两支，一支为桑干河，起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另一支为洋河，源出于内蒙古兴和县。两支源流在河北省怀来县朱官屯汇流后，称为永定河。永定河流经官厅山峡，至北京石景山出山，最后汇入海河。在晚更新世之前，它上下游的河道是分离的，由石景山出山的水量相对有限，在此之后，上下游贯通起来¹，由石景山出山的水量随之加大，泥沙的搬运能力大增，它所带来的沉积物覆盖了北京小平原西部起伏不平的地形，形成一片地势平缓的原野。以石景山为顶点的永定河冲积扇，北面到达清河，南面到达今天的永定河河道，东面在通州的北运河一线。永定河源自于黄土高原，途径的山地中分布着大量的第三纪砂砾石堆积物，有着丰富的砂石来源。随着山地的不断抬升，这些堆积物被永定河的洪水裹挟到平原上来，在沉降的平原上堆积起来。第四纪以来，主要是中、晚更新世以来，由永定河形成的沉积地层，在天安门广场堆积厚度达到 85 米，在海淀镇北侧的北京大学内达到 130 米。它由一层层的卵石、砂砾和粘性土构成，把数十米落差的起伏地势淤成了平川。

大约在晚更新世晚期，距今数万年前，永定河的一条河道曾由西向东穿过海淀镇的南部。永定河曾经向北流至玉泉山、万寿山前，在此转而向东，流经海淀、黄庄、知春路一线。在中关村西区工地南部地下约 10 米深处，出土近东西向的砂砾层。砂砾层厚近 2 米，北缘在中关村西区中部，以砾石为主；南缘在双榆树一带，以砂为主。当年，它应是一条宽阔的大河。多年前，在玉泉山南的砾石层中和知春路砾石层中都曾出古菱齿象牙化石，就是这一条永定河故道留下的遗物。这一时期的永定河还由红石山与万寿山之间的狭窄山口流向东北，在安河桥地下 10 米的砂砾石层中也曾出土这一时期的古菱齿象牙化石。

10000a. B. P 以来，永定河在北京小平原上不断摆动，留下了多条明显的河流故道。大约 10000—4000a. B. P 的时候，永定河曾由六郎庄、圆明园、清河一线流过，由于今天在这条河谷低地中存在有清河，故称为古清河故道。在大约 7000—3000a. B. P 的期间内，永定河也曾流经北京西客站及其以南地区，在那里留下古河道遗迹。由于距今 1 千多年前，曾有灋水历经该地，人们遂把那条河道称为古灋水。3000—2000a. B. P 的时候，永定河水曾流经今天的北海、中海和南

¹李华章. 《北京地区第四纪古地理研究》，北京：地质出版社，1994：108-117.

海一线，这里后来有高粱河流过，故称为古高粱河（亦称“三海大河”）。此后，永定河向南摆动，最终达到今天的位置（图 1-2）。分布于这些全新世河道两岸的高地，成为城市与聚落选址的理想地点。北京城即选址于永定河冲积扇中部、古高粱河与古灤水故道之间名为蓟丘的高丘上，成为一座诞生于永定河渡口上的城市。海淀位于永定河冲积扇的北部，处在古清河故道南岸的高地上，它的东南面是开阔而高爽的“海淀台地”¹，西北面是低平多水的河谷低地，圆明园就在低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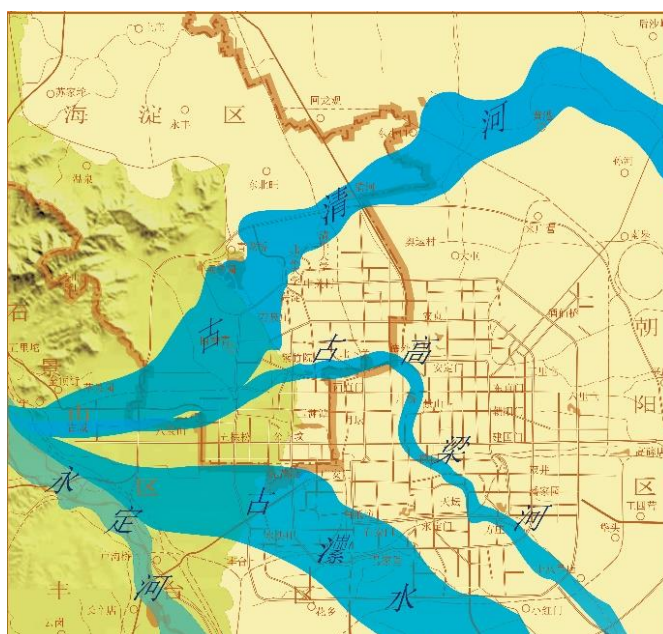


图 1-2 北京平原永定河古河道图

永定河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是一条季节性很强的河流。民国六年（1917）至十四年（1925）的监测数据表明，永定河在洪水时的最大流量可达每秒 5000 立方米²，1801 年的罕见特大洪水更达到每秒 10400 立方米³。大水来时，浊浪翻滚，侵蚀河岸，肆意漫流。在万泉庄、双桥、西苑花卉市场、朝阳区立水桥等处的永定河砂砾石层中，多次出土的古树遗骸就是洪水的遗迹，树木直径多在 30-40 厘米之间，最粗的达到 70 厘米以上。

¹侯仁之. 《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 地理学报, 1951: 18 (1-2).

²顺直水利委员会. 《顺直河道治本计划报告书》. 会文书局民国十四年版[1925].

³北京市水利局编著. 《北京水旱灾害》.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9, 页 35.

第二节 区域环境演变过程

圆明园宫门区的环境变迁经历了如下阶段：早更新世的低缓丘陵时期；全新世 10000a. B. P 以前古永定河冲积扇形成时期；约 10000a. B. P 古清河下切时期；10000-5000a. B. P 古清河发育时期；5000-1000 a. B. P，现代清河发育与沼泽化沉积阶段；1000a. B. P 后人工园林的开发建设时期。（表 1-1）¹

表 1-1 本区域地貌环境演化

演化阶段	时代	地貌演化阶段
第一阶段	早更新世-晚更新世	低缓丘陵
第二阶段	晚更新世-10000a. B. P 前	永定河古冲积扇形成时期
第三阶段	约 10000a. B. P	古清河下切侵蚀，海淀台地形成
第四阶段	约 10000-5000a. B. P	古清河发育时期
第五阶段	约 5000 -1000 a. B. P	现代清河发育时期与沼泽化沉
第六阶段	约 1000a. B. P 后	人工园林的开发建设时期

一、自然地貌环境演化过程

在第四纪初的早更新世，这里曾是低缓的丘陵地带。

到了十几万年至数万年前晚更新世早、中期，在永定河的作用下，在北京小平原西部，由于出山的河流由于坡降突然变小，在这里堆积了巨厚的沉积，形成了以石景山为顶点的冲积扇地²。（图 1-3）前缘可达清河、通县一带³，山前冲积扇顶部粉质粘土的热释光测年数据为距今约 10000a. B. P，因此可以认为该冲积扇形成于 10000a. B. P 以前。本地区正处于古冲积扇的范围之内，形成厚层砾石层和粉质粘土层的交互沉积层。

¹岳升阳，夏正楷，徐海鹏：《海淀古镇环境变迁》，开明出版社，2009 年。

²李华章：《北京地区第四纪古地理研究》，北京：地质出版社，1994：108-117。

³孙秀萍，赵希涛：《北京平原永定河古河道》，科学通报，1982（16）：1004-1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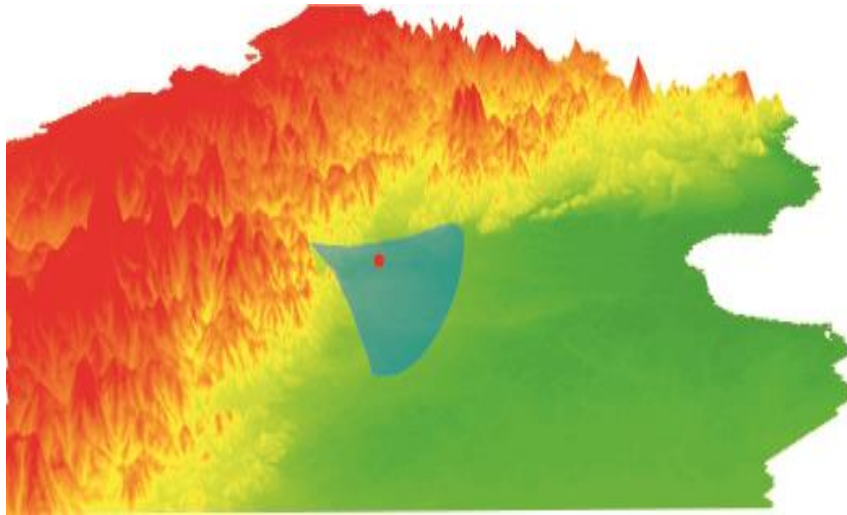


图 1-3 永定河冲积扇与本区位置

永定河在北京小平原上不断摆动，留下多条河流故道。约 10000-5000a. B. P 永定河曾由海淀西北部流过，为“古清河”。它由石景山出山后流向西北，经海淀西北，沿今天的清河向东汇入温榆河，在圆明园一带形成一条 3~4 千米宽的河谷低地。古清河的河床相堆积物为砾石层和砂层，埋深一般在 3~10 米之间。河谷的北岸是上地一带的高地，它与河谷低地之间的高差约为 3-4m，南岸是海淀一带的高地，其与河谷低地之间的高差约为 5-6m。由于今天在这条河谷低地中存在有清河，人们将这条永定河故道称为古清河故道（图 1-4），它所形成的低地称之为“清河洼地”，圆明园即坐落于永定河冲积扇北缘的清河洼地中。在清河洼地中广泛分布着约 5000-2000a. B. P 形成的沼泽沉积¹，埋深 1-5m，主要为灰色—灰黑色粉质粘土和黑褐色的草炭。圆明园西北的萧家河发育成大片沼泽，地下 4m 的泥炭层年代为 2125±90a. B. P。古清河废弃后，在河道的下游发育了现代清河，现代清河的源头主要是玉泉山和巴沟低地出露的泉水，诸泉水沿清河故道向北汇流，从而形成现代清河。

¹孙秀萍，赵希涛. 《北京平原永定河古河道》，科学通报，1982（16）：1004—1007.



注:根据侯仁之《北京海淀附近的水道与聚落》(《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134页。)附图绘制

图 1-4 古清河故道与本区域位置

为了重现圆明园宫门区域永定河故道中的古地貌与古环境,我们从圆明园出入贤良门遗址西侧,筒子河拐弯处,采集了一个剖面(图 1-5),对剖面进行 ^{14}C 测年、粒度、孢粉的测量与分析。初步重现了 5000-1000a. B. P 的地貌环境演变,将剖面划分为分支河道—漫滩—浅湖—湖沼—漫滩,这样 5 个地貌演变过程(图 1-6、图 1-7、图 1-8)。5 个阶段地貌演化阶段如下:



图 1-5 出入贤良门前的地层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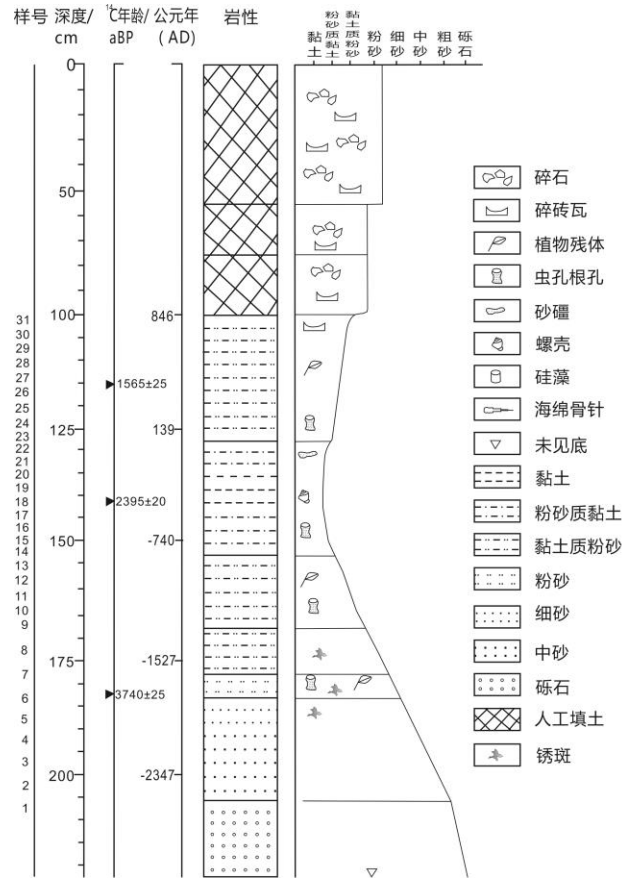


图 1-6 圆明园出入贤良门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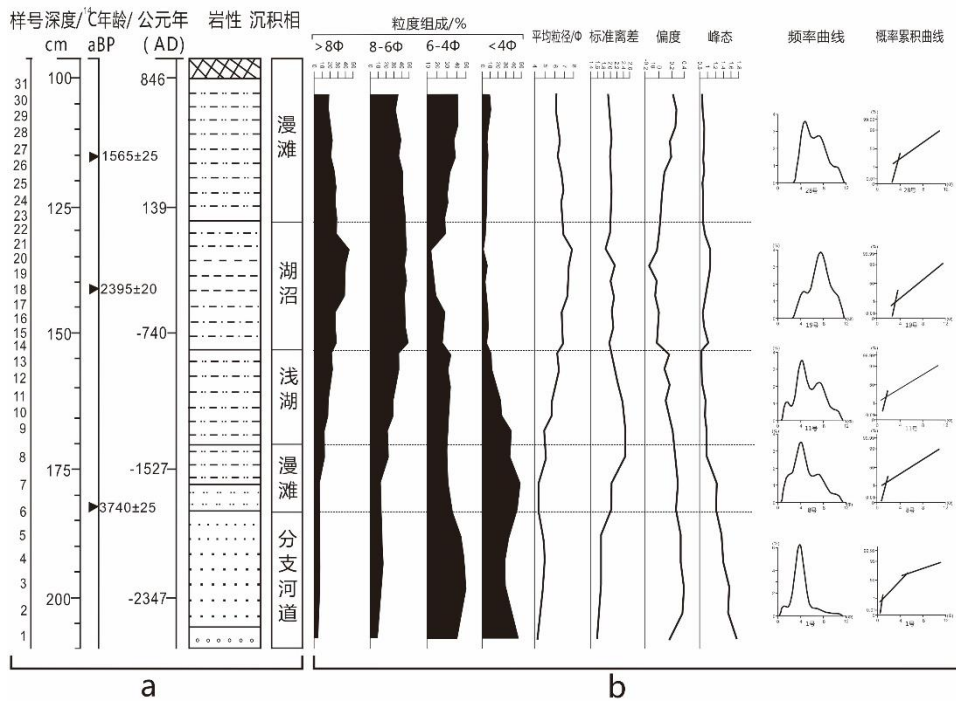


图 1-7 圆明园出入贤良门剖面粒度综合分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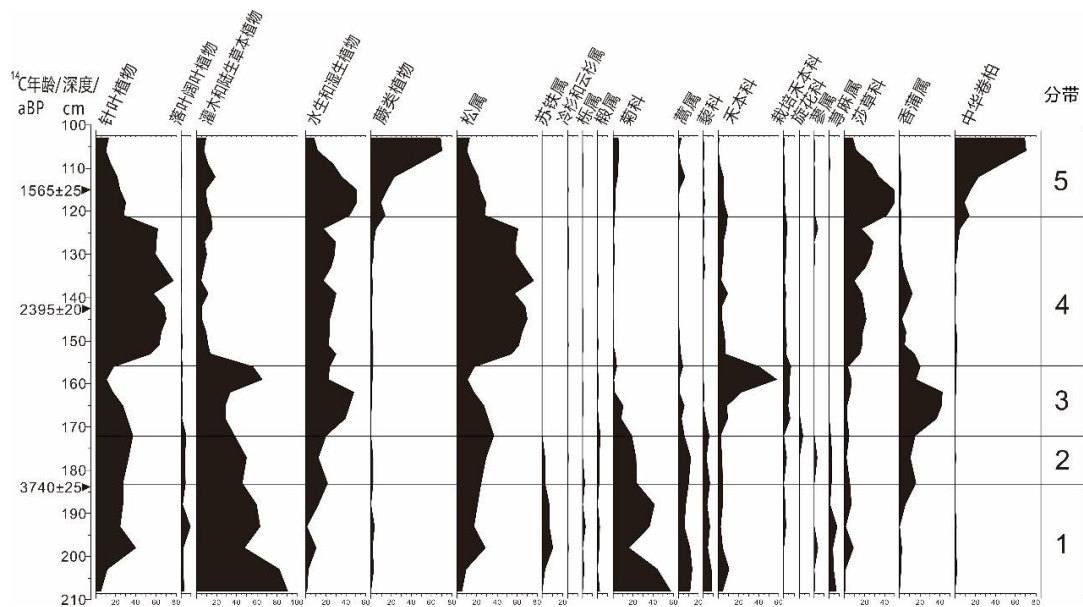


图 1-8 孢粉含量百分比

阶段 I: (约 4560-3740a. B. P, 208-183cm): 为分支河道发育, 呈正韵律, 有二元结构, 平均粒径为 4.62ϕ , 以极细砂和粗粉砂为主, 自下而上由粗(极细砂)变细(粉砂)。频率曲线为窄单峰, 说明沉积物来源比较单一。标准离差 1.58-2.01 分选差, 偏度为 0.16-0.38 正偏到极正偏。正态概率曲线为三段式, 跃移质斜率 $>60^\circ$, 跃移质占约 70%。

孢粉组合带以石竹科-松属-蒿属-禾本科为主的组合, 孢粉总浓度很小, 在 5~10 粒/克之间波动。这可能与极细砂和粉砂为主的分支河道沉积有关, 水动力相对较大, 急流条件下花粉不容易沉积下来¹。灌木及陆生草本植物花粉占 47.37~90.37%、针叶植物花粉占 5.18~39.47%, 落叶阔叶植物花粉占 0.94~9.0%、水生和湿生草本植物花粉占 1.0~12.15%、蕨类植物孢子少量出现。

阶段 II: (约 3740-3412a. B. P, 183-173cm) 为漫滩发育。并由分支河道向浅湖过渡, 平均粒径为 $4.31-5.09\phi$, 以极细砂为主, 频率曲线为单峰, 标准离差 2.41 -2.45 分选很差, 偏度为 0.14-0.23 正偏, 峰态为 0.93-0.93 中等。正态概率曲线为两段式, 跃移质斜率 $>60^\circ$, 跃移质占约 70%。

¹许青海, 吴忱, 孟令尧等. 华北平原北部现代不同沉积相孢粉组合特征研究,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4: 1-132.

孢粉组合以松属-菊科-蒿属-香蒲属为主。孢粉总浓度仍很小，在 5~7 粒/克之间波动，说明处于低漫滩¹。以针叶植物花粉（32.45~37.10%）、灌木及陆生草本植物花粉（28.44~50.0%）、水生和湿生草本植物花粉（12.28~20.16%）为主，落叶阔叶植物花粉（3.54~4.84%）、蕨类植物孢子（0~1.75%）少量出现。环纹藻出现较多（浓度 37-113 粒/克）。

阶段 III:（约 3412-2854a. B. P, 173-156cm）为浅湖发育。平均粒径为 4.97-6.36 ϕ ，以极细砂为主，频率曲线为双峰，标准离差 2.15-2.45 分选很差，反映沉积区搬运营力性质变化较大。偏度为 0.07-0.23 正偏，峰态为 0.84-0.98 中等。正态概率曲线为两段式，跃移质斜率 $>60^\circ$ ，跃移质占约 70%。

孢粉组合以香蒲属-禾本科-松属-莎草科为主。孢粉总浓度较上一层有所增加，在 17~309 粒/克之间波动。其中，水生和湿生草本植物花粉（22.13~48.06%）、灌木及陆生草本植物花粉（28.44~65.27%）、针叶植物花粉（10.92~30.94%）为主，落叶阔叶植物花粉（0.72~1.29%）、蕨类植物孢子（0~1.54%）少量出现。在本带中，水生植物香蒲属占 20.31-41.94%，环纹藻出现较多（浓度 7-84 粒/克）。较多的水生、湿生植物和藻类，说明本处于浅湖沉积，结合粒度分选很差，双峰，说明湖水受到上游冲积影响较大，营力性质变化不一。禾本科占 8.63~57.98%，其中，栽培禾本科占 3.67~6.68%为剖面含量最高，说明西周时期，人类的农业活动已经影响此地区。

阶段 IV:（约 2854-1749a. B. P, 156-121cm）为湖沼发育。平均粒径 6.31-7.80 ϕ ，以粉砂质黏土为主，土壤颜色较深，为深灰黑色。频率曲线双峰为主，标准离差 1.84-2.13 分选差，偏度为-0.15-0.16 负偏到正偏，峰态为 0.86-1.08 中等到窄尖。下部正偏，向上过渡到负偏，说明颗粒逐渐变细，水动力逐渐变弱。

孢粉组合以松属-莎草科-禾本科-香蒲属为主。孢粉总浓度最大，在 183~1402 粒/克之间波动较大。针叶植物花粉（10.92~76.87%）为主，其次水生和湿生草本植物花粉（17.16~48.06%）、灌木及陆生草本植物花粉（4.48~65.27%）较多，落叶阔叶植物花粉（0~1.29%）、蕨类植物孢子（0.18~4.47%）少量出

¹许青海, 吴忱, 孟令尧等. 华北平原北部现代不同沉积相孢粉组合特征研究.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4: 1-132.

现。湿生植物花粉中，莎草科占 9.8-42.12%。水生植物花粉香蒲属占 0.71-14.59%，环纹藻（浓度 0~38 粒/克）少量出现。说明此时水体比上一阶段要浅，处于较浅的沼泽地环境。灌木和陆生草本植物中，禾本科（2.61~8.78%）花粉为主，栽培禾本科（0.56~2.92%），说明有少量人类活动。

阶段 V：（约 1749-1196a. B. P, 121-100cm）为漫滩发育。平均粒径 6.50 ϕ ，以黏土质粉砂为主，频率曲线双峰为主，标准离差 1.95-2.04 分选差，偏度为 0.01-0.25 近对称到正偏，峰态为 0.86-0.92 中等。

孢粉组合以莎草科-松属-中华卷柏为主。孢粉总浓度较上层有所减少，在 43~267 粒/克之间波动。水生和湿生草本植物花粉（8.45~50.31%）为主，其次针叶植物花粉（10.06~29.43%）、蕨类植物孢子（9.75~70.41%）、灌木及陆生草本植物花粉（7.69~18.98%）出现较多，落叶阔叶植物花粉（0~0.57%）零星出现。环纹藻（浓度 0~1 粒/克）少量出现。蕨类植物中，中华卷柏（浓度 16~39 粒/克，百分含量 8.97~70.41%）孢子百分含量较多，根据许青海等¹的研究，中华卷柏在漫滩相和泛滥相含量较高，也进一步指示说明此阶段处于高漫滩相特点。

结合本地区的地貌环境演化过程和本剖面的研究，可以看出古清河改道后的湖沼洼地地貌为圆明园及其周边河湖水系及园林的建设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背景。



图 1-9 采集出入贤良门前的地层剖面

¹许青海, 吴忱, 孟令尧等. 华北平原北部现代不同沉积相孢粉组合特征研究.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4: 1-132.

二、明清以来对地貌、水系的人工改造

清河故道中的人工园林开发始于元代，明代以后，随着人们对清河洼地的开发，稻田、莲藕得到广泛种植，已经形成宛若江南的水乡景色。明人在描述勺园时说，“又北为水榭，最后一堂，北窗以拓，则稻畦千顷，不复有繚垣焉。”¹。明人所描述的区域就包括了后世的圆明园宫门区，当时这里已是一片稻田。正是由于当地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基础和长期开发形成的优美的水乡园林景色，清朝皇帝才决定在此建设郊外园林，形成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区。

清代，伴随着大规模的园林建设，当地河道得到更多的改造，形成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水系受人工改造的影响更加明显，几乎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湖泊都注入了人工的印迹。其次，水系建设多服务于园林和都城供水的需要。不过人们在改造河湖水系的同时，仍能保持其自然特色。清代开辟了六郎庄以南的小长河和六郎庄以北的马厂河，并通过河道将昆明湖水引至圆明园。当时清漪园与圆明园之间有两条河道相连，一条河道是由昆明湖东岸的二龙闸引水至圆明园，另一条是由颐和园后山的东出水口将水引至圆明园。这些河水最终都汇入万泉河，流向清河。清代对此区域河道的改造主要包括：二龙闸河、马厂诸河、扇子湖和万泉河。

（一）马厂诸河

马厂位于西花园和六郎庄稻田厂北，因在畅春园西，遂称西马厂。马厂四周围以大墙，墙内环以河道，为马厂河。马厂河的水源主要有三：一是上文所言之二龙闸河，它是马厂北部河道的主要水源；二是西花园西护园河，其水北入马厂河道，是马厂南部河道的重要水源，三是来自万泉河的畅春园西护园河，是马厂东部河道的重要水源。由于河道都在马厂之内，清人统称之为马厂诸河。（图 1-10）

¹（清）于敏中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1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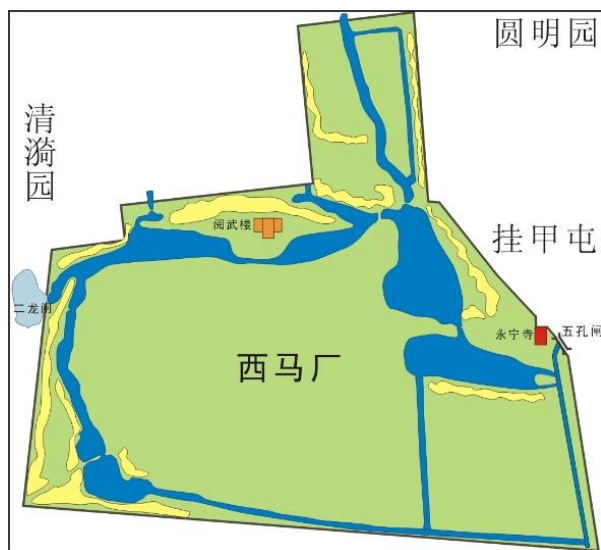


图 1-10 马厂诸河示意图

（二）二龙闸河

二龙闸河为马厂诸河之一。清代，在六郎庄附近的颐和园东堤和长河东侧堤坝上共开有八座泄水口，用于向畅春园、圆明园、西花园、圣化寺等园林引水，并浇灌六郎庄一带的水田。颐和园东堤北端为二龙闸，它是长堤最北面的水闸，也是昆明湖东面最大的出水闸口。其水流东入马厂，分为两支：一支南流，绕行于马厂西、南、东三面；另一支沿马厂北部东流，复分一支北流经颐和园东宫门前入自得园，其主流东经阅武楼前，又东行百余米分出一支向西北流，至自得园东墙外转而北流，流入圆明园西、北护园河，主流再向东，过水闸，入马厂东北面的河泡。河泡北岸设高水闸，引水北流，其主流入圆明园西南角之进水闸，是圆明园的主要水源，同时也是连接昆明湖水系和和圆明园水系的主要河道。高水闸北流之水过闸后分出一支，径直北流至圆明园南墙外，与墙外护园河接，成为金水河的水源之一。河泡南出水口之水与马厂南部北来之水合，东经畅春园北墙外注入万泉河（图 1-10）。

（三）扇子河

扇子河亦称扇子湖、扇面湖，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是圆明园大宫门外的前湖。圆明园“大宫门前辇道东西皆有湖，是为前湖”¹，因圆明园御道由

¹（清）于敏中等.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324.

湖中穿过，湖形似扇子而得名。圆明园建成后，挂甲屯一带随之兴旺，宅园、衙署、商铺鳞次栉比，地势渐高，大宫门与挂甲屯之间形成洼地，水潦所汇，道路泥泞。乾隆遂于二十八年利用以工代赈的办法雇佣当地农民，将洼地开凿成湖，既解决了行路难的问题，又改善了环境。湖建成后，立昆仑石碑于湖的西岸，碑上刻乾隆御制《前湖诗》：“御园之前本无湖，而今疏浚胡称乎。石衢之右地下湿，迩年遭潦水占诸。衢左亦不大高衍，往来车马愁泥涂。因卑为泽事惟半，取右益左功倍俱。……役成春水有所受，路东泞去诚坦途。”¹诗中叙述了修建扇子河的始末。湖东半部及御道为乾隆三十五年(1770)添建修成。今达园南部水面就是当年扇子河的一部分，湖中斜堤即是当年的御道。扇子河中种植有荷花，清代许多诗人路过此地都不禁感怀赋诗。清代彭蕴章《松风阁诗钞》中有许多关于扇子湖的诗句，其中《扇子湖观荷》：“湖西未栽花，湖东香出水。一雨花气销，零落已如此。”²樊增祥《樊山续集》：“画角催寒晚霁开，水边无数好楼台。一条扇子湖西路，看尽风荷看雪来。”³荷塘景色是扇子河的特点。(图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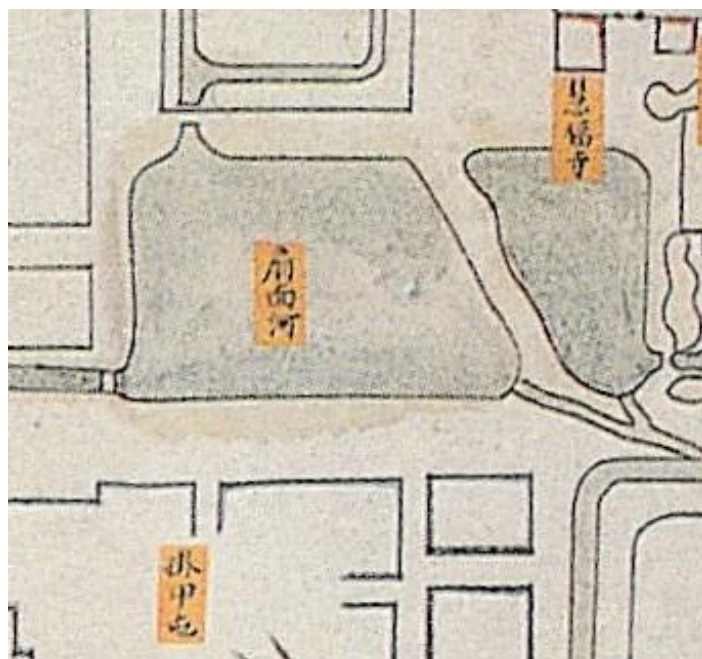


图 1-11 样式雷图中的扇面河

¹ (清) 于敏中等.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324—1325.

² (清) 彭蕴章，《松风阁诗钞》，卷二十二，苑湖集古今体诗五十首，清同治刻彭文敬公全集本.

³ (清) 樊增祥，《樊山续集》，卷十九，近光集，清光绪二十八年西安臬署刻本.

（四）万泉河

万泉河是六郎庄以东地区最大的河流，可行舟，可捕鱼，水质清澈，水量比较丰富。清代的万泉河仍沿海淀台地北流，其源出自泉宗庙以南的大、小沙泉，泉宗庙下游又有多个河泡，为泉水所滞，也是万泉河的泉源。万泉河水北流至万泉庄西，分为东西两脉，东边一股沿海淀台地边缘北流，入菱角泡子，即元代的丹稜泲。西边一股大致与东边的平行，南经巴沟村东与来自长河闸涵的水流相会，复北流，经沙子桥（即明代西勾桥），至畅春园前的菱角泡子。万泉河由菱角泡子流出后，其主流经双桥，沿畅春园西墙外北流，至畅春园西北五孔闸桥转而东流，在蔚秀园与承泽园之间与东边的支流汇合，沿途分水流入畅春园，并与西花园水和马厂水相连接。其支流向东，沿畅春园东面的道路北流，在畅春园东北角折而西行，入畅春园，穿过畅春园东北角，复流出园外，沿畅春园北墙外西流，终与主流会合于挂甲屯东门外。沿途为集贤园、淑春园、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和蔚秀园等提供水源。

万泉河东、西两支汇合后，沿蔚秀园西墙外北流，复沿蔚秀园北墙外东流。万泉河在蔚秀园西北分流入圆明园前的东、西扇子河，并为圆明园宫门前的河道提供部分水源。万泉河水又东流，过红桥（101 中学前），于北岸旁出数支入万春园诸园。又东，接纳成府北流之水。又东，于水磨村西南分流为二，主支东流，绕行于熙春园南墙和东墙外，成为护园之河，并在熙春园大门前接受旱河之水。另一支北流，复分为三，一支入万春园，一支沿万春、长春二园东北流，成为二园护园之河。一支入熙春园，是熙春园的水源。熙春园水由园之东北隅流出园外，与绕行园东的万泉河水合。又东北流，与长春园东流之水合，东北注入清河（图 1-12）。



图 1-12 清同治年间的圆明园周边河道中的万泉河

(五) 大宫门附近水流

大宫门附近水流主要有金水河、金水河东侧小湖。此区域的水源一为二龙闸河，二龙闸河经马厂向北流，在进入圆明园前，分支东流，注入大宫门前的金水河

河。二为万泉河水，万泉河水向北通过暗渠流入东西扇子湖，并由西扇子湖分两支北流，一支进入金水河，一支流至大宫门前，为大宫门前的水渠供水。（图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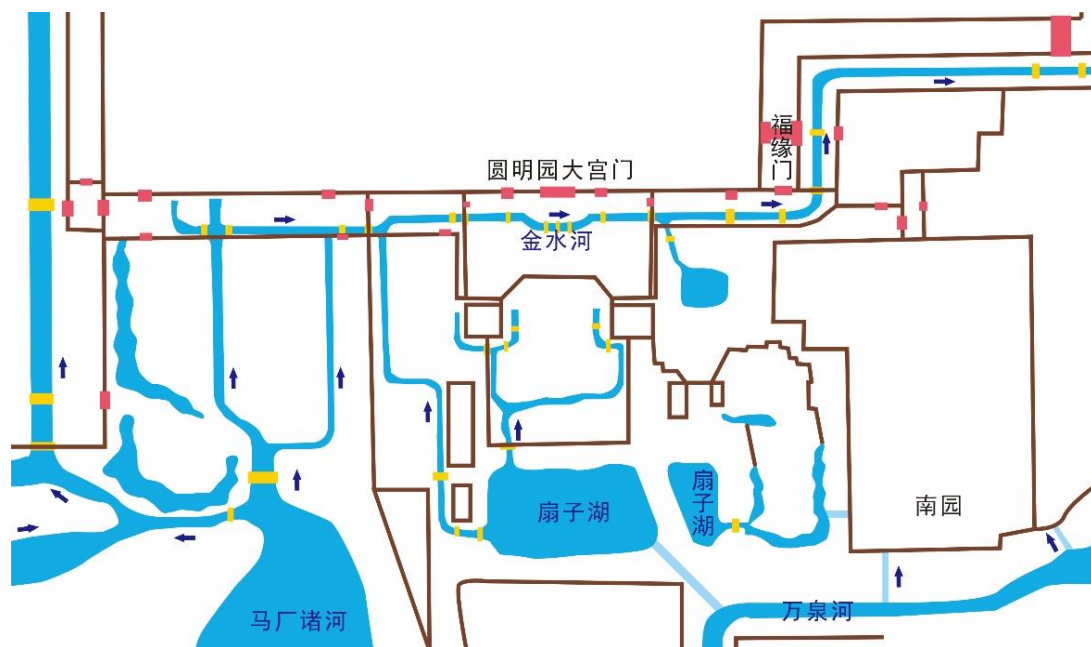


图 1-13 大宫门附近水流

第二章 圆明园大宫门地区景观变迁

第一节 大宫门变迁

一、大宫门的建成及毁坏

圆明园的正门位于圆明园中轴线的南端，习称“圆明园宫门”或“大宫门”，宫门后即为“正大光明”，是圆明园的前朝区，位居圆明园四十景之首。

大宫门和正大光明一区是雍正即位后为便于园居理政而兴建的“御园正衙”，雍正三年（1725）建成，包含大宫门、二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东西配殿、朝房和茶膳房、值房等建筑。东接勤政亲贤，北隔寿山、前湖与九洲清晏相望，西面土山后为长春仙馆。

1860年10月6日黄昏，法军入侵圆明园，在出入贤良门内遭到以任亮为首的20余名技勇太监的抗击。任亮等人牺牲后，法军司令等随即入住正大光明殿。10月18日，英军将正大光明作为指挥部，开始大规模焚烧圆明园；10月19日下午英军离开圆明园前，将其一并焚毁。英军随军牧师 Rev.R.J.I.MGhee 这样描述：“有几个手脚伶俐的来福枪队士兵，立刻动手放火，将这座正大光明殿，熊熊地燃烧起来。庄严华贵之区，且曾为高贵朝觐之殿，经此吞灭一切的火焰，都化为云烟了。屋顶在火焰中已经燃烧了一些时候，不久就要倒塌，一百码外，就可以感觉到那种炎热，扑通的响声，震心骇目，屋顶倒塌下来了。于是园门和那些小屋，也一个不留、一间不留。”

同治重修时，本区为修复重点。至同治十三年（1874）停工时，大宫门大木和台基部分（除礅碴、御道石外）都已完成。出入贤良门木结构完成，屋顶和踏跺未作，正大光明殿已有部分梁架立起。之后的100余年里逐渐荒废。

大宫门片区具有极高的遗址价值。历史上这里为圆明园的前朝区，是圆明园三园中最重要、规模最大的宫门区，居圆明园四十景之首。大宫门片区也是当前圆明园三园中唯一尚未恢复正门功能的区域。2002年、2004年、2013年以及2014年对大宫门片区进行了考古发掘，揭示了大量遗址信息。

二、大宫门的基本形制

大宫门包含大宫门、二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东西配殿、朝房和茶膳房、值房等建筑（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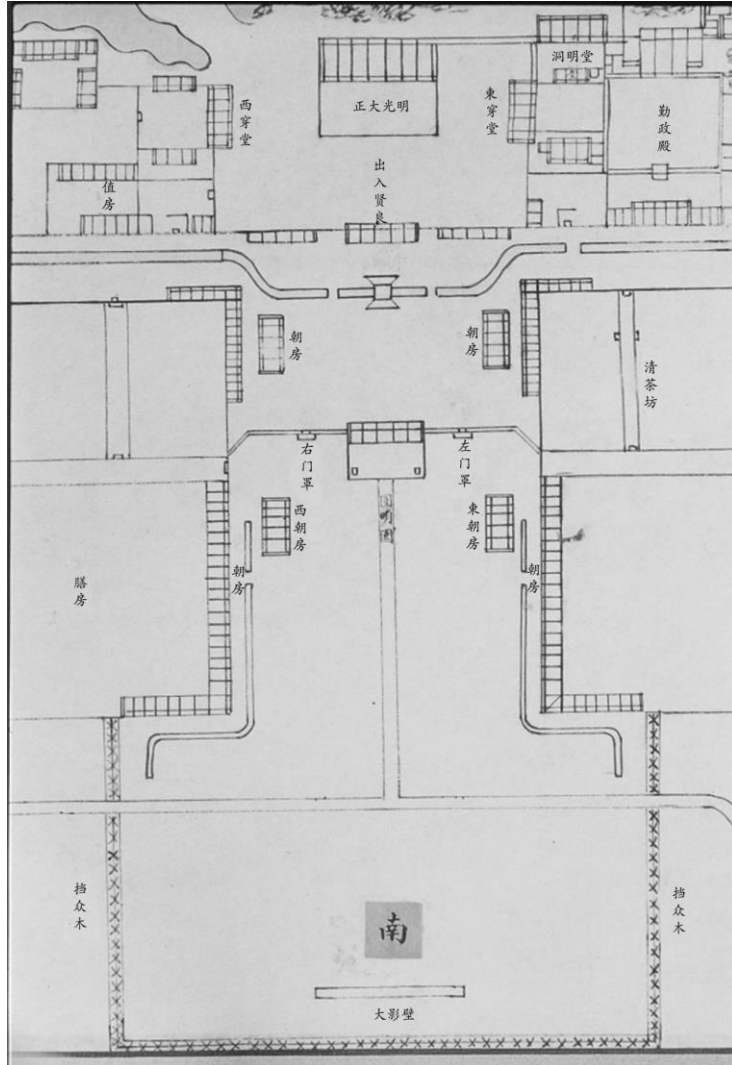


图 2-1 据集美博物馆藏样式雷图绘制

大宫门为 5 开间南向门殿，门上悬挂雍正御书“圆明园”匾。门外左右两侧设东、西朝房 5 间，朝房后又设东、西转角朝房数十间，为内阁、六部等机构办公用房。宫门两侧设八字看墙，墙上东西各开带门罩便门一座，称左、右门。朝房北端与看墙之间设砖门一座，通往后部夹道，称东、西夹道门。夹道内南、北小院内设置各种后勤用房。转角朝房南端与挡众木相接，挡众木向南围合出宫门前警卫区。宫门外为倒“T”形御路，路南设迎面大影壁一座。

大宫门后为出入贤良门(又称二宫门),出入贤良门两侧各设顺山值房五间,为“各部院臣工入直之所”。值房外侧各设罩门一,称东、西罩门,分别通往正大光明左、右配殿后小院。东院与勤政亲贤相通,为办公处,院北端为洞明堂,每年秋审时,皇帝御此殿审核勾决人犯;西院内设茶膳房等后勤服务用房,因此“各衙门奏事由东罩门递进,茶膳房太监人等由西罩门出入。”贤良门前设偃月形河沟,“其水自西来,东注如意门闸口,会东园各河而出。”河南岸左右设东、西朝房5间,东、西转角朝房10余间(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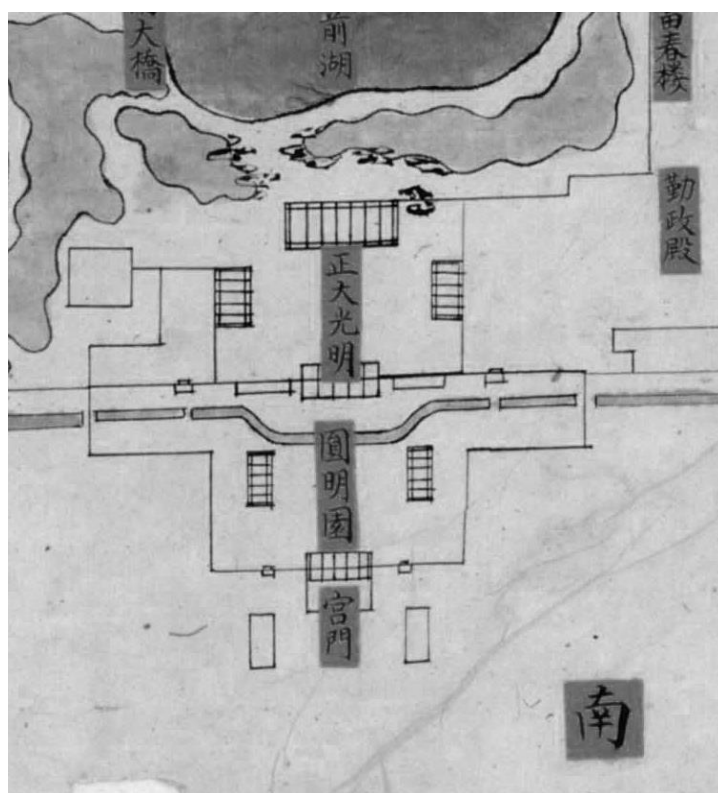


图 2-2 道光二十年圆明园总平面图局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1196 号局部)

出入贤良门内为正大光明殿,是为圆明园的正殿,主要用于举行朝会和重大庆典,如新正上元赐宴、燃放烟火;皇帝寿诞行礼、宴赏;接见重要外国使臣、举行御考和钦点状元等。门前左右设东、西配殿。正大光明殿东山出爬山廊与洞明堂西廊相接。殿后为寿山,石笋嶙峋,西北设山口通往前湖,经南大桥达九洲清晏。

乾隆四年(1739)《正大光明》写景图成,御制诗序曰:“园南出入贤良门内为正衙。不雕不绘,得松轩茅殿意。屋后峭石壁立,玉笋嶙峋,前庭虚敞,四望墙外,林木阴湛,花时霏红叠紫,层映无际。”然而从彩绘绢本图中可以看到

区内建筑均施以油饰彩画，英使随员的笔记和绘画中也记录着正大光明殿使用了多踩斗栱和金龙和玺彩画。

三、大宫门主要形制变化

大宫门与正大光明一区，自建城以来似乎并无变化，但将前后图纸进行一一排比，可以发现，实际上从乾隆初年到咸丰末年，景区内发生过多处改建（图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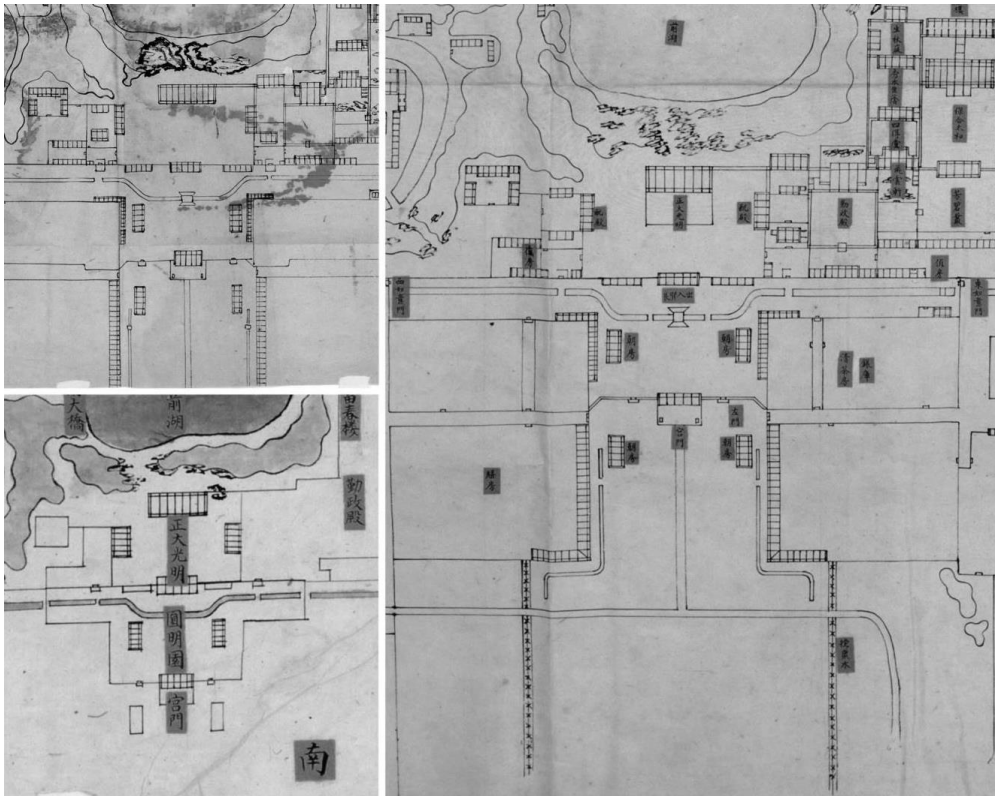


图 2-3 左上：乾隆中期总平面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样 1704 局部）；左下：道光中期总平面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样 1196 号局部）；右：咸丰末年总平面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1203 局部）

根据贺艳女士的研究，大宫门地区的变化主要包括如下 3 个方面：

1. 大宫门内、外转角朝房的变化

根据样式房 1704（以下简称样 XX）和样 00-1 图可知，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道光十一年（1831）间，转角朝房各为 34 间，与乾隆四十七年修缮档所记相符；其中朝向东西方向者各 24 间，北起第 3、7、11、15、19、23 间各开门 2 扇；朝向南北方向者各 9 间。而在样 001-2、样 1203 等图上，东西转角朝房已改

建为 27 间（比乾隆中期少了 8 间），其中朝向东西方向者各 19 间，北起第 2、5、8、11、14、17、20 间各开榻扇门 4 扇，其余各间为 4 扇榻扇窗；朝向南北方向者各 7 间，第 3、6 间开榻扇门 4 扇，其余各间也采用 4 扇榻扇窗。夹道内布置的后勤用房也略有变化：东夹道内丙北为银库，东北为消茶房；两夹道内为膳房。类似变化还见于大宫门与出入贤良门间转角朝房，从早期 19 间变为后期 18 间。

2. 出入贤良门前石桥的变化

《日下旧闻考》载：“大宫门内为出入贤良门五楹……门前河形如月，中架石桥三。”但在彩绘绢本图和样 1704 图上，出入贤良门前均只绘有一座宽大的石券桥。只有将左、右门前的一孔石平桥（桥面采用木铺板的）加上，才能符合“三”桥之数。在样 1370、样 043-3，道光二十年的样 043-2、样 1196，道光二十九年的样 038-1 图中，河中部也只绘制了一座石桥，只有样 043-1、样 098-3 中绘制为三座大小相等的平桥。到了样 001-2、样 1203 图，则在中间大石桥的左右两侧各加出一座小平桥。其中，样 001-2 图上还保留有将原大石桥加宽的涂改痕迹。另据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记载：“（桥）式如弓背。上看箭，鹄设于桥西河边，射者立桥北，北向而射。每发矢，上右顾以视其中否。岁己亥将桥拆平，鹄设于桥南，对上设焉；射者立桥北，面向西而射，以免上右顾之烦也。”也就是说，道光十九年（1839）将石券桥改建成了平桥。国家图书馆所藏道光十九年的样 066-1-1、样 066-1-2 等 11 张图纸，分别绘制了新平桥和旧券桥的平、立面，完整反映了这一改建过程。《蓬壶春永》之《正大光明》图中，也已经将这座桥梁改绘为平桥，并在河北岸增添了石子甬路。

3. 正大光明殿、东西配殿及左右院落的改建

彩绘绢本图上，正大光明殿和左右配殿，均为灰瓦卷棚顶；檐下未显示斗拱，梁枋采用枋心式青绿彩画；红柱子红装修，门窗使用“步步锦”花纹。整体形象还是比较朴素的。但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们所见到的正大光明大殿檐下已经使用了多踩斗拱：“这座大殿的柱子上楣构是一些隔板，固定在木柱顶部之间。隔板上髹上最鲜艳的蓝、红、绿色，夹杂着金漆。”斗拱外罩一层防鸟雀的镀金丝网。“柱头上是油漆成鲜艳颜色的云头和花纹，特别是五爪金龙。”额枋下使用了雀替。这已经完全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殿了。上述这些巨大差异的

出现，不外乎以下两种可能：一是写景图中省略了斗栱的细节；二是正大光明殿在乾隆四年到五十八年这五十四年间进行了改建。但目前公布的档案中，只能找到乾隆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四十二年、四十七年、五十七年、五十八年的局部修缮记录，而没有显示大规模改建的记载，故以上疑问尚不可解。

但是，正大光明殿及周边建筑在道咸时期进行了全面改建，则是确凿的事实。在样 001-3 图上，正大光明殿，东、西配殿以及东、西小院内正房等，都用朱线绘制（新建、改建建筑的表示方法），并标注有“配殿往南挪三尺，穿堂中对新开游廊门口中添盖房四座……”以及各座朱线建筑的详细尺寸信息（图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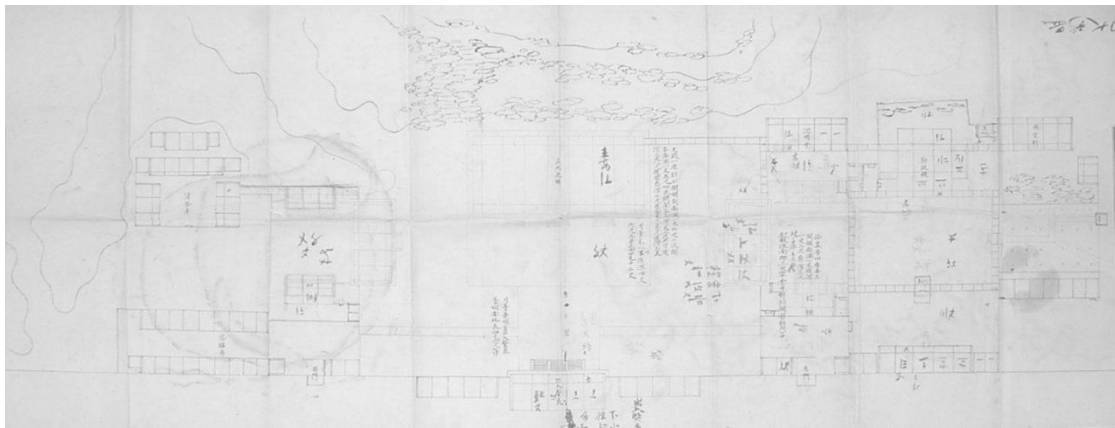


图 2-4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房排架 001-3 号

将此图与样 1704 相结合，可知在本次改建工程中：

(1) 正大光明殿进行了重建，殿前建月台，月台上列炉鼎四个；东、西配殿向南移建，明间为穿堂。正大光明殿前御路重新铺砌，并增修通往两侧小院的横向甬路。

(2) 东小院：洞明堂前添建一座正房；原东配殿以南正房拆去，新建一座倒座房；东面游廊正中新开一间门，增设踏跺。

(3) 西小院：院内原正房两座均拆除后新建，形式、尺寸均与东小院正房相同。

改建后的布局与样 002-13、样 001-2 大致相同。由样 001-2（图 2-5）可知，正大光明殿东、南、西三面檐廊开敞，南面金柱一缝各间均安 4 扇榻扇门；北面檐廊封入室内，明间、次间檐柱缝各安 4 扇榻扇，尽间和梢间砌墙；山面无门窗

装修。这与彩绘绢本图中周围廊均开敞的形式已不同。道光九年（1829）的《凯旋赐宴将士》图中，也显示了正大光明殿的斗栱、雀替以及月台、炉鼎等。同治重修档案中则写明大殿采用的斗栱为“单翘重昂，斗口二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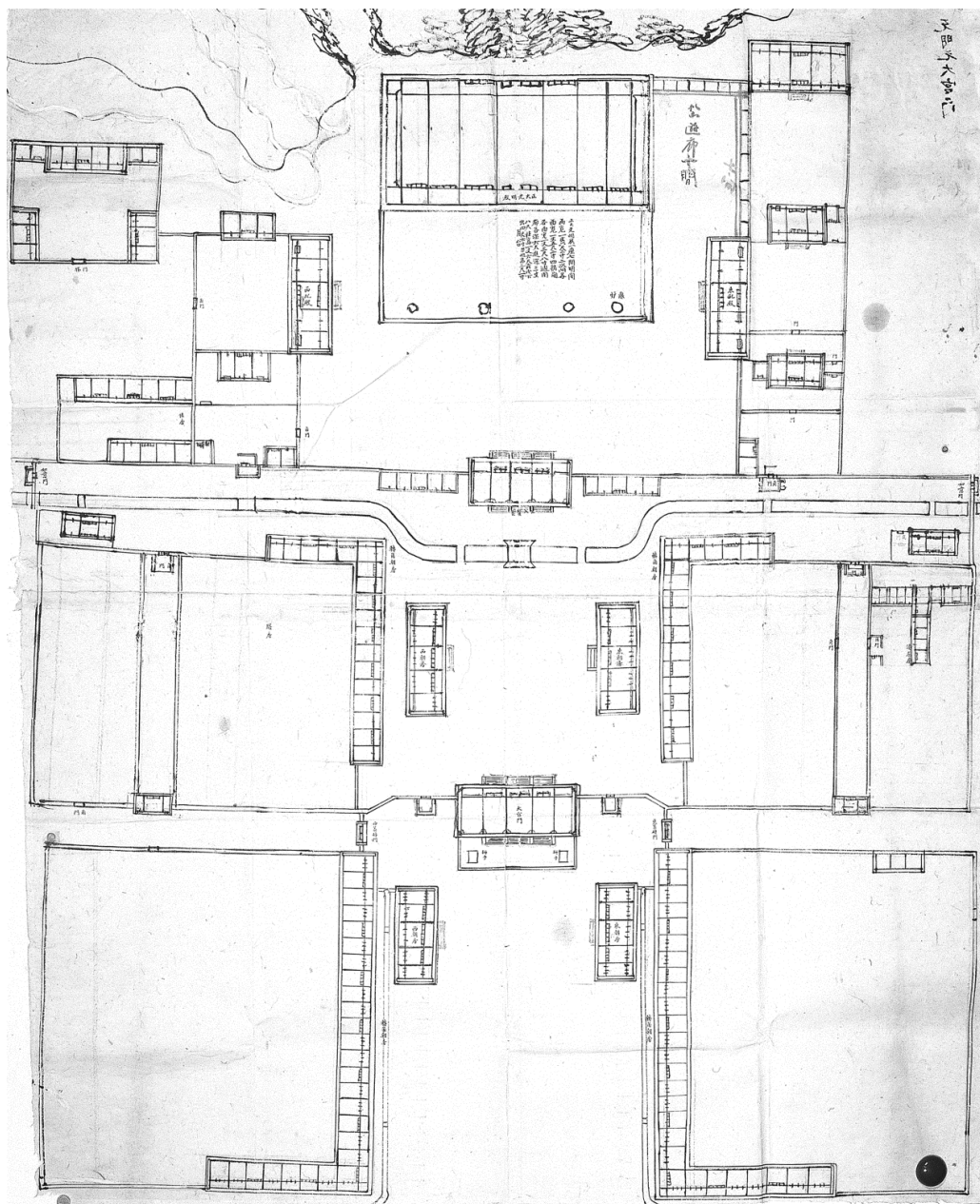


图 2-5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房排架 001-2 号

四、大宫门区的衙署

《日下旧闻考》载：“大宫门五楹，门前左右朝房各五楹，其后东为宗人府、内阁、吏部、礼部、兵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銮仪卫、东四旗各衙门直房，东夹道内为银库，又东北为南书房，东南为档案房；西为户

部、刑部、工部、钦天监、内务府、光禄寺、通政司、大理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御书处、上驷院、武备院、西四旗各衙门直房，西夹道之西南为造办处、又南为药房。”

《日下旧闻考》又载：“（大宫门）内为出入贤良门，五楹，门左右为直房，前跨石桥，度桥，东西朝房各五楹，西南为茶膳房，再西为翻书房，东南为清茶房、为军机处。”（图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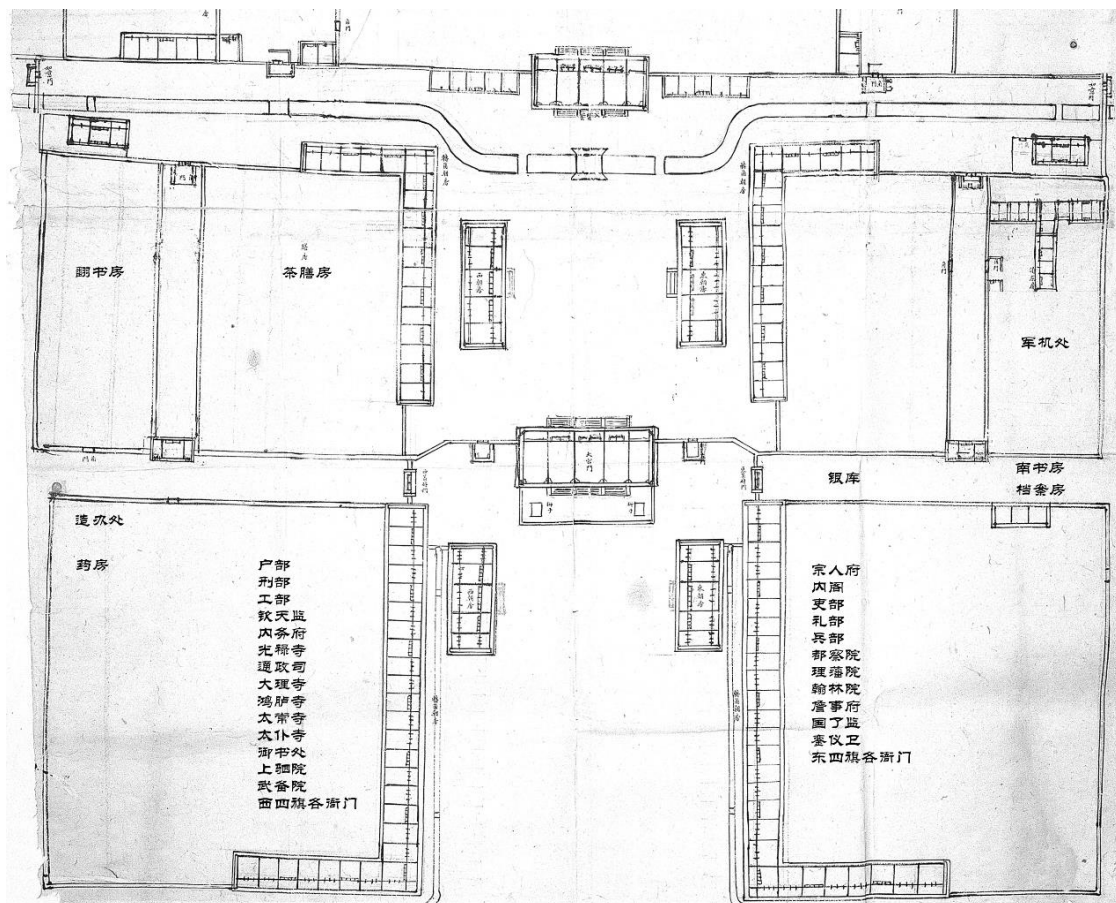


图 2-6 大宫门地区衙署分布略图

从《日下旧闻考》所列大宫门与出入贤良门地区的衙署来看，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因皇帝园居理政，国家各机关和衙署也都随之在圆明园大宫门附近办公，像六部、军机处等；另一类则是圆明园自己的管理机构，如造办处等。（图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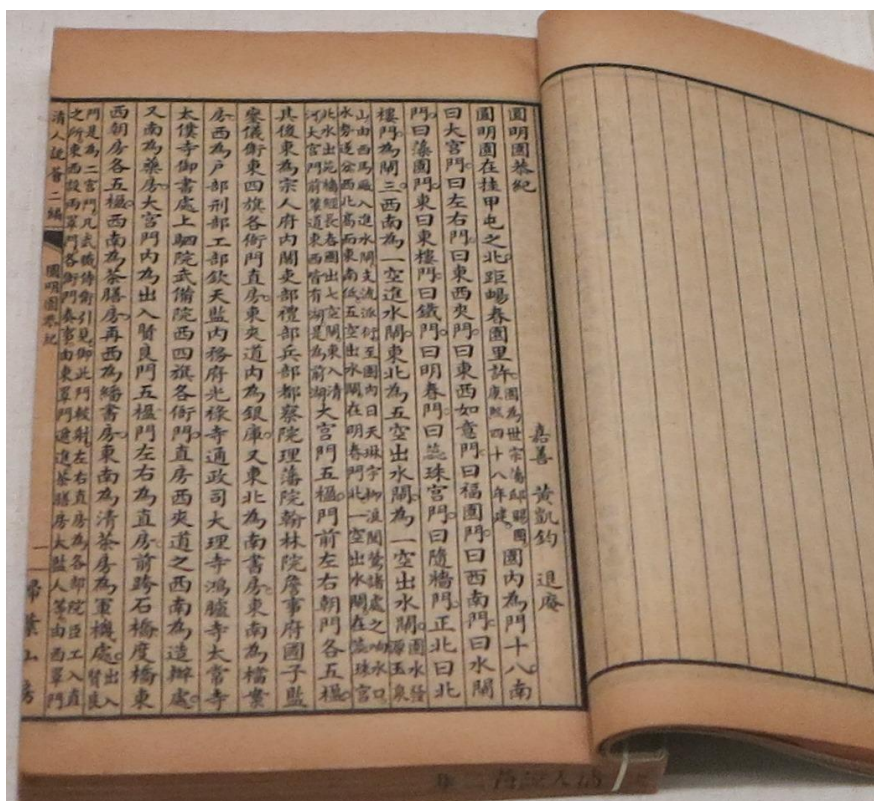


图 2-7 《清人说荟》载黄凯钧《圆明园》有关圆明园宫门区园门和衙署

五、大宫门附近的考古发掘¹

(一) 总体情况

片区遗址共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

——2002 年春，北京市文研所对遗址中主要遗迹以打探沟的方式进行了进一步的勘探与解剖，共发掘有效探沟 20 条。

——2004 年春，北京市文研所对围墙内的正大光明遗址再次进行文物钻探和探沟发掘工作，共发掘有效探沟 50 条，续编为 T21-T70。

——2013 年，北京市文研所对园墙外侧西段进行了 1000 平方米的正式发掘，发掘出了西侧河道。

——从 2014 年开始，北京市文研所对批准的 3500 平方米进行发掘，至 2015 年 12 月，完成发掘工作。

¹ 孙勐、张中华等.《圆明园遗址公园大宫门区域考古发掘简报》，《北京文博文丛》，2016：3.

2002、2004 年两次勘探，共探明了正大光明殿、东配殿及南北回廊、洞明堂、东小院前正房、东路西围墙，出入贤良门、西配殿、西院值房、西院东围墙、西南值房院、西北院，大宫门、大影壁等 14 座建筑遗址，和宫门前御道、甬路的位置。大宫门区格局已经基本清晰（图 2-8）。

两次勘探显示，大宫门区建筑遗址埋深在 1—1.7 米之间，部分建筑遗址找到了青石阶条石、柱础石、石踏跺等建筑构件，部分建筑遗址还保留了室内铺砖面、室外散水、甬路路面等原始地平面；部分建筑遗址仅余墙基、三合土面等建筑基础部分。并找到了几段残存的虎皮石院墙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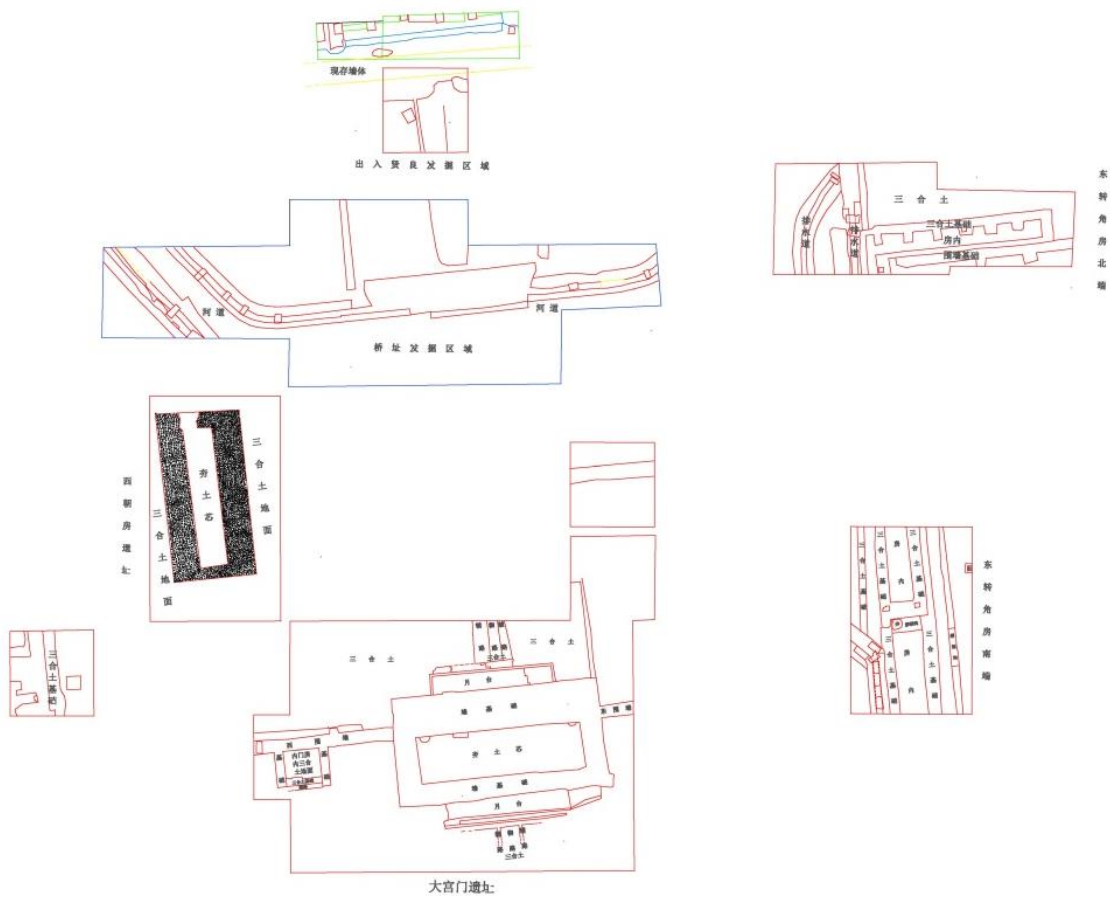


图 2-8 大宫门地区考古发掘图

（二）大宫门遗址

大宫门遗址位于发掘区的南部，主要包括大宫门基址、踏步基础、御路基址、围墙基址和右门基址等（图 2-9、图 2-10）。大宫门基址平面呈“回”字形，东西通长 22.2~22.3 米，南北宽 11.6~11.7 米。中部为土芯，是大宫门室内地面的

基础。根据土质、土色的不同，可将土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黄土，下层为黑淤土。土芯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 17.8 米，南北宽 4.90 米。土芯的四周为基槽。基槽内尚存大量石板，因遭后期扰动和破坏，无法确定原位。石板下是柏木地钉，地钉的直径为 0.07~0.10 米。大宫门基址内未发现礅礅遗存；残存的青石柱础数量较少，且已经移动，因此无法推定其柱网结构。石板为长方形，长 0.55~1.25 米、宽 0.25~0.71 米、厚 0.20~0.41 米。共出土柱础石 7 件，其中 6 件位于北部基槽内，1 件位于东部基槽内，均遭后期扰动，不能确定原位。柱础石平面为正方形，边长 0.70~0.80 米，厚 0.30~0.40 米。

大宫门基址外南、北两侧的正中分别为踏步基础。踏步基础南北相对，平面呈长方形，均用青砖错缝铺砌而成，保存状况较差。其中，北侧踏步基础东西长 13.2 米，南北宽 2.75 米；南侧踏步基础东西长 13.1 米，南北宽 3.25 米。青砖长 0.44 米，宽 0.21~0.22 米，厚 0.08~0.10 米。青砖下面为三合土。

踏步基础南北两侧的中部为御路的三合土基址，保存状况较差，呈中间略凸、两侧稍低的弧形，其中北侧御路基址宽 2.45~2.50 米，清理出 4.20 米；南侧御路基址宽 2.10 米，揭示出 2 米。御路基址分别向南、北两侧延伸，具体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

大宫门基址外偏北的东西两侧各有一道呈东西走向的围墙基槽，且围墙基槽与大宫门基址内的基槽相通。围墙基槽宽 1.4 米，深 0.45~0.50 米。揭示出的东侧基槽长 3.75 米，西侧基槽长 15 米。东侧基槽的西端残存三列柏木地钉，地钉的直径为 0.05~0.08 米。围墙基槽分别向东、西两侧延伸，具体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

大宫门基址的西侧 7.10 米处为右门基址。右门基址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通长 5.60 米，南北残宽 3.70 米。右门基址的中部为三合土地面，东西长 3.70 米，南北宽 3.10 米。右门基址的东西两侧各有一道基槽，宽 0.90~0.95 米；北侧与围墙基址相连接，已被破坏；南侧残存青砖砌筑的踏步基址。



图 2-9 大宫门遗址航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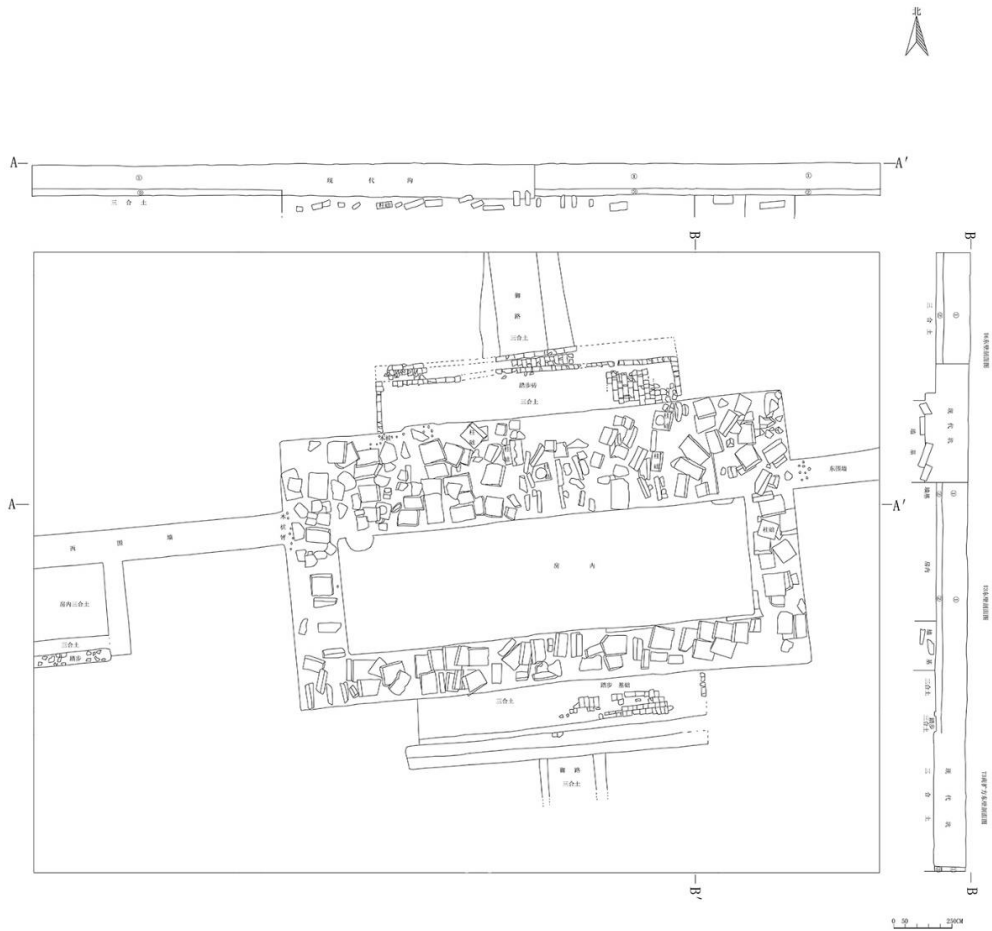


图 2-10 大宫门遗址平、剖面图

（三）出入贤良门遗址

出入贤良门又称二宫门，现有圆明园遗址公园园墙跨其上而建，将其分为南北两部分，目前已清理出南侧部分区域（图 2-11）。

原出入贤良门坐北朝南，东西宽 22 米，面阔五间，明间面阔 3.85 米，次间 3.52 米、稍间面阔 3.52 米。其西南角尚有石砌墙基，部分柱础和礅礅尚存。底部为三合土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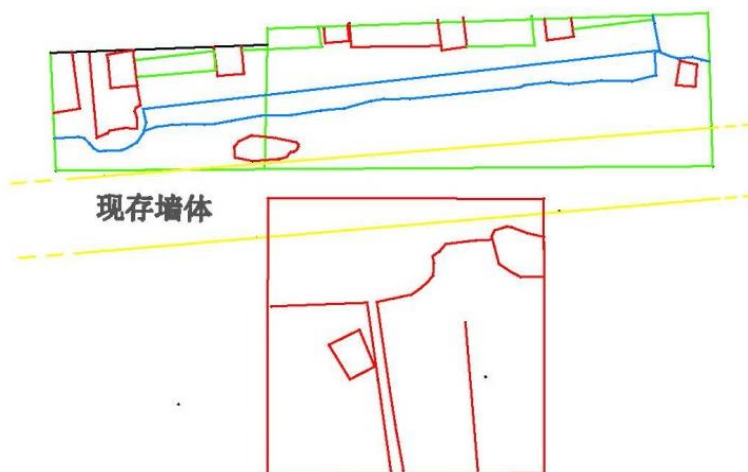


图 2-11 出入贤良门考古发掘区图

（四）大宫门西侧门罩遗址

大宫门东西两侧均有门罩，与大宫门以墙连接。东侧门罩未清理，西侧门罩东西面阔 3.7 米，进深 3 米，墙基宽 0.9 米（图 2-12）。

据左右对称布局，东侧门罩形制当与西侧门罩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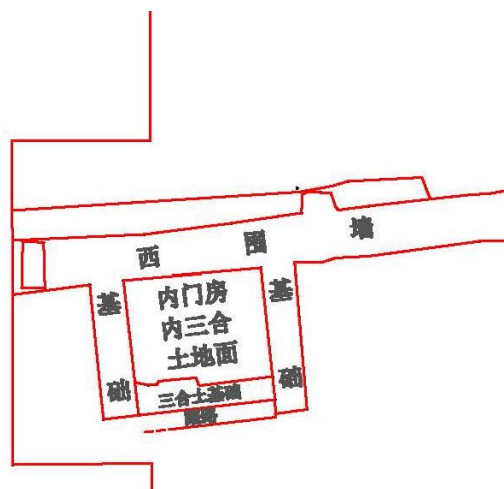


图 2-12 大宫门西侧门罩发掘区图

（五）西朝房遗址

西朝房遗址位于大宫门基址的西北部，应为大宫门与出入贤良门之间的内朝房，据故宫藏样式房图样 1703 记载：朝房五间，各面宽一丈，进深一丈四尺，前后廊各深四尺。柱高一丈。另据彩绘绢本《正大光明》图，西朝房为灰瓦卷棚顶，檐下有一斗三升，梁枋采用仿心式青绿彩画，绿柱子，门窗使用“步步锦”花纹；柱上楣构是一些隔板，隔板上髹上最鲜艳的蓝、绿、黄色，并夹杂着金漆。

西朝房遗址平面呈“回”字形（图 2-13、图 2-14），南北通长 17.6 米，东西宽 8.90 米。中部为土芯，是西朝房室内地面的基础。根据土质、土色的不同，可以将土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黄土，下层为黑淤土。土芯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 14.8 米，东西宽 3.1 米。土芯的四周为基槽。基槽内仅存少量柏木地钉。在基槽内的西北部，清理出少部分三合土遗存，东西 1.60 米，南北 1.50 米。从三合土遗存的断面上看，可以分为两层，均厚 0.17 米。由于后期破坏严重，未发现礫礧遗存和柱础石，因此无法推定其柱网结构。地钉的直径为 0.05~0.10 米。



图 2-13 西朝房发掘现场航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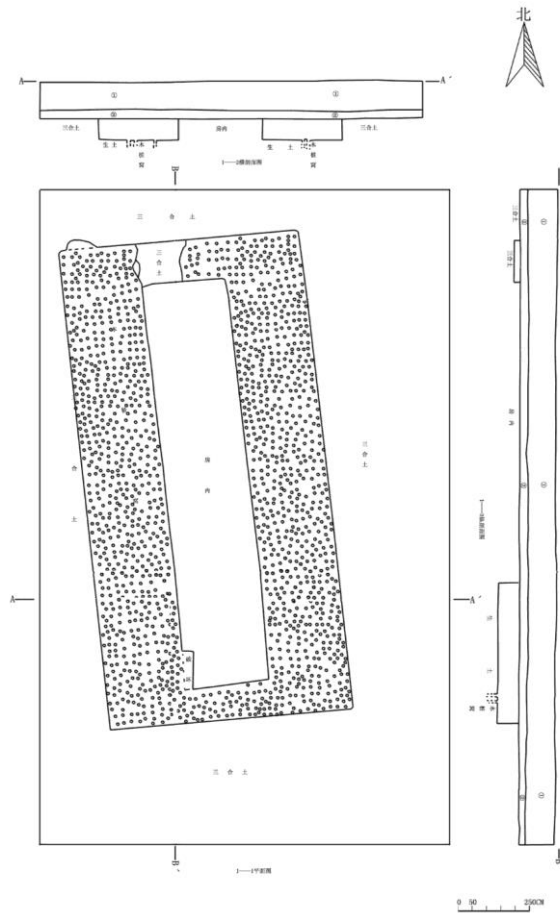


图 2-14 西朝房平、剖面图

(六) 东转角朝房遗址

东转角朝房遗址位于大宫门遗址的东侧，主要由朝房基址、墙基和排水道遗存组成。受现状道路和大量树木的限制，仅发掘了东转角朝房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图 2-15、图 2-16、图 2-17、图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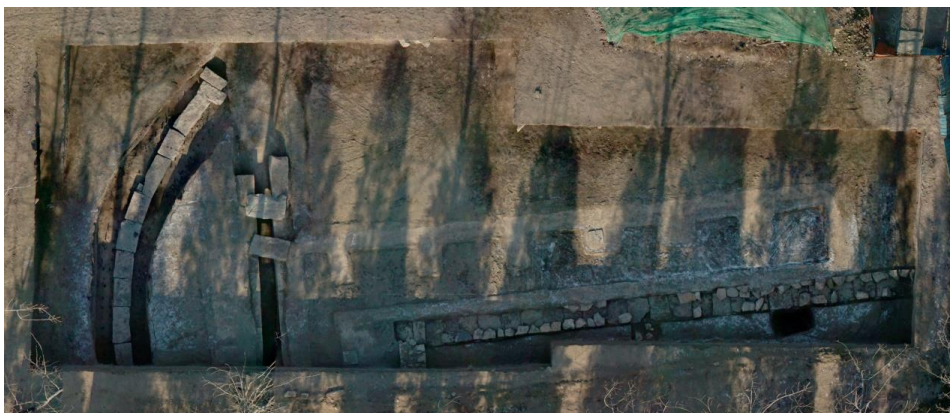


图 2-15 东转角朝房遗址北部航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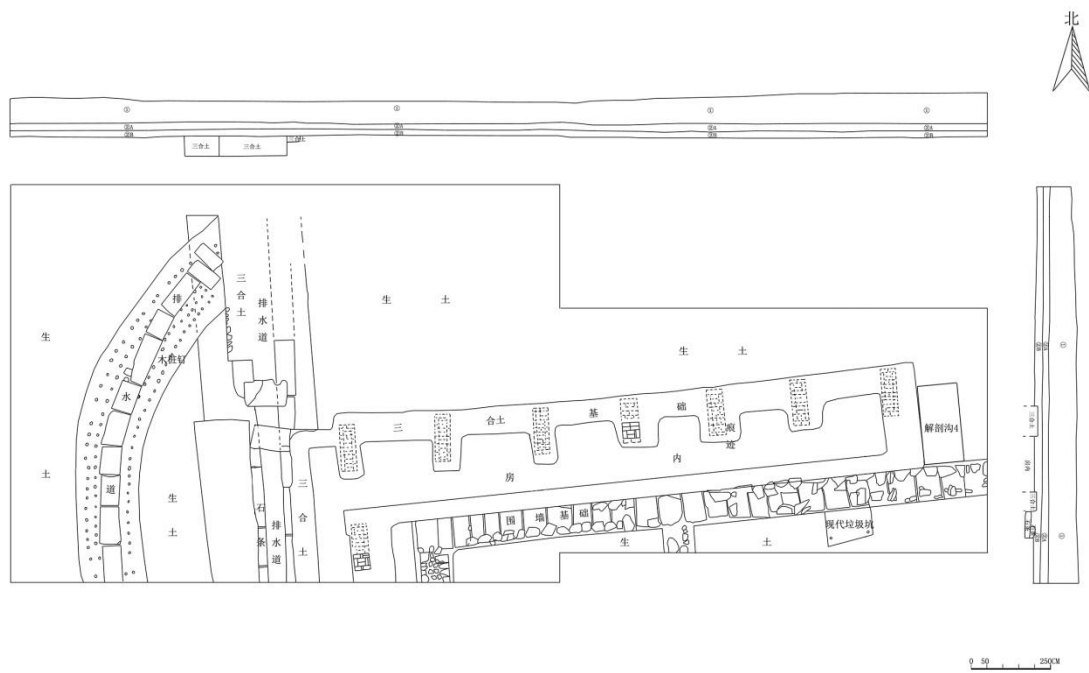


图 2-16 东转角朝房遗址北部考古平、剖面图



图 2-17 东转角朝房遗址南部航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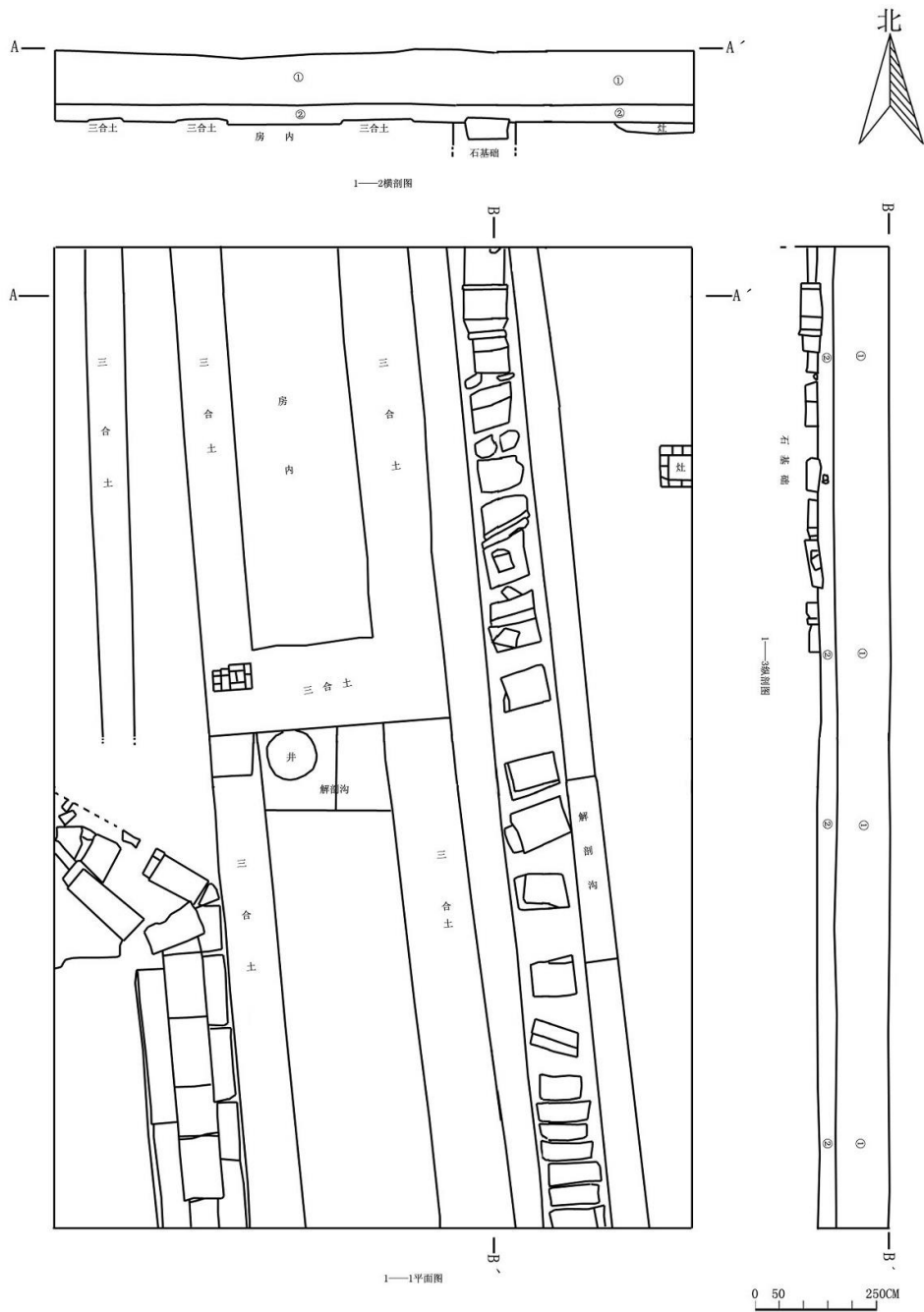


图 2-18 东转角朝房遗址南部平、剖面图

东转角朝房的南部基址平面呈“回”字形，南北长 8.75 米，东西宽 4.85 米。中部为土芯，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7.10 米，东西宽 2.40 米，是室内地面的基础。土芯的东、西、南三面为三合土基础。在基址的南侧有两个相对的礲碓遗迹和遗存，其中东南角的礲碓仅存白灰遗迹，东西长 0.65 米，南北宽 0.55 米；西南角的礲碓保留有一层青砖，东西长 0.75 米，南北宽 0.50 米。青砖长 0.24 米、

宽 0.12 米、厚 0.05 米。东转角朝房的南部基址向北仍有延伸，应可与东转角朝房北部基址的西端转折部分相连接。在东转角朝房南部基址的东侧发现了一道南北方向的墙基。此次揭示出的墙基南北长 20 米，东西宽 1.35 米，与东转角朝房的南部基址平行。墙基的底部为黑淤土，立柏木地钉，上面砌石块，其上再铺一层石板。该墙基向北仍有延伸，应可与东转角朝房遗址北部的墙基 B 段相连接；墙基向南也有延伸，具体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在东转角朝房南部基址的西南侧清理出了一条排水道遗存，南北长 9 米，东西通宽 1.85 米，内部宽 0.60~0.70 米。排水道的底部铺三合土，两侧立石板，上面盖石板。排水道的南部为南北走向，北部向西转弯。排水道遗存向南、向西均有延伸，具体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

东转角朝房的北部基址平面呈“L”形，可以分为两段（A 段和 B 段）；其相对位置是，A 段位于东北，B 段位于西南，两段于西北部呈直角相连接。A 段基址平面呈“回”字形，为东西方向，通长 20.7 米，南北残存宽度为 3.40 米，中部为土芯，四周是三合土基础。三合土基础北侧的表面上残存 7 个礅礅遗迹和遗存，因此，可将这段基址分为 6 间。以三合土基础包围的土芯计算（因无法以柱础中心点之间的距离来计算），每间东西 1.35~2.30 米，南北 1.80~2.10 米。其中，从东向西的第三间西侧的礅礅遗存南北长 1.40 米，东西宽 0.55 米，保留有一层青砖。青砖长 0.24 米、宽 0.12 米、厚 0.05 米。B 段基址为南北方向，揭示出的长度为 5 米，东西残存宽度为 3.30 米。其东南角的三合土基础上残存 1 个礅礅遗迹，南北长 1.50 米，东西宽 0.50 米。B 段基址向南延伸，应可与东转角朝房的南部基址相连接，具体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

在东转角朝房北部基址的南侧清理出了一道墙基。该墙基平面呈“L”形，可以分为两段（A 段和 B 段）；其相对位置是，A 段位于东北，B 段位于西南，两段于西北部呈直角相连接。墙基底部为黑淤土，立柏木地钉，上面铺石板，石板上再砌石块。墙基 A 段东西长 18.8 米，南北宽 1.10 米，与东转角朝房 A 段基址平行。揭示出的墙基 B 段南北长 2 米，东西宽 1.05 米，与东转角朝房 B 段基址平行。墙基 B 段向南侧延伸，应可与东转角朝房遗址南部的墙基相连接。墙基 A 段向东侧仍有延伸，具体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

在东转角朝房北部基址的西侧清理出了两条排水道遗存，其中一条排水道位于东侧，另一条位于西侧。此次揭示出的东排水道为南北方向，平面呈长方形，长 12 米，东西通宽 1.50 米，内部宽 0.75 米，深 0.50 米。东排水道底部为三合土，两侧立石板，上面铺石板。此次揭示出的西排水道平面呈弧形，由南端转向东北，南北长 12 米，东西宽 2.10~2.30 米。西排水道仅保留有底部遗存，底部为黑淤土，立柏木地钉；中部铺砌石块和石板，两侧仅存地钉。地钉的直径为 0.03~0.12 米。这两条排水道的南部基本平行，东西间隔最宽处为 2.10 米；而西排水道的北部打破了东排水道，而是否最终合为一条，尚不能确定。这两条排水道遗存向南、北两侧均有延伸，具体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

据故宫藏样式房 1704（乾隆晚期），东转角朝房共十九间（北端东西向七间，南北方向十三间），而记载最详为故宫藏样式房 1703（年代不详），朝房十九间，八间面宽一丈，十一间面宽九尺，进深一丈，前廊三尺。但到了样式房 1203（咸丰末）、样式房 001-2（道光中期至咸丰年间），东转角朝房共有十八间（北端东西向六间，南北方向十三间），可见东转角朝房的数目发生了变化。

（七）御河遗存

御河遗存位于大宫门遗址的北侧、出入贤良门（二宫门）遗址的南侧。御河遗存主要由河道、泊岸、水闸和桥基四部分组成。河道与泊岸的走向一致，大体为东西方向，与圆明园的围墙平行。河道内的堆积较为简单，上层为黑色淤泥，中层为黄色细泥沙，下层为较大的沙石颗粒和卵石。泊岸的结构大体相同，即由内向外（以临近河道的一侧为内侧）分三部分砌筑。内侧部分用石板砌成，保存完整的局部由下至上共有四层，其中下面三层的石板之间用“银锭锁”（或称细腰）加固（图 2-19）；最底层石板的下面以柏木地钉和石块、砖块为基础（图 2-20）；而最上面的一层石板（地袱）雕凿较为精细，用来安放栏杆。中部为青砖错缝砌筑的金刚墙，平面宽度为 0.60~0.90 米。外侧部分为三合土，平面宽度为 0.75~1 米；从断面上看，可以分为八层，每层的厚度为 0.10~0.13 米。受到一条东西向地下电缆的影响，考古发掘出的御河遗存被分为两段（A 段和 B 段），A 段东西长 73 米，B 段东西长 59 米。（图 2-21、图 2-22、图 2-23、图 2-24）其相对位置是，A 段位于西北，B 段位于东南。河道的宽度为 2.20~3.80 米。



图 2-19 银锭锁



图 2-20 御河遗存泊岸的柏木地钉



图 2-21 御河遗存 A 段航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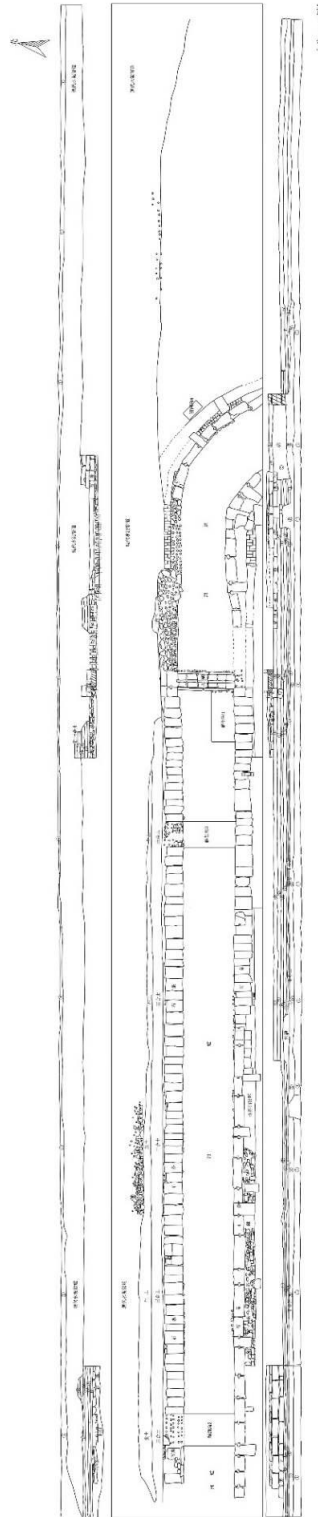


图 2-22 御河遗存 A 段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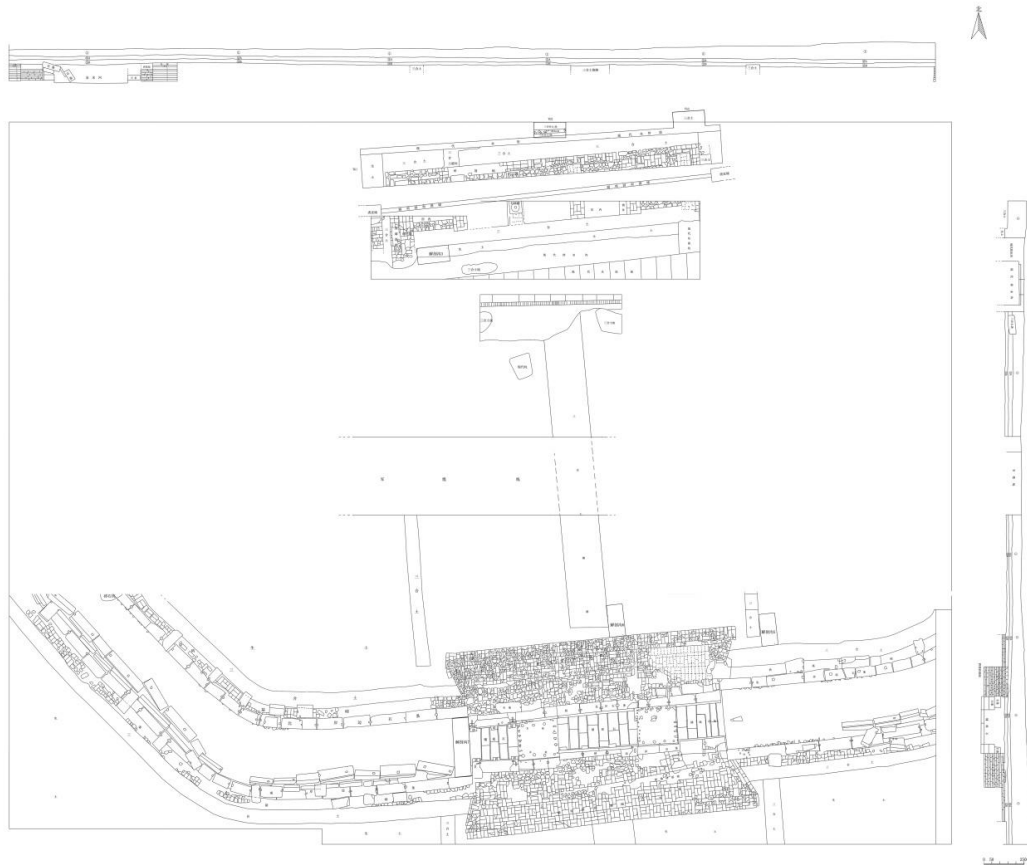


图 2-23 御河遗存 B 段平、剖面图



图 2-24 御河遗存 B 段航拍图

在御河遗存 A 段的中部偏东清理出了一处水闸基址（图 2-25）。水闸基址为南北向，东西宽 1.30 米，南北长 3.80 米。水闸基址由石板砌成，两端为闸墩，仅存一层石板，中部有凹槽。铺底石为一层石板，直接铺砌于地钉上；中间的 6

件石板平铺，中部有一道凹槽；东西两侧的石板立置。在铺底石的东、西边沿外各有一排柏木桩，起防护和加固基础的作用。

御河遗存的中部为石桥基址，与大宫门、出入贤良门（二宫门）、御路基址在一条南北向直线上。石桥基址东西长 18.4 米，南北宽 11.8 米。石桥基址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泊岸北侧的青砖基础、河道内的铺底石和泊岸南侧的青砖基础。泊岸南、北两侧的青砖基础形制相同，平面为梯形，东西长 16.1~18.4 米，南北宽 4 米。河道内的铺底石分为三段（由西向东依次为 A 段、B 段和 C 段），可知对应着三座石桥。石板为一层，南北方向平铺，石板下为柏木地钉、砖块和石块；铺底石的边沿外有一排柏木桩，起防护和加固基础的作用。铺底石 A 段南北长 2.25 米，东西宽 2.40 米。A 段的南北两侧分别有三个砖砌基础，间距 0.60~0.95 米。铺底石 B 段南北长 2.20 米，东西宽 5.02 米。B 段的南侧有四个砖砌基础，东西向排列，间距 0.95~1.35 米。铺底石 C 段南北长 2.25 米，东西宽 3.03 米。铺底石 A 段与 B 段、铺底石 B 段与 C 段之间，各有一段没有石板，将铺底石分割开来。铺底石 A 段与 B 段之间，南北长 2.40 米，东西宽 2.60 米，其北侧临近泊岸处立三根木桩，南侧临近泊岸处立四根木柱。铺底石 B 段与 C 段之间，南北长 2.40 米，东西宽 2.55 米，其南、北两侧临近泊岸处各立四根木桩。木桩的东西间距为 0.45~0.60 米。木桩露出河道的高度为 1.20~1.25 米。（图 2-26）



图 2-25 御河水闸遗址



图 2-26 御河铺底石和木桩

柏木地钉的直径为 0.06~0.10 米。柏木桩的直径为 0.14~0.16 米。砌筑金刚墙的青砖长 0.44 米、宽 0.21 米、厚 0.10 米。银锭锁为铁质，锈蚀较为严重，长 0.20 米、宽 0.08 米、厚 0.05 米。砌筑石桥基础的青砖长 0.42 米、宽 0.21 米、厚 0.09 米。

六、大宫门附近现状

经过历史摧残的圆明园大宫门已经随着里面的建筑群一起消失（图 2-27 、图 2-28）。广场成为一片废墟，影壁、大宫门片区主要用地范围现属于圆明园管理范围，但由于历史原因，遗址区东北部部分用地为达园宾馆用地、西部部分用地为一亩园社区用地，南部部分用地为西静园公墓用地。

一亩园社区：目前社区总体搬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为片区改造提升做好腾退工作。

西苑早市：原农贸市场已经搬迁完毕。为片区改造提升做好腾退工作。

达园宾馆：宾馆建成于十多年前，建筑层数 1-2 层。为低层群体建筑。建筑高度较小，但体量较大。建筑总体风格为现代坡屋顶建筑。

西静园公墓：原为张学良筹建的东北义园，隶属北京市殡葬管理处。区内有少量单层建筑，其余为墓地。

西苑交通枢纽：位于场地西南侧，建筑规模及体量都较大。为现代建筑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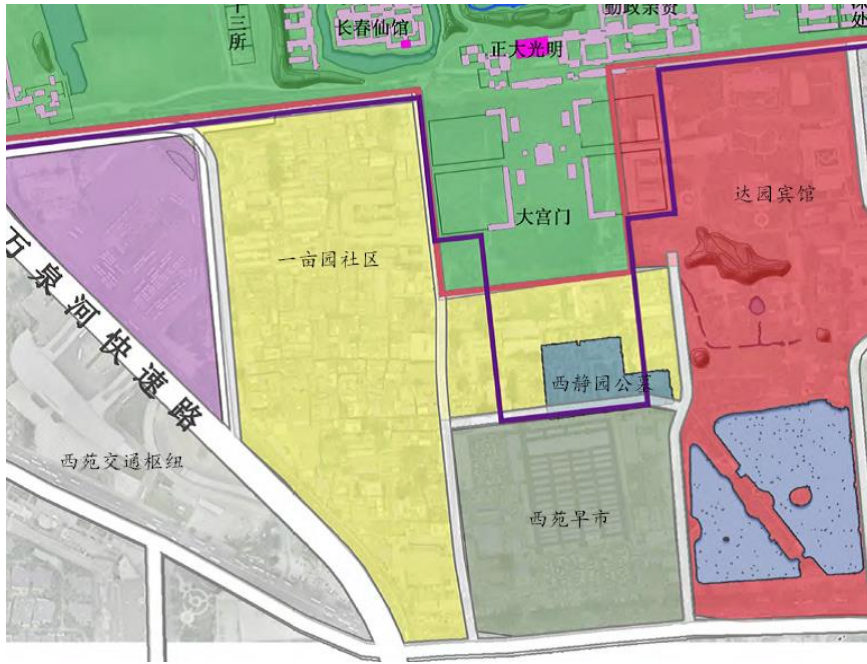


图 2-27 大宫门地区现状图



图 2-28 大宫门地区现状与历史建置叠加图

第二节 藻园门变迁

据《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一》：“长春仙馆由西南门迤西为藻园，内为旷然堂，五楹。堂后为贮清书屋。旷然堂东池上为夕佳书屋，稍北为镜澜榭，东南楼为凝眺，为怀新馆，西北为湛碧轩，西南为湛清华。”实际上，根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样 1704（图 2-29），尚有溜琴亭、精藻轩、临泉芳以及园子南部的藻园门。另据集美博物馆藏样式雷图，还有响琴峡等（图 2-30）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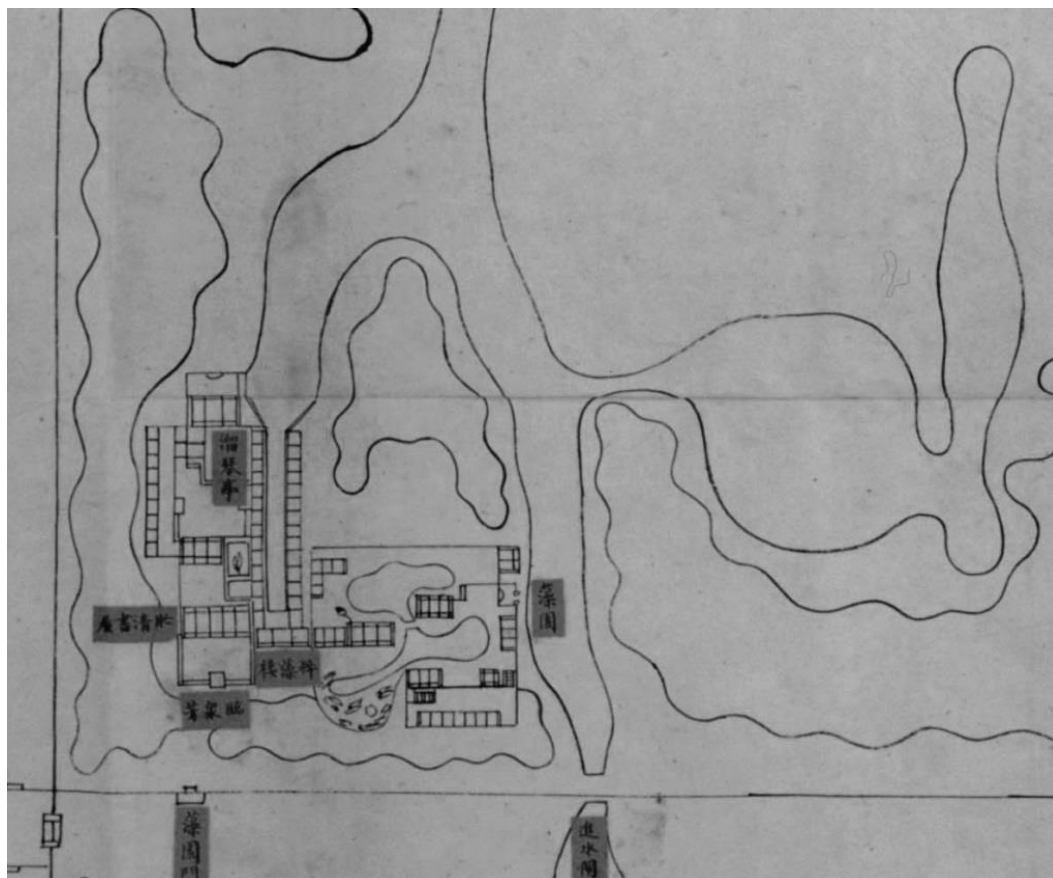


图 2-29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样 17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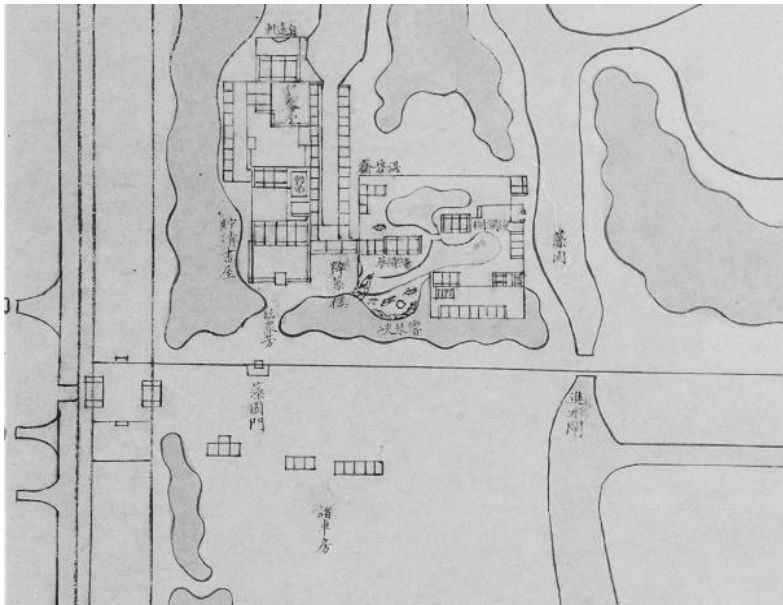


图 2-30 集美博物馆藏样式雷图样

1994年9月至1995年1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受北京市文物局的委托，对藻园进行考古发掘，在所附藻园平面图中，给出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图2-31）。旷然堂，又名林渊锦镜殿，位于藻园西南部；另有履吉斋、自远轩、西配房、藏舟坞、镜澜榭等。以上建筑与园林景观皆在园墙内部，唯有藻园门与进水闸在出入贤良门所在的圆明园大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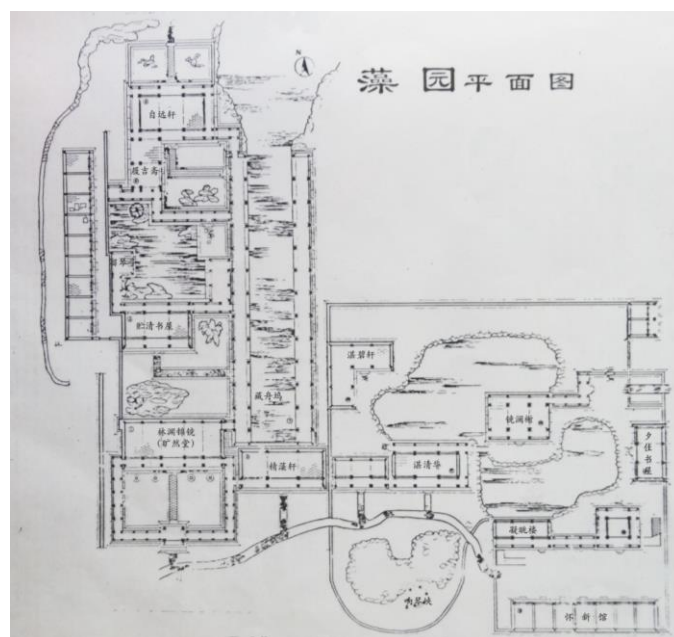


图 2-31 藻园考古发掘简报附藻园平面图

藻园门是藻园南部的门，是圆明园南园墙上最西边的园门，门东为进水闸。据《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园内为门十八，南曰大宫门，曰左右门，曰东西夹道门，曰东西如意门，曰福园门，曰西南门，曰水闸门，曰藻园门。东曰东楼门，曰铁门，曰明春门，曰随墙门，曰蕊珠宫门。西曰随墙门。正北曰北楼门。为闸三，西南为一空进水闸，东北为五空出水闸，为一空出水闸。”藻园门为南部诸门之一（图 2-32），所谓西南一孔进水闸，即为藻园门东侧之进水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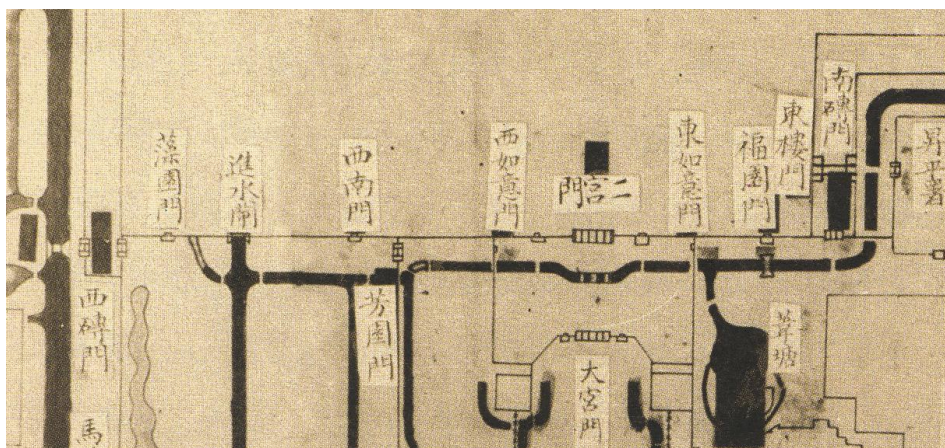


图 2-32 样式雷图中的圆明园南侧诸宫门

藻园门外为西马厂，门前有官厅建筑一座，北向，面阔三间，前出厦。旁有车库。门外西面，双重的圆明园西园墙向南突出，与马厂大墙相接。在南凸的内外墙上，开有两座砖门，称西砖门（图 2-33）。门外为圆明园西护园河，河上有桥，过桥有路可通清漪园北宫门和静明园等处。



图 2-33 样式雷《五园三山图》所绘藻园门外的西砖门

因藻园距离西郊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最近，清朝皇帝一般比较喜欢由此出发前往西郊诸园，藻园因此也有自己独立的大门。藻园在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烧毁，但藻园门幸存。这座门毁于1900年战乱。

第三节 福缘门、升平署与福缘门村

一、福缘门

福缘门本名福园门¹，在样式雷图上，匠人习惯性地标为“福元门”，盖以“元”代“园”使用，乃雷氏匠人之习惯（图2-34）。今地名写作“福缘门”。

福园门为圆明园四十景图中“洞天深处”南侧的一处园门。而洞天深处建于雍正时期，《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二》曰：“洞天深处在如意馆西稍南，前宇乃诸皇子所居，为四所。东西二街，南北一街。前为福园门。四所之西为诸皇子肄业之所。前有前垂天颺，中为中天景物，东宇为斯文在兹，后为后天不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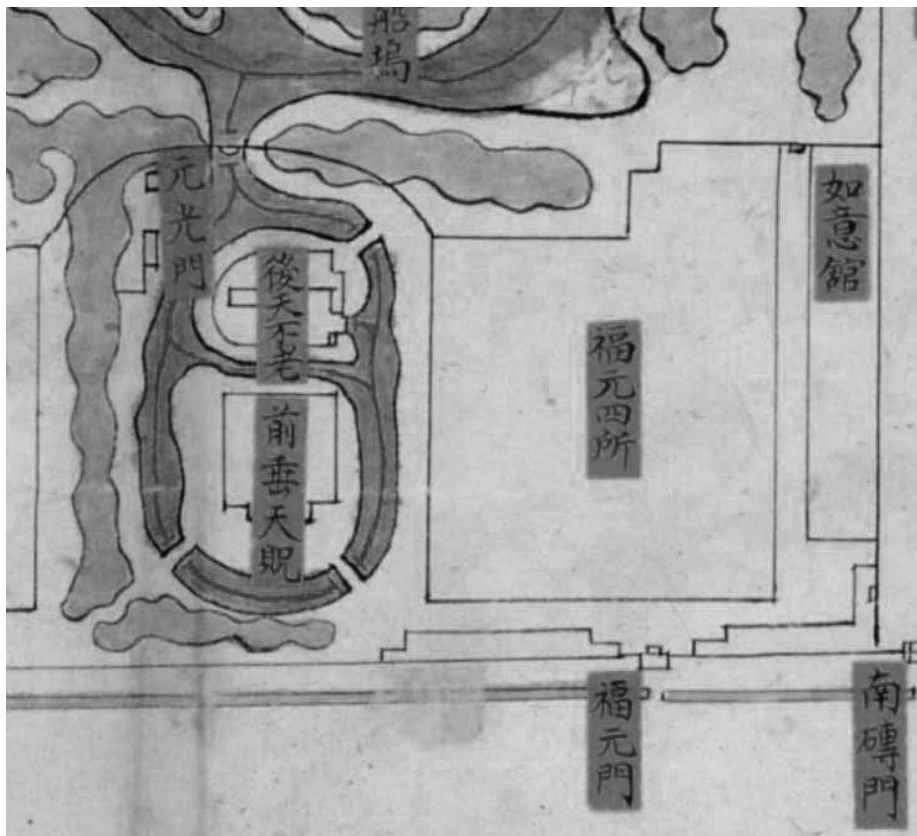


图2-34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1196（道光二十年）

¹（清）于敏中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圆明园作为皇帝的“豫游”之地，自然应有多处供观赏的美景胜地，但这里不同，是培养后继统治者的地方，要求皇子们按照儒家的最高标准自觉履行道德规范。四所这组建筑群中每座庭院建筑不多，形象单一，与圆明园内其他场所的园林化处理不同，目的应是让皇子们专心读书、少事游玩。四所在道光后期有较大变化，改成了东西二所，但福园门未变。

二、升平署与太平村

升平署为清代承应宫中奏乐和演戏的机构。清初，顺治朝沿用明朝的教坊司，康熙年间始设南府，雍正七年（1729）裁撤教坊司，所掌事务划归南府，道光七年（1827）改南府为升平署，迄止宣统皇帝出宫。

清初因典章制度未详备，沿用明代教坊司。教坊司地址在北京东四牌楼南本司胡同。南府为康熙年间所建，因不见记载，其成立时间不详。但根据相关记载，康熙时南府已经开始编戏，并有之后乾隆五年（1740）南府、景山太监等习艺之事。嘉庆时，承应的戏差人数和规模与乾隆时差不多。

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以太监作向导攻入了紫禁城，为了保证皇宫的安全，嘉庆皇帝宣布暂停太监承应戏差。道光时，对南府又进行了改造，将南府改称为升平署。圆明园南府也随之改名升平署，但后人仍习惯称之为南府，直到晚近地图上，其地名仍标为南府。圆明园南府毁于英法联军之手。

目前对升平署研究最有成效者为民国时期王芷章编著的《清升平署志略》，从升平署之沿革、成立、分制、职官直至署址，都做了详细梳理。

清代升平署分为本署与行署，因清代诸帝自高宗而下，殆无不嗜好戏曲者，除宫中演唱外，驻蹕之行宫园囿，皆筑有戏台，伶人太监则随时择地安置。像圆明园、颐和园、热河行宫、张三营行宫、盘山行宫等处为皇帝经常驻蹕之所，暂时安置的地方就逐渐固定化，成为升平署本署的行署，这就是行署的由来。行署不多，即上面提及的几处行宫处。

圆明园升平署，观道光档案，每年自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五，即择日移升平署总管首领太监等于圆明园内，预备承差，直至十一月始返城内。

升平署分各种学，有内大学、小内学、十番学、中和乐、南府景山外学等。像道光元年（1821）太监禄喜就上奏当时各学人员安置，其中内大学在全璧堂、

小内学在村庄房、十番学住成韶寺、钱粮处住曲院风荷、中和乐住西爽村、南府景山外学都在圆明园外太平村。后来，升平署诸学皆住在太平村，且太平村逐渐改为圆明园升平署行署，直至咸丰末年，无大变更。

道光七年（1827）丁亥，对原来的南府进行了改造，“秋季改南府为升平署，裁十番及番邦各乐学，并裁太平村总承应处改为圆明园升平署承应处”。可见，所谓圆明园升平署，其正名应为“圆明园升平署承应处”。从两幅样式雷图上可以看出，太平村与升平署在同一位置，原来太平村为南府在圆明园的总承应处，后改为升平署在圆明园的承应处（图 2-35，图 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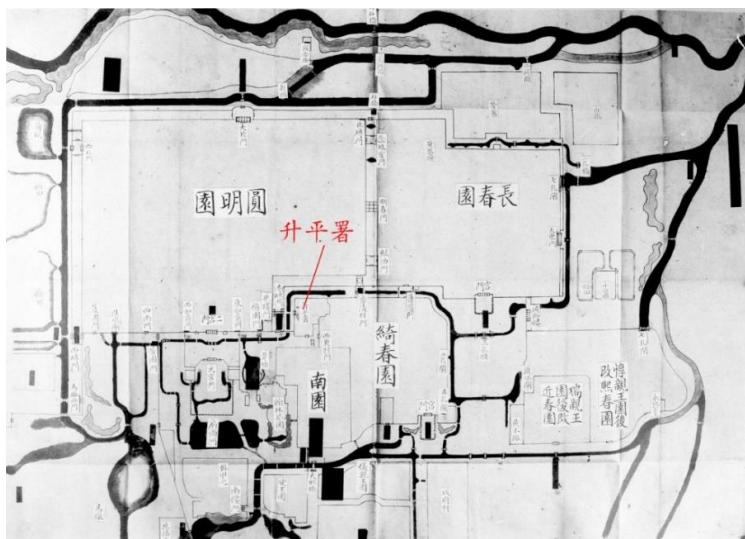


图 2-35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年代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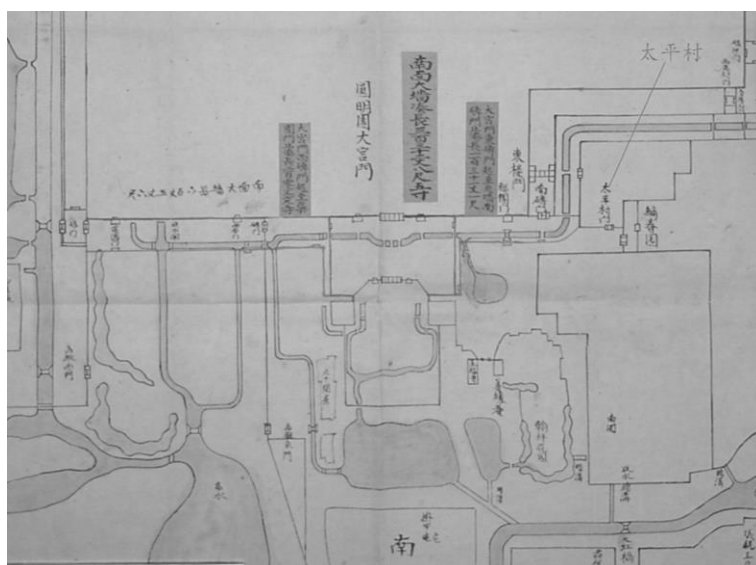


图 2-36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样式雷图 098-003

三、福缘门社区与画家村

福缘门社区位于福缘门南部，社区形成于清末民国初年，因旧址圆明园公园福缘门得名。辖区面积 3.5 平方公里，社区居民居住区域面积 0.98 平方公里。社区户籍人口 1685 人，流动人口约 5700 人。

福缘门社区除了因位于福园门处而为外人所关注外，20 世纪圆明园画家村的存在为福缘门社区的历史在现代艺术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先后毕业于北京一些艺术院校的华庆、张大力、牟森、高波、张念、康木等人，主动放弃国家的分配，以“盲流”身份寄居在圆明园附近的娄斗桥一带，成了京城较早的一拨流浪艺术家，他们促成了“圆明园画家村”的最早雏形。1990 年，方力钧、伊灵、田彬等艺术家一起迁到了座落在圆明园南侧的福缘门村，并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在这里聚居(图 2-37、图 2-38)，形成了圆明园画家村。他们还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于是“圆明园画家村”的称呼不胫而走，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象征。



图 2-37 福缘门社区航拍图及画家村的位置



图 2-38 画家村里的胡同



图 2-39 画家村里的艺术家

时至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四百人（图2-39、图2-40），不仅包括画家，还包括诗人、音乐家以及歌手等。那时的福缘门社区几乎每家每户都住着艺术家，甚至还有一些房东干脆搬到别处，而将自己的房子全部租给艺术家（图2-41、图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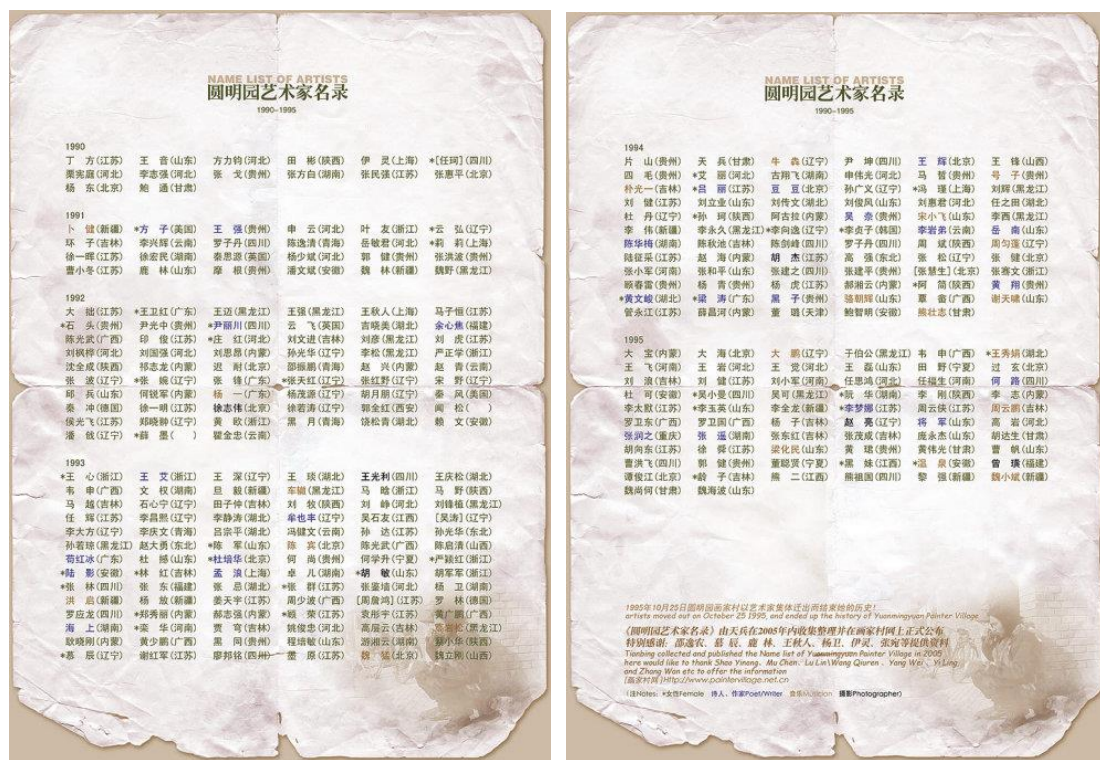


图 2-40 圆明园艺术家名录



图 2-41 画家村的生活



图 2-42 画家村中的创作

对于艺术家来说，福缘门村就是个世外桃源，艺术家的天堂、文化人的圣地。但艺术家挑战自我的天性、放荡不羁的性格最终招来了政府的反对，他们被迫移

往他处居住，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去通州的宋庄，也就是现在的宋庄艺术工厂区的雏形。

“圆明园画家村”象征了艺术文化的青春期，虽然当年稚嫩的它还没有什么作为，但它却蕴含了一批人理想的冲动。正是这种青春热血与理想冲动使得那满目疮痍的圆明园废墟重新焕发了生机，孕育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与艺术形式，永远地记在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上。

第三章 一亩园区域变迁

第一节 一亩园变迁

一亩园位于圆明园西南侧，东临达园。相传清雍正元年胤禛继帝位后，扩建了圆明园南部区域，并有意识的在圆明园也开始进行“藉礼”，即每年耕前天子以“亲耕”达到“劝农”的示范意义，“一亩园”地名即来源于此。直到清嘉庆后，圆明园“藉田之礼”才渐渐淡去。此为传说，尚缺乏文献依据。

一亩园这一名称确为清代出现，伯麟《兵部处分则例》中记载的圆明园附近三十三村中就有一亩园。一亩园位于大宫门前扇子湖以西的优越地理位置，使这一区域在清代建有众多服务于圆明园的官署建筑，此外该地还建有娘娘庙。清代一亩园地区有官员的值房。焦和生《连云书屋存稿》卷一有诗《闻秋声有感时奉派详校文源阁全书，住居圆明园之一亩园》。同书卷六有诗一首《追挽张石瘿同年五古一首》中提到“犹忆丁未夏，奉命讎瑶编。天禄在西苑，出入沿林泉，饱看禁籞山，遍艤前湖莲”其下注释说“余与石瘿诸公奉派圆明园详校文源阁秘书，同寓一亩园，退直后即游览山水，赋诗饮酒为乐。”

清代一亩园还有一座太医院公所。任錫庚《太医院志》中记载“京西圆明园为皇上离宫，驻蹕时则医官随侍入直。园之东南地名一亩园，有太医院御赐公所一区，计东西二所，以西所为三皇殿，东所为大堂，计房八十余间。大堂有院使李德宣题扁曰：春台尺五。”晚清时期一亩园还有理藩部的公所。

一亩园在清代还有宦官在此地置宅，李钧《转漕日记》中记载“申刻抵园过前湖俗名扇子河，新荷已满潭矣。寓宫门西一亩园内监杨姓宅，原为刑部公寓。那文毅公彦成家君辛酉座主，题曰近光堂。杨监货得其半，改名先迎堂，门临溪水前后两院，共十二楹，几净窗明，精洁可喜。诗以纪之“暂借陈蕃榻，临渠室数楹。乍离尘市远，不觉梦魂清。境与三山接，园因一亩名。近光真得地，先许湛恩迎。”文毅公所书近光堂三字杨监弃置敝簏中，检视精采焕发，可称墨宝卷而怀之当不嫌从者之也。”一亩园旁临圆明园大宫门，原有建筑较多（图3-1），除了娘娘庙外，主要为与圆明园有关的衙门公所和官员、宦官宅园，李钧所记，即为杨姓宦官的宅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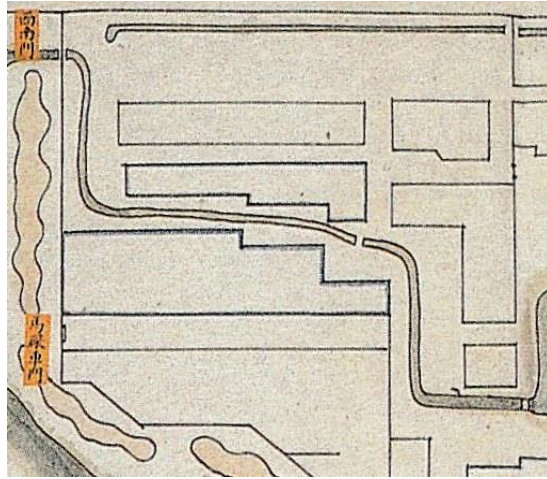


图 3-1 样式雷图河道中的一亩园建筑分布

1860 年圆明园被毁后，一亩园走向衰落，甚至被开发为农田。慈禧太后驻蹕颐和园时期，一亩园仍然有衙门公所和官员寓所选址于此。如法部公所、造办处公所、内务府办差公所，以及内务府大臣庄山的公馆（图 3-2）。清亡后，一亩园进一步衰落。中华民国时期寿鹄所作《圆明园游记》中记载“自颐和园大道而东，不二里，道北有一木坊，颜曰一亩园。意其名雅，必有可观，乃折而北。路左右皆田庐，黄粱玉麦，久之不睹所谓园也。询之老农，则曰：‘君不见道旁欣欣者乎？是即一亩园。’为之惘然，岂当日无园林，而姑以一亩纪实耶？抑园林已化为陇亩也。然茂树丰草，绿缦可爱，卒不忍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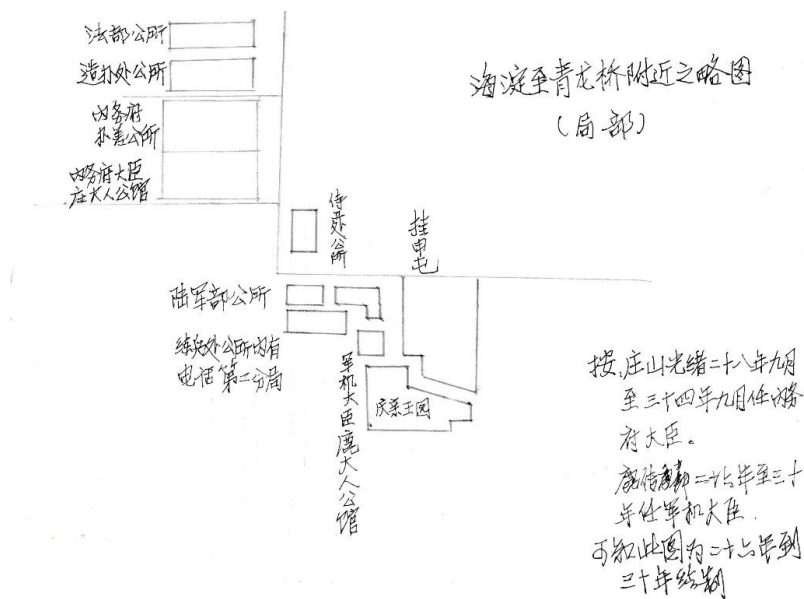


图 3-2 张宝章摹绘《海淀至青龙桥附近之略图》

至 1949 年，只有娘娘庙两侧有少量房屋，其中村东南角路口处为民国时期兴建的一小堂药店，专卖一种儿童药。娘娘庙北仅农家小院数座，娘娘庙前已无房屋。昔日村中的许多建筑，此时已沦为农田，这从建国初期的照片中还可窥其面貌。（图 3-3）



图 3-3 1952 年的一亩园照片

改革开放以来，一亩园地区涌入大量外来人口，社区成为城中村，环境极差（图 3-4），但仍有少量旧迹诸如娘娘庙、一小堂药店（图 3-5）等留存。2014 年一亩园启动腾退改造工程。



图 3-4 一亩园旧街景



图 3-5 “一小堂” 药店

第二节 一亩园娘娘庙

一亩园娘娘庙为泰山圣母庙，位于圆明园西扇子河西，庙前为清代御路。据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档案》，庙建于明万历年间，清道光十七年重修，清光绪年间，御前掌玺太监刘诚印重修娘娘庙，并使之成为刘的家庙和宅院。

相传，一亩园娘娘庙分东路、中路、西路。东路娘娘庙，全称“天仙圣母娘娘庙”，中轴线上有山门。元帅殿、关帝殿、娘娘殿三进院落。

民国初年有房屋49间，面积二亩三分七厘，树九棵。庙坐北朝南，四合布局，二进院落，原有山门、二门、前殿、后殿及东西配殿，殿前有碑两统，北部有皂角树1株。传庙西原有宅园一处，房后有菜园，为昔日演耕稽田的旧址，今已无存。现存清代建筑26间，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庙前街道为清代御路，今遗址尚存地下。

《海淀地名典故》山门和二门在1949年拆毁，现为一亩园小学占用。中路为宅院，今称一亩园20号，大式起脊门楼，门柱有雀替，进门砖砌照壁一座，穿屏门有东西配房，正房粉墙一道，中开月洞门，迎面屏风一座，砖格中心镶嵌团花牡丹，院中种植名贵花木，在树隙间摆置汉白玉精雕金鱼缸数十个。月洞门北边东西各建单檐四角方亭一座。亭北游廊北达大厅，厅为卷棚歇山两卷，大门前后种植丁香。中路建筑南边大门倒座房和北边大厅均在。西路西南隅建歇山旱轩，西侧有曲廊，可达北四角小亭，园中栽植苹果、梨、桃百株，正北有园房，房西砖井一眼。房东有东角门与中路相通，西路建筑毁于20世纪40年代。总计占地30余亩，集寺庙、宅院、花园、菜园于一体，在京西宅园建筑中别具特色。”

(图3-6)



图3-6 娘娘庙建筑布局图

新中国成立后，一亩园娘娘庙曾作为学校校舍使用（图 3-7）。2015 年前后，海淀区教委对其进行了修缮（图 3-8）。



图 3-7 修缮前的娘娘庙



图 3-8 修缮后的娘娘庙

第四章 达园及澄怀园区域变迁

第一节 达园变迁

一、达园简介

达园位于圆明园福缘门1号，是民国时期军阀王怀庆在圆明园大宫门之东建造的，建造时间在1919年到1923年期间。达园是利用圆明园外前湖的大片水面筑成，以开阔的水景著称，建筑既有中式传统特色，也有西洋景观，别具时代特色，而且园内拥有若干圆明园遗物，是一座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私家园林。至今，达园也是北京西北郊保存完好的一座民国私家园林。1984年被北京市政府公布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乾隆初年，圆明园大宫门前是一片空旷的沼泽地带，每年雨季泥泞遍地，难于行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为除积水之患，乾隆动用大量人力疏浚，清除了这里的沼泽，疏通了湖水，开挖成东西“扇子湖”，在水面中心铺砌了直达大宫门的花岗岩石御路。《鸿雪姻缘图记》云，“平安园，茶肆也，有楼三楹，在圆明园宫门外前湖南”。前湖就是扇子河，书中附有扇子河景图画（图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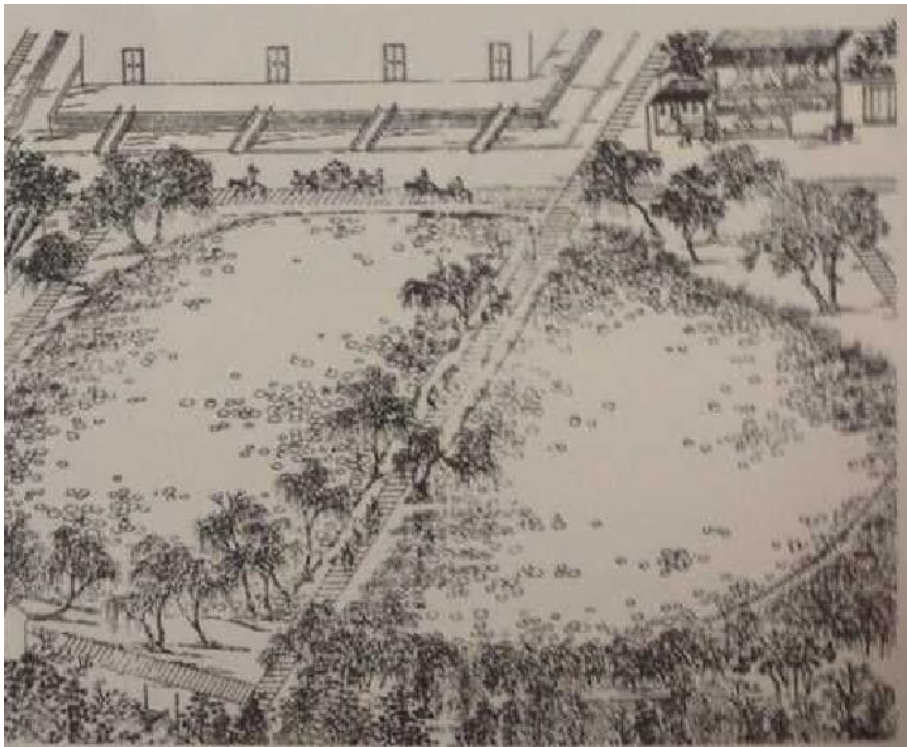


图 4-1 道光年间圆明园前东西扇子湖景象（引自《鸿雪姻缘图记》）

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焚掠之后，旋即衰败，至 1912 年清廷宣告覆亡后，更是逐渐荒废。民国八年（1919）军阀王怀庆依靠权势占据了东扇子湖以及湖北岸的慧福寺一带¹，开始为自己修筑私家园林。他买通了当时圆明园十三处守护太监，雇用民夫从圆明园抢拆石料、木料等，于民国十一年（1922）建成园林，定名为“达园”。当地人称之为“王怀庆花园”（图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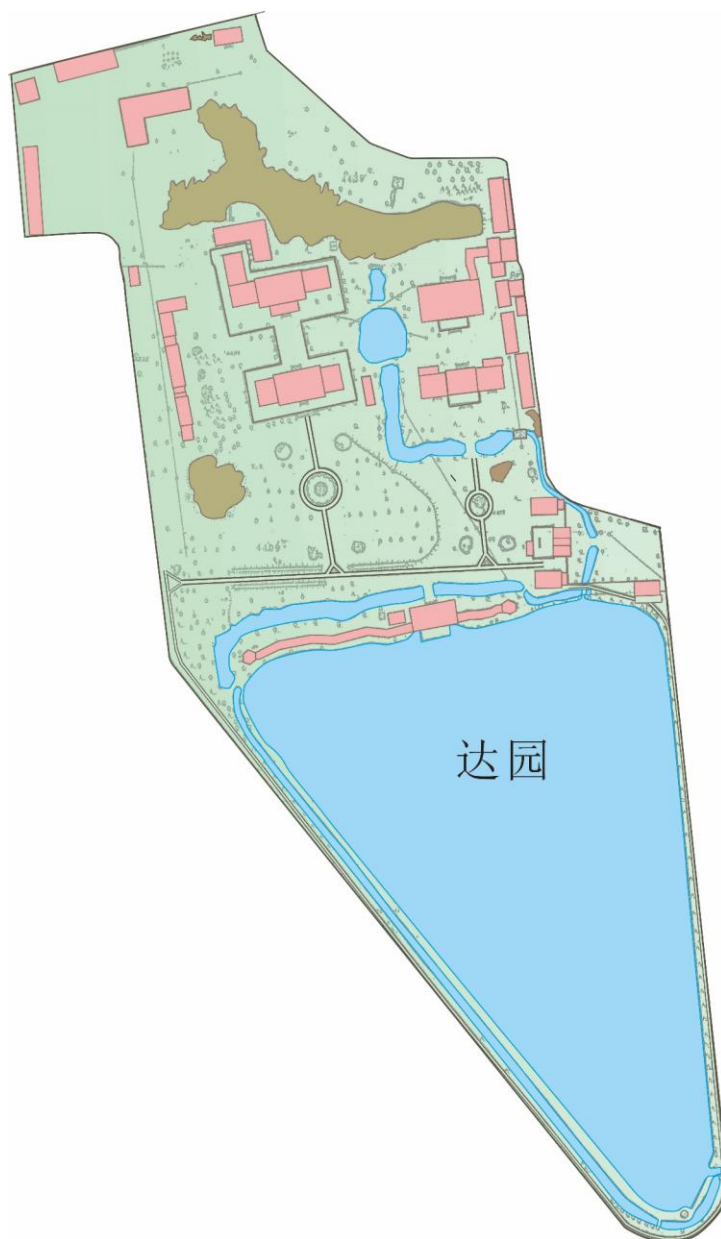


图 4-2 1920 年代达园形势图

¹（清）于敏中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1927年，直系军阀王怀庆被奉系军阀排挤去职、寓居天津。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大批东北军迁至京津。经东北军张学良将军提议，政府拨款四万元银元购置达园，作为救济临时居住之处。同时，达园东侧外围土地设为东北义园（图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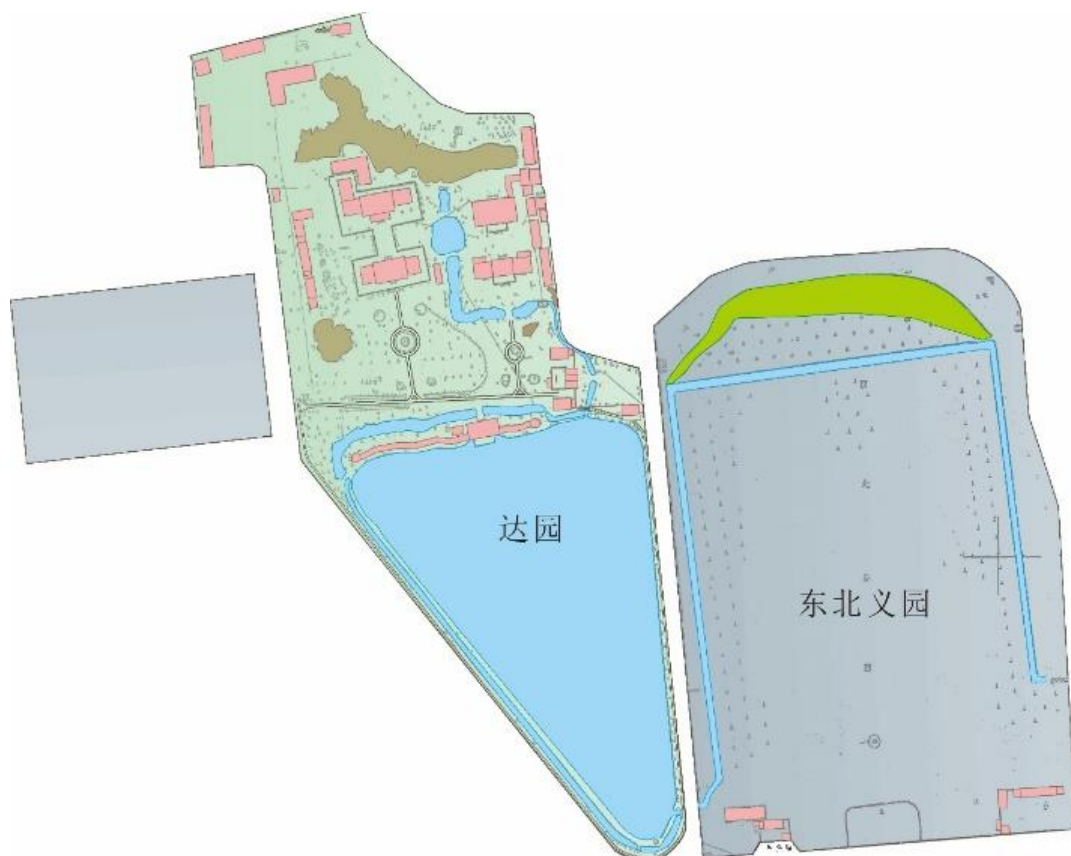


图 4-3 1930 年代的达园

1949年3月25日李克农领导的原中共中央社会部进驻达园，为党中央安全进驻北平做前期准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达园划归国务院管理，作为中央领导人的休养之处，故又称“万寿园”（图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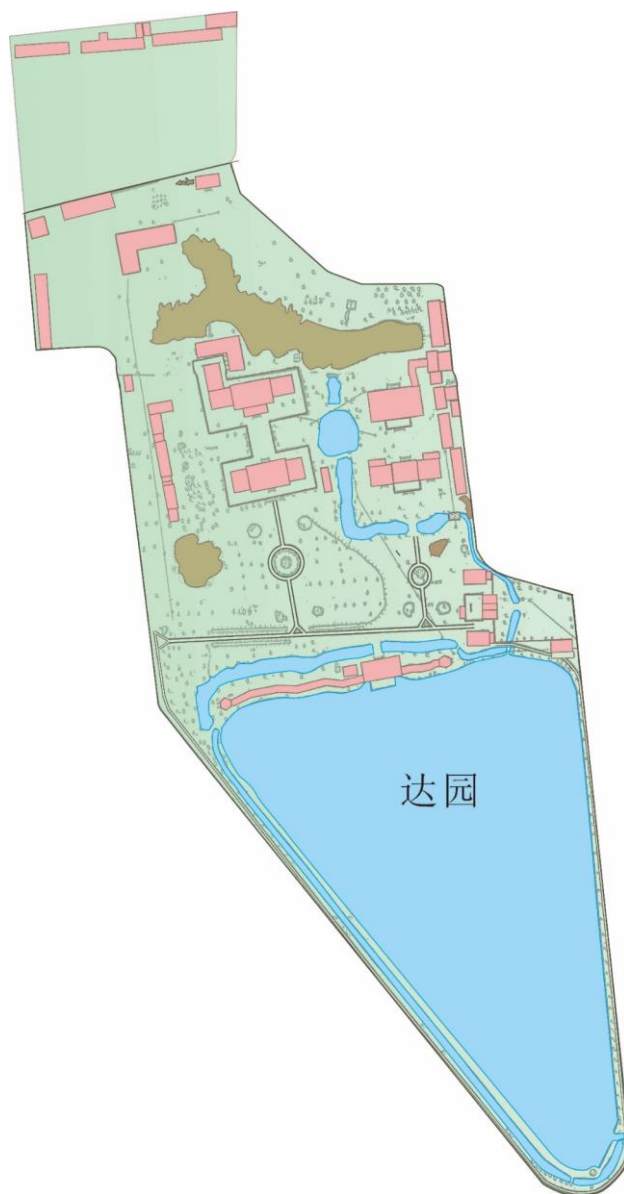


图 4-4 1950 年代的达园

1970 年 3 月 18 日，柬埔寨发生政变，恰逢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同年 8 月 9 日，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将达园划归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的候选居住地之一。因周总理的批示和保密需要，当时将宾馆命名为“7089”宾馆。在 10 月份修缮完工后，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专程到此视察，柬埔寨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等于 1971 年夏进驻“7089”宾馆（图 4-5）。



图 4-5 1990 年代的达园

2000 年后，达园再次向北扩建，占据了拆迁后的圆明园画家村旧址，北园墙推进到圆明园大墙外，部分大宫门区遗址和福缘门外池塘遗址被达园占据。

目前，达园对外称达园宾馆，不对外开放，仍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主要是承接国务院召开的小型会议及重要宾客的服务接待任务，同时为中外宾客提供公寓服务（图 4-6、图 4-7）。¹



图 4-6 达园内景



图 4-7 《达园志》纪念石刻

二、达园园林格局

达园（王怀庆花园）全园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以水面为主，北部主要布置建筑物、假山和草坪。

园门坐西向东，为三开间硬山顶建筑，中启一月洞门，门内南北两侧各设三间回事房。门外小河环绕，宛如玉带，河上架设施桥一座，这种布局形势与圆明园出入贤良门外的金水河相似。

入门即可见高大假山一座，起障景的作用。假山主要用湖石叠成，内掩洞穴，西侧种有一株龙爪槐，高大茂密，形如伞盖。山后有大片草坪，为传统私家园林所无，体现了民国时期造园对西洋手法的汲取。

达园的中部是一片开阔的草坪，草坪南北部有小溪环绕，溪水很浅，涓涓细流。沿草坪北面长长的溪道西行，经过两组中式厅堂建筑，每组建筑为前后两进。两组建筑的中间地带有一个圆形小水池，水从小溪中分流，向北进入池中，池内有叠石数块。池水沿渠北流，至园中北山之下，山下叠石略具穴形，令人依稀有望溪入山间，不知所踪之感。

草坪北面的溪流继续西行，至草坪尽端，有小山一座，山顶湖石堆处，一座八角亭翼然独立（图 4-8）。小溪在山下折而向北，流至北山脚下。溪上建汉白

¹<http://gbc.ggj.gov.cn/ssdw/dybg/>

玉雕石桥两座。这两座石桥，原为圆明园九洲清晏前湖“金鳌”“玉堞”桥（图4-9）。



图 4-8 达园假山上的八角亭



图 4-9 “金鳌”桥

园中北山形状颇长，山径曲折，草木茂盛，多有叠石，富有野趣，山上建有一座圆亭，非常小巧，可以鸟瞰全园。再东为善缘庵。

园子的南部是大片湖面，初建时只占有圆明园扇子湖的东半部，称三角形。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将扇子湖西湖的东部圈入园中，三角形湖变为方形湖，原来建有园墙的御道遗迹变成了穿湖而过的长堤，宛若颐和园的西堤。后人常以为，此景在达园初建时就形成，以为是仿颐和园而建。达园仿颐和园的建园意图比较明显，它前有湖，后有山，门东向，沿湖北岸有水榭长廊，但初建时并没有长堤，长堤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形成的。

如今的达园湖面辽阔，水波荡漾，四岸植有柳树，清爽宜人。湖的东北岸原有一座小船坞，有数只小船，用以泛舟水上。湖中长堤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长达230米。沿长堤南行，可达湖心小岛。岛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上有一座重檐石柱六角亭，是当时由西山温泉明秀山庄移来的。从岛上向北看，廊榭凌波，绿树成荫，西望则群山朦胧，云蒸霞蔚。

三、达园园林建筑

达园的建筑面积比同等规模的花园要小得多，屋顶只采用了硬山、攒尖或平顶三种形式，没有园林中常见的歇山、悬山等屋顶类型。

最主要的建筑是草坪北面的两组厅堂建筑。其布局并未组成中国传统的院落形式，而是前后两进，没有厢房。这些厅堂是当年王家日常起居和宴会的主要场

所，建筑形式各异。东面一组，前厅为三间前后廊建筑，前出平顶抱厦，左右各接三间耳房；后厅为前后两卷，左右带有平顶贴山廊。西面一组座落在“工”字形的台基上，四周砌有栏杆，栏杆用砖砌成，并非传统式样，显得简洁而有现代气息。其前厅为5间前后廊建筑，左右各接两间耳房；后厅为五间前后两卷建筑，前出三间平顶抱厦，左右各带三间两卷耳房（图4-10、图4-11）。这组建筑可能借用了慧福寺旧址，建筑呈现在工字型台明之上。



图 4-10 达园西路主体建筑之一



图 4-11 翠竹园

水榭建在湖北岸的中间，是一座五间硬山顶建筑，前出三间抱厦，窗下墙壁上有很精致的以花草为主题的砖雕。水榭两边均伸出游廊，共有三十四间，长度超过80米，形态曲折，成为湖面与北岸景色的分界线。廊之两端，各建了一座六角亭（图4-12、图4-13、图4-14）。



图 4-12 达园中的水榭 1



图 4-13 达园中的水榭 2



图 4-14 达园中的水榭 3

此外，园内小桥众多，加上后来不断修筑的，有十四座之多，这在北京的私家园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漫步园中，有几步一桥的感觉。小桥形态主要有四种，包括带栏杆的石桥、无栏杆的石板桥、拱桥和曲桥，体态玲珑，成为别致的点景小品。此外，还有几座精美的汉白玉的单孔石平桥（图 4-13）。



图 4-13 达园内的各式桥

四、达园特点分析

达园为京西私家诸园林中建造较晚的一座。内有大片水面、长堤、小岛、小桥，形成辽阔的水景；园中建筑错落有致，假山、水榭交相辉映，溪流蜿蜒，小桥玲珑，拥有若干圆明园遗物，是京西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园林小品之一。达园虽不大，但布置得体，整个庭院融江南园林与北方建筑于一体，湖水山石叠映，亭榭长廊相连，绿树成荫，翠竹葱郁，总体建筑布局巧妙，景色宜人。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其一，占地面积大，湖面显著，多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达园面积约近 100 亩，后来不断扩大至约 180 亩。其中，园中水面约占 60 亩，占园林近三分之一的面积，颇有壮阔之感，如此水景条件在北京的私家园林中几乎绝无仅有，一般的王府花园也难以企及。全园共有十四座小桥，这在北京的私家园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达园内的建筑小品很有特色。湖的北岸有水榭，长廊，两端以亭作起始，中间以榭为中心，加上湖面，后依溪流，夹于两水之间，别有趣味（图 4-14）。

园中溪流蜿蜒曲折，形成了一个横卧的“几”字型，向东局部绕出园门之外，向南与湖岸平行并连入湖中，往北又有支流直通园北的山阜，给人以连绵不绝、处处流水之感。溪水河道深度只有 1 米多，南高北低，沿岸局部采用驳石，配以花草。溪流潺潺而过，为整个园子增添了清幽和灵动。

此外，清华大学的贾珺先生认为，达园在园门、湖面、长堤很多地方对皇家园林有意进行模仿。



图 4-14 达园中的湖面、长廊、亭和船坞

其二，保存圆明园遗物众多。

圆明园自咸丰十年（1860）遭到英法联军焚掠衰败之后，至1912年清廷宣告覆亡后更是逐渐荒废。军阀王怀庆修筑达园的三年间，正是他官职最高、权势最显赫的时候。据说，当时王怀庆买通了圆明园的守护太监，雇用民夫数十人，套着骡马车从圆明园抢拆石料木料，盗走了大量残存的屋宇材料，以及山石、石雕、木化石等，尤其以湖石为多。自从王怀庆抢拆圆明园三园后，北京一些军阀、官僚，假借王怀庆的名义，纷纷进园盗运建筑材料，结果在几年内，抢走了园中大量的残存建筑。这是民国时期军阀盗运圆明园文物的重要历史见证。

王怀庆抢来的圆明园遗物如今点缀在园内草坪、湖边各处。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乾隆御笔昆仑石碑（图4-15）。石碑立置在达园进门假山南侧草坪上，乾隆御题《前湖诗碑》，字迹依然相当清晰，系“九一八”事变后，达园为东北义园所有之时，从西扇子河西岸移置于园内的（图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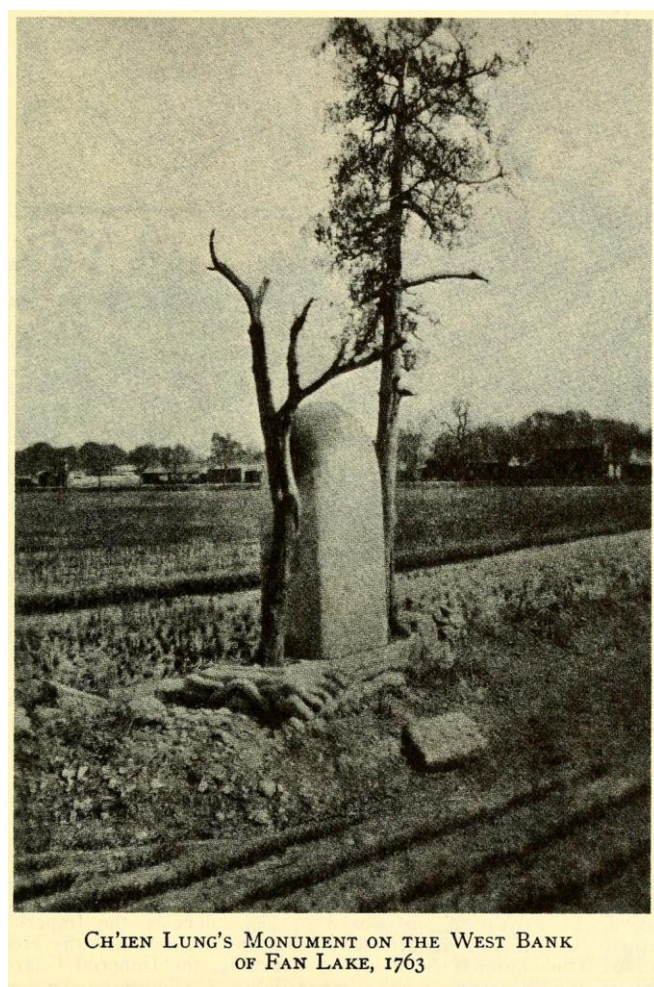


图4-15 扇子湖西岸的昆仑石碑



“御园之前本无湖，而今疏浚胡称乎
石衢之右地下隰，迩年遭潦水占诸。
衢左亦不大高衍，往来车马愁泥涂。
因卑为泽事惟半，取右益左功倍俱。

歉岁受雇兼代赈，三冬畚鍤集众徒。
役成春水有所受，路东泞去诚坦途。
一举三得惠不费，对扬来者咸欢娱。
盖闻王者无私事，有事皆应史笔书。
此非缀景漫修剔，什用播告贤与愚。

图 4-16 达园御碑《前湖》碑及其碑文

此外，园内还有稀有石笋、珍奇太湖石、汉白玉桥等，皆来自圆明园。石笋有十四支，散布在草坪周围，细长如剑，相当珍贵（图 4-17）。园内的几座精美的汉白玉单孔石平桥，据传为昔日圆明园九洲清晏一带的石桥。



图 4-17 达园内的太湖石和石笋

此外，据说达园里还“有许多珍贵文物，如名贵的金银饰物、奇花异石，来自西洋的钟表、玩偶，都是当年王怀庆等大小军阀从圆明园里盗运出来的。”¹。

其三，园内植物茂盛，古树繁多。

达园内植物茂盛，除了槐柳之外，还有银杏、柿树、侧柏、油松等，据统计，园内植物有各类树木 76 种，约 29700 多棵，其中一级古树 3 棵，二级古树 10 棵，不乏稀有树种。达园北端、东端和草坪西部还分布着大片竹林，春夏之际，园内浓荫密布，清凉旷达。

其四，园内有草坪、拱形窗等西方文化元素。

进门太湖石堆叠之成的假山后有大大草坪，为传统私家园林所无，体现了民国时期造园对西洋手法的借鉴（图 4-18）。除了大草坪之外，达园内的平直的道路，建筑格局和细部上，已经可见受西方因素的明显影响，北部的水池形状也很像一个西方园林中的园池，由此反映了民国时期私家园林设计的新趋向。

¹马承钧：历史与空间：见识达园，<http://paper.wenweipo.com/2013/12/25/OT1312250014.htm>



图 4-18 达园内的草坪

清华大学的贾珺先生总结达园造园手法有三点值得注意，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其一，全园基本没有院落形态的空间，山石、水池也均无游廊围合，彼此很少分割，与传统园林布局差别很大；其二，对皇家园林有意进行模仿，这在等级森严的清代是难以实现的，也反映了民国时期军阀官僚所追求的园林风格；其三，从大片草坪、平直的道路和建筑格局、细部上已经可见受西方因素的明显影响，北部的水池形状很像一个西方园林的园池，正厅前原有的环形道路也有西方庭院道路特征，由此反映了民国时期私家园林设计的新趋向，这三点都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此外，也有人认为，“达园建筑风格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院落形式，将中国古典与西方简洁完美融合于一体，既有东方园林建筑的威武大气、精致雕琢，又兼具西方园林的自然清新和简洁优雅。”¹

五、达园主人：民国军阀王怀庆

达园主人为民国军阀王怀庆，号称“懋盛堂主”，人称“马桶将军”“厕所将军”（图 4-19）²，生平大致如下：

¹ 半亩塘：达园秋景，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4bfb30100nnf5.html

² 王怀庆肠胃有病，白天大部分时间在厕所。他的办公室设计了一个“大便椅”，椅前就是办公桌。有时他就坐在“大便椅”上接见手下官员。所以，人们送他“厕所将军”的绰号。



图 4-19 王怀庆照

王怀庆（1876—1953），直隶宁晋（今属河北省）人，字懋宣，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入清聂士成军，被认为教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入袁世凯部，三十一年（1905）任标统，旋升北洋常备军骑兵第二协协统。1907年随徐世昌去东北，任三省总督署军务处会办、奉天巡防中路统领等职。宣统元年（1909）任淮军统领，同年改任通永镇总兵。1912年民国宣告成立，王怀庆被推为滦州都督，之后历任多处镇守使职务。1912年1月，河北滦洲（今滦县）北洋新军将领王金铭等宣布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清廷派王怀庆带兵前去镇压，在天津东雷庄，对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将王金铭、施从云等13人拘捕杀害。所以，王怀庆当时有屠夫之称。民国五年（1916）曾经被袁世凯封为二等男爵，八年（1919）署步兵统领兼陆军第十三师师长，次年担任京畿卫戍司令，1927年被奉系军阀排挤，寓居天津。

有人记叙了他到天津后的生活如下：

王怀庆卸任到了天津，他虽历任清政府及北洋军阀政府的多少要职，但其宦囊中之浮钱、房产、地业、金银之类，却不如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军阀为多，至于北京故宫、热河行宫、北京颐和园之国宝倒是拥有不少，可是他并不轻易将所珍藏之物展示于人。据我见到过他的字画有：晋朝王献之书的十三行，唐朝孙过庭书的《书谱》，唐朝王维画的《江山雪霁图》，唐朝褚遂良临王羲之的《兰亭序》，宋朝李公麟画的《女孝经》，宋朝米南宫书的唐诗一卷，宋朝高宗书、赵千里画的《孝经》，宋朝马远画的《江山万里图》，宋朝苏东坡书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元朝赵子昂画的《白马图》等数十卷(幅)。他所收藏的瓷器，以宋瓷为最多。铜器以殷商铜器为伙。玉器，据王怀庆说：“小件头的是宣统赠予居多，大件头的多是在热河时朋友所赠。”王怀庆陆续将其所藏珍品运回原籍河北省宁晋县去。当时我曾劝王怀庆出售，但王怀庆说：“这些东西越存着就越值钱，等将来锡桓大了，阅历足了，我再卖，给他办个独资的银行。”但由于日伪军队和国民党败兵的抢劫、毁坏，后来所存无几了。为此王怀庆几乎神经失常。

王怀庆来津后一直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他除了喜闻些好鼻烟、骑骑马之外，别无其他嗜好。

七七事变爆发后，王怀庆原意逃至武汉再观风色，又考虑偌大家业不便于携带，而且逃过去蒋介石也未必重用自己，在沦陷区日伪也不一定对自己怎样。因此决定留在家乡。日军陷宁晋时十室九空，只有王怀庆神色自若，端坐中堂，等候日本人。原来王怀庆在他任京畿卫戍总司令时，曾接受日本天皇之宝星勋章，因此日本侵略军对他很是优待。日军板垣师团长曾请他担任伪京汉路治安军总司令的职位，他见当时时局不稳，未敢冒然就任，借故推辞，躲往天津，故而招致了日本军部对他的不满。因此在他到津后不久，他家乡所藏的古瓷、古玉、字画等便遭到洗劫，使王怀庆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他并不因此憎恨日本侵略者，反而想：自己如果仍有权有势，遭遇决不会如此的。这时，金息侯、章一山等出来诱惑徐世昌投敌，并到王怀庆处游说。王怀庆表示：“如果东海(徐世昌)出山，我是宁死不辞！”由于金息侯、章一山等与徐世昌谈得很不投机，徐世昌拒绝出山，王怀庆也就未敢再事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王怀庆意欲东山再起。但过去由于很少与国民党要人相拉拢，所以终未能如其再次出山之愿。

六、达园现状和今人的书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始达园由中央机关使用，至今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1984年5月公布达园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今以“达园宾馆”对外介绍，主要是承接国务院召开的小型会议及重要宾客的服务接待任务，同时为中外宾客提供公寓服务。具体介绍可参考官方网站¹。达园宾馆在保留达园原有山水格局和基本建设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后，将扇子湖的西侧湖面，圈入园中并逐步向北、向东扩建。2000年后，在北部大规模扩建，并增添了一些新建筑，多为一二层的灰色小楼。如今形成了占地1.4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66万平方米的格局（图4-20、图4-21、图4-22）。现在，达园北墙直抵圆明园南墙外，其西北部占据了圆明园宫门区遗址，北部和东北部占据了福缘门外池塘、河道和圆明园附属建筑遗址，对圆明园遗址造成严重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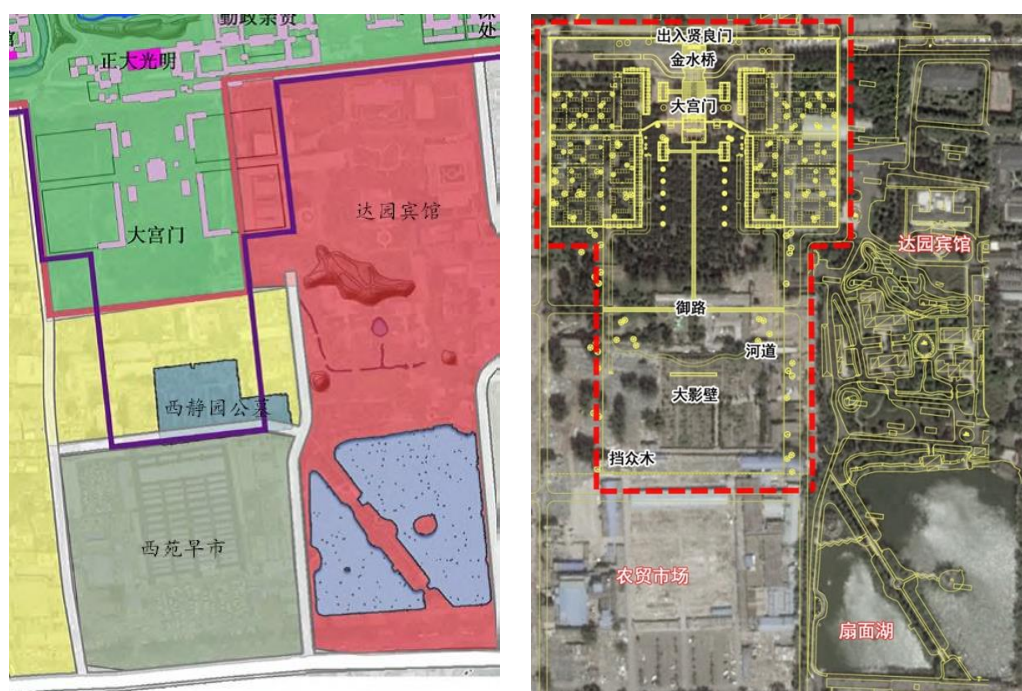


图 4-20 达园宾馆及其周边

¹ <http://gbc.ggj.gov.cn/ssdw/dybg/>



图 4-21 达园东门



图 4-22 2016 年 12 月正在重砌西墙

第二节 善缘庵

善缘庵位于圆明园福园门之南，慧福寺之东，扇子河之北。《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记载“善缘庵相传系旧刹，本朝重加修葺。”除了寺庙建筑外，善缘庵附属的房产较多。和珅被抄家后，负责抄家的大臣在给嘉庆皇帝的奏折中提到和珅有“善缘庵寓所一处，房八十六间，游廊四十二间。”

因为距离圆明园极近，善缘庵中住过许多大臣。蔡新《缉斋诗稿》卷三中有诗《宿善缘庵和鄂虚亭前辈韵》，其中写道“偶借禅房便掩关，寒风吹酒亦怡颜，一年又见三冬晚，五日常余半壁闲，贝叶经翻祇树下，斋厨火出暮云间”，明确指出他在庵中借宿。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十九有《宿善缘庵甲戌闰四月饭此》。陈兆仑《紫竹山房诗文集》诗集卷十中有诗《自善缘庵移归鸥鹭庄官寓皇八子有诗见赠次韵奉答二首》，讲他从善缘庵搬回澄怀园（即鸥鹭庄官寓）。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八记载“宝五峰云：善缘庵在海甸，有象棋三十二子，石体坚硬，有黑地白纹者，有白地黑纹者，皆作冰裂纹，每匡中有菊花一朵，颇堪清供。”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恭亲王奕訢奉命办理议和事务，就在善缘庵内设立公所。《翁同龢日记》1860年9月25日记载“派留京办事大臣，命恭王专办抚局，住海淀善缘庵，会同文祥、桂良办事”，9月28日记载“胜帅伤愈，到善缘庵议事，惟无兵可带”。庚申之变中善缘庵未被毁。

《翁同龢日记》1896年10月22日记载“巳正问小云状，未晤，即出西直门，便道访李相于善缘庵，略坐。”由此可知李鸿章曾经住此。

晚清外交事务要员张荫桓也曾住在善缘庵，他写有多首关于善缘庵的诗作，比如《八月十六日夜善缘庵待漏》《二月晦夕雨雪善缘庵待漏》《题善缘庵壁庚申之灾此庵独存，住持僧述旧事甚详》。

善缘庵现已经被圈入达园宾馆之内，保存较为完整，庙为三进三楹殿堂，东西各建配殿三间。

第三节 慧福寺

慧福寺位于福园门之南，善缘庵西，今达园内。《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引《五城寺院册》：“圆明园宫门左有慧福寺、善缘庵；宫门右有泰山圣母庙。”“臣等谨按：慧福寺旧名清芳庵，雍正年间世宗宪皇帝赐额曰慧福寺，土人亦称关帝庙，以寺内供关帝像也。”

慧福寺是清朝官方管理的寺庙，在一些重大节庆活动时慧福寺会举办法事。《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中记载“慧福寺原系八月初九日起至十一日止办道场三日，僧众八名，今拟八月初十日办道场一日，僧众六名”。由此可知慧福寺有法事活动。

清宣宗旻宁在慧福寺中也有活动。《养正书屋全集》当中有两首诗，分别是《慧福寺晚坐》和《偕三弟宿慧福寺晚坐即事》。

慧福寺中的植物景观以牡丹为胜。王拯《龙壁山房诗草》卷十五中有一首诗《花事将残，陈君鹤清移送牡丹一本浅紫千叶延玩数日奉谢迭韵》，其中记载“京师花时每游城南诸兰若，咸丰庚申淀园慧福寺中尤胜”。他还有一首诗《慧福寺

看牡丹》，诗曰：“苑墙东与梵宫邻，花事来看百感新。绝代有人伤暮景，仙云何事落凡尘。江湖莽荡风埃剧，簪珥栖迟岁月频。只合僧窗闲啜茗，凄迷香色送青春。”

第四节 澄怀园

一、澄怀园沿革

康熙朝，澄怀园为大学士索额图赐园。康熙曾亲临索戚畹园，为近光楼御题“青翠霄汉”匾额，为索家花园厅堂御题“制节谨度”匾额。康熙四十二年（1703）索额图下狱后，索家花园由内务府收回。

雍正元年（1723），开始大规模的圆明园建设，在圆明园建好之前，曾将索家花园作为临时的上书房，命诸皇子读书于此。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载：“上书房设于雍正朝，凡诸皇子暨近支王公及岁读书，必特简翰林官使授读……世称上斋日三天，盖由从前列圣每岁驻蹕澄怀园，诸王公即读书园庐。其地为殿三层，皆有世宗皇帝御书匾额。前曰‘前垂天贶’，谓之前天；中曰‘中天景物’，谓之中天；后曰‘后天不老’，谓之后天。统谓之‘三天’。”圆明园建成后，诸皇子肄业之所建在福园门内“洞天深处”之西。雍正元年正月，皇帝降特旨命张廷玉和朱轼、徐元梦、嵇曾筠等四人为诸皇子师傅，并入书房谒见皇三子弘时、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

雍正三年（1725）八月，世宗胤禛将索戚畹园赐予张廷玉等九人居住。《养吉斋丛录》载：“雍正三年，赐大学士张廷玉、朱轼，尚书蔡珽，翰林吴士玉、蔡世远、励宗万、于振、戴翰、杨炳九人居之，盖皆直书房者。此两书房词臣得居之始，俗称翰林花园。”

雍正六年（1729），张廷玉以康熙帝御书“澄怀”二字作为园名。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玄烨奉皇太后去承德避暑山庄，允祉、允撰等皇子随行，张廷玉、揆叙等扈从塞外。适值《御制避暑山庄诗》刻成，命张廷玉和揆叙各写“跋”语附于卷尾，并各拜赐一册，又赐御书“澄怀”二大字予张廷玉。

关于命名“澄怀园”，张廷玉写道：“廷玉蒙恩赐居戚畹旧园于今三年矣。园初未署名。因追忆康熙癸巳秋扈从塞外，蒙先帝御书‘澄怀’二字以赐。玉虽不敏，愿奉洗心浴德之训，终其身兹所居之地，碧水漾回，不染尘滓，于澄怀之

义有会心焉。敬以二字名园，佩圣诲志景光两朝圣主知遇之恩。微臣戴高履厚之愫，与此水俱长也。”张廷玉将戚畹旧园正式命名澄怀园，既符合此园为水景园的实际，又表示自己铭志康熙、雍正两朝圣主之恩，并且能“示子孙于不忘”，于是吟出《以澄怀名所居之园恭纪二首》：“记捧龙章灿紫泥，澄怀两字自天题。洗心浴德终身诵，况对清涟碧玉溪。”“御墨荣光腾碧落，赐园风景傍丹青。身居瑶岛瞻银榜，湛露恩深戴两朝。”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澄怀园被同时焚毁。咸丰十年十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大臣明善关于《查得圆明园内外被抢被焚情况折》中，曾明确提到澄怀园被焚的史实。明善奏称，他于十月初四日同总管王春庆及圆明园郎中景绂、庆连等人，详查了御园被焚的情况。除圆明三园的殿堂建筑均被焚烧抢掠外，圆明园大宫门外的朝房、值房，畅春园的恩佑寺、恩慕寺、清溪书屋，西苑的阅武楼，“澄怀园内近光楼六间、值房八间”等处，“均被焚烧”。

此后，澄怀园成为一片废墟。

同治十三年（1874），在澄怀园被焚毁十几年以后，大学士宝鋆来到海淀。宝鋆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为官三十余年，对西郊园林非常熟悉。他目睹西郊一派破败凄凉景象，悲愤满怀，写了一首《海淀感怀》，对集贤院和澄怀园的惨景发出感叹。《澄怀园》一诗写道：记得承平日，霓裳聚众仙。晓风新玉树，夜炬古金莲。往事随流水，经今又几年。颓垣侵废沼，芳草亦凄然。”昔日风光不再，颓垣断壁，废池水涸，草木含悲，那参与军国大事的翰林们的住所，已成为杳无人迹的废园。

之后，宗室诗人宝廷来到海淀，圆明园、清漪园等御园和澄怀园均已被焚毁。他在《花时曲》诗中，就残破的澄怀园抒写悲愤难抑的情怀：“破壁颓垣碧水浔，残花几树隔烟深。村童不记当年事，但说花园是翰林。”（原注：澄怀园俗呼翰林花园。）终清一代，澄怀园的面貌就是如此。

民国年间，逊清王朝将澄怀园赐给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称“绍英花园”。1909年，徐世昌向清廷请求将“鸣鹤园”和“镜春园”作为修养之所，之后他将两园内的全部木料运往河南卫辉原籍。清廷恐其他各园也遭此下场，遂将其他各园赏给各近支王公大臣为私宅。其中蔚秀园赏给载沣，朗润园赏给载涛，海淀蒋沟的五公主园赏给载洵，集贤院赏给溥伦，澄怀园赏给绍英。

1933年，东北难民救济院买下绍英花园，作为东北义园的墓地。据东北义园老农艺师刘富先讲，早年东北曾有一笔公款存在哈尔滨美国花旗银行，“九一八”事变后电汇到北平，张学良将军主持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院，院址在东四十条铁狮子胡同路北的一座大宅院里。东北救济院管委会决定成立东北坟地，让客死他乡的东北籍人士有所归葬，于是用汇款中的三十余万元在北平和天津各办了一处墓地。北平东北义园设有管委会，主任委员由张学良将军亲自担任，下设主任、事务员、工程师、会计员、农务员，办公地点设在达园内。东北义园由海淀西苑东、西墓区（俗称东、西院）和安定门外洼边村三片土地组成。其中东院就是昔日澄怀园的地方。东北难民救济院购得此园时，外面界碑上还有“怀德堂”三个大字。

1933年开始建东北义园东院墓区。先是人工填平原来花园内的河池，拆除假山、亭子，用轧路机铺白灰胶路，并砌虎皮石混碎砖围墙。东院分忠孝两区。忠区是收费区，孝区是免费区（不收地皮费）。每穴六尺宽，一丈长；生者为自己预留的是五尺宽，九尺五长，各墓之间留一尺距离。一个墓最多占四穴地，合葬最多占八穴地，只有收费区才能合葬。

墓穴由义园施工，式样是：圪内砌单砖墙，一方青砖上用朱砂字镌刻墓主姓名，埋在棺木前，墓前再立一小石碑。公墓备有详细的章程、蓝图，为防止年久以后公产遗失，还制有图版以备索。收费区造墓由墓主出钱，义园施工，工程院专项负责，并提取利润的10%作为日后维修费用。免费区则免征地皮费，只收工程费。据刘富先回忆，免费区的标准是，墓主无房产、无买卖，领取墓证时必须有两个同乡做担保。有钱者必须入收费区。

东北义园的主体建筑在达园内，有接待室、灵堂、灵车库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直机关也在达园办公。1961年，东北义园由北京市民政局接管，由西北旺果树队管理。“文革”前后将西苑公墓改名为西苑福利园艺场。1992年根据市民政局决定，西北旺农场将西苑福利园艺场交由殡葬管理处接管，改名为西静园。

二、澄怀园建筑布局

澄怀园位于圆明园如意门东半里，园南是红桥至清漪园的御道，与蔚秀园的北墙隔万泉河相望；园西是一道往北通向福园门的石板道，道西是扇子湖与善缘庵、慧福寺，民国年间修建了达园；园东是绮春园的西园墙，如今则是 101 中学的西院墙；园北距圆明园南墙约 300 米。全园近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占地面积 120 多亩。三楹园门开在园西北角，这是为了出入圆明园比较近便。（图 4-24）



图 4-24 澄怀园示意图

第一，园西北部有两组建筑，为北一所和北二所。

北一所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三楹两层的丁字楼，院内共有大小房十六间，灰棚四间，门楼一座。丁字楼名为近光楼，有五间游廊相连。楼的南、西、北三面有河湖环绕，又被称为“湖上楼”“湖楼”。正如孙尔准所写：“过桥万叶露飞

香，切汉高楼额近光。四面芙蓉难觅路，蓬莱真在水中央。”近光楼还叫“近香楼”，成亲王永理以《近香楼》为题，写了一首长诗，以所见所闻并结合亲身经历，概略地记述了近光楼和澄怀园上百年历史发展的轮廓。作为清代著名的大书法家，他还亲笔题写“近光楼”匾额，悬于楼壁。

北一所先后有陈惠华、英和、朱珪、田嵩年等人居住。

北二所在近光楼之北，处于园之西北角，共有大小房二十五间，灰棚五间。院北隔河是一道横贯东西的假山，山后即是北园墙，院东也有两座假山。从院内西望，隔河是三楹园门。

北二所先后有朱珪、黄钺、祁雋藻、池籥亭、许乃普、程恩泽、贾桢等人居住。

北二所有藤花书屋。程恩泽迁入北二所时，写成《挈眷定居藤花书屋》一诗。这座庭院里碧桐撑荫，垂柳拂地，还植有棠棣、丁香、合欢和牡丹花圃。而屋前那一架藤萝，生长茁壮，枝繁叶茂，花期盛开时，那一串蝶形的花冠形成一片淡紫色的云霞，将小院映衬得无比秀美。翰林们便将正房取名为“藤花书屋”或“古藤书屋”。在此住过的翰林，都爱采集藤花和面蒸食。

藤花书屋北侧便是广阔的湖面，庭院东侧有一座不高的小山。程春海喜爱近光楼旁这座幽静的小院，经常登上山顶，饱览园内的湖光山色，碧树繁花。道光十六年（1836），皇六子奕訢的师傅贾桢迁居到藤花书屋。

第二，园东北方有一座巨大的院落，分为三座住宅。南部有一矩形小院，为东北头所；北部另一矩形小院，为东北二所；中西部一方形小院，为东北三所。

东北头所，共有大小房二十间，抱厦一间，灰棚三间。齐召南和朱凤标等人，曾在此居住。

东北二所和三所，曾由赵翼和龚文焕分别居住。

第三，紧靠东北所的西墙，有南北相连的两座小院，即前所和后所。

前所共有大小房十间，灰棚一间，门楼一座，这里是“实录馆”，《高宗实录》总裁彭元瑞曾在此居住。

后所共有大小房十间，灰棚一间，门楼一座。万承风曾在此居住。

第四，园中部偏南，山环水抱之间，有两座东西院墙相连的住宅，东边的称中一所，西边的称中二所。

中一所，共有大小房十三间，灰棚一间。这里曾居住过周长发、程春海等人。

中二所，共有大小房十一间，灰棚三间。黄钺、程春海、祁雋藻、翁心存、孙衣言等人，曾在这里居住过。中二所的正厅名为“食笋斋”。黄钺在此居住时，因在房前栽植几丛翠竹而命名，黄钺并亲题匾额悬于斋前。食笋斋前有三间老屋，始建于康熙中叶，乾隆年间澄怀园失火焚毁，只剩下这座老屋和园西北方的近光楼。祁雋藻在道光七年（1827）移居此斋后，曾写过一首《老屋》诗：“老屋如老人，独处甘朴素。何年苍树桷，百虫不敢橐。相望西北楼，浮云隐高树。”孙衣言入住此居后，也有同名诗：“老屋犹焚余，迄今逾百岁。外观那能华，要自与众不同。我受南窗明，推书作细字。三宿尚余情，中道昔相弃。”老屋之北为“借春阴馆”。檐角有海棠一株，高三四丈，花开时众翰林常在此馆诗酒唱和。祁雋藻取陆游诗意命名此馆。

黄钺将食笋斋作为接待同僚和门生的客厅。这里经常有退值的翰林来谈天、饮宴、吟诗作画，成为澄怀园内与近光楼齐名的人气最高、知名度也最高的建筑物。

第五，在食笋斋以东，东峰北侧，有一座扁方形院落，是为东所。东所共有房十间，庭院宽敞，距离其他建筑群相对较远。四周有山水阻隔，环境雅致，较为幽僻清静。张泰开、程春海、翁心存、张芾、戴熙、池籥亭、汤金钊等人，曾先后在此居住。

乾隆二十四年（1759）张泰开在东峰开辟了乐泉，修建乐池，又将泉西的住房命名为“乐泉西舫”，也称“乐泉斋”。道光元年（1821），程春海以编修在南书房行走，入住此斋，亲题“乐泉西舫”匾额。乐泉西舫，南临南湖，东有东峰，山下乐池如镜，池畔有雕栏卫护，周围绿柳撑荫，丛竹摇曳，是翰林们饮酒吟诗的好地方。咸丰六年（1856）重阳节，孙衣言邀同值八人于乐泉西舫饮宴作歌，吟出一首七言古诗。

东所还有一座名为“云坞”的斋室，在嘉庆年间是赵谦士侍郎的住所。他自题斋名，并刻石嵌于斋壁，又墨拓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碑，制成一架屏风立于室内。池籥亭在道光十年（1830）移居藤花书屋以前，曾在云坞居住，不过彼时武侯墨拓已经残损。

第六，在中所的西南方，也是澄怀园的西南部，有两组建筑，位于东南方的是西南一所，位于西北方的是西南二所。

西南一所，共有大小房九间，灰棚二间，门楼一座。许乃普曾在此居住。

西南二所，共有大小房八间，灰棚二间。此处为车轿房。

第七，紧靠东园墙的中部，有一所看守房，院内有北房三间，灰棚三间。院南还有一座狭长的小院，有房屋数间，当为看守等人员的住所。

根据样式雷图档案史料，澄怀园七处十余所住宅，共有大小房及灰棚一百七十多间。从康熙中叶建园到咸丰年间，翰林花园经过多次较大规模的修缮和重建。第一次在乾隆中叶。澄怀园曾发生一场大火灾，园内大部分房屋被焚毁，仅余近光楼等少数建筑。内务府在原建筑基础上重新建成七处住宅，供翰林和管理人员居住。吴振械《养吉斋丛录》记载：“乾隆间给帑修葺，而山茨水槛，已殊昔观。惟近光楼至今岿然。”

第二次修缮在道光三年（1823）春。据祁雋藻《饴飮亭集》记载：“（道光）三年春，上命发内府金钱修葺侍臣园庐，洵殊恩也。”根据样式雷澄怀园“略节”提供的资料，当时修建的规模很大，过半数的房屋需要修缮。计划“入修”的住宅有六处，大小房九十一间，灰棚十七间，楼六间，游廊五间；而“未入修五处，共大小房五十三间，灰棚六间”。这项记载表明，在道光初年，澄怀园共有大小房 144 间，灰棚 23 间，楼 6 间，总共 173 间。另有建筑物抱厦 4 间，游廊 5 间，门楼 9 座，西园门一座 3 间。

第三次修缮在道光十六年。祁雋藻在《饴飮亭集》中道光十七年写的一则诗注中说：“（澄怀）园庐去年重修。”说明澄怀园在道光十六年也重修过。

第四次修缮在咸丰五年（1855）。咸丰初年，由于新继位的皇帝常年居住在紫禁城，很少到位于西郊的圆明园来，所以御园旁的翰林花园也基本闲置起来。直到咸丰五年，两书房的翰林们再度随扈御园时，澄怀园有些荒凉，出现了墙垣倾倒、房顶塌陷的情况。孙衣言记述他在咸丰五年七月住进澄怀园中二所时，这里“墙复于池，而艾蒿拒户，其南室之西南阿楠亦眇矣”。即屋顶坍塌，木椽坠落，所以需要重新修缮，便“荆其草，崇其垣，眇者补之”，才重又住进了食笋斋。（参见孙衣言《枵诣花馆记》）即是说，在咸丰五年秋，澄怀园进行过一次小规模修缮。

三、澄怀园诗文举例

赐园纪事

张廷玉

戚畹名园好，承恩赐诗臣。
地依蓬岛近，花接上林新。
四季融和泽，千山烂漫春。
将车思往事，曾作问津人。

胜境从天赐，良朋选地居。
廉携清献鹤，乐对达庄鱼。
泛月同移舫，张灯各校书。
家家兰蕙茂，承露傍阶除。

以澄怀名所居之园恭纪二首

张廷玉

记捧龙章灿紫泥，澄怀两字自天题。
洗心浴德终身诵，况对清涟碧玉溪。

御墨荣光腾碧落，赐园风景傍丹青。
身居瑶岛瞻银榜，湛露恩深戴两朝。

春日澄怀园即事

张廷玉 雍正六年（1728）

幽栖咫尺五云居，草木平泉逊不如。
液滚红尘骑马客，万花深处认吾庐。

亭台高下树葱茏，云影溪光远近同。
拔宅谁能得仙术，全家移入画图中。

晴岚暖翠扑帘栊，高阁凭栏四望通。
多谢天公劳位置，西山横展作屏风。

孤亭高峙碧云岑，收尽藤萝四面阴。
奇石如林松偃盖，恍疑身入万山深。

可怜稚子学涂鸦，也赋新词纪物华。
一壑一邱须记取，江南烟水是吾家。

御书旧仰星辰烂，别业新逢水石佳。
欲记两朝恩泽厚，园名珍重署澄怀。

题近香楼

永理

四坐且莫喧，听我说此楼。

清华旧里东北头，兴替甲子今三周。（明武清侯清华园及米汉雯紫来勺园故址皆与今翰林花园相缭绕也）

丹棱泃边万泉出，贵家往往分清流。
米园李园最森爽，其余琐琐营林邱。

千金大石卧野色，一夕小苑来边愁。（米万钟得大石于西山力不能致又遭乱遂弃之良乡）

内城有窟竟饮马，春草无场堪击球。
天地变化太平见，八极闲暇无烦忧。
长白索公坐内阁，堂封实户轻王侯。
安知进宅事良有，但说旋马心诚羞。
春明胜夺董宇定，金陵记掩王弇州。
圣人诰诫出深厚，孝经四字垂琳璆。
保全委曲国体大，宠赂太甚名言浮。

相公犹嫌起无地，掌武苦欲名常留。
荷花空对石砚冷，燕子亦知帘幕收。

（园为索额图赐园，有仁皇“制节谨度”匾额，后毁于火，今唯存御笔“青翠霄汉”四大字悬楼上。索卒，以侈败。）

南斋旧辈话恩遇，宪皇特诏登瀛洲。
宫壶赐沾艳侍从，集贤改榜崇儒修。
城南羸骖念奔走，苑东广厦教番休。
蠹书一变华黧色，布被却向单寒求。
及开书房置师傅，遂许名儒来息游。
李躬由来擅年学，苏秦不得千春秋。
繫余苦忆几老宿，草野本色酣岩幽。
朱门蓬户底差别，黄发青灯心尚犹。
寅入申归事不废，五休十浣私得谋。
恩波深长曷有极，表宁清贵真无俦。
虽然崇抱在铜钵，不惭通讲歌银舟。

（梁昭明讲席诗华水警银舟）

有时退食散情性，旧醅小榼相绸缪。
每携一味对咀嚼，肯复兼旬孤唱酬。
葛山宫师九十二，硕果高映天南陬。
曾描八友作图画，昔也艳艳今悠悠。

（蔡葛山相国师傅尝作澄怀八友图）

而我书房四十载，抱孙屡及师门投。（余诸孙在书房者五人）
藏心故实说难了，满眼新欢来更稠。
溪声树色工阅客，楼上光阴如传邮。

近光楼记

英和

澄怀园为康熙朝大学士索公园也。当其时，銮辂贲临宸翰亲染士大夫相与荣之，如三神山之可望不可即也。雍正乾隆年间先后赐两书房，为下直之所，盖旷

典也。后不戒于火，发内帑重葺焕然一新。而向之水槛山茨不复覩矣。岿然独存者惟斯楼耳。和于壬戌正月召入南斋得居是园。每过楼下低徊，久之所为岿然者又将颓然矣。因鸠工补缀而楼复完。名公巨卿咸有题咏，非楼之幸实和之幸也。夫居是楼者，不知凡几。和之后，又不知居者之为谁何也。可慨也。然后之居者一如和之整榷脩葺花木勤，洒扫护持而不使其荒落，则亦乌足致慨耶。是为记。

雨中登楼，简席子远、姚伯昂两编修

英和

欲将心目豁，闲上近光楼。
柳色垂何重，荷香郁未浮。
烟云淡无迹，衿袖爽于袄。
忽忆凤池侣，昨年同唱酬。

季高编修重居直园近光楼，同人置酒相庆

祁雋藻

好花如月不肯圆，圆时惆怅谁为怜。
中秋秋色亦可惜，花开无计留芳妍。
红霞贴地青翠天，上有缥缈之飞仙。
市楼灯火照不到，骊龙吐珠应未眠。
诡鼓统统动清酌，花光水气明空阔。

浮萍聚散一弹指，叹息十年无此乐。（原注：癸未春，予与春海、溟生、季高皆居是园。比来踪迹离合无定，至今年而复聚。）

西园飞盖不可期（原注：《诒晋斋集》有《近光楼》诗；并书楼额。），
翰林主人来何时。（原注：煦斋相国《近光楼记》，嘉庆甲子岁作，今匾刻犹存。）

惟有朱华与明镜，照人鬓鬓凉参差。
年丰雨足真可喜，楼头几见平桥水。
不惜去年无此花，但愿明年花如此。

回园居

朱珪

去园甫五曰，枯藤互生花。
草木何欣欣，茂育亦可嘉。
芍药花虽过，蔷薇正浓葩。
池水环周流，入梦澄无涯。
云此最祥吉，脉终无阂遮。
即是诚足悦，寓目忘滓沮。
安得一夜雨，百谷酥禾麻。

初居澄怀园次台斋师韵三首

祁雋藻

池冰未泮雪留痕，连日春寒各闭门。
独有先生开口笑，旧栽修竹径犹存。

齐相何曾厌敝庐，邺侯只喜得新书。
尔来公退清闲甚，作字吟诗兴未除。

近光楼畔月初圆，直舍还依尺五天。
十载游踪堪记取，荷花亭馆柳桥边。

清明日台斋师以张文敏公照雍正壬子怡园看花诗卷命题即席奉和

食笋斋前花怒生，澄怀园里过清明。
一年杯酒醉今日，二月池台春有情。
谁人走马寄诗卷，（此卷为华亭张诗舫舍人家藏）矮纸斜行墨痕徧。
顿令先生笑口开，却思佳节前贤擅。
壬子看花今几时，韶光九十风烟驰。

三篇珠玉尚书笔，九曲文星侍讲诗。（文敏与顾侍讲成天酬荅，凡三篇。九曲文星谢世尘乃侍讲卷尾题句时文敏已故。侍讲怀旧故有此语。怡园，宛平王相国别业也。）

当时坛坫尊前辈，张顾声名满禁内。

而今蔓草没怡园，何论东坡与孟载。（文敏诗云上言壬子六百年吉祥寺花红，下言壬子三百年孟载西江曾有作。）

诗香纸味逐春风，此卷宜归几研中。

请看庠堂数行跋，其年其姓将毋同。（黄庠堂之隼跋时年七十四今年先生亦七十四。）

况是芳园好时节，石泉榆火都新洁。

先生醉舞任婆娑，（用香山七十四岁诗句）弟子从游更罗列。

兴来健笔敌韩潮，吟罢春林花乱飘。

金谷诗篇怀往事，平泉草木说前朝。

君家画法宜垂久，风流直接百年后。

莫夸张氏上河图，且乞伯鸾写生手。（黄筌子居窠字伯鸾。）

庚寅新正十有三日初移园居简滇生簫亭

一夜东风紧，积雪连山白。

出城向西笑，川原忽开辟。

日暮款园扉，修竹依然碧。

坐我窗前几，披我几上册。

添我瓦炉火，永我青灯夕。

旧雨两三人，喜气上眉额。

巢鹊亦有情，嘈嘈绕屋脊。

似怜晓山色，催我着履舄。

翻思抗尘容，忽若脱笼翻。

指树访前湖，折花出左掖。

便当续旧游，重扫莓苔迹。

食笋斋十咏

祁寓藻

竹径

斋南竹三丛，当涂夫子手植，遂以名斋。东南隅两丛，西北墙下一丛，皆余所补也。春夏雨足，笋迸地而出，交柯乱叶，款吾扉者，披翠而乃入焉。

南笋笑北竹，谓是黄琅玕。

柯叶信不改，青翠终交攒。

岂无时草木，爱此经岁寒。

老屋

循竹而西，过墙而南，老屋三间，榆柳之下园庐昔毁于火，独此屋与近光楼岿然尚存。

老屋如老人，独处甘朴素。

何年苍松桷，百虫不敢蠹。

相望西北楼，浮云隐高树。

借春阴馆

馆当老屋之北，檐角海棠一株，高三四丈，花时与客饮酒赋诗其下，取放翁诗意名之。

栾枝雪飘荡，丁香玉参差。

海棠独有情，年年招我诗。

春阴傥可借，及此未开时。

东峰

上有老榆高出群木，下有乐泉清泠如镜，峰在斋东，故名。

东峰虽不高，出门易登陟。

泉光写空翠，可以鉴胸臆。

谁家不繫舟，逶迤此山侧。

峰下屋一区，程春海前辈颜曰：乐泉西舫。

月湖

门对南湖，水天一碧，园木蒙密，到此豁然开朗。显处视月，吾于斯湖有取焉。

密林鑿顽云，合沓不肯开。

天风吹月出，落我南湖来。

谁翦玲珑玉，团团帖酒杯。

影荷桥

石桥界南北两湖之间，荷花开时紫红漾碧，如画舫然。

远望不见桥，但见花上下。

莲船横十丈，偶尔通车马。

若教解缆去，应无问津者。

见山台

桥东北水折处突起一小冈，出馆之背顶，若平台。高与檐齐，登之可见西山。

西山拥高髻，向我墙头压。

登台忽闯露，林隙翠如插。

乃知偃蹇士，可见不可狎。

药坡

冈自北而南，尾注于斋，奇石环之，高下杂植药草，桔梗数丛，挺秀可爱，
花开如紫玉，瓊野鞠缘坡，入秋特盛。

桔梗比贤人，鞠华如隐士。

托根幸同岑，相悦不相倚。

秋风满篱落，采摘殊未已。

雨香泚

斋之后为北湖，鑿以重冈，跨以横桥，林阴四蔽，幽邃无尽。

万绿下秋影，湿云行有声。

不知山雨至，但觉衣凉生。

晚来卷帘坐，斜日还复明。

洗砚池

北湖之澗，药坡之脚，爰有盘石，可濯可沿。

洗砚非为砚，爰此盘石好。

不用持钓竿，危坐被鱼恼。

吞墨自来去，水石终皓皓。

挈眷定居藤花书屋

祁寓藻

银河左界双栖处，三面披光带茂林。
驯鹿过山知草馥，流莺啼雨觉花深。
暑天破睡卿能绘，远道冲泥我独吟。
记取归来柏冬日，枳窝藤蔓总成阴。

藤花蒸食一首奉春浦光录

程恩泽

采采供朝食，珑珑摘晚花。
淘将金井面，蒸出赤城霞。
芹献深惭薄，兰羞一笑夸。
不知新雨后，宫膳可增加。

采紫藤花蒸食之戏次前韵

黄钺

餐英例自骚人破，方法新翻穷措大。
紫云攫取满囊来，不用青钱一文货。
重罗之面细糝蒸，冽比新茶香出磨。
雨晴园馆有余闲，日午厨烟醒高卧。
供君吟赏克君庖，应怪重科罪故坐。
葬于人腹未渠怜，不见飞英泥溷漉。

初夏澄怀园即事

程恩泽

送绿千章合，浮花水一回。
莺从长信啭，鹿自定昆来。
问字留仙侣，听诗拜上才。

篱开萧寂甚，却傍五云开。

簫亭移居藤花老屋赋赠四首

祁雋藻

莲叶南头旧对门，小桥流水自成村。（君旧居水南，余居水北。）

移家似被花先觉，故遣妍红照酒尊。

桐间柳下足盘桓，雨闷风窗得地宽。

更与先生谋位置，紫藤花底起竹栏。

石壁留题墨搨无，手痕转忆赵凡夫。（赵谦士侍郎曾镌石题名嵌于云坞之壁。

又墨搨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碑作屏风。今石刻存而墨搨残损矣。）

不须惆怅梅花落，池馆谁摹八友图。（园有绿萼梅一株，见张文和集。）

凤皇巢在五云西，孔雀楼高比翼齐。（君新居与溟生近光楼相接。）

堪笑秋风来去燕，十年辛苦几衔泥。（君新旧两宅，皆余故居。）

园中春晓

晓日开书幌，春山对画楼。

地偏人不到，香细霞初收。

莺语随风度，桃花映水流。

分明武陵曲，只少一渔舟。

总宜室

彭元瑞

南荣向暖北向凉，宜夏宜冬总不妨。

倚著槐根长系定，恰如钓罢水云乡。

三星云溪弄碧漪，篷窗闲过十年期。

荒岛几芴瓜皮样，也学船居号总宜。

借春阴馆

祁雋藻

栾枝雪飘荡，丁香玉参差。
海棠独有情，年年招我诗。
春阴倘可借，及此未开时。

借春阴馆

孙衣言

惨舒本天意，我畏伤我花。
春风何漫诞，蜂蝶亦群哗。
但恃一念愚，或为天所嘉。
廩秋复吹菴，况我已天涯。

澄怀直庐即事

黄钺

停云荫我屋，流水环我门。
松风送隔溪，炊烟成一村。
放鸭翠萍罅，钓鱼青杨根。
虽非大三昧，却无尘世喧。

澄怀园消夏八咏

黄钺

醺饮

蚶蛎新从何胤议，庖厨一任土风操。食经漫补淮南阙，饮兴须为河朔豪。
敛却杖头旬日挂，费他车脚几年劳。书生垫料无些子，已拟东坡赋老饕。

校射

山径松阴翠欲冥，晚凉校射集荷汀。论人颇足成三耦，偏我徒能识一丁。
看拓良弓鸣霹雳，思穿左翼致蜻蛉。也知得失浑无与，中鹄风前亦可听。

垂钓

全家久住鲁明江，钓艇纶车遍石缸。暇日也曾临水羨，得鱼未见一钩双。
闲寻乡梦投芳饵，凉逐荷风立柳桩。我与鹭鸶心却异，目劳手倦意先降。

观荷

十顷红云盖镜奁，略无水面映乌蟾。忽闻叶响来疏雨，渐觉花开到画帘。
密树阴浓蝉韵歇，小桥苔滑露华沾。红酣白醉迷离甚，清梦香犹似蜜甜。

放鸭

不须编竹护为栏，唼唼群呼聚浅滩。泛水久知春必暖，能言终恐客过弹。
羽毛休令群心妒，风飘勿念下嘴寒。便是鸳鸯输此乐，趁人双泳碧波宽。

疏渠

忆从寒镜启尘函，蒲稗因依不可芟。屡向源头寻活水，时循山脚命长镰。
涓涓略似河通漕，渺渺因怀布作帆。一雨平杯更汀滢，稻人合与换头衔。

种竹

露叶烟梢翠一担，移栽三径利西南。溪根好待明年笋，快雨刚逢昨夜酣。
对饭难邀馋守笑，入林如与阿戎谈。故山万个孙枝绿，孤负秋声俗不堪。

浇花

抱瓮呼童汲水涯，细将燥湿验根荑。梅花曾有门生号，见杜师雄诗玉树。
元如子弟佳河润，岂辞千里远菊荣。须令九秋皆辛勤，莫便夸膏渥终逊。

食笋斋十景之一

孙衣言

影荷桥

芙蕖湖东西，红云出翠叶。
小桥跨其间，行者日相接。
十年西湖游，犹忆维短楫。
佳人期未来，看花常独立。

予所居园庐当涂尚书种竹其中而扁之曰食笋斋，今其扁亡矣，勺寿阳相国补书之以揭于东小斋而系以诗

孙衣言

门前修竹碧粼植，远与尚书气节高。
独恨萧斋遗旧迹，重劳仙客为挥毫。
园林潇洒犹前日，翰墨风流定几曹。
却忆侍郎辞赋美，欲寻嘉树向芳皋。

子园中直庐程春海先生尝居之，屋后小阜有柟，二先生所为作赋者

孙衣言

未央宫中万年树，往日蓬蒿相尔汝。
程公儒林古丈人，一篇为汝生青春。
食势轩窗程公室，细竹门前共秋碧。
庭柯不厌日摩挲，岂徒岂此虬龙质。

十月九日约同直八人展重阳于乐泉西舫酒后作歌

孙衣言

鸿雁南飞天雨霜，篱头尚有黄花黄。
年年登高富诗兴，日日鞭鞞趋朝行。
昔人重九号佳日，容易秋风如逝翮。
偶资故事补蹉跎，乐泉斋头夜召客。
客来西舍复东邻，杂坐不知谁主宾。
已敕厨丁烂烹鸭，恰喜稚子新缙鳞。
西园当日盛游讵，每有诗篇令人羨。
尚书竹下能开樽，侍郎藤阴屡得砚。
前辈风流能几何，承平旧事随奔波。
却借歌呼慰寂寞，但怜老树摇婆娑。
昨日饮酒水西阁，夜半打门北风恶。
门前万木声号撞，四座无言烛花落。
今宵水南复开樽，地炉红作三春温。
狂谈拍案仍脱帻，起看落月阶霜白。

酒酣相向笑开口，此乐岂在黄程后。
明朝上马同朝天，却望西山在马前。

澄怀园南垞即目

翁心存

浅草缘陂水满池，游丝倒影映沦漪。
三天退直混无事，独倚春风听子规。

澄怀园独坐题画后

戴熙

芰荷深处别开门，散直归来看晓暎。
温树参差森御气，琼楼清冷淡诗魂。
丹青驰誉非吾愿，水石消闲亦主恩。
掷笔临风还独轍，炉香茗椀向谁论。

四、澄怀园居住翰林简介

张廷玉

1672—1755，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二十八岁时中进士，曾入值南书房，后升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五十九年任刑部侍郎，后转为吏部侍郎。雍正帝即位不久，就命他协办翰林院掌院学士，并晋升为礼部尚书，又转户部尚书，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加太子太保。雍正三年（1725）署大学士事。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并充康熙帝实录总裁官。五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六年转保和殿大学士。七年军机处一成立即任军机大臣，加少保。张廷玉深得雍正帝信任，皇帝曾御书“赞猷硕辅”匾额以赐，还御赐一副春联“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

张廷玉自号澄怀主人、澄怀居士，还著有《澄怀园文存》《澄怀园诗选》《澄怀主人自订年谱》等书。张廷玉写了多首关于澄怀园的诗。

朱轼

1665—1736，字若瞻，号可亨。江西高安人。清康熙进士，官至大学士。康熙六十一年(1722)，修《圣祖实录》，充总裁官。雍正元年(1723)，加吏部尚书衔，寻加太子太保，晋太子太傅。修《明史》《会典则例》，充总裁。乾隆元年(1736)，修《世宗实录》及纂《三礼义疏》，俱充总裁。著有《朱文端公集》等。

蔡珽

?—1743，字若璞，号禹功，自号无动居士、无勤居士，又号松山季子，汉军正白旗人，世居锦州。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官少詹事兼礼部侍郎。雍正二年(1724)，授左都御史，寻迁兵部尚书，署直隶总督。四年，降奉天府尹；六年，下狱；十三年，赦免。乾隆八年卒。平居工诗信佛。性廉介强直，与高其倬少同笔砚，长同馆同官，唯说诗侃侃不相下。高其倬尝为捐刊所著佛书。著有《守素堂诗集》《楞严会归》。

吴士玉

1665—1733，字荆山，号臞庵。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为诸生时，即以制义名天下。康熙四十五年(1706)成进士，入史馆二十余年。历官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纂修、总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资政大夫，入直南书房，左都御史，特旨许紫禁城骑马，进礼部尚书。康熙五十八年(1719)，吴士玉等奉敕撰《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康熙六十年(1721)，与众人奉敕撰《子史精华》一百六卷。士玉好扶植人伦，与徐乾学、韩菼以奖励后进为己任，卒谥文敏。吴士玉为“江左十五子”之一，著有《吹剑集》《兰藻堂集》。

蔡世远

1682—1733，字闻之，福建漳浦人，康熙后期进士。历官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从学于李光地，分纂《性礼精义》，主持福建鳌峰书院。供职上书房，教诸皇子读书。雍正七年(1729)，请设福建观风整俗使。著有《二希堂集》。雍正十二年卒。谥文勤。

励宗万

1705—1759，字滋大，号衣园。直隶静海人。励宗万幼年敏慧，六七岁时，即以善书著称。他擅长书画，且淹通经史，精解音律，旁涉古今乐府，读书一过，能背诵。16岁时，考中举人。第二年考中二甲第十八名进士。授庶吉士。雍正

元年(1723)十九岁时，任翰林院编修。二年(1724)命在南书房行走。五年(1727)充日讲起居注官。授提督山西学政。并蒙赐折匣得专折奏事。十年(1732)特受鸿胪寺少卿。仍直南书房行走。后迁光禄寺少卿、鸿胪寺卿、内阁学士。十三年(1735)晋礼部右侍郎，复命兼管吏部侍郎。

乾隆四年(1739)命在武英殿行走。又补侍讲学士充武英殿总裁、升通政使，命在懋勤殿行走。九年(1744)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十年(1745)调刑部右侍郎。十六年(1751)授侍讲学士，次年以考试不到，降二级调用，为鸿胪寺少卿，寻迁太常寺少卿。二十年(1755)以征收先农坛空地草价含糊具题，降一级留任。逾二年，以天坛递香失仪，又降二级留任。二十四年(1759)迁光禄寺卿，九月得失音病，竟不起。年仅55岁。

励宗万好诗词，尤工书法。书法直追晋人，兼融褚遂良、颜真卿、苏轼、米芾各家之长。以画供奉内廷，兼工山水、花鸟，尤工书。与张照齐名，时称“南张北励”。书法老练工整，富藏书。藏书室有名“清箱堂”“教忠堂”。藏书印有“臣宗万”“静海励氏”“竹溪居士”等。子励守谦，亦富藏书。

励宗万不仅才思敏捷，工书善画。而且对地理造诣颇深。曾对北京近郊古迹进行研究，著有《京城古迹考》传世，其他所著文集《衣园遗稿》《青箱堂集》等均已散失。仅存少量画作在今各博物馆中。

于振

1690—1750，字鹤泉，号秋田，一号连漪，江苏金坛人，出身书香门第。雍正元年(1723)癸卯科为庆祝雍正帝登极大典特设恩科。雍正帝以于振为庆贺他登极的首科状元，恩赐有加。除按例授职翰林院修撰外，还让他以修撰衔入值南书房。雍正二年，于振出任河南乡试主考官。雍正三年，赐居澄怀园。雍正五年，于振提督湖北学院。后因事遭贬，降为行人司司副。

乾隆元年(1736)，于振经户部尚书史贻直荐举，应博学鸿词科考列一等。授职翰林院编修。乾隆三年，于振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乾隆五年，于振以编修提督福建学院。累迁官至侍读学士。

于振素来不阿谀逢迎，为人刚直公正。在典考和提督学政时，秉公选士，奖拔真才，享有知人之誉。虽曾遭贬，终为荐举，复得起用。

于振自幼好学，以文章、书法闻名远近。书法全然类似名家笔墨，后以书法造诣精深，被世人看重。收藏家视其书法为珍品。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评于振的行书为上等佳品。他也能诗文。雍正十年，于振曾为《扬州鹤》传奇作序。也曾参与修纂《子史英华》。他的书法、文章均为世人所推崇，颇有声誉。著有《清涟文钞》二十卷、《清涟诗钞》二十八卷。

杨炳

字蔚友，号筠谷、月川，湖北钟祥人。清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于振榜进士第三人。杨炳素来致力于学业。善长遣词造句，撰写文章。雍正元年，杨炳是癸卯恩科会元。卷呈御览，雍正帝很赏识，朱批：“卓识名言，不独优于卷，即近科亦不见。”殿赐杨炳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以第三人及第立即召入内廷。

雍正帝又以此科是他登极首科，恩施格外有加，探花杨炳与状元于振、榜眼戴瀚鼎甲三人都在南书房行走。雍正二年，杨炳任会试同考官。雍正七年，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雍正八年，再任会试同考官。三年后，任侍读之职，出任顺天乡试副考官，与任兰枝一起典试。分校北闱。雍正十一年，出任福建提督学政。督学典考，“所取士如：鄂容、安介福、英廉、曹秀先、陈兆崙、赵青藜，皆一时硕彦，得人称盛。”同年，杨炳累迁翰林院侍读学士。

乾隆二年，杨炳任侍读学士，又出任会试同考官。后来不久，杨炳上奏疏请，终养老母，归隐山林，家居二十余年，不复出外任官。

英和

内务府满洲正白旗人，姓索绰络氏，字定圃，一字树琴，号煦斋。少有异才，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因拒绝和珅招婿之请，而受到和珅的排挤。在嘉庆年间，备受皇帝宠信。英和于嘉庆六年（1801）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七年被召至南书房，不久即入住澄怀园。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被人称为煦斋协揆，著有《恩福堂集》。

道光六年（1826），当涂相国黄钺致仕南归，在嘉庆年间入值南书房的翰林只剩下英和一人。他在送行诗中写道：“帝许完了归昼锦，天留硕果伴金莲。香山若忆微之日，望远狂吟字一千。”此时，身为协揆的英和，也迁出了澄怀园，到挂甲屯依绿园去住。

田嵩年

字季高，山西孟县人。他是被恩师黄钺发现的一个人才。嘉庆十二年(1807)，黄钺视学山西，读到季高的文章，称赞他写得“高妙”，甚为惊奇。第二年正月即召入幕中读书。十五年黄钺任满还京，季高进了太学，仍师从于黄钺。嘉庆二十四年，季高乡试中举，二十五年，黄钺典礼闱，季高成为进士，改庶吉士。道光二年(1822)散馆授编修，召入南书房供奉，三年春住进澄怀园。黄钺对这位门生的评语是：“君端谨清勤，孝友根于天性，工书能画善琴，故一名梦琴。”

田季高和他的几位同僚祁雋藻、张祥河等人，与老师黄钺同住澄怀园，关系非常密切，经常聚在黄钺值庐饮宴咏诗。

道光十三年，田季高重回澄怀园入住近光楼时，祁雋藻等人聚在一起为他欢庆，祁氏并撰写一首《季高编修重居直园近光楼，同人置酒相庆》。

张祥河

1785—1862，字诗舲，江苏娄县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户部主事，累转郎中。道光十一年，出为山东督粮道。十七年，擢河南按察使，以父忧去官。服除，仍授河南按察使，署布政使。二十二年，祥符决口合龙，赐花翎，诏以河南迭被水灾，始终克勤其事，予优叙。二十四年，迁广西布政使，擢陕西巡抚。西安、同州有刀匪扰害闾阎，祥河饬严捕百余人置诸法，诏嘉之。三十年，文宗(咸丰)即位，应诏陈言，请述祖德，守成法，励官方，蠲民欠。疏入，报闻。祥河优于文事，治尚安静，不扰民，言者劾其性耽诗酒。

咸丰二年(1852)，东南军事日棘，祥河奏言：“陕西兴安等地毗连楚境，应举行团练，择要防堵。惟乡勇良莠不齐，易聚难散，不如力行保甲，为缉奸良法。”三年，召还京。四年，授内阁学士，寻迁吏部侍郎，督顺天学政。六年，以病罢。病痊，仍授吏部侍郎。八年，擢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十年，加太子太保。十一年，以病乞罢。同治元年，卒，谥温和。

朱珪

1731—1807年，字实君，号南厓。晚号盘陀老人。与其兄朱筠，时称“二朱”。萧山蜀山街道越寨村，后迁黄阁河村。随父朱文炳由萧山侨居北京大兴县，故入籍顺天府。

乾隆十二年（1747），17岁殿试为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侍读学士。乾隆二十四年（1759），主河南乡试，会试同考官。秋，授福建粮道。乾隆二十八年（1763），擢按察使，兼署布政使。乾隆三十二年（1767），补湖北按察使。乾隆三十四年（1769），任山西布政使。乾隆三十六年（1771），权巡抚事。乾隆三十九年（1774），为按察使，授侍讲学士。

乾隆四十一年（1776），命在上书房行走，教嘉庆帝读书。乾隆四十五年（1780），督福建学政。乾隆四十九年（1784），内阁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九年（1794）以及之后，历任两广总督，吏、兵、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职务。嘉庆四年由安徽巡抚上调北京。

嘉庆十一年（1806）十二月五日卒，终年77岁。帝谥“文正”。

黄钺

安徽当涂人，字左田。黄钺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以不附和珩，特邀殊遇，改授馆职，驯参机务”。嘉庆九年（1804）入值南书房，历任礼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人称“当涂夫子”“当涂尚书”。黄钺工诗善画，与大学士董诰并称“董黄二家”。《清史稿》说：“钺受仁宗特达之知，久置内廷，书画并被宸赏。”道光二十一年（1841）卒，谥“勤敏”。著有《壹斋集》。

黄钺于嘉庆六年（1801）住进澄怀园，后定居在中二所。黄钺写有一首《澄怀园消夏八咏》诗，记录了在食笋斋八种日常休闲活动，分别是醪饮、校射、垂钓、观荷、放鸭、疏渠、种竹、浇花。

道光五年（1825）十月，黄钺因年迈向皇帝上书请求允许致仕，未获应允。十个月后，道光六年八月六日，黄钺退值途中，因舆夫脱肩而闪了腰。休养治疗无效，便又上书请求解职。这次得旨俞允。他留恋居住多年的澄怀园，在中二所居室悬一幅亲笔题写的“人海归航”匾额，便回老家芜湖了。黄钺住在芜湖，仍不忘澄怀园旧事，见居室前有数百根茂密的翠竹，便也将此室命名为“食笋斋”，还写了一首《食笋斋前笋戏作》：“澄怀直舍垂千个，入海归航数百茎。十七年来南北共，而今始不负斋名。”他在芜湖的食笋斋向皇帝递上“谢恩折”。皇帝在折上御笔朱批：“朕五旬之岁，待卿来京欢晤。”黄钺在皇帝五十整寿的道光十一年夏天，又返回北京，到澄怀园探望门生故旧。他的两位得意门生中，祁雋藻回故乡山西寿阳，田季高也“以忧回里”，都不在京城。他吟出一首诗《再

到澄怀园食笋斋直庐寄怀田季高祁春圃：花竹依稀识故人，入门阿那若相亲。五年再到人非旧，三径重开境一新。维鹊有巢仍送喜，悬琴在壁已生尘。太行千里青于染，西望烟峦倍怆神。

祁雋藻

字颖叔，又字淳甫，自号春圃。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侍讲学士，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兵部、户部、吏部侍郎，兵部、户部、礼部尚书，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著有《饘飫亭集》。祁雋藻在道光三年（1823）正月住进澄怀园，即投奔久居园中的恩师黄钺。祁雋藻在园中与师友同伴交往频繁，为英和《惜骢马图》题诗，又与许滇生在春雨中唱和，又题诗祝贺程恩泽在画眉山下建成了新居。正月下旬，田季高来园拜访，祁氏写道：“酒酣送君骑马去，疏柳清池照亭午。记取百花生日时，君但能来休问主。”表示希望田季高也能住进澄怀园，不再是此园的客人。果然几天之后，田季高即入值南书房，在二月十五日即移居园内近光楼。

道光十三年（1833），祁雋藻的园庐修葺一新，斋名“百花深处”，他非常喜欢这座被花树围拢的居室。七株丁香交柯连理，繁花映空；中有海棠四株，生长茂盛，顶枝高齐屋檐，红罗四垂，凝如春烟。花中长得最高的是文杏，枝条已超过房顶。庭院内外环植桑榆槐柳，大多是建园时栽植的百年老树。两株翠柏，树身虽然不高，但强劲耸拔，疾风骤雨也不能摇动那坚挺的身躯。

祁雋藻的“百花深处”与程春海的居室比邻，他应程春海之邀，为他题写了“方壶”匾额，悬在门楣。二人情投意切，交往甚笃。程春海将美食石首鱼、果子狸送给祁氏品尝；祁雋藻家有固始鹅，便请程春海、池籥亭来家尝鲜，诗酒酬唱。程春海园居时，喜着草笠，这使生人看来颇觉怪异，而祁雋藻则习以为常，他在次韵程春海的诗作中有“台笠者谁见者怪，惟我与君交最久”之句。

祁雋藻居住在中二所时，曾将当地及周围景物，选择并命名了十景，写成《食笋斋十咏》，为竹径、老屋、借春阴馆、东峰、月湖、影荷桥、见山台、药坡、雨香泚、洗砚池。

祁雋藻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调任户部尚书，命为军机大臣。两年后迁出澄怀园，搬到海淀双桥精舍去住。

许乃普

字溟生，浙江钱塘人。曾充任军机章京。嘉庆二十五年（1820），成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道光三年（1823）值南书房。历任侍读学士，兵部、工部尚书，左都御史。咸丰十年（1860），文宗三旬庆辰，加太子太保。同治五年（1866）卒，谥“文恪”。著有《堪喜斋集》。文渊阁大学士彭蕴章给予许乃普很高的评价。彭蕴章《呈许溟生总宪太夫子乃普》诗写道：“溯说苟陈交谊深，锁闱今日幸同临。谏垣领袖为时望，供奉清华重艺林。慧眼明来推识卓，文情豪处想思沉。渊源况是叨私淑，敢负当年取士心。”

许乃普居住的西南一所，位于西南湖畔，与祁雋藻的食笋斋仅隔一座小山和一道浅水。二人交往密切，不仅赏景吟诗，还互赠风味食品。许乃普把徽墨赠给擅长书法的祁氏，又把家制豆浆、豫州风味的“柿霜”送去品尝。祁雋藻吟咏赋谢，说“点漆团酥皆绝品，良朋佳贶愧难酬”。许乃普效仿食笋斋也在庭院中种竹，祁雋藻又赠之以诗：丁卯君家集，桥南近卜居。只须携蜡屐，未用命巾车。门障垂垂柳，池喧策策鱼。会看北窗下，新笋出林于。道光三年（1823）初夏，祁氏由京城寓所返回澄怀园值庐，许乃普登门以折枝芍药相赠。祁雋藻感其情殷意重题诗赋谢：春明门外雨萧萧，如火如荼压担挑。千叶殷红花富贵，一丛淡白玉逍遥。折来马上香尘重，分到窗前彩笔娇。昨夜颠风语檐铁，不知离思为谁消。帽影鞭丝拂紫骝，小园西北是高楼。朝回足抵还乡乐，花发浑忘下第愁。婪尾春杯仍可醉，围腰金带不须求。喜君池馆偏潇洒，已有田田翠盖浮。

程恩泽

字春海，安徽歙县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道光元年入值南书房，后改值上书房，为皇五子惠亲王绵愉的师傅。官至工部、户部侍郎。《清史稿》对他的评语是：“博闻强识，于六艺九流皆深思心知其意，天象、地舆、壬遁、太乙、脉经，莫不穷究。……诗古文辞皆‘深雅’。”他在宿儒中的名位，仅次于当时的阮元。程恩泽在入值南书房后，即住进澄怀园，他曾住过中二所食笋斋、北二所藤花书屋等处。

道光十二年，身为户部侍郎的程春海入值上书房。程春海的父亲程兰翘学士，也曾在乾隆年间入值上书房。父子二人相继入值上斋，实为历史上所罕见。

道光帝对程春海说：“汝父兰翘先生品学，朕昔年最敬；汝之声名，朕亦皆知，宜更守素行。”

贾桢

字筠堂，山东黄县人。道光六年（1826）丙戌科贾桢高中榜眼，十六年入值上书房。咸丰二年（1852）晋升协办大学士，后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管顺天府尹，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卒于同治十三年（1874）。诏称其“持躬端谨，学问优长”。

齐召南

字次风，号琼台，晚号息园，浙江天台人。幼称神童，书一览即记。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历官礼部侍郎。参与纂修经史考证，长于地理，著述颇丰，有《宝纶堂文钞》《宝纶堂诗钞》。

齐召南在乾隆十三年（1748）命上书房行走，为雍正帝皇子弘瞻的师傅，入住澄怀园东北头所。齐召南住在澄怀园东部偏北的小院里，院东即是小湖，环境幽静，风景优美，被他称为“世外桃源”。

朱凤标

字桐轩，号建霞，萧山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十九年值上书房。二十五年，为皇七子奕环的师傅。咸丰元年，擢左都御史，历署工部、兵部、刑部、户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同治七年（1868），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拜体仁阁大学士。十二年卒，谥“文端”。

赵翼

江苏阳湖人，字耘松、云崧，号瓯北。乾隆十九年（1754），以内阁中书入值军机处，进奏文字，顷刻千百言。二十六年，复成进士，殿试拟一甲第一，王杰第三。乾隆帝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遂拔王杰为第一，而将赵翼移到第三，授编修。赵翼工诗善文，尤长于史学，考据精核，与钱大昕、王鸣盛齐名。诗倡独创，与袁枚、蒋士铨齐名。中年即辞官家居，主讲安定书院，专心著述。著有《廿二史札记》《檐曝杂记》《瓯北诗钞》等。卒年八十八岁。赵翼在乾隆十六年住进澄怀园东北二所。

彭元瑞

字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值懋勤殿。迁侍讲，擢詹事府少詹事。值南书房。乾隆帝六十寿诞，次《圣教序》为赞呈上，得到皇帝嘉奖。御制《全韵诗》，彭氏重次周兴嗣《千字文》为跋，皇帝手诏奖谕，称赞他“异想逸材”，恩赐貂裘和雕龙砚。历官礼部、兵部、吏部、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彭元瑞以文学被两代皇帝重用。内廷重要的著录藏书及书画鼎彝，编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宁寿鉴古》《天禄琳琅》诸书，彭元瑞都被任命参与其事。卒于嘉庆八年，谥“文勤”。著有《思余堂辑稿》。

彭元瑞住在澄怀园前所实录馆。前所门前有一座小山，山南为荷塘。房后是北湖，湖北是假山。环境清幽，冬夏宜居。彭元瑞将居室命名为“总宜室”。

万承风

江西义宁人，字卜东，号和圃。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值上书房，为皇子绵宁（即道光帝旻宁）的师傅。嘉庆年间历官侍讲学士、兵部侍郎、经筵讲官，仍入值上书房。十七年卒，谥“文恪”。著有《思不辱斋诗文集》。

周长发

1696—1760，字兰坡，号石帆，山阴人。书法赵孟頫兼褚遂良意。雍正二年（1724）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任广昌知县，有政绩。又任乐清教谕。修《浙江通志》，乾隆元年（1736）召试博学鸿词科，授编修。官至侍讲学士，入直上书房。十二年转侍读学士为江南副考官，两度担任顺天府考官。年轻时致力于诗文，为绍兴“西园吟社”成员。才华敏捷。曾赋《觉生寺大钟歌》应制举，甚合帝意。两次奉使祭告嵩华、吴山、江淮等地，参与修撰《纲目皇朝文颖校刊》《辽史》，《续文献通考》《词林典故》等书。著有《赐书堂集》《石帆山人年谱》。

乾隆二十五年（1760），在后马逝世，葬后马谭家池，享年 65 岁。

孙衣言

字克绳，又字劭闻，号琴西，晚号逊学老人。浙江瑞安人。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咸丰初授编修，入值南书房，擢侍讲。历任安庆知府、安徽按察使、江宁

和湖北布政使、太仆寺卿等职。出于祁雋藻、曾国藩之门，诗文并工。著有《逊学斋诗文钞》。

孙衣言在咸丰三年（1853）住进澄怀园中二所。孙衣言住进澄怀园后，先是座主黄县相国贾桢腾出房间让给他居住。虽然屋小地狭，他自谦地说“纷纷鹊巢鸠来居，翰林丈人授我庐”，但对这里的环境仍然赞不绝口：“宫居圆娇仙蓬壶，四围湖水中吴舫。环以杨柳松柏榆，老葑如云茭慈菇。植立不碍青芙蕖，人门修竹风舒舒。”这里还有不少熟识的邻居，如学士倭仁、尚书朱凤标等，都能隔水相见，同声相呼，丝毫没有陌生孤寂的感觉。

后来，孙衣言便迁居到程春海等人居住过的食笋斋。春圃相国曾选定“食笋斋十景”并各赋以诗。孙衣言见这十景已有很大变化，有的景观已经消失了，便又每景各缀四韵，抒发自己的观感。

食笋斋后土阜上有两株柎树，但众翰林都不认识是何树种。独有住在食笋斋的程春海辨明为“柎树”。柎树也称櫨树、檀树、枵诣，俗名叫“牛筋木”，其细碎树叶可作牛饲料。程春海独喜柎树，写成一篇《柎赋》，在翰林中广为流传。孙衣言住进澄怀园，天天目睹山上柎树，经常会联想到《柎赋》，便吟成一首诗，说：“未央宫中万年树，往日蓬蒿相尔汝。程公儒林古丈人，一篇为汝生青春。”户部主事王拯（初名王锡振，字定甫）也对此写了一首诗。但是，有一天夜晚，柎树被大风刮倒了，“咋宵雨甚风怒号，大树下压倾林皋。尔亦何为随洪涛，顷刻已失虬枝高”（孙衣言句）。王定甫找到孙衣言，说：昔日程公辛劳为柎树作赋，你我也曾挥毫吟诗。我们应当在土阜上补种两株柎树，以保持青森繁茂的山势原貌。但是孙衣言却有不同想法，他说：“柎乎柎乎，尔不能与榆柳争此芳春姿，又不如桃李开花结实娱童儿！”又说：“我有一丛竹，门前立苍玉。尚书种此四十年，犹似尚书在此绿。食笋高斋以竹名，有柎何荣无何辱？”没有柎树，丝毫不影响食笋斋风光的优美和它的品位。于是二位友人商议：在土山柎树刮倒的地方，新栽植一丛翠竹。他们还将程春海的原居室，命名为“枵诣花馆”，由王定甫题字制匾，悬于门楣，又由孙衣言撰写成一篇《枵诣花馆记》，记载此事的本末。此文后来收录在孙衣言所著《逊学斋文钞》一书中。

张泰开

字履安，江南金匱人。乾隆七年进士，改庶吉士，命上书房行走。旋自编修五迁礼部侍郎。十九年，国子监学录缺员，泰开举同部侍郎邹一桂子志伊。上责其瞻徇，部议夺职，予编修，仍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为诗谤朝政，坐诛，泰开为诗序，授刻，部议夺官治罪，上特宥之，仍在上书房行走。寻复授编修。二十二年，擢通政使。三迁左都御史。三十一年，授礼部尚书。三十二年，复授左都御史。三十三年，以老乞休，上奖其勤慎，加太子少傅，赋诗饯其行。三十九年，卒。年八十六，谥文恪。

翁心存

字二铭，号邃庵，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入值上书房，后为上书房总师傅。历任工部、兵部、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著有《知止斋诗集》。

翁心存先后做过皇五子惠郡王和六阿哥、八阿哥的师傅，住在澄怀园乐泉西舫。他曾写过一首《定居澄怀园池南直庐，登叶亭有感》。

翁心存迁出澄怀园后，还不时来值庐与昔日邻居相会。咸丰五年（1855），老友们在告别澄怀园四年多以后，随着皇帝重新移驾御园，也陆续返回旧庐。翁心存来园访友不遇，独坐近光楼，写诗一首，将园内破旧清寂的园貌作了概括的描写：“池沼几处露隙垣，历乱珠丝昼掩门。鱼静不知新雨涨，燕归难认旧巢痕。乐泉一勺源应活，矩室三弓径尚存。独倚危栏人迹悄，西山无语又黄昏。”

张芾

字小蒲。陕西泾阳人。道光进士。历官至内阁学士，工部、刑部侍郎。道光中先后督江苏、江西学政，供职南书房。咸丰二年（1852）出任江西巡抚，与太平军战于瑞昌、南昌。后被革职，侨居绍兴，赴安徽练团劝捐，屡败太平军，复官至左副都御史，督办皖南军务。再败罢官归籍。咸丰十一年，督办陕西团练，防剿太平军、捻军、回民。次年被回民杀害。封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毅。

戴熙

字醇士，号榆庵，别署鹿床居士、井东居士，浙江钱塘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官赞善、中允、侍讲学士、光禄寺卿、兵部右侍郎

等。诗书画皆所擅长，画尤有名，与当时的画家汤貽芬并负威名，世称“戴汤”。著有《习苦斋集》《题画偶录》《古泉丛话》等。

戴熙住在东所的云坞。他在退值后经常作画，不但为汤师绘《秋林曳杖图》，还以食笋斋景观绘制《竹卷》，为同僚画《西湖访秋图》《山水图》等。但他也不是有求必应。一位王爷向他求画，就遭到婉拒。师友们对他的画风和人格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文节（戴熙的谥号）直南斋时，贵王某索画，不与也。王颇以为恨。遂翻然引疾归吴。有此胸次，笔下亦安得有尘俗耶。今日慕效公为画者，纷纷吮毫染墨，不知方寸问视公何若也。呜呼，天下岂有无本之艺哉。”戴熙不是想以绘画博取名声，他把画艺看成报效皇帝、有益社会的一种渠道。

戴熙在澄怀园的生活离不开读书写诗和赏画作画，而值庐的环境也为他发挥特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写道：“澄怀塘下路，烟翠锁红渠。移榻迎凉后，开尊读画初。花香侵笑语，树影上图书。小坐浓荫里，清谈俗虑祛。”他整修园林，葺池、编篱、浚井、种花，使自然环境得到了改善。但他又写道：“直庐乃传舍，寄居亦过客。辟地栽四花，且以瘳余癖。辛苦赖蜥虫，焉知为谁役？”不久就辞职还乡了。

汤金钊

字敦甫，一字勛之，浙江萧山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内阁学士，礼部、吏部、工部、户部侍郎、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四年（1854）加太子太保。卒谥“文端”。居高位数十年，常不改布衣。为政廉明，负一时清望。所学以治经为务，诗和平忠厚，多奉和御制及历官纪恩之作，著有《寸心知室存稿》《隙光随笔》《辎车日记》。

汤敦甫住在东所云坞，与同居澄怀园的祁雋藻、田季高、程德楷等人过从甚密。当时身为户部侍郎的汤敦甫，将珍藏的张廷玉《澄怀园诗选》展示给大家看，田季高为书长卷，几位同僚都赋诗纪事，称汤敦甫“司农诚好古，搜卷考遗居”，“官闲宜问字，公退许抄书”。

汤敦甫廉明清正，懂经擅诗，还保持平民本色，在生活中也多有创意。他在经霜后的寥木中，寻找和挑选坚硬挺实的老干作材料，经过加工，制作成“质坚而轻”的寥杖，取名“游龙杖”，很受中老年同僚的欢迎。他吟出《游龙杖歌》，并在诗序中传授制作寥杖的方法。汤敦甫让他的门生戴熙绘制了一把《秋林曳杖

图》纨扇，突出了游龙杖的实用功能及其制作的精巧雅致。戴熙还在《游龙杖歌奉和汤师相次韵》诗中，记载了汤师选材和制杖的过程：“其大者高岨丈余，枝叶放纵与红殊。吾师旁睨立蜘蛛，谓跌作颠颠作跌。取而裁之挥园锄，无用为用老可扶。临风一嘘起槁枯，髹以黝漆刻明玦。”汤敦甫的另一门生彭蕴章，得到汤师赠送的一支寥杖，并且经常在散步时使用，有“手执游龙杖，清宵步月廊”之句，还写了一首《汤敦甫师赠游龙杖赋谢》诗：“仙人携绿玉，嘉植本游龙。入手轻于锡，齐眉寿比筇。能消几两屐，好踏万山峰。策马红尘里，难寻物外踪。”此外，祁雋藻、王拯等人也都有《游龙杖歌》的和诗。

汤敦甫还用侧柏叶巧制成茶叶，储存起来以备应用。翰林们用玉泉水烹制，称赞“色香味三绝”，可与乾隆帝的“三清茶”相媲美。三清茶是以松实、梅花、佛手为原料制成的，皇帝每年在重华宫举办茶宴，请近臣联句，并有三清茶之赐，这已成为惯例。而汤敦甫巧制的侧柏叶茶，则是“香叶煎汤更奇特”“辟恶蠲痾有神力”。翰林们不仅好奇地争相饮用，还咏诗赞颂，以至“酬和成帙”。

赵谦士

嘉庆年间，赵谦士住进东所斋室“云坞”。与赵谦士来往最多的是官至礼部尚书的姚文田。姚文田在嘉庆十八年（1813）入值南书房，翌年新年刚过便住进澄怀园。他的值庐与赵谦士仅一水之隔，交往非常方便。他写了一首《甲戌正月八日初至澄怀园呈赵侍郎》：“沙压寒塘冻不开，风欺老树冷还摧。未谋家具从人借，且爱山居觅伴来。残绿尚余山后竹，暗香徐冻雪前梅。同君但隔溪桥住，一日应须过一回。”

江苏金匱人孙尔准编修，也曾到云坞拜访过赵谦士，说澄怀园东所“占得平原旧赐庄，蓬莱一角水中央”；而赵侍郎喜欢赋诗，“直庐清咏消良夜”，其诗艺才华更是“侍郎才地压班扬”。

姚文田

1758—1827，字秋农，归安（今湖州）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以举人诏试，得第一名，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嘉庆四年（1799）中状元。嘉庆六年至十八年，历任河南、广东学政、侍讲，并多次充乡试正考官。嘉庆十八年迁国子监祭酒，入直南书房。不久迁少詹事，充文渊阁直阁事。又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教习庶吉士。嘉庆二十年擢兵部右侍郎，旋转户部左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嘉庆二十四年充殿试读卷官。道光元年(1821)充经筵讲官，道光四年擢左都御史，道光七年攫礼部尚书，是年十一月卒，谥文僖。

姚文田早年以时文著名。及壮，深知时文之害，《河南试牒序》剖述时文之弊颇为中肯。在学术上，他深受阮元影响，又曾同严可均一起研究过《说文》，所著《邃雅堂学古录》《说文声系》《说文考异》诸书，得学者的重视。姚文田重宋学，张扬义理，但少门户之见，主张博通，故有关《周易》《诗经》，《说文》的论著尚能多方吸收，摆脱学派偏见。由于姚文田一生奔走于官场，未能潜心学问，学术成就不大。其主要著作都收在《邃雅堂文集》里，共十一卷，最后一卷为续编。

第五章 挂甲屯区域变迁

第一节 挂甲屯村落变迁

挂甲屯位于青龙桥南部，属于青龙桥街道办事处所辖居住区。东邻万泉河，南侧紧邻北京大学承泽园，西侧隔万泉河路是西苑中医研究院，

一、清代及以前的挂甲屯

在明代挂甲屯原名华家屯，原村庄被一条大道从中分开，路南称前华家屯，路北称后华家屯。清康熙年间(1662-1722)，皇家为皇子胤禛营建圆明园，后华家屯被占。挂甲屯原有东、北两个楼门，北楼门悬挂有“挂甲屯”三字石匾(图5-1)。



图 5-1 挂甲屯北楼门门额

康熙四十八年(1709)圆明园建成以后，其中当差的人有在本村落户者。清人王闾运在《圆明园词》注中说：“初园居盛时，内廷诸臣文武侍从具有赐居，环挂甲屯，列第相望，如乡村焉。”挂甲屯周围聚集了大量官员宅园。当西太后与光绪帝时，常驻蹕于村西二里的颐和园。村民在那里当差的也不少。咸丰时在村的东端建蔚秀园，赐与咸丰的七弟，故俗称七爷花园。村的南端原为六公主园，建于道光年间，约在光绪十八年(1892)赏归庆王为花园。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为军机大臣时，在村中建袁家花园。晚清的军机大臣鹿传霖在挂甲屯村内也有宅第。后有王怀庆在村北亦建花园。清代挂甲屯因为距圆明园极近，村内商业较为发达。村中有官员值庐七峰别墅，因此名人活动很多。挂甲屯村在乾隆年间颇为

繁盛，曾有不少的铺户。其中一小堂老药铺专制开胸顺气丸，四远驰名，其建筑至今尚存。自圆明园焚毁后，挂甲屯村的景象亦随之改变，庚子以来尤为衰落。

清代挂甲屯村北面隔御道与扇子河相望，沿御道南侧为商业店铺，是挂甲屯的商业街。《鸿雪姻缘图记》云：“平安园，茶肆也，有楼三楹，在圆明园宫门外前湖南”，指的就是这里。人们可在此登楼赏湖，品味荷香。

挂甲屯中有慈佑寺、大树庵、观音庵等庙宇。这些庙宇多有名人活动，比如在此值班的朝廷大臣多到寺庙中游览。这些寺庙也各有特色，比如藏传佛教寺庙慈佑寺是皇家管理的寺庙，经常有与皇室相关的法事活动。

清代挂甲屯有官署驻扎。吴长元《宸垣识略》中记载“圆明园守备署在挂甲屯西胡同”。李若虹《都市丛载》中记载“圆明园汛都司在海甸挂甲屯九道湾”。清代，初设中、南、北三营管理北京城四郊治安，南营负责海淀园林区，其南营圆明园守备署在挂甲屯西胡同。乾隆四十六年（1781），将三营改为中、南、北、左、右五营，“每营各设参将一员，游击一员，都司一员。中营管辖园庭，增设副将一员。其营汛之制，中营五汛，南营六汛，余三营各辖四汛，每汛千总二员，把总四员，经制外委六员，额外外委三员”。海淀园林区属中营，“中营副将分驻海甸，游击分驻四王府，都司分驻圆明园汛。”都司署在挂甲屯九道湾。（图5-2）



图5-2 样式雷五园三山图中的圆明园汛都司署

清代在挂甲屯设有粥厂，作为慈善机构，遇有灾荒之年在此施粥。后来粥厂改为教养局。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中记载“丙子谕民政部，奏挂甲屯粥厂改为教养局，援案请赏米石一折，所有挂甲屯旧设粥厂现经改为教养局，加恩着赏给粟米三百石，发交该处绅董核实散放，以惠穷黎。”

二、民国时期的挂甲屯

民国时期挂甲屯在北郊警察区第三分署界内，属京兆特别区宛平县。东为蔚秀园，再东为燕京大学；西为西苑兵营，再西为颐和园，自本村可清楚的看见万寿山的楼阁，亦能远望西山的风景；北为扇子河，再北为圆明园旧址，南为西苑操场。东南二里即海甸，为这一带地方交易的集市。本村四面为小河环绕，中生蒲草，或植菱藕，沿河为稻田。民国时期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中记载“现在本村铺户有一个油盐店，一个煤铺，两个小杂货铺和两家小药铺。村中属政府的机关，现有北郊警察第三分署，东北郊电话二分局，京师城郊官产清理处西北郊分局驻京西办事处与东北宪兵西郊分驻所。村中的公共事业有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成善教养局，裕善小学校与培德女子学校。”

民国时代的挂甲屯交通便利。挂甲屯东面有平坦的石路，北面为自京至万寿山与西山的马路，汽车往来不绝。南面有通西苑兵营的马路，村东四里即京绥铁路，交通极为便利。本村最普通的交通用器为人力车与驴，亦常用轿车与敞车。但村人外出多步行，除不得已外，少有肯费钱雇车的。村中军警机关皆设电话。信件可至海甸分局投递，由外来的信有邮差每日到村分送。

民国时期挂甲屯治安地方治安多由本村警察维持。刑事方面由京师地方审判厅治理。关于房地产捐由宛平县征收。此外夜间有打梆子的更夫巡街，惊走小贼，又能报告时刻。村民向无自治团体的组织，普通的小事由村中首户主持，遇有稍紧要的事情多由警察第三分署署长出头办理。

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中详细记载了 20 世纪 20 年代当时村中的住户情况，他在书中写道“据村中老人说，于本村现在的住户中曾住过六七十年或说三辈以上者只有 10 家左右，其余的老住户都搬到别处去了。而 60 年内，尤其是近几年移来的住户，却很不少，从询问家主的诞生地亦可看出这种趋势来。在调查的 100 男家主（内有女家主的亡夫 8 人）中生在本村者不过 36 人，其余的

64 人都是自己带家眷从他处移居本村或年幼时由父母带来在此落户的。除生在本村的 36 人外，尚有 24 人是生在京兆区内，其中 9 人在北京郊外，8 人在北京城内，7 人在京兆其他地方。生在直隶者有 26 人，其中属文安者 7 人，天津 6 人，河间及新城各 4 人，其他地方 5 人。生在山东者有 10 人，河南 2 人，江苏与奉天各 1 人。兹将 100 家家主诞生地的分配列表如下：

表 5-1 100 家家主诞生地之分配

诞生地	挂甲屯	北京	北京	其他京兆地方	直隶	山东	河南	江苏	奉天
家主数	36	9	8	7	26	10	2	1	1

移居本村的 64 个家主中，在本村住 5 年以下之久者有 19 家，10 年以下者有 29 家，15 年以下者有 45 家，20 年以下者有 49 家，20 年至 50 年者有 15 家。如此看来，目下村中住户的半数是在近二十年内搬来的。大概说来，中国人的习惯是喜欢在本乡住的，凡携家眷离别本土而移往他处者，一定有很不得已的原因。本调查也曾问到彼等离开故土移居本村的原因，40 家的答案是因为彼等在本乡不能糊口，因此到北京一带来谋生者。其中有 12 家是由于连年水灾的缘故，如自直省文安县移来的家庭；其余 28 家虽未说明一定的原因，大约是因为田地的收获不佳。11 家的答案是因为家主本人先到京西一带谋生，找着了妥当的职业以后又把家眷接来。10 家的答案是因为家主在军队作事，军队调到西苑兵营后，家眷也随着搬到附近的挂甲屯居住，其中有几家山东人就是这样来的。此外因家庭不和而移来者一家，因本村亲友多而移来者一家，因家主被调到本村电话分局者一家。从挂甲屯移来的住户看来，可知道他们在京兆、直、鲁等处生活的艰难。京西一带自庚子以后已非常的衰落，而这些移居挂甲屯的人都觉得这里比他们老家的生活尚强一些。足见彼等在本乡生活的状况赶不上本村了。总而言之，非常的经济压迫是这些家庭移居本村的原因。再者，本村待租之空房很多，即以袁家花园而论，内有空房百间左右，租价亦很便宜，这也是自他处逃难的人容易在本村落户的原因。”

李景汉的调查使我们知道民国时期的挂甲屯其实可以算是一个移民村落。我们在挂甲屯的口述调查中也了解到在民国时期该村有来自河北文安的住户。

民国时期的挂甲屯也有数量较多的旗人。李景汉记载“当前清时北京西北一带地方八旗的营房很多，这些住官房、吃皇粮的旗人都是手头宽裕，优游自在，不屑于学习任何职业。因此附近各村的汉人或当差，或开小生意，或耍手艺，都很容易谋生，过舒服日子。庚子以后旗人失去充足的给养，住的官房亦因年久失修，日渐颓坏。饱食暖衣尚不能维持，更无余资可以消遣。及至民国成立，彼等所依赖的政府津贴完全取消，遂陷于极苦的境遇。因此他们也有离开营房搬到汉人的村庄来往，藉以谋生的，从前满汉的界限现在已完全化除。挂甲屯原为汉人居住的村庄，现在也有旗人的家庭 15%。当调查的时候询问到种族一事，往往旗人不愿告知他们在旗。有的回答道还提在旗做甚么！说时显出无限的感慨。追忆他们已往的尊严和现在的景况比较起来，不得不使他们伤心。何况旗人向来最讲礼貌排场，最会言谈酬应。为要顾全面子，所以不欲提起在旗一层。但调查的人有时从他们的姓名、说话的口气或职业就能看出来。回族人对于种族的询问并不踌躇的回答。在北京城内的人口中，汉人约占 70%至 75%，满人占 20%至 25%，回人占 3%。”李景汉还特别制定百家种族的分配表，如下：

表 5-2 100 家种族之分配

种族	汉	满	回
家数	83	15	2

民国时期挂甲屯居民的职业情况，李景汉记载“挂甲屯因距城市很近，村民的职业种类颇为复杂。有职业的男子约可分为六类，即精工、粗工、农业、商业、政界与教育界精巧工人共计 35 人，占一切有职业男子的 24%，中以编席者为最多，计 22 人。因附近一带池塘很多，盛产芦苇与蒲草，前一种为制席的原料，后一种的叶子可用以编铺店中所用的蒲包。又恰巧自文安县移居本地的家庭都会这种手艺，因此他们家庭中的人口无论男女老幼，大半从事这种职业，亦可称本村的家庭工业。”

1944 年华北综合调查所在李景汉调查的基础上，又对挂甲屯进行了调查，其中有很多变化。他们所著《北京西郊挂甲屯家计调查》中记载“据李景汉先生之调查，在本村住户之来源，多系劳动者之迁入，故当时之农业在本村之位置实

不足道。但仅此十六七年之光景，耕地面积之增加，在本村之发展上，实为不可泯灭的事实。就本村现在农业收入而论，竟占总收入之 42.5%，其原因由于劳动者生活之不稳定，走入该业，实为必然之趋势，而旧圆明园荒地之垦殖，实亦耕地面积增加之主因。民 15 年之调查中，农家户数自耕农 4，佃农 5，耕地面积甚少，计所有地 31 亩，租入地 26 亩，因其在在本村家计收入之影响甚小，故将其所得完全折合于农户之工资及营业收入中。十七年后之今日，则农户增至 17 户，几近昔日之 2 倍，耕地面积则增至 279.1 亩。由于万寿山水源之故，以水田面积较多，占全耕地之 60%。17 农户中计自耕农占 10 户，自耕兼佃农占 6 户，佃农仅占 1 户。耕地面积则所有地共 145.7 亩，租入地共 133.4 亩。但若就水旱地之分配而论，则水田之所有者仅 2 户，共 46 亩，而租入地则共 121.4 亩；旱地则以自有地为多，共 99.7 亩，租入者仅 12 亩。”

三、虎城

虎城又称虎圈（图 5-3、图 5-4），位于挂甲屯西，西马厂东墙外，近万泉河路西苑桥东侧路边，是圆明园重要的附属建筑，是海淀皇家苑囿中圈养猛兽的场所。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十一记载“圆明园西海甸有虎城，筑以养虎豹，又有百兽房，畜熊罴麋鹿，诸兽盛以樊笼，虎城上则罩铁条，门枋刊明某年某月某官所进，计重若干觔，每日给豕肉数觔，有人观则市鸡鸽与食。”



图 5-3 样式雷五园三山图中的圆明园虎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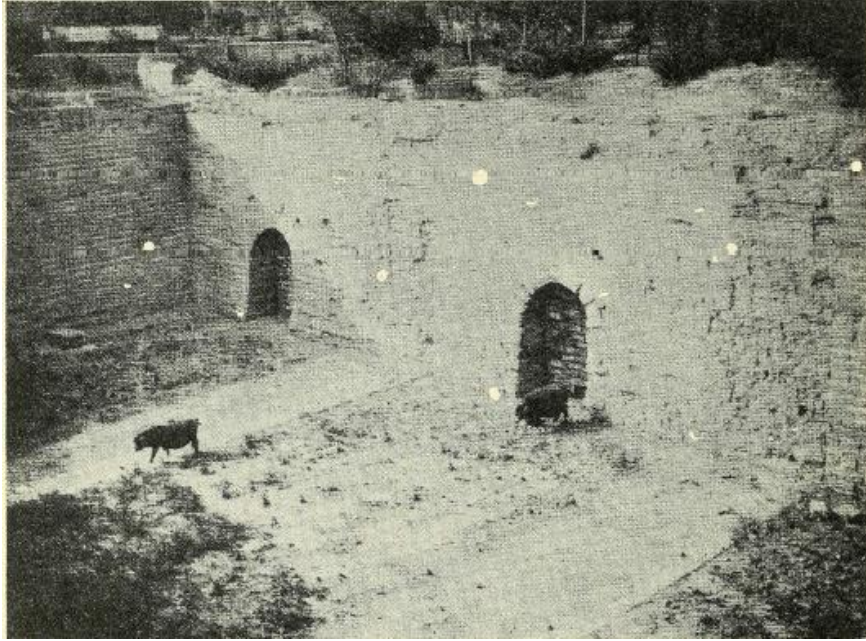


图 5-4 民国虎城图

由于距圆明园较近，居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官员、文人等有很多曾经到访虎城，并留下了很多诗作。

李钧《转漕日记》卷四中记载“二十三日己刻鹿进轩来拜，留早饭。定九夫子暨澄怀园诸君以次来拜，午后雨天气骤凉，莲舫舍弟偕前荥阳县丁小泉明府嘉藻来寓，将昏，雨少息，与小泉、晴皋、莲舫赴虎城看虎。口占：此地真宜号虎牢，雄威久已敛咆哮，怜君失却深山势，蜷伏居然一睡猫”。

朝鲜的燕行使者对虎城也十分关注。朴思浩《燕薊纪程》中特别记述了虎圈，其中写到“虎圈在圆明园东，红栅设门，中建五六间行阁，阁中织木为箭门，其中锁熊子三头，色似猪，喙尖眼青，脚大蹄圆，此是熊圈也。从行阁后，十级层塔，上建平樑，大宇穹然如张伞，下为窟室，地底四方，筑以砖石，广可十余间，纵置合抱之木，张以铁网钉其罗，凿壁为坎，障以铁扇，上引轳轳而启闭之。铁扇外又有大圈障。其半为三圈，上筑方垣，其高及肩，三虎各在一圈。众人环立铁网上，发喊投石，虎乃怒目视之，小惊动忽大吼一声，声震屋宇，人皆辟易。问其饲虎之法，畜夫从旁对曰，日饲虎五斤肉云，使马头辈买肉投之，则虎张口仰受，一不误落。又以肉块欲投不投，观其动静，则帖耳仰首，跳跃向人。后圈又有新投一豹虎，转睛咬牙，其容尤猛，色则斑斓彪炳，体甚小。”

清后期圆明园被毁，虎城也随之衰落。民国时期，虎城由颐和园管理事务所管理，曾经进行修缮。20世纪50年代虎城大部分被拆除，现仅存残迹（图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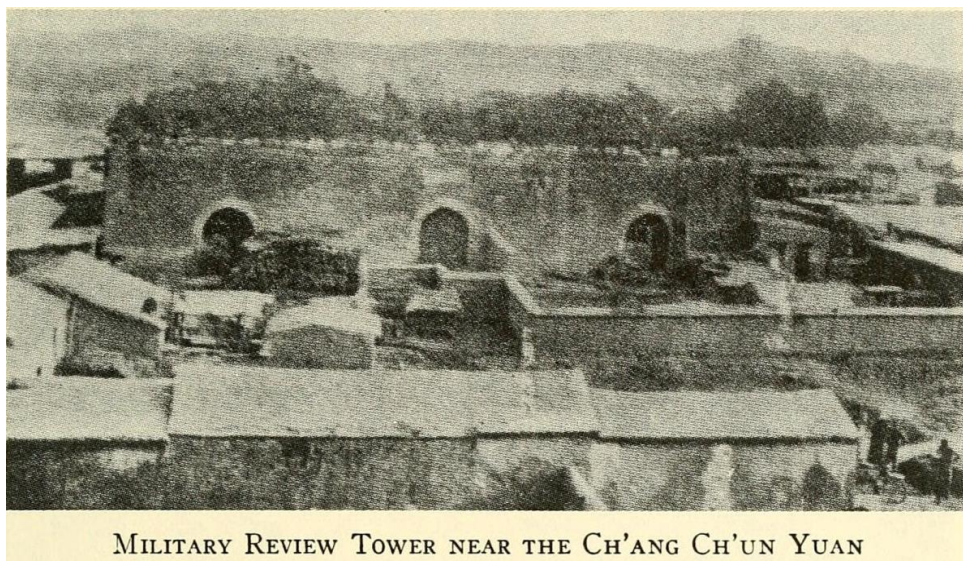


图 5-5 20 世纪 30 年代的虎城遗存

第二节 慈佑寺

慈佑寺位于挂甲屯村西部，吴家花园西墙外，样式雷图中亦标为永宁寺。永宁寺《日下旧闻考》引《西花园册》：“畅春园西北门内正宇五楹，后室三楹，旧称为东书房。其右为永宁寺。寺内正殿三楹，配殿各三楹，后殿五楹，内供十六罗汉。寺门外为崇台，台后为船坞。”样式雷所绘永宁寺和今之慈佑寺皆在畅春园外，并不在园内，这或许是永宁寺记载于西花园册，而不是畅春园册的原因，这里的“西北门内”恐是“西北门外”之讹。永宁寺正殿额“调御丈夫”为康熙皇帝所书，可知寺建于康熙年间。

慈佑寺是清代建设的藏传佛教寺庙，本地居民俗称喇嘛庙。《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五十六《喇嘛事例一》中记载“慈佑寺，二两钱粮喇嘛八缺，折色格隆钱粮五缺，折色班第钱粮六缺。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二两钱粮缺内。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四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这是清朝官方规定的慈佑寺喇嘛僧官数。

民国时期慈佑寺的事务有中央政府的蒙藏院管理。1914年7月的《政府公报》中记载有当年7月29日的一则大总统策令，内容是“大总统策令：蒙藏院

呈喇嘛印务处详请拣补慈佑寺达喇嘛等缺应准以拟之巴拉丹盆错克补达喇嘛，什郡丕勒补副达喇嘛，此令。”民国时期释妙舟所撰《蒙藏佛教史》中记载“慈佑寺。在西苑挂甲屯，系古刹。计三进，第二进圯为平地。前后二进亦破坏殆尽。寺内额定喇嘛十二名，住于寺之东墙外东房三间、南房二间之内。”建国初期寺山门尚存，1989年当地施工时曾发现山门殿遗址。今慈佑寺寺基遗址尚存。慈佑寺东北侧一户人家是看寺人的后代，寺西北侧原有僧人坟地一区，坟数座，今地面建筑物已无存。

据慈佑寺东侧院落主人讲述，听老人讲，其所住院落曾是东书房，有乾隆读书处，院东南侧墙外为河道，有长方形花岗岩石块砌筑的整齐驳岸，传说那里是乾隆用的码头。为何有此传说，不得而知。院内曾挖到大量柏木桩，当是清代建筑基础。院主人家曾存有2口慈佑寺的咸丰青花龙纹大缸，一口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不慎打碎，弃置于院旁沟中，一口在其家中存至20世纪90年代初，缸已断为两截。院子东侧隔河道即为吴家花园西墙的五孔闸，闸孔曾装有栅栏，以防人员通过。五孔闸上面是石桥，桥面较宽，马厂大墙由桥上通过，大墙内外的桥面是人行道路，桥下是水闸，以调控马厂内河湖水势，可谓一桥三用。这座闸桥后被吴家花园利用，吴家花园西墙由闸上通过，墙两边的桥面是园内外的行人通道。

第三节 观音庵

观音庵位于挂甲屯，承泽园之东北。《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中记载“华家屯有前大树庵、后大树庵、观音庵。臣等谨按：前大树庵相传古柳一株今无存，后大树庵圣祖御书额曰：勅建大树庵。观音庵在大树庵东，系本朝建立。”

观音庵形制保存比较完好，有山门、正殿与左右配殿（图5-6）。庵内现有石碑一块，为《重修挂甲屯观音庵碑记》（图5-7），碑文内容如下：

盖闻三摩妙地，仰仗慧日，以辉煌七处，征心须参瞿昙之奥义。群沾法雨，普庇慈云，护佑有灵，报答斯厚。兹因挂甲屯之有观音庵也，由来久矣。近因风雨圯倾，凋残日甚，仅有山门一座，正殿三楹，其余诸屋基址虽在，而栋宇荡然，残钟雪压，法像尘封，观者共为歔歔，闻之莫不感慨。由是弟子囚心有感，发愿重修，第工程浩大，独力难成，不得已募化。四方善信君子各施金资，共襄盛事，

遂于光绪四年正月，諏吉兴修，未及半截而工竣。谨将原有山门一座改建前殿三间，正殿三楹重为建构，并于两旁添建耳殿二间，土地祠一间，正殿左右添建东西配殿各三间，复于庵之西院又建北殿三间，耳殿二间。仰瞻各殿诸神圣像，金身光灿乎云霞，即墙垣等处亦皆一律修整，从此庙貌重新，共仰神灵之有赫。谅必慈恩广布，均沾圣德于无穷。工既毕，而善信君子告予曰：颓落若此，建构良难，今既重修，宜传永久，爰书其源委而勒之于石。

御膳房三等侍卫内务府正白旗信士弟子佟福祥敬谨叩化重修。

大清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六月中浣谷旦谨建。



图 5-6 挂甲屯观音庵



图 5-7 挂甲屯观音庵碑

第四节 大树庵

大树庵位于挂甲屯，七峰别墅北侧，挂甲屯北门内道路西侧，是圆明园宫门前区域较早的寺庙，其历史可以上溯到明代。明代华家屯即清代挂甲屯，有前后大树庵，康熙皇帝曾为后大树庵题写匾额。

刘大观《玉磬山房文集》卷一当中有一篇《憩圆明园大树庵记》，其中记载“今驾轻车，出西郭门，偕二三蠢奴，来大树庵中。是日甚暖，途多飞埃，耳目口鼻，悉为所苦。入庵，脱帽置几上，拂尘濯面，心先适矣。啜茗数瓿，味甚甘，精神一振，乃观鱼潏潏之水，玩花峥嵘之树。主僧德应来与和南寒温数语，各归其室。室右壁丈许，横幅健笔伟力，更无回折，吾乡窦先生东皋临颜鲁公书也。观先生之书之古拙，盖仿佛先生之磊磊岳岳，不谐于时，今其人安在哉？室敞双扉，纳诸妙相。佛屋左角，鼠姑一丛。遥睨之，孤蕊破矣，其余者含苞未解。若将有待，明辰一蕊开，午又两三蕊开，申酉之间，频开不已。红酣绿涌，力竭造化。”

大树庵中的植物景观以海棠知名。张德懋《石兰堂诗稿·宣南草》当中有一首《大树庵海棠》，其中写道“争似禅宫霏绛雪，含情一笑姿嫣然。红丝作幃绛纱幔，花中位置真神仙。”宗稷辰《躬耻斋诗抄》卷十七《七峰草》当中有一首《连日偕同直大树庵看海棠赏之以诗》，诗曰“顷来稍清暇，小步禅阁幽。喜见双海棠，含苞一何稠。初凝药珠紫，晓霞疑不收。再访烂然间，千朵擎屋头。”

由于大树庵地近圆明园，所以有很多大臣住过大树庵。《曾国藩日记》中记载“（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午正与岱云同至圆明园，寓大树庵。至，收拾墨合，写折二开半。夜看赋，早睡。”曾国藩在此准备参加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的翰林大考，他住在庵中其实是复习考试。当月十三日，曾国藩赴圆明园，仍然住在大树庵。

金勋《妙峰山志》中记载“大树庵旧有茶棚一，今废”，可知大树庵也是妙峰山香道上的一站。由西直门至妙峰山的朝山香道经过挂甲屯村中，可知庵临村中道路。

第五节 七峰别墅

一、七峰别墅历史沿革

军机处是清朝特有的重要政权机构，雍正七年（1729）始设立，由皇帝钦命几位亲信重臣为军机大臣（又称枢臣），再任命若干“人品端庄、文理清顺、字画工楷”（嘉庆帝语）的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又称枢曹）。军机处总的职掌是“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具体任务有：拟写皇帝发布的谕旨，办理皇帝交议的大政，审办大狱案件，奏补文武官员等。皇帝住在圆明园内，与在城内皇宫大内一样，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每天都要到御园入值，随时听候皇帝召见。大小军机都是既有满人也有汉人，各自分工不同，“凡满汉章京缮写御旨、记载档案、查覆奏议，系清字者皆由满洲章京办理，系汉字者皆归汉章京办理”。圆明园内的值房设在出入贤良门外金水河之南，叫军机堂，堂之右为满章京值房，其前为汉章京值房。

为了方便上朝入值，军机大臣在圆明园附近修建别墅和花园。乾隆三十三年（1768）之前，满汉军机章京的外值庐是皇帝赏赐的一所“庆复入官花园”。庆复是康熙朝议政王大臣佟国维的第六子，他的姑姑是顺治帝的孝康章皇后，他的

姐姐是康熙帝的孝懿仁皇后，他曾任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及两江、云贵、两广、川陕总督。因在征讨西南“土蕃”的战争中犯有“贻误军机”罪，于乾隆十四年（1749）“赐自尽”。“庆复入官花园”位于海淀一带的御道旁，距御园军机堂不远，上朝入值比较方便。

乾隆三十三年之后，满汉章京外直庐又位于挂甲屯和冰窖处。据《枢垣记略》记载，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军机处的奏折称：居住在“庆复入官花园”的军机章京，“在圆明园该班直宿迄今已逾多年，除历次将木植拆卸官用外，所存之屋日久无人修理，若听其颓废，将一切墙垣屋壁坍塌，不惟该处系圣驾经行之所，有碍观瞻，且园池树木繁盛，无人专管照料，亦甚可惜”。恰在此时，庄亲王看上了这所房屋破损但却地域广阔的花园别墅，情愿将自己位于圆明园附近现住的五福书房与军机处调换；如果嫌五福书房房屋不敷使用，还愿意将附近的“高恒入官房屋一所”，照内务府估价按数买交军机处，供军机章京居住。军机处认为这是一举两得之事，便在奏折中说：“若准其调换，即军机处所住之园赏给庄亲王，听其自行修理。一转移间，庄亲王得有宽敞园亭，随时酌修，官园既可不致日就坍塌，而军机处司员亦得有整齐房屋居住。”乾隆帝准奏。从此圆明园军机章京就有了两处外值庐，一处原是庄亲王的五福书房，一处原是高恒入官房屋。《枢垣记略》卷十四《规则二》中写道：“圆明园满汉章京外直庐一在挂甲屯，一在冰窖，均系乾隆年间赏给居住。”指的就是庄亲王五福书房和高恒入官房屋。

挂甲屯的军机章京外值庐，即是七峰别墅，这是汉军机章京居住休息的地方。军机章京王拯（咸丰四年即1854年入值）的《拱宸楼绝句》注和吴俊（乾隆四十二年入值）的七律《七峰寓楼即事》的诗注中，有明确记载：“圆明园军机直庐七峰别墅”，“七峰别墅系赐汉章京散直憩息之所，异数，诸曹所无也”。吴振械《养吉斋丛录》谈到军机章京在皇宫值班时写道：“若在圆明园……直务毕，则聚居于外直庐，所谓七峰别墅者也。”七峰别墅应是乾隆三十三年皇帝赏给军机处的原庄亲王五福书房和高恒入官房屋中的一座。张宝章先生推测，七峰别墅应是原高恒花园，因为当时的七峰别墅被称为一所“废墅”，冯培写七峰园的诗有“废墅临湖老屋椽”之句，而五福书房是庄亲王的“现住”宅园的“整齐房屋”，不会被称为“废墅”。（图5-8）



图 5-8 七峰别墅推测位置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位于大宫门外的挂甲屯也遭到焚掠。《翁文公日记》载：“老虎洞、挂甲屯等处，房屋被焚。”醇亲王奕譞在挂甲屯东部紧邻蔚秀园写道：“登台俯视挂甲屯一带，尽成瓦砾。”七峰别墅也难逃劫难。皇帝不再在御园“避喧听政”，军机处官员都到紫禁城大内入值，七峰别墅遂成为废园。直到慈禧太后重返新修建的颐和园垂帘听政后，七峰别墅才重新修复，成为军机大臣的公馆。

如今，七峰别墅所在的挂甲屯，已经完全改变了旧时面貌。东部建起一座占地广阔的邮电疗养院，南部的承泽园保留了原有的园界，春颐园时期道光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的流烟叠树楼（俗称公主楼）仍然立在原地。园西是彭德怀元帅居住过的吴家花园。村西北部原电话局的机房和办公房舍，成为多家平民百姓聚居的大杂院。原练兵处公所成为中关村交通队的驻地。交通队东边的“北楼门”已无处可寻，演变成一条胡同的名称。原村中部电话局和承泽园之间的地域，全成为居民住宅区，形成两条胡同，都命名为教养局胡同。

二、七峰别墅概貌

七峰别墅又称七峰园、西园、淀园寓庐、淀庐。七峰别墅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宅园内有一处七星石或称七峰山。别墅内用山石堆置修建成一座假山。山上峰

石矗立，高低错落，形成七座石峰，巧妙地构成七星北斗形状，这就是七峰山。王拯《淀庐六咏》中有一首短诗《七小石》：“天上北斗星，何年化为石。叩之不能言，煮亦不可食。惟应天河畔，坐对天孙织。”

七峰别墅内不仅有一座七星山，还有一个小湖和一眼水井。万泉河和玉泉水从挂甲屯村南、村北和村中流过，引水入园十分方便，打井取水并不费事，因为地下水源丰富，地下水面很高。《淀庐六咏》中《井屋》诗写道：“井冽汲常众，井浑淘始难。”林寿图在一首诗中称拱宸楼为“湖楼”，七峰园内还有一座建筑也被称为湖阴西舫，足以证明园内确有一座小湖。

七峰别墅内的房屋建筑也以下几处：

拱宸楼。这是一座临湖的二层小楼，是军机章京的居室。王拯在《奉题咏莪枢相出示枢垣趋直图往为光禄少卿时作也图有记乃典学闽中作》诗注中说：“海淀直庐，所居为拱宸楼。”他还将咏莪（即军机大臣彭蕴章）惠赠的楹帖贴在楼上，有“山翠满窗人倚楼”之句。王拯在诗中写道：“楼枕笑倚诗情在，日日西山爽气多。”他还在《拱宸楼绝句》中写道：“屈指荷衣上塾年，楼中题字故依然”，“午钟了却官家事，惟有西山对展眉”。与王拯同时入值的梁景先，在《赴淀园直途中微雪用东坡宿柏仙庵韵》诗中写道：“登楼明日寻王粲，放眼西山万里晴。”林寿图在写淀园寓庐湖楼的诗中，也有“斜阳坐数宫鸦红，喜君楼有湖山供”之句。

欧斋是一座书房，因纪念宋代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欧阳修而命名。军机章京在这里读书做学问，写诗为文。王拯的《欧斋》诗写道：“我怀溺文字，所学又空疏。不期醉翁醉，亦在承明庐。欲乞先生笔，焚香几敛裾。”他对欧阳修的事业和诗文非常钦佩，在欧斋悬挂欧阳修的画像，纪念他的生日时分韵赋诗，赞誉他“文采照人”“千载风流”。王拯在《欧斋夜读欧诗有作》中写道：“一诵《明妃曲》，古音世所稀。纷纷颠倒耳目事，何用万里夷狄为。再读《平戎操》，我心更凄恻。当时有事独无用，有策胡为匿不出？滁山高高，滁水汤汤，琅琊尺幅悬中堂。翁时年仅四十强，一麾乃在山水乡，巍峨节概雄文章。我今年亦逾强仕，位业萧然愧当世。多生文字只情溺，二顷桑麻问谁置？”

有嘉树轩是一所以树命名的小屋，是退值的军机章京进餐饮酒、品茗憩息之地。王拯的《淀庐六咏》之二专写《有嘉树轩》：“将军何时去，大树已飘零。我来青天月，万里怅青冥。饱饭黄昏后，樵歌起远汀。”

湖阴西舫，是一座画舫形状的建筑，在七峰别墅小湖南岸偏西。王拯的《湖阴西舫》写道：“湖阳车马器，湖阴好独处。虽无画舫游，恰有牵船住。高树落清阴，鼓舷时对话。”此舫建于湖畔，高树撑阴，退值的章京们乘舫似游，击舷对话，是难得的休憩聊天的佳地。

井屋。王拯有《井屋》诗：“井冽汲常众，井浑淘始难。年时居井眉，谁识井苦甘。复恐雨时塌，秋蛩号夜阑。”到咸丰年间，这间井屋已经破旧不堪，以至人们担心下雨时会塌毁掉。

七峰别墅还种植了各种花草树木，与假山、湖水相互映衬，与楼、斋、轩、舫等形成一个有机的环境。七峰别墅内见于记载的植物有楸树、枣树、松树、柳树、海棠等。吴俊的《七峰别墅杂咏》写了四首五言诗，每诗一树，借物抒感。其一《楸》：“槭槭似私语，瑟瑟嘲孤吟。赤日不到地，暗虫相追寻。我梦尔来扰，我愁尔来侵。势欲闹一亩，群桢为之喑。啁啾初生鸟，十百巢其阴。一雨淹半月，湿灶不得爨。而尔工簸弄，蔽亏斗与参。欲锄且未可，留以障炎侵。”其二《枣》：“两见初花时，今来复掇实。倚梯升其颠，百劳饜一逸。舍人腰腹瘦，奉职载栗栗。退直无一事，食枣愈食蜜。能令肝脾调，亦使头发漆。栏边捕螳螂，石罅寻蟋蟀。饱食自栩栩，都忘沐与栉。叮咛告园丁，壅溉罔缺失。须防根穴蚁，还恐皮处虱。明年四五月，花复照我室。”其三《松》：“窗前松两株，鳞脱爪则存。亦欲自吟啸，失势噤难言。毒桢纷怒出，藟莠亦已蕃。如何夭矫姿，困此笼与樊。怒雨走霹雳，黑云惊奔翻。众木尽瘖哑，而能舞轩轩。酌尔一杯酒，写我心郁烦。”其四《柳》：“丝疏不受栉，条空不禁舞。风月凑众芳，独尔忝侪侣。平生烟雾姿，能事在媚妩。一旦髡其颠，焉能伪疏古。人皆施斧斤，吾意颇未许。引泉培其根，伐莽壅以土。夫岂真汝怜，聊用相存汝。弃取了无与，荣悴自其所。稍稍腰肢成，裊然弄春雨。便有无穷人，辛苦学张绪。”园中本有一株海棠，但后来枯萎，吴俊在《七峰别墅海棠一株余及见其繁，今不花且萎矣》一诗中写道：“春风凄断月纵横，犹见当时照眼明。大抵不花还有魄，由来无命

为多情。曾迷坐树莺儿梦，依旧穿帘燕子声。弱柳顽桃都得意，相将枯影傍南荣。”这些借物言志的诗句为后人了解七峰别墅提供了感性认识。

三、七峰别墅的位置

据张宝章先生考证，七峰别墅应位于圆明园大宫门、扇子湖和御道以南，挂甲屯中部偏西。其原因如下：

一、七峰别墅位于扇子湖和御道的南侧。咸丰四年（1854）入值的汉军机章京王拯在其《拱宸楼绝句》中写到：“小楼一角护垂杨，携得秋风襟被凉。不信人间是天上，楼前银汉接红墙。”拱宸楼位于七峰别墅内。诗句中的“银汉”即指扇子湖，“红墙”即圆明园大宫门前的照壁和两侧的红色垣墙。王拯和另一位汉军机章京钱楷在他们以七峰别墅为题的诗作中，也有“废墅临湖老屋椽，白波浮动夕阳前”和“门前花叶宫湖满，日夕香风清露浣”之句。宫湖即指扇子湖，说明七峰别墅濒临扇子湖，扇子湖就在七峰别墅门前。乾隆五十五年（1790）入值的钱楷还写了一首七律《七峰别墅晚望》，他在退值后的傍晚，在清秋细雨中登上拱宸楼赏景，律诗前半写观赏近景：“独立苍茫兴不孤，暂时尘眼对菰芦。满天秋气雨霏夜，隔岸人家灯照湖。”扇子湖生长着荷花、茭白和芦苇，对岸一亩园的住户已掌灯了，灯光模模糊糊映照在雨丝垂落的湖面上。七峰别墅内也有一个小湖，岸边有一座“湖阴西舫”。王拯《湖阴西舫》诗有句：“湖阳车马器，湖阴好独处。”可知别墅内小湖的北边，是车马络绎、市声喧嚣的通衢大道，这正是康熙年间修筑的从西直门经高粱桥、皇庄关帝庙、海淀梵刹寺、红桥，沿挂甲屯村北向西行又北拐至圆明园大宫门的那条石板御道。七峰别墅正是位于石道的南侧。

二、七峰别墅距离圆明园大宫门的南边不远。王拯“楼前银汉接红墙”的诗句，说明七峰别墅与大宫门仅隔着一座被称为“河”的扇子湖，其实际距离不过二百米左右。王拯的《拱宸楼》诗写道：“朝直君门趋，暮直君门宿。君门严九重，只在湖山曲。”“严九重”的君门即圆明园的大宫门，军机堂就在大宫门以北、出入贤良门以南，“朝直”自然要到大宫门去，“暮直”也仍然要“宿”在大宫门。实际上暮值并不需要也不允许宿在御园内，而是住在七峰别墅。据《枢垣记略》记载，军机章京“夜直”（或称晚直、暮直）并不住在

皇宫内或御园内的军机堂，而是退居于方略馆和七峰别墅。“直日即兼直夜，于直务毕后，退食于方略馆，至次日寅时首先入内，俟次班到齐，会同接折后，始行交班，谓之该夜班。若在圆明园……直务毕聚居于外直庐，所谓七峰别墅者也。”乾隆四十年（1775）入值的冯培在《晚直》诗注中：“守晚者候宫门上锁始归，仆夫控马以待也。”说明“晚直”的章京在宫门上锁时即出宫退居外值庐，并不住宿在宫内军机堂。由此可知，王拯诗“暮直君门宿”，说的是他在“该夜班”时宿于大宫门近旁的七峰别墅拱宸楼。“楼枕明月夜，清景耐幽独”，正是表达他宿于拱宸楼的感受。把宿于拱宸楼写为宿于“君门”，可知楼与君门近在咫尺。此楼所以命名为“拱宸”，就因为它拱卫环绕在帝居的近前。

三、七峰别墅位于挂甲屯的中部靠西。七峰别墅在多位军机章京的诗中被称为“西园”。乾隆五十一年（1786）入值的管世铭，在《七峰别墅口占》中写道：“西园襆被久如家，无复城南载酒车。”乾隆四十二年入值的吴俊，在一首写于七峰别墅的七律中，有“襆被西园旧寓庐，近通一巷得幽居”之句。可证西园即是七峰别墅。嘉庆年间在七峰别墅的近旁，专为军机章京练习射箭而修建了一座射圃。嘉庆十四年（1809）入值的程同文，有《射圃落成纪事》等诗记载其事。他说：这座“在七峰别墅之西”的射圃，“劣容百丈规为圃，挂甲屯西此一隅”。既是挂甲屯西，又是七峰别墅之西，则七峰别墅自然是位于挂甲屯中部偏西，距离射圃很近，以便习射。

四、在七峰别墅可以眺望清漪园的万寿山和昆明湖。挂甲屯与清漪园只隔一处名叫西苑的地方，过西苑即是昆明湖的东堤和二龙闸。在七峰别墅成为军机章京外值庐时的四年前，即乾隆二十几年，作为一座行宫型的皇家园林，清漪园已经全部建成。此园的东、南、西三面以湖堤为界，文昌阁以南并无围墙，昆明湖上景物从园外可一览无余。在七峰别墅的拱宸楼和假山上，可以望见清漪园。钱楷《七峰别墅晚望》诗说：“杨柳六桥碧活脱，芙蓉两角青模糊。个中许著乌篷舫，便诉烟波作钓徒。”抒写的是昆明湖上景色：遍植杨柳的西堤上，修建了界湖桥、练桥、镜桥、玉带桥、桑苎桥及柳桥这六座不同建筑形式和风格的桥，这是乾隆帝有意仿照杭州西湖苏堤景观修建的。吴俊在《七峰寓楼即事》诗中也描绘过昆明湖的风光：“红荷万柄泻珠圆，翠柳千丝作舞便”，

“秋来赛食镁陂鱼，万顷昆明浸碧虚”。他还写到水荇风蒲水鸟、山泉湖沼夕阳，这些都是昆明湖景色的真实写照。从七峰别墅眺望清漪园，西堤六桥和杨柳芙蓉尽收眼底，这也是御园外直庐建在挂甲屯中部偏西的证据。

四、军机章京在七峰别墅内的生活

皇帝临幸圆明园，军机大臣每日寅时入值于左如意门内金水河之南的军机堂，满汉军机章京只候于堂右和堂前的值房。“辰刻军机大臣始入见，或不待辰刻而先召见，每日一次或数次。军机大臣至上前，豫敷席于地赐座，承旨毕乃出，授军机章京书之。述旨毕，内奏事太监传旨令散，遂以次退直。”这是军机章京梁章钜根据亲身体验在《枢垣记略》中的记述。他们在圆明园值完四日班后，还要回原属官衙去应差。工作非常忙碌。乾隆五十一年（1786）由户部主事入值军机处的管世铭，字緘若，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至浙江道御史。其同乡在京为官者十数人。他在做中书舍人时与同乡交往频繁，入值军机后一两个月甚至三四个月也难得与同乡见上一面，被人讥为“恃势简傲”。管世铭在《答友人书》中耐心地进行解释：“内直之班，上在宫则日入直，在圆明园则八日中往直四日有奇，比归之三日，入刑部署者二日，入方略馆者一日，过是则又须应圆明园之直。……一然公事使然。谓仆居要地，恃势简傲者，盖不足与辩。”《管世铭侍御行述》还记载了他“以苦为乐”的言论：“僦直圆明园四日始得休沐，就正之文积案头，虽应酬杂速，笔札纷烦，必先改定毕然后他及。或以为何太自苦，则曰：‘此吾数日来片刻乐境，何云苦耶！’”

皇帝驻居圆明园时，常常临幸清漪园、静明园和静宜园，必要时军机大臣须率军机章京随往入值。乾隆年间两次入值军机处的裘行简，是军机大臣裘曰修之子，被认为是“旧闻前典，博览强识。词头宣底，手笔允副，躬膺知遇，巨艰重仔，扬历中外，始终如一”（《裘行简静宜室诗集序》）。他随值静宜园写过一首《九月趋直香山》：“瑶池蓬岛景全收，览胜还登最上头。镜里楼台分缥缈，仙家云树自清幽。谁言官事无佳兴，毕竟劳人得壮游。多少城南探菊客，笑他只为蟹螯留。”入值静宜园可以登高赏景览胜，使刻板枯燥的宫廷生活变成壮游的佳兴。这也是大小军机所能独享的。王拯还写过一首《雨后扈直清漪园谒元耶律文正公墓祠》，抒发他看到昆明湖东岸元代丞相耶律楚材墓及祠堂时的感受。

军机章京散值后退居七峰别墅，其重要的生活内容便是读书、为文、吟诗、作画。欧斋这座书房，为刻苦攻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王拯在《欧斋夜读欧诗有作》中说：“秋声夜起湖阴曲，一炷炉香还夜读。”不只研读欧阳修的诗文，还博览群书，广泛涉猎。选拔的军机章京是文化精英，几乎个个能诗擅文，才华出众，如管世铭《送秦小峴同年观察浙东》所写：“枢庭才彦集，落落几诗人。之子清音擅，能无同调亲。”于是“退直得余闲，涉笔聊谗狎”（裘行简诗句），作文、吟诗、著书便成为每日的功课。

七峰别墅的主人们写了大量的诗篇，对挂甲屯周围的园林及景物，从不同角度进行描绘，抒怀记感。如道光年间入值军机的彭蕴章写过七律《恭贺御制清漪园即事元韵》：“御园风景自清华，叠石幽深树更嘉。槛外湖光新涨合，檐前山色淡云遮。天回畿甸春千里，地接瀛洲水一涯。麦垄青青占岁稔，持盈还虑物情奢。”他还写过《扇子湖观荷二首》，“其一”为：“湖西未栽花，湖东香出水。一雨花气销，零落已如此。”咸丰年间入值的林寿图，写过两首七律《七峰别墅夜雪用定甫韵》，其中有“三岛龙吟沈画角，五更鸦梦惊丹棱”之句，句下有注“丹棱泖，地名”，可见他对别墅周围的山川景物是相当熟悉的。他们还写诗描绘了宅园内的景物，最集中的要数吴俊的《七峰别墅杂咏》和王拯的《淀庐六咏》。这全是借景寓情之作。管世铭有一首《七峰别墅口占》，颇能体现出章京们的生活和思想：“西园襍被久如家，无复城南载酒车。犹喜诗情有供养，上楼山色下楼花。”

军机章京们在七峰园内憩息谈天、饮酒赏月，消磨散值后的业余时间。陆濯有一首《寓园杂咏和阮瘖山同年》：“中庭促膝共蓬庐，谐笑云云习未除。……夜久不知河转角，柳梢缺月挂方疏。”生动地写出他们彻夜促膝长谈的情景。冯培写了两首五律《七峰别墅月夜》：“持醪酌残雪，中有梅花魂。远梦过江水，新愁挂月村。……”吴俊和秦瀛都有和诗，分别题为《七峰别墅月夜和玉圃韵》《七峰别墅月夜和冯玉圃吏部韵》，有“燥吻倾醪润，寒吟篝火温”“闲来感身世，天地一浮萍”之句。对月饮酒也是诗人们的一大乐趣。梁景先在《赴淀园途中微雪……》诗中，记下他冒雪来七峰别墅途中带来竹叶青酒：“一路缁尘换素雾，乾坤逼晓气逾清。袖携竹叶云为液，车碾梅花玉有声。”他还在诗注中写：“苦寒，携瓶酒车中。”

题笔写字、作画也是章京们退值生活的一部分。宅园内拱宸楼有自写的楹帖，御园军机堂也有他们的书画。毛罗照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入值军机，素喜为人作画，画尾缀以小诗。诗情画意颇具风格，为世人所称道。《枢垣记略》记载：“今圆明园军机堂之西轩壁，粘山水画幅巨纸，即罗照舍人笔也。”此书还说：“今圆明园满章京值房壁间有恪敏墨迹一纸，阅八九十年，尚珍护如新也。”恪敏即方观承，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年（1737）入值，官至直隶总督，谥恪敏。其子方维甸于乾隆四十年入值，也曾任直隶总督。父子同入军机，同为名宦，传为枢垣佳话。

七峰别墅的章京们还有一项重要活动，是演练射箭。“国语骑射”可说是清代立国之本，几代皇帝都把演习骑射作为向满汉官吏和军队进行传统教育、树立居安思危观念的重要手段。在军机外值庐修建射圃，也是同样的目的。程同文在《射圃落成纪事》诗中记载在七峰别墅之西修建射圃的情况：“劣容百丈规为圃，挂甲屯西此一隅。草引颓垣曾过马，树遮智井旧窥乌。百年兴废谁能料，两月经营顿觉殊。散直萧然有佳处，手成他日傥思吾。”这座面积仅为百丈的射圃，是他们散值后从事业余活动的佳处，给单调枯寂的生活来一些朝气。他还写过一首《西苑观同直诸友习射》，发出“老夫忽觉豪情减，猿臂回思束发秋”的慨叹。

七峰别墅的生活是刻板的，然而军机章京接近全国最高权力中心，熟悉政情和高层政治斗争内幕；他们的知识、能力和才华有机会在宫廷活动中得到展现，因而容易获得升迁的机会。清朝从雍正年间到光绪元年（1875），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的就有三十三人之多，由此而逐级升官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五、七峰别墅诗文

七峰别墅月夜

冯培

春色在空冥，烟高入夜清。

鸟巢落山牖，鱼背负潭星。

老树净堪倚，幽斋凉不扃。

尘劳顿披豁，身世此浮萍。

持醪酌残雪，中有梅花魂。

远梦过江水，新愁挂月村。
云岚和幔卷，石井抵床温。
已觉圆辉溢，然灯近上元。

和阮山前辈假宿七峰别墅之作

冯培

废墅临湖老屋椽，白波浮动夕阳前。
归林倦翼争投暝，卧地残峯不记年。
重剔秋灯追往事，乍回春梦破尘缘。
何如木叶淮南夜，商略西窗听雨眠。

七峰园旧有海棠一株甚繁茂今已枯萎和蠡涛韵

冯培

幙被冲寒直禁扃，纸窗寂历短檠青。
一年驹隙匆匆过，五夜鸡声细细听。
官事稍稀翻汗简，春光欲到动花铃。
玉堂未必真天上，随处因缘是福庭。

七峰别墅月夜和冯玉圃吏部韵

秦瀛

暮色落空冥，众峰相与青。
钟声度明月，林影散寒星。
高阁向山迥，邻扉隔涧扃。
闲来感身世，天地一浮萍。

直庐有寄

管世铭

直庐特许北门开，视草新班擢上才。

初地传衣将百岁，昔贤倚笔已三回。
兴元赦制加颜读，泽潞军书运掌裁。
润色王言良不易，岂惟前路近中台。

上元后一日退直七峰别墅次冯玉圃前辈韵

裘行简

春光满蓬瀛，生意尽融洽。
群花蒙泽先，含苞已防掐。
暖通跃沼鱼，欣动藏池鸭。
町畦聚黄冠，吉语兴奋锄。
土膏旧润滋，又荷新恩恰。
千顷铺银霰，辉映珠腾匣。
即景擘蛮笺，火急追逋札。
磬牙韵诘屈，如滩声转峡。
律阵谁搴旗，研焚余弃甲。
退直得余闲，涉笔聊谑狎。
计日城南游，花应盈担压。

七峰别墅晚望

钱楷

独立苍茫兴不孤，暂时尘眼对菰芦。
满天秋气雨霏夜，隔岸人家灯照湖。
杨柳六桥碧活脱，芙蓉两角青模糊。
个中许着乌篷舫，便泝烟波作钓徒。

七峰别墅杂咏

吴俊

楸

撼撼似私语，瑟瑟嘲孤吟。
赤日不到地，暗虫相追寻。
我梦尔来扰，我愁尔来侵。
势欲闹一亩，羣枿为之喑。
啁啾初生鸟，十百巢其阴。
一雨淹半月，湿灶不得燂。
而尔工簸弄，蔽亏斗与参。
欲锄且未可，留以障炎侵。

枣

两见初花时，今来复掇实。
倚梯升其颠，百劳饘一逸。
舍人腰腹瘦，奉职载栗栗。
退直无一事，食枣愈食蜜。
能令肝脾调，亦使头发漆。
栏边捕螳螂，石罅寻蟋蟀。
饱食自栩栩，都忘沐与栉。
叮咛告园丁，壅溉罔缺失。
须防根穴蚁，还恐皮处虱。
明年四五月，花复照我室。

松

窗前松两株，鳞脱爪则存。
亦欲自吟啸，失势噤难言。
毒枿纷怒出，藟莖亦已蕃。
如何夭矫姿，困此笼与樊。
怒雨走霹雳，黑云惊奔翻。
众木尽瘖哑，而能舞轩轩。
酌尔一杯酒，写我心郁烦。

柳

丝疎不受栉，条空不禁舞。

风月凑众芳，独尔忝侪侣。
平生烟雾姿，能事在媚妩。
一旦髡其颠，焉能伪疎古。
人皆施斧斤，吾意颇未许。
引泉培其根，伐莽壅以土。
夫岂真汝怜，聊用相存汝。
弃取了无与，荣悴自其所。
稍稍腰肢成，裊然弄春雨。
便有无穷人，辛苦学张绪。

七峰別墅月夜次玉圃韵

吴俊

春月转冥冥，春灯独自青。
假山半潭雾，空水一房星。
树迴难为影，钟疎不受扃。
同心鸥与鹭，相伴语枯萍。
形影神相赠，松风淪我魂。
倦眠衾似衲，公退屋如村。
燥吻倾醪润，寒吟篝火温。
偶然参吐纳，两手握关元。

七峰寓楼即事

吴俊

红荷万柄泻珠圆，翠柳千丝作舞便。
东沼夕阳西沼暝，前山决溜后山泉。
连翩踏雨中频垫，顷刻裁麻袖屡揜。
天与吾曹小休沐，芦帘隔暑砚生烟。
秋来赛食漾陂鱼，万顷昆明浸碧虚。
水荇风蒲飞鸟外，翠筩清醕嫩凉初。

好风便旋常依马，斜汉翻澜欲洗车。
身是玉皇司案吏，晚归人羨屋渠渠。

（七峰别墅系赐汉章京散直憩息之所，异数，诸曹所无也。）

射圃落成纪事（在七峰别墅之西）

程同文

劣容百丈规为圃，挂甲屯西此一隅。
草引类垣曾过马，树遮智井旧窥乌。
百年兴废谁能料，两月经营顿觉殊。
散直萧然有佳处，手成他日傥思吾。
襍被西园旧寓庐，近通一巷得幽居。
井华足洒平莎徧，庭荫还因老树余。
墙外云山随隐露，室中几榻自清虚。
时平窃幸枢垣暇，万里飞驰少奏书。

西苑观同直诸友习射

程同文

困紮盐车不自由，竭来盘礴共吾俦。
狂呼角胜马从马，生力挽强牛戴牛。
酒实漏卮那易醉，诗扛健笔未能休。
老夫忽觉豪情减，猿臂回思束发秋。

七峰退直同梁茵林仪部作

程同文

罢直日移午，解衣烦暑清。
窗闲少蝇集，院静未蝉鸣。
独树剩天阔，微云当昼明。
忘言似君少，共此一编横。

扇子湖观荷

彭蕴章

湖西未栽花，湖东香出水。
一雨花气销，零落已如此。
我家荷花荡，近在葑门外。
何时泛箬管，重访钓游地。

病中梦登拱宸楼

林寿图

北斗阑干接上层，病魂蓬岛忽飞腾。
登楼秋老半山月，近水星明初夜灯。
人影破窗呼欲出，虫声落叶静相磨。
游仙一枕吾堪慰，苦被鷓鴣唤日升。

七峰别墅夜雪用定甫韵

林寿图

明灭春光水阁灯，雪窗中酒记吾曾。烟摇苑树又今夕，星黯湖桥何处罾。
三岛龙吟沈画角，五更鸦梦警丹棱。（丹棱泖，地名）
闭门敢学袁安卧，拟踏琼瑶向晓媵。栉栉银云作雨筛，梦回冷火澹虚帷。
那无竹舞东方白，应有梅生南向枝。望泽早知天与岁，伤痍谁为国求医。
登楼王粲纷多感，共捻寒髭唤借鸥。

淀园寓庐独定甫湖楼有柳一株春来忽枯喜可望西山也复用韵，邀定甫同作

林寿图

朝回蝼蚁穴自封，蜜房各退成懒蜂。斜阳坐数宫鸦红，喜君楼有湖山供。
忆昨秋风吹乱蓬，却思划看蓬莱峯，凭阑缩手无斧工。
不知春到虹桥东，谁家青扫长眉浓。独删繁叶出老干，洗伐功与诗人同。
几年韶穉变颓翁，薄植或怨非天钟。岂知豁眼去尘障，一笑乍与岩灵逢。
看君拄笏当晴空，诗得山骨讥肉丰。我欲折枝作马捶，出门还谢羸骖慵。

拱宸楼绝句（在圆明园军机直庐七峰别墅中）

王拯

小楼一角护垂杨，携得秋风幙被凉。不信人间是天上，楼前银汉接红墙。
湖海销沈鬓欲丝，此间来较十年迟。午钟了却官家事，惟有西山对展眉。
屈指荷衣上塾年，楼中题字故依然。风流祇见鸡羣鹤，绛阙彤牙一世仙。
妙笔兴宗好属文，几人惆怅惜离羣。九重依旧巢痕在，灯火青荧独夜分。

淀庐六咏

王拯

七小石

天上北斗星，何年化为石。
敏之不能言，煮亦不可食。
惟应天河畔，坐对天孙织。

有嘉树轩

将军何时去，大树已飘零。
我来青天月，万里怅青冥。
饱饭黄昏后，樵歌起远汀。

井屋

井冽汲常众，井浑淘始难。
年时居井眉，谁识井苦甘。
复恐雨时塌，秋蛩号夜阑。

拱宸楼

朝直君门趋，暮直君门宿。
君门严九重，只在湖山曲。
楼枕明月夜，清景耐幽独。

欧斋

我怀溺文字，所学又空疎。
不期醉翁醉，亦在承明庐。

欲乞先生笔，焚香几敛裾。

湖阴西舫

湖阳车马器，湖阴好独处。

虽无画舫游，恰有牵船住。

高树落清阴，鼓舷时对话。

拱宸楼下一柳忽萎颖叔有诗三迭前韵

王拯

楼阴一角春烟封，依楼芳树不留蜂。晨朝聊隔飞尘红，吹絮吹花如弗供。

昨秋零落先蒿蓬，爽气顿豁青瑶峯，眼前得失知谁工。

春风放绿湖西东，楼栊不复纤萸浓。一般临水足生意，咫尺荣枯胡异同。

楼居黯触香山翁，散朝骆马骑龙钟。焚香闭合独惆怅，曾记丝纶阙下逢。

神君色相原虚空，阿谁含娇凄永丰。黄昏独坐自洒埽，我老西山眉黛慵。

欧斋夜读欧诗有作

王拯

一诵明妃曲，古音世所稀。纷纷颠倒耳目事，何用万里夷狄为。

再读平戎操，我心更凄侧。当时有事独无用，有策胡为匿不出？

滁山高高，滁水汤汤，琅琊尺幅悬中堂。翁时年廛四十强，一麾乃在山水乡，
巍峩节概雄文章。

我今年亦踰强仕，位业萧然媿当世。多生文字只情溺，二顷桑麻问谁置？

忆昔单车谕蜀行，相如作檄悔论兵。秋风灞岸重回马，壮士有怀空请缨。

门前花叶宫湖满，日夕香风清露澣。五年金马日栖迟，抱叶寒蝉意萧散。

秋声夜起湖阴曲，一炷炉香还夜读。何当归买訾洲田，鸛鷓声中闲叱犊。

第六节 圆明园护军八旗印房及御路

一、圆明园护军八旗印房

圆明园八旗印房在蔚秀园北墙外，万泉河南岸，红桥西侧。《日下旧闻考》：圆明园护军“其总管八旗及三旗护军印房在圆明园前红桥河侧。”印房是管理八旗人口档册、发放俸米、俸银、总理旗营军务以及处理日常事务之所。八旗印房有房数十间，座南朝北，院落沿蔚秀园北墙平面展开，正房居中，院前万泉河上架有木桥。印房正房、左右厢房和东跨院一直保留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1984 年，进行万泉河改造工程时，海淀区文物管理所曾向万泉河改造工程指挥部提出保留圆明园八旗印房，得到指挥部领导的支持，但在万泉河改造工程完成后八旗印房建筑仍被拆除。（图 5-9、图 5-10）



图 5-9 圆明园八旗印房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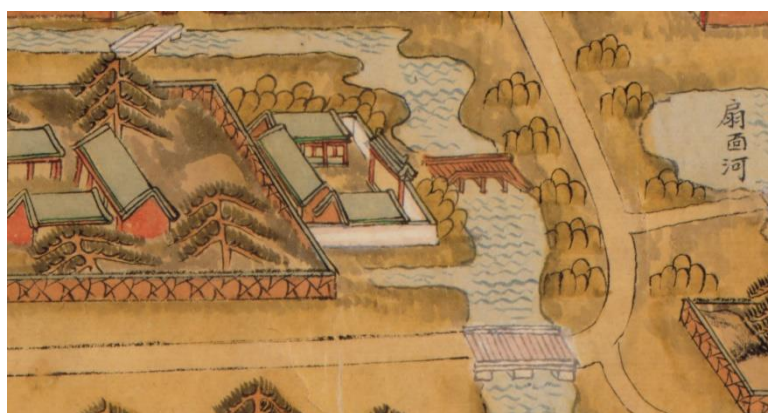


图 5-10 清代八旗图中的印房

二、红桥至清漪园御路

海淀园林区曾是京城西北大道所经之地，元代大都和义门、肃清门至青龙桥的道路由此经过，明代西直门至青龙桥和西山的道路也经过此地。清代随着畅春园、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的建设，清廷在原有道路基础上兴建起御路系统，由西直门外至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等处。自雍正年间开始，为御路铺设了红色花岗岩石板路面，乾隆年间和光绪年间重修。御路石材取自白虎涧一带的采石场，车耳营村至今还有为北京城修路的传说。这条御路在本区域内东起红桥，西抵圆明园大宫门和清漪园东宫门（图 5-11）。20 世纪 30 年代中叶，北平市政府对西直门至颐和园的御路进行了加宽扩建，改为现代马路。1953 年，御路在一亩园娘娘庙前的一段被裁弯取直，红桥至颐和园东宫门的马路不再经过娘娘庙前，娘娘庙前的一段御路得以保存下来。20 世纪 50 年代，在天安门广场改造时，一些御路的石板被用来修了天安门前的长安街。

清代在御路两边植有行道树。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雍正时期在京城通往圆明园的御路两侧种植柳树，并派人看守。雍正三年（1725）规定，种树保活三年，如三年内树木枯死或遭受破坏，各地方官须予补种。但树木的存活率并不理想，于是雍正六年（1728 年）皇帝下谕旨：“沿途所植树木已阅四五年矣，看来不甚茂盛，此皆草率所致。圆明园、正阳门前树木，系敬谨种植甚觉整齐茂盛。向例道旁树木有干枯者，令补种，近日竟不补种，朕所经由之地尚且如此，则他处僻路可知。著内务府工部堂官、五城官员察奏。”要求原种树及看守官员限期一个月照数补种，每五日浇水一次，完不成者须由其上级官员赔补种植。同时规定了具体的责任制度，由地方官员分段负责看护，违者将受指参。¹雍正八年（1730 年）规定：“栽树高一丈二尺，径二寸五分，栽深二尺，清明栽完，五日浇灌一次，根下用枣茨围护。”²雍正十年（1732 年），皇帝再次对圆明园道路树木管理不善之事提出批评：“以种植年久，仍然细小，皆由所司疏忽所致，此项树木或系内务府，或系工部种植之处，著察奏。”于是工部“尊旨察勘清楚寺至圆明园柳树系内务府种植，西直门至清楚寺石道两旁并各岔道柳树系本部委

¹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五。

²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五。

官承种，嗣后应补树株不准各官自行补种，一面勒追树价一面别行委官栽种。”

¹ 由此可以看出，清朝皇帝对海淀园林区行道树的重视。海淀御路两旁的行道树到民国初年仍然存在，民国七年（1928）有游人自西直门乘车经海淀去西山游览，见路旁栽有行道树：“至西直门下车……雇东洋车向西行至市外，两旁垂柳夹道，马路迂回，仿佛三十年前沪西静安寺一带风景。”²。垂柳夹道是御路的重要景观，它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今天一亩园娘娘庙前的道路就是御路遗址，需要很好地修复、保护和利用。（图 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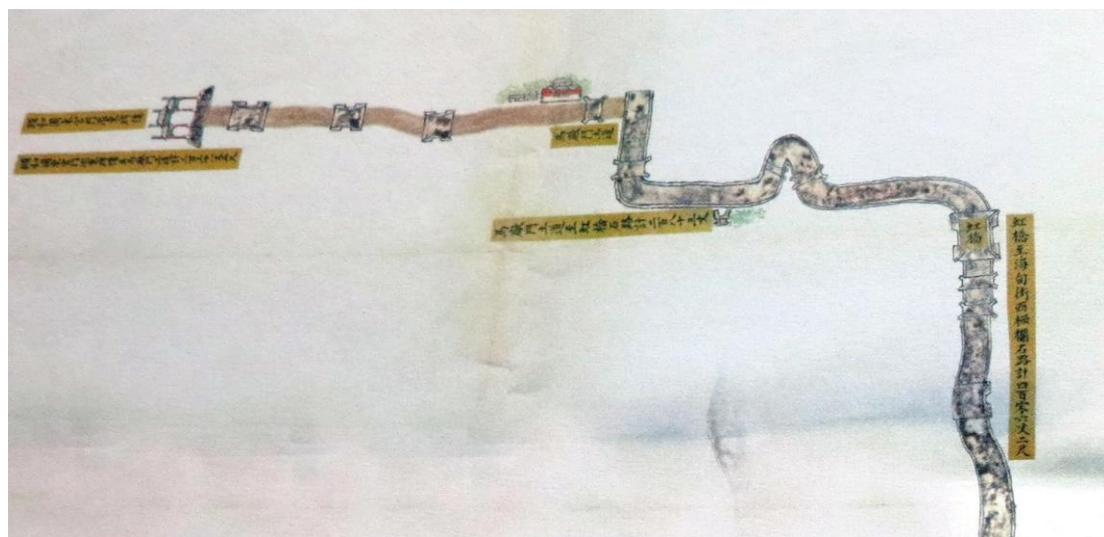


图 5-11 国家图书馆存颐和园至西直门路程图之虹桥至圆颐园牌楼段



图 5-12 一亩园娘娘庙前的御路旧址

¹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五。

² 谭新嘉：《西山纪游》，刘家平、周继鸣主编：《国家图书馆古籍珍本游记丛刊》第一册，线装书局 2003，P424~425。

第六章 绮春园遗址与 101 中学

第一节 101 中学区域清代概况

101 中学所在区域在清代是绮春园西北部区域。作为圆明园三园之一的绮春园，是在乾隆嘉庆年间建成，并且达到了全盛时期。在绮春园建园前后，这里曾先后是裕亲王福全萼辉园、怡亲王允祥交辉园、大学士傅恒春和园、成亲王永理西爽村、庄敬和硕公主含晖园所在地。这些园子后来成为绮春园的西部景区。

绮春园西部景区遗址，除澄心堂、畅和堂、惠济祠、河神庙等建筑群遗址后来被纳入圆明园遗址公园，其余部分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为北京 101 中学所占用。北京 101 中学现今占压的遗址区域，于当年有建筑和景观——清夏斋和延寿寺、喜雨山房、含晖楼、云漪馆、绿满轩等。

一、前绮春园时代

（一）裕亲王福全萼辉园

康熙年间，在畅春园附近有一座裕亲王福全的赐园萼辉园。此园何时修建，位于何处，论述极少。康熙帝玄烨《御制文集》中，有一篇短文《萼辉园记》，不足三百字。它为初步探索萼辉园的实况，提供了真实的有价值的线索和依据。

1. 裕亲王福全其人

福全（1653~1703）是顺治皇帝福临的次子，生于顺治十年，为宁悫妃栋鄂氏所生，只比佟妃所生的玄烨大一岁。康熙六年（1677）他十四岁时封裕亲王。不久，康熙帝亲政，为铲除威胁皇权的权臣鳌拜，加强政治力量，特命福全为议政大臣。

康熙帝曾对福全委以军事重任，给他以报效朝廷的机会。康熙二十九年（1690），玄烨调遣重兵北征噶尔丹，任命福全为抚远大将军，以皇长子直郡王允禔为副，统率军队主力，出古北口歼敌。出征前，玄烨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并吟成一首《命裕亲王福全、皇长子允禔帅师征厄鲁特，锡之以诗》。两军交战后，由于福全指挥得当，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福全本应乘胜追击，但因轻信间谍之言，错过歼敌时机，让噶尔丹逃跑。班师回京后，康熙帝革去福全议政大臣之职，并予罚俸三年、撤三佐领的处分。从此，福全便离开了政坛，安居于裕

亲王藩邸和赐园。他的人生态度是：澹泊宁静，“畏远权势”，老成持重，埋首读书。

裕亲王府在东城台基厂，修建于敕授王爵的康熙六年。《宸垣识略》记载：“裕亲王府在昭忠祠西台基厂。”《乾隆京城全图》上绘有裕亲王府。府邸中轴线上主要建筑有：面阔五间的大门，面阔七间的后殿，前有丹墀，面阔九间的东西配楼，面阔五间的后殿，还有同为面阔七间的后寝殿和后罩楼。花园在王府的东北方，名“目耕园”。园名根据前人王逢《目耕轩》诗句“身耕劳百骸，目耕劳两瞳”之意，用“目耕”二字以农夫耕田比喻勤读不辍。

康熙四十一年六月（1702），福全病重去世。正在巡狩塞北的康熙帝星夜返京，亲临其丧，摘缨痛哭，并辍朝数日以示哀悼。玄烨还为福全亲撰碑文，题写挽诗，竭力称赞福全“秉性宽和，持身谦牧”、不争名利、心慈乐善的品格，字里行间充溢着兄弟间的亲密情谊和对痛失皇兄的哀悼。《兄裕亲王挽诗二律》如下：

花警空虚梦，悲歌暮景伤。
泪同秋雨湿，声逐碧天长。
清颂连香桂，心慈庆帝乡。
徽章纵有秩，寂寂叹时光。
少小同居处，义深读孝经。
赋诗明务本，携手问慈宁。
乐善从无息，神襟物外停。
繁忧题旧日，血泪染疏棂。

2. 关于萼辉园的命名和建园时间

萼辉园的园名，是由康熙帝玄烨应皇兄福全之邀亲自命名的。当这座花园具备基本规模以后，福全便请皇帝赐名。玄烨在《萼辉园记》中写道：“王既为斯园，请朕名之。”玄烨想到：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年间，在长安兴庆宫侧为其兄弟王爷们建成了“花萼相辉之楼”。玄烨对唐玄宗的做法极为赞赏。他在研读《诗经》时，对《常棣》一诗由衷欣赏：“常棣之华，鄂（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常棣一束束花朵正在盛开，那并蒂的花萼光鲜艳丽，但那也难比兄

弟之间的情谊。《萼辉园记》写道：“夫诗以棠华比兄弟，朕每读诗，未尝不三复流连，思古人友爱之谊，天伦之乐，邕邕怡怡，被于弦诵，窃欣慕焉。因以萼辉名兹园，盖有取于诗人之旨也。”玄烨还将园中的小楼称作“花萼楼”，也叫萼辉楼。

萼辉园修建的时间，没见到文献记载。据推测，应当始建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玄烨在《萼辉园记》中写道：“朕既筑畅春园，时往以省耕观稼，炎暑蒸郁亦将以憩于此也。”玄烨写此文时，萼辉园即将建成，文中的“将”字说明，他还没在“炎暑蒸郁”的盛夏时节到畅春园憩息避暑。根据《清实录》记载可证，玄烨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二十二日首次驻蹕畅春园，连住八宿，并在园内问政理事。到五月初八日又来到畅春园。玄烨正是在五月初八日以前应福全之请写成此文。这时萼辉园已初具规模并正式命名了。

与萼辉园同时修建的王公大臣的赐园，还有康熙帝最重要的几位大臣的花园别墅。如大学士明珠的自怡园，大学士佟国维的佟氏园，大学士索额图的索戚畹园。裕亲王福全作为康熙帝最亲密的弟兄和政治上的助手，与三位重臣同时在康熙二十六年修建赐园，是合乎情理的。

3. 康熙帝亲往萼辉园

福全的赐园萼辉园，不但距畅春园很近，便于上朝参见皇帝，还是他观赏郊景、修性怡神之所。玄烨《萼辉园记》写道：“王（裕亲王）秉性宽和，入则集议岩廊，翼赞机政；退居之暇，澄怀简澹，不涉外务。时当风日佳美，眺览郊垌，辄至斯地，荫嘉树，镜清流，问农阅圃。古人有言，为善之暇想足怡神。王之游憩于斯园也，其犹此意也欤！”

康熙帝曾几次莅临萼辉园。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月，玄烨第三次南巡前，曾亲临裕王园看望兄长。数月后返京，仍然十分想念。闻知福全要来朝见，便写了《候见裕亲王》诗：

花萼楼前别，已经春夏余。
平明挂锦缆，日暮傍樵渔。
吴越当年景，江湖各自如。
留心民事重，隔月信音疏。

又过数月，玄烨再次驾临裕王园，与福全同坐在梧桐树下，品茗畅谈，叙述友爱之情。玄烨特命画师将弟兄亲热的场景绘制成图，取“同老”之意，称作“桐老图”。玄烨为记载这段难忘的亲情，祝愿兄弟之间永远相爱相亲并健康长寿，专门写成一首诗《咏桐老图赐裕亲王》，交福全欣赏和留念：

丹桂秋香飘碧虚，
青桐迎露叶扶疏。
愿将花萼楼前老，
帝子王孙永结庐。

福全和玄烨有一位姑母，名叫巴林淑慧公主，居住在萼辉园里，由福全侍奉静养。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巴林淑慧公主去世。玄烨率皇子及王公大臣送殡，“到裕王园，于公主柩旁恸哭”，恪尽一份孝心。

4. 关于萼辉园的位置及其传承

萼辉园修建在畅春园的东北方，索威畹园的东边和东北。大致在今 101 中学校址所在地。

玄烨《萼辉园记》在谈到畅春园的修建及其功能之后写道：“东北御园果园旧地，以赐裕亲王。其地有清泉乔木，因而葺治循乎自然，林樾丘壑具萧远之致。”这里明确指出，萼辉园只能修建在位于御园北方的索威畹园（即后来的澄怀园）以东，以后修建的淑春园以北，熙春园以西，即后来的绮春园南部范围以内。这块地域内，在乾隆嘉庆以前，并没有园林建筑。南部的正觉寺是乾隆年间修建的，稍东的鉴碧亭、大宫门、勤政殿以及敷春堂等都是嘉庆年间修建的。只有这块地域的西部，在雍正年间就有建筑了，而且这里清泉流过，水源便是发源于万泉庄西南的万泉河。

萼辉园位于索威畹园的东邻，它应该就是怡亲王允祥交辉园的前身。可以推断，交辉园正是在萼辉园的基址上修建发展起来的。

第一，雍正帝即位以后，对与他争夺储位的劲敌，即他的弟兄允禔、允禩、允禵以及允祉、允祺、允禔等，进行政治报复和打击迫害，革职、夺爵、囚禁、处死。对他们的生平历史和生活状况，给予遮掩隐瞒，对有关文献资料予以销毁，以致这些皇子们西郊赐园的名称和园址都成了历史之谜。例如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的赐园，正式文献只有“皇三子花园”的记载，我们仅从允祉的师傅陈梦雷的一

首诗题中知道，原来它叫“熙春园”。而另几位皇子在西郊的花园别墅，一直不见踪影。

胤禛弘历父子对福全及其后代的历史生活状况，也同样采取了回避和隐瞒的手法。福全在康熙的皇子们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是坚定地支持皇八子允禩的；他的继承王爵的子孙也都是“八爷党”。福全曾向皇帝举荐允禩做皇位继承人。玄烨在谈到此事时说：“乃若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裕亲王存日亦曾奏言八阿哥的性好，不务矜夸。”（见《清圣祖实录》）福全第三子保泰继承亲王爵位后，也“坐谄附廉亲王允禩，国丧演剧”，被革除了王爵。福全之孙广宁继爵后，也因“洽事错谬，未除保泰朋党之习”，被夺爵锁禁。福全祖孙三代都是雍正帝继承皇位的绊脚石，对裕亲王一家的处置也不会手软，可能因此导致裕亲王府园萼辉园建在何处、如何继承，在文献和笔记资料中只字难觅。

第二，从允祥赐园的地址和赏赐的时间上看，允祥交辉园就是原先福全的萼辉园。这两个不同名的赐园，都在畅春园的东北、索威畹园的东边。裕亲王保泰是在雍正二年（1724）作为“阿其那”允禩的死党被革爵的，他的赐园理应被内务府收回。而允祥是在雍正三年被赐予交辉园的。他得到了一座位于畅春园东北的赐园，而位于畅春园东北的萼辉园却从此不见了踪影。这足以说明，萼辉园确是交辉园的前身。

第三，萼辉园是康熙帝亲自命名并御题园名匾额的。而从交辉园以后传承看，继承者们虽然园名和楼名都有所变更，但康熙帝题写的萼辉园那个“辉”字，却一直被谨慎地保留着，而且园主人都是皇子、皇女和皇帝，命名都多为历代皇帝。在雍正年间称为交辉园、交辉楼，乾隆嘉庆年间称作联辉楼，嘉庆及以后的道光咸丰间称作含晖园、含晖楼；嘉庆帝颙琰曾一度改名含光楼，但以后又改回来了；在圆明园被焚后，同治年间重修时仍然保留原名含晖楼。康熙帝的后代不管谁做了皇帝，都保留了园名中的“辉”字，这不是巧合，它体现了对先祖康熙大帝的尊崇和景仰。这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交辉园对萼辉园的传承关系。

（二）怡亲王允祥交辉园

交辉园是康熙帝十三子怡亲王允祥的赐园。嘉庆帝顺瑛在《绮春园记》中写道：“斯园（即绮春园）先名交辉，为怡贤亲王赐邸”。允祥七子弘晓继承亲王爵位后，仍然住在此园，直到乾隆中叶迁出。

1. 允祥与四兄雍正帝胤禛的亲密关系

允祥（1686～1729）是康熙帝第十三子，雍正帝继位后，即封为和硕怡亲王，命总理朝政，又出任议政大臣，处理重大事务。胤禛说：“辅政之初，阿其那包藏祸心，扰乱国是；隆科多作威作福，揽势招权。实赖怡亲王一人挺然独立于其中，镇静刚方之气，俾奸不得肆其志。”雍正四年七月，胤禛御题“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额赐予允祥。

康熙年间，诸皇子斗争异常激烈，但允祥与胤禛之间交往不断，关系很好。允祥常到四兄的赐园圆明园宴饮歌咏，并曾多次写诗相赠。允祥《圆明园燕集呈雍亲王四首》写道：

绿水名园倚绛霄，
欢联华萼应嘉招。
跻攀不尽登临兴，
阆苑蓬壶路未遥。
芝榜高题御墨鲜，
阳春烟景浩无边。
圆通妙谛谁能会，
一片光明照大千。

允祥在雍正八年（1730）五月病逝后，雍正帝亲临祭奠，命配享太庙，谥号为“贤”。皇帝还亲撰《怡亲王允祥碑文》，对这位十三弟给予极高的充满亲情的评价：“于戏，念股肱之谊重，雕刻金镛；眷手足之情深，辅扬玉牒。功高德茂，享亘古之鸿声；生荣死哀，备生人之全福。将使斯之炳焕，偕星耀以流辉；贞石嵯峨，与峰峦而永峙！”

允祥终生忙于政务，但也经常吟咏诗篇。允祥去世后，雍正将自己保存的允祥诗手稿共三十二首，全部整理汇为一帙，亲撰《题辞》，命名《交辉园遗稿》，附于雍正自己的诗集之后。他称赞允祥的诗作“抒写性情，和平大雅，无纤毫尘腐之气”。他写道：“王以不世出之名贤而有此清新清逸之词翰，且忠孝慈惠之意，荡然流露于笔墨间，吉光片羽，岂惟朕心不忍湮没，谅亦天下后世所共珍欤！”

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命允祥第七子弘晓袭封和硕怡亲王，当时他仅九岁。乾隆帝弘历继位后，对弘晓倍加关心和照顾。他说：“皇考时怡贤亲王一德

一心，赞襄国政，深蒙皇考嘉奖优待。今朕当仰体皇考圣心，眷爱怡亲王弘晓，教诲作养之。”在乾隆元年（1736），弘晓十四岁时即在内廷行走，并拣选翰林官林令旭做他的教师。乾隆四年命弘晓管理藩院事务，五年任正白旗汉军都统。弘晓于乾隆四十三年病故。

2. 两代怡亲王居住交辉园

雍正三年（1725），皇帝将交辉园赐予怡亲王，胤禛即皇帝位后，即兴工扩建圆明园。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首次正式驻蹕圆明园，并在当天传谕：“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为在御园上朝理政作准备，他在这年三月即令果亲王允礼在御园西南隅修建自得园，同时也将御园东南隅的萼辉园赐予怡亲王允祥，并赐名交辉园。

交辉园正院主楼名交辉楼，庭院宽阔，院南部是一座小湖，从园西索家花园和墙外的万泉河通过暗沟引来万泉水。南岸是逶迤的土山，山环里修建一座流杯亭。院中植有苍松翠竹，山上山下栽种桃杏杨柳，碧池内外荷花和芍药牡丹竞相绽放。弘晓在《交辉园记》中对园景作过生动的描绘，大意为：杨柳掩映的小楼，有迂折长廊和宛转小径通向山顶的方亭。庭院里青松百尺，挺拔葱郁；修竹数竿，随风摇曳。鲜杏枝头，粉瓣吐蕊；夭桃盛开，尽显芳菲。翻阶芍药，花色浓艳；拂槛牡丹，香染衣襟。藕花深处，断续传来菱歌；月照小楼，吹响数声玉笛。碧湖如镜，画舫激成层层细浪；两岸青山，小桥架起一道彩虹。春花秋叶，随季节而转换，同样夺人魂魄；耳闻目睹，着实令人心旷神怡。

山环里花丛环绕的四方流杯亭，是允祥为在上巳日邀友人修禊，仿古人曲水流觞饮酒赋诗而修建的。其额题为“寄情咸畅”。弘晓在《流杯亭记》中写道：“流杯亭者，王考仿曲水之宴而为之也。构亭于中，环以小山，荫以丛灌，屈注为流，叠石为坐。每春夏之交，风日晴朗，公余偶于此与诸文士觞咏赋诗，岁不过一二焉。”这座流杯亭，在允祥去世三个月后的雍正八年秋天，被地震损坏得木柱倾斜，但未塌倒。弘晓在乾隆三年（1738）春重新修葺完好。他又可以在绿树莺啼、水流花谢、山光入座、月影依人之时，“偕一二知己，列坐于此，澹茗以待漱醪，清音以代歌吹，觉天畅遂，俗虑都蠲。至于商榷古今，考稽书史，或分韵赋诗，留连景物，学问之道亦于此不无进益。”他认为这是“长文思，益神智”的好地方。

因为雍正帝常年居住在圆明园，所以允祥住在交辉园的时间比住在京城王府井帅府园的怡亲王府的时间还要多。胤禛曾写过一首《春园读书》：“一片芳菲上苑东，昼长人坐落花风。蒙茸细草侵阶绿，浓艳夭桃映阁红。春惹游蜂窥几席，浓薰舞蝶傍帘栊。韶光脉脉春如海，讽咏芸编兴不穷。”允祥捧读后当即吟成和诗一首《奉和雍亲王读书元韵》：

紫燕穿帘西复东，一庭柳絮舞春风。
书开绡帙迎新绿，砚试端溪点落红。
雨霁霞光明户牖，日斜香篆出房栊。
分明珍重攻文史，益信前贤蕴不穷。

这首诗收录在《交辉园遗稿》中，允祥还有一部诗集，名叫《怡仁堂诗稿》，由弘晓整理，出版于乾隆四年（1739）。允祥在交辉园写过一首《西山》诗，抒发他对西山风光的喜爱并渴望探胜的心境：“雾色来西爽，云端见远峰。翠含新雨重，青爱晚烟浓。逸兴登山屐，清音隔寺钟。何时探胜迹，泉石纪游踪。”

弘晓在父王去世后，成为交辉园的新主人。交辉园紧邻御园，悬挂着雍正御题的园名，充分显示出皇家气派。弘晓对雍正末年的皇家赐园，在《交辉园赋》中作了生动具体的记录和描绘：“睇芳园而遐畅，骋妍景以徜徉。仰先王之遗泽，戴圣主之恩光。勤宸居以听夕，邻日月以天闾。岩岫嶙峋于朱户，流波萦带于紫房。溯嘉名之自昔，揭睿藻以琳瑯。”而对他的园居生活，则怀着乐观和谨慎的态度进行了简要的记述：“尔乃游心艺圃；容与书田。揽朝霞之璀璨；接皓月之澄鲜。乐志怡情，欣泰交之有道；抚今思昔，斯俯仰之无愆。”

雍末乾初，弘晓一段时间没在交辉园居住。这位十四岁的亲王，在乾隆元年夏天写了一首《忆交辉园诗》，记述他对赐园的怀念：“忆昔名园欢赏时，春花夏木色多奇。不知当日乘凉处，绿草犹能长碧池？”乾隆三年春天，他又回到赐园居住，写成《再至交辉园有感》诗：

风光旧相识，引我听清泉。
岸柳多舒绿，山桃又放妍。
鸟声流曲径，花影入虚船。
日暮不归去，行行忆昔年。

乾隆五年（1740）正月上旬，皇帝亲洒宸翰，题写了两副匾额“忠孝为藩”“明善堂”赐予弘晓。隔天又御书“遐龄养福”匾额赐予弘晓的母亲。弘晓感激涕零，写成一篇《庚申正月蒙恩赐臣忠孝为藩、明善堂二额，越日又蒙恩赐臣母遐龄养福额恭颂》，衷心感戴皇恩之浩荡，说：“丕基永命，帝祚无疆。勗尔丹忱，以赞我皇。”弘晓还写出一首《御赐忠孝为藩匾额恭纪》诗，表示要做到忠孝两全：“坐愧春风雨露天，屏藩漫厠已周年。宸翰忽出龙文灿，内史新颁德意宣。报国惟忠心莫懈，娱亲以孝分宜全。钦承明训臣尤惕，敢负恩光日月悬。”弘晓对皇上御赐堂名“明善堂”最为感奋，便将御题匾额恭悬于交辉园东部一座临湖殿堂门额。并题诗一首《蒙御赐明善堂匾额恭记》：

曾闻明善如诚身，圣训殷殷出紫宸。

深荷龙章惠臣下，谨将蠲洁答慈仁。

弘晓题颂咏诗意犹未尽，便又写了一篇文章《恩赐御书明善堂匾额恭记》，深入理解皇上恩赐堂名的涵义，表示自己终生实践“明善”真邃的态度与决心。他写道：“蒙御书明善堂额赐臣弘晓，界出入瞻仰，升降思维，顾嘉名之自天，愧实践之无地。”他认为，孟子倡导“为人好善”，汉东平王刘苍主张“居家乐善”，皇上是以先贤的圣训名言来教导和启迪自己。他的领悟和体味是：“惟明善之道，不外一心。夫悬鉴止水者，心之体也；慈和恺悌者，心之用也。自致君泽民，事亲敬长，以致用人行政，胥不外此。”怎样才能做到“为善”“乐善”呢，他写道：“惟时时存好善之心，而省身克己兢兢焉，恐致一念之不明，一事之不善。而亲善人，听善言，行善事，自勉强而致成功，则私欲尽净，天理流行，无往而非善矣。”皇上期望普天下之人同臻于善，自己要仰体圣心，朝夕从事，处处落实，完全实现圣上的嘱咐。

今年夏天，弘晓在明善堂把杯细饮，雨后的湖水微涨，满湖清亮的红莲在凉风中摇曳，感从中来，便吟出一首《明善堂观荷》：“出自淤泥异众芳，亭亭云锦映方塘。漫怜西子凌波笑，可爱杨妃带醉妆。霞散中流擎翠盖。雨余曲槛斗清香。凭栏把酒堪欣赏，归去风清夕照凉。”明善堂是弘晓重温圣训、最喜欢光顾的殿堂，常在这里读书吟诗、品茶赏花，他还写过一首《明善堂春昼静坐》：“和风拂槛正新晴，静坐应多乐意生。架满图书无俗韵，庭留花草有闲情。开窗眼底游鱼跃，捲幔风前舞蝶迎。尽日支颐浑自得，炉香椀茗喜双清。”

乾隆五年（1740），弘晓将自己的诗汇集出版，取名《明善堂诗集》，这也是他终生诗作的书名。他平生所写文章汇编为《明善堂文集》。弘晓迁出交辉园几年后，乾隆帝将此园划归绮春园。嘉庆六年（1801），明善堂改建为七楹抱厦殿，正殿悬“含淳堂”匾额，这组建筑命名为“生冬室”。嘉庆十二年，颀琰写有《生冬室》诗：“绮春佳境御园东，别有洞天复道通。明善旧题念堂构，含淳新额换檐栊。”

乾隆六年秋，弘晓因病请假在交辉园中休养。当时正是金风送爽，暑退凉生，登上交辉楼远眺，思绪豁然开阔。他深感白驹过隙，时序迁流，抚今追昔，感慨万分，便挥笔写成一篇《登楼赋》。他在结尾处写道：“感宵肝之勤劳，幸隆恩之缱绻。于时四体以适，百感俱消。空螿啼露，警鹤鸣皋。托柔翰以抒怀，抚清景于沆寥。诂流连于荒宴，聊假日以逍遥。”他在文章中明确地表示：虽然因病度假过几天逍遥的日子，但时刻不忘皇上日理万机，夙兴夜寐，为国操劳；更不忘皇恩浩荡，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顾，哪里还敢贪图安逸，荒疏大业？只能一心一德完成皇上的嘱托，为国效力。

3. 弘晓迁出交辉园

怡亲王弘晓何时迁出交辉园？暂未见确实记载。在弘晓撰《明善堂诗集》“卷之三十”有一首五言律诗《暮春移居赐园喜而有作》：“赐园初补葺，风雨花恩新。柳待清明绿，花迎上巳春。龙池涵旧泽，鹤柴静无尘。休沐清娱地，朝宗达绛津。”他这座新的赐园，原是康熙帝第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的赐园“红桥别墅”。弘晓当时还写有一首《望夜园居》，诗中“诗翁昔日题名地，桃面依然作好春”句之后有注：“园中六景皆紫琼叔命名。”允禧号紫琼道人。在这年初春弘晓写有《追和紫琼二十一叔红桥别墅六景诗呈经畬主人》组诗，是六首七绝。红桥别墅六景是杏花菴、云渡桥、鱼乐亭、芙蓉洲、来禽坞、烟月汴。允禧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弘晓移居赐园诗写于乾隆二十八年暮春。可知允禧去世后，他的赐园红桥别墅被内务府收回，而在二十八年春转赐给了弘晓。弘晓应当是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迁出了交辉园，住进了新的赐园“红桥别墅”。

（三）大学士傅恒春和园

嘉庆帝颀琰在《绮春园记》中写道：“斯园先名交辉，为怡贤亲王赐邸，又改赐傅恒及福隆安，呈进后，蒙皇考定名绮春。”吴振域《养吉斋丛录》也有类

似记载：“绮春园在圆明园东，有复道相属。旧为大学士傅恒及其子大学士福康安（应为福隆安）赐园，殃后缴进。”

1. 傅恒将交辉园改名为春和园

傅恒（？～1770），字春和，满洲镶黄旗人，出身于煊赫隆盛的簪缨世族富察氏家族，是乾隆帝孝贤纯皇后的弟弟，弘历的小舅子。他在乾隆五年被授予蓝翎侍卫，仅在六年时间便平步青云，历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右侍郎、军机处行走、内大臣、户部尚书、会典馆总裁、侍卫内大臣、保和殿大学士。乾隆十三年（1748），他接替讷亲成为首席军机大臣，其时年只二十五六岁，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宰辅。

乾隆十四年，傅恒平定大小金川有功，被封为一等忠勇公，敕命为富察氏建宗祠，并在东安门内为傅恒修建一座府第。乾隆二十年，平定了新疆准噶尔的割据势力，傅恒因协助赞画有功，皇帝在紫光阁为百名功臣画像时，把傅恒放在第一位。弘历写诗赞扬傅恒：“世胄之臣，与国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绩。定策西师，惟汝予同。鄯侯不战，宜居首功。”

在经历了征战缅甸之后，傅恒于乾隆三十五年七月病逝，赐谥号“文忠”。傅恒得到赐园交辉园后，以自己的“字”为园名，这便是“春和园”。

2. 傅恒在春和园居住的年代

弘晓于乾隆二十八年暮春搬出了交辉园。傅恒是在乾隆二十八暮春以后才住进此园。

永瑄在一首《赐新居恭纪》诗中，有“东庥旧感萦回在，嘉树阴成近十年”之名，句后有注：“即傅文忠公旧赐居。”写的可能是傅恒在“近十年”以前住进了旧赐居。永瑄此诗写于乾隆三十八年，“近十年以前”即是乾隆二十九年前后。这也可证明，傅恒是在乾隆二十九年前后住进了春和园。这正是弘晓在乾隆二十八年迁出交辉园不久。

傅恒入住春和园的时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乾隆十四年，傅恒受降莎罗奔后，班师回朝。乾隆下旨将十三叔允祥子侄交还的赐园赐给了傅恒，更名春和园。”此论有一定道理。因为乾隆帝因傅恒有功，于乾隆十四年在京城东安门内为傅恒建成一座府邸，与此同时，在西郊再赐予一座花园别墅也是可能的。但此说也缺少文献资料根据，还须继续讨论。

傅恒在乾隆三十五年以前即迁出了春和园。道光第七子醇亲王奕譞，在一首题为《鸣鹤园》的诗注中，曾明确地写道：“是园初为傅文忠公第宅。”说明傅恒去世前曾迁出春和园，住进了仅一路之隔的南邻“鸣鹤园”，此园当时名叫“淑春园”。傅恒又将这座新的赐园更名为“春和园”。这就是为什么西郊园林史上出现了两座同名的“春和园”的原因。

（四）成亲王永理西爽村

嘉庆帝颙琰在一首绮春园诗的诗注中写道：“绮春园内之西南隅，旧以缭墙别界之区，名曰含晖园。又横界一区名曰西爽村，中有联辉楼，为成亲王寓园憩止之所。予经纬之遐亦常拈吟较射于其中。后成亲王经予别赐宅，迁移已逾十稔矣。”这里将西爽村的始末交待得很清楚。

1. 成亲王永理入住西爽村

永理（1752~1823）是乾隆帝第十一子，生于乾隆十七年，初号镜泉，别号诒晋斋主人。乾隆五十四年封和硕成亲王。在诸位兄弟中，永理与永琰（即颙琰）最为要好，二人经常一同随驾巡幸，射猎游赏，评诗品画，唱和赠答。颙琰继皇帝位后，嘉庆四年正月命永理任军机大臣，总管户部三库，开亲王领军机之先河。不久以亲王领军机不合定制，遂罢军机处行走并总理户部三库之任。

永理自幼擅长书法，与享有盛名的书法巨擘铁保、翁方纲、刘墉并称“四大家”。嘉庆帝对他的书艺也极为推崇，命书裕陵圣德神功碑，并命自择书迹，刻作《诒晋斋帖》，以手诏为序，颁赏臣工。永理在诗文绘画等领域也成就卓著，名重一时，著有《诒晋斋集》。

永理于乾隆三十八年住进春和园，并更名“西爽村”。《诒晋斋集》卷一有一首《四月初六日赐新居恭纪》：

赐室初移鹤籞边，清华云露接高天。

仙山御气霏松径，太液恩波到石泉。

往者楼台浑有地，载来书画亦盈船。

东麻旧感萦回在，嘉树阴成近十年。

诗末有注：“即傅文忠公旧赐居。”卷一的诗写于“乾隆癸未至癸卯”，即乾隆二十八年至四十八年。在《赐新居恭纪》前一首诗为《春夜雨》，诗题有注：

“以下甲午”，可知《赐新居恭纪》一诗写于甲午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即是说，永理在乾隆三十九年搬进西爽村。

2. 永理的园居生活

西爽村内的建筑和景观，应当大体与交辉园相类似。但是永理在更改园名的同时，将交辉楼改名为联辉楼。楼南有座射圃，皇十五子永琰曾多次来此与十一兄永理一起习射燕游，吟咏唱和。颢琰在嘉庆十年（1805）写《含光楼（旧名联辉楼，为十一兄居住）》一诗，回忆兄弟二人的园居生活：

联辉昔日雁行聚，鸿影翩翩云路高。
柳下分棚同较射，花间觅句共挥毫。
清谈犹记凭朱槛，嘉树还看荫碧皋。
偶憩堂阴怀旧雨，绿杨溪畔放轻舸。

从联辉楼东行，通过院东侧的穿堂殿，可以来到两院落的双寿寺，后殿供奉着观音菩萨。

西爽村的北墙开辟一座园门，可通往圆明园的秀清村。此门原称绮春园门，是一座“复道”建筑。《养吉斋丛录》即说：“绮春园在圆明园东，有复道相属。”复道是架设在圆明园和西爽村两道围墙上的空中走廊。样式雷《圆明园大墙图》清楚地绘出了这条复道，并注明“西爽村门”。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永理迁出西爽村十多年以后才奉命取消。嘉庆十三年（1808）记载：“奉旨，西爽村仍称绮春园宫门，嗣后一切称谓书写俱不得再有西爽村字样。”

永理是书画家和诗人，他有几篇诗作是专写西爽村的。乾隆五十年（1785），写有一首五律《初春园居作》：“漩源明沼址，画舫进楼台。春日一以照，林花各自开。燕飞寻旧垒，人到昔春苔。幽兴知生熟，游踪隔岁来。”乾隆五十一年，永理又吟成四首五律《仲春园居作》，题下有注：“傅文忠公赐园也。”其一其二两首诗如下：“小园春事好，暇日遂幽寻。试棹方塘水，鸣禽旧柳林。楼台起已久，花木发能深。马宅殊今昔，犹余感物心。”“回首临渊日，层冰皜皜如。东风无不懈，春水复职初。醒石苔犹护，名园岁几除。晚天凭曲栏，照影夕阳余。”这年夏天，永理正在园中赏景，忽然从西方翩然飞来几只白鹤，落在湖边石矶上，正要伸颈饮水。碰巧被附近的家僮看到，便前去想揪住白色的鹤羽。几只白鹤惊吓得呼叫着飞跑了。永理触景生情，便吟成一首古体诗《鹤》，写道：“青云覆

我苑，仙禽集晨朝。饮我玉瓮池，意态孤且超”，眼见它们“翩然振羽去”，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诗经》上“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诗句，引发出不断的思索。乾隆五十二年（1787），永理又咏出一首《初春园居即事》：

我欲乘舟泛小池，刺篙舟子且迟迟。
解冰绿水春依旧，过眼流年去可知。
扫地焚香聊独坐，嗅花搓蕊已多时。
朝来揽镜情怀恶，愧把微斑道向诗。

嘉庆四年（1799），太上皇弘历逝世。嘉庆帝将红级一世的大学士大贪官和珅处死，没收了他的府第、园林和财产。颉琰将什刹海和相府东段、西郊和珅十笏园（淑春园）东段，赐予他的十一兄永理。永理迁出了西爽村，住进了豪华的淑春园，此园遂被称为“成亲王府”。

二、绮春园时代

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帝将春和园更名绮春园。嘉庆六年至十六年（1801—1811），在西爽村开辟了含晖园，赐予庄敬和硕公主。十六年含晖园缴回后称“南园”，成为绮春园位于西隅的组成部分。后来此南园名被取消，而称绮春园为南园（图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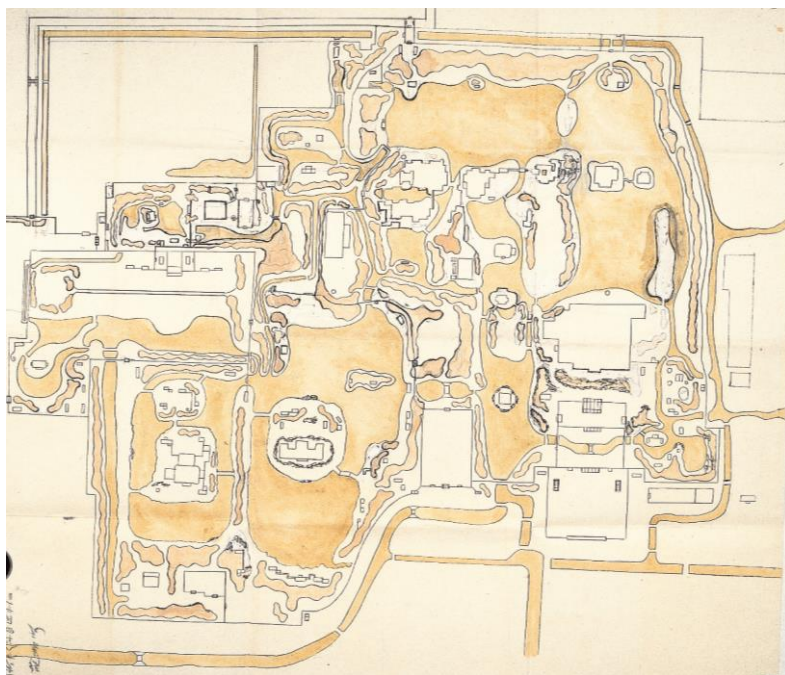


图 6-1 样式雷绮春园图

（一）庄敬和硕公主含晖园

颀琰在嘉庆十七年（1812）《含晖楼远眺》诗注中写道：“嗣以庄敬和硕公主下降，亦曾赐居含晖园。去岁公主病逝，复经额驸索特纳木多布斋（又译索特纳木多尔济）呈缴。”

庄敬和硕公主，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和裕皇贵妃刘氏生，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下嫁蒙古科尔沁郡王索特纳木多尔济，嘉庆十六年三月去世。皇次子绵宁（即后来的道光帝旻宁）闻得恶耗，便带领三弟绵恺、四弟绵忻，到三姐的灵堂前祭奠。他跪地哭诉说：“以姊之孝，胡不既耄？以姊之贤，胡不假年？凶讣初奔，况然销魂。三十一岁，遽尔违世。姊弟之情，悲深川逝。痛极难言，潸然挥涕。自昔怡怡，欢谈朝夕。今则永离，何胜伤悲！”他还写了一首《庄敬和硕公主三姊挽歌》，足见姐弟情谊之深厚。庄敬和硕公主与她的四妹庄静固伦公主同葬于北京西郊王佐村，即今海淀区万寿路地区的“公主坟”。

索特纳木多尔济，博尔济吉特氏，额驸蒙古科尔沁郡王齐默特多尔济之孙，袭爵。迎娶庄敬公主后，授御前大臣，赐紫缰。这位和硕额驸备受皇帝信赖，在林清起义军攻打紫禁城时，正在白石涧行宫的颀琰，派遣索特纳木多尔济等五位亲信大臣，火速回京镇压。在平息战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嘉庆二十五年（1820），受顾命。道光五年（1825）卒，进亲王。无子，以从子僧格林沁为后。

（二）绮春园的南园

据《内务府则例》圆明园卷记载：嘉庆十六年（1811），含晖园收归绮春园后，改称“南园”。直到道光八年（1882）才取消了“南园”的名称。

嘉庆年间，对绮春园原交辉园、南园地域，进行大规模的重修和新建。嘉庆帝在《绮春园记》中写道：“顾年久荒废，殿宇间有倾圮，湖泊已多年淤垫，丹雘剥落，基址湫湿。爰自嘉庆六年驻蹕御园之后，暇时临莅弗适于怀，每岁修理一二处。屏绝藻绘，惟尚朴淳。花木遂其地产之茂蕃，溪山趁其天成之幽秀。”西部最重要的建筑凤麟洲，修建后更名清夏斋，正殿为工字殿，前殿设宝座，后殿为寝宫。斋左的双寿寺更名延寿寺。联辉楼改名含光楼，后在原址移地重建，又改为含晖楼。楼前射圃成为嘉庆、道光、咸丰三代皇帝演练骑射的场所。清夏斋和含光（辉）楼都是嘉庆御定“绮春园三十景”之一。在含晖楼以南的小湖中南北两座小岛上，修建了畅和堂和绿满轩。畅和堂东侧的较大湖面上，中央大岛

修建澄心堂，东北小岛建湛清轩。畅和堂南边的南园墙内修建两座小型道观：惠济祠和河神庙。以上便是绮春园西部的建筑景观概貌。

（三）清夏斋和延寿寺

清夏斋和延寿寺占地面积 1.3 万平方米。清夏斋位置原为乾隆皇帝第十生子，成亲王永瑑的私人花园，名曰“西爽村”，并不属于绮春园。嘉庆四年（1799）乾隆太上皇驾崩，嘉庆皇帝以罪处死和珅，将和珅的淑春园转赐给哥哥成亲王永瑑，将永瑑原有的西爽村并入绮春园并进行了大规模修缮与添建。（图 6-2、图 6-3）



图 6-2 清夏斋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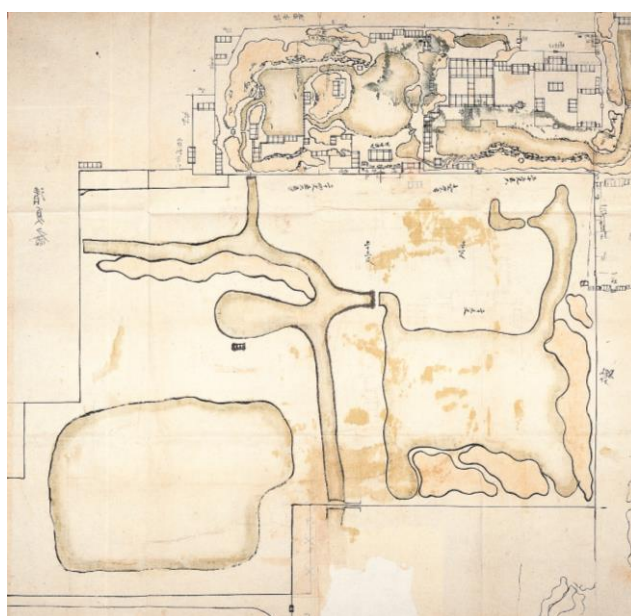


图 6-3 样式雷图所见清夏斋

新修缮的正殿坐北朝南，为工字形大殿，前殿后殿皆为七间，中连穿堂殿三间。前殿外檐悬挂嘉庆皇帝御书“清夏斋”，为绮春园春、夏、秋、冬四季景观之夏景。清夏斋前殿设有宝座，而后殿则为寝宫。在咸丰时期，嘉庆遗孀如皇贵太妃就居住在清夏斋。清夏斋后殿东部建有套殿，套殿东面与其相连建有“镜虹馆”。

清夏斋前殿南修有平台，平台南为水池。池中饲养锦鳞数百头，此处是喂鱼赏荷的佳处。在清夏斋前殿东还建有重檐十字亭一座，外檐悬挂嘉庆御书“天临海镜”匾额，十字亭东西建有游廊与清夏斋前殿和东面的延寿寺相通。

清夏斋流杯亭，即原怡亲王弘晓时期的流杯亭，为四方重檐，亭额曰“寄情咸畅”。因该亭之大理石基座上，凿有云形流杯渠，所以俗称流杯亭。园毁后此石座流散它处，1981年运回圆明园。（图 6-4）



图 6-4 流杯亭石座

（四）含晖楼

含晖楼位于圆明园清夏斋西南，占地面积 5 万平方米。含晖楼所在地，即含晖园，原为西爽村一部分。嘉庆六年（1801），庄敬和硕公主下嫁，西爽村辟出一块，建为含晖园，嘉庆帝将公主赐居于此。嘉庆十六年（1811）庄敬公主病逝，含晖园重新被划入绮春园。

含晖楼为该景区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上下各七间，最早叫“联晖楼”。此楼初时并不在现址。嘉庆四年（1799）西爽村归入绮春园后，更名为“含光楼”。

嘉庆十六年（1811）含晖园重新划入绮春园后，将楼移至现有位置，更名为“含晖楼”（图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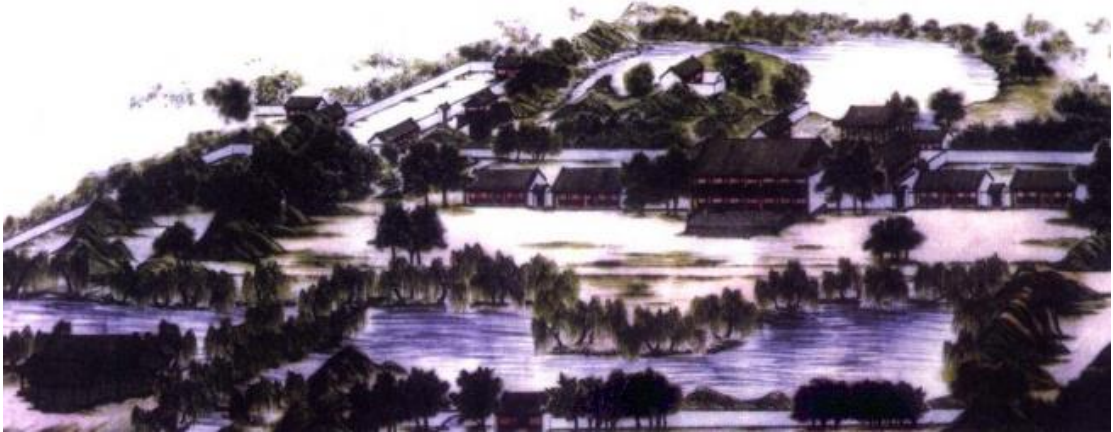


图 6-5 含晖楼复原图

含晖楼后院设东、西配殿各五间，楼前设有月台。此处为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皇帝骑马射箭之处。道光三年（1823），恭慈皇太后移居至绮春园敷春堂，正月十六日，道光帝侍奉皇太后至含晖楼前观灯，并在此赐宴皇子、王公大臣及外藩使臣。事后，道光帝还为此特意写诗云：“昔日马射沐恩隆，今岁今宵事岂同。疏柳清池仍此地，华灯鼓乐触予衷。”道光、咸丰朝，二位皇帝都曾多次在此陪太后、太妃用膳。

在含晖楼西南池中岛上还建有坐北朝南五间敞厅，内檐悬挂嘉庆御书“招凉榭”，此处为道、咸二帝陪同太后、太妃赏荷之处。咸丰皇帝曾有《招凉榭观荷》诗，诗曰：“虚榭楼南绿影长，森森夏林印方塘。锦云翠盖标清兴，盈沼芙蕖一槛香。”

101 中学后来新修了一座招凉榭。但新“招凉榭”已不是在绮春园原“招凉榭”原址上修建，而是位于原绿满轩遗址北侧。原招凉榭处已经盖起了现代建筑。从下面两张图对比来看，绿满轩北侧湖的东半部分，稍稍保留了原来的形状（图 6-6、图 6-7）。

除了位置不一样，两座招凉榭的建筑形制也不一样。绮春园招凉榭为坐北朝南五间敞厅，内檐悬挂嘉庆御书“招凉榭”。而 101 中学“招凉榭”为坐南朝北

三间敞厅。另外在招凉榭东南侧的小山上还建有一座小亭，六角或八角单檐攒尖顶。招凉榭附近的这些山应该是绮春园山系的遗留。



图 6-6 101 中学恢复的招凉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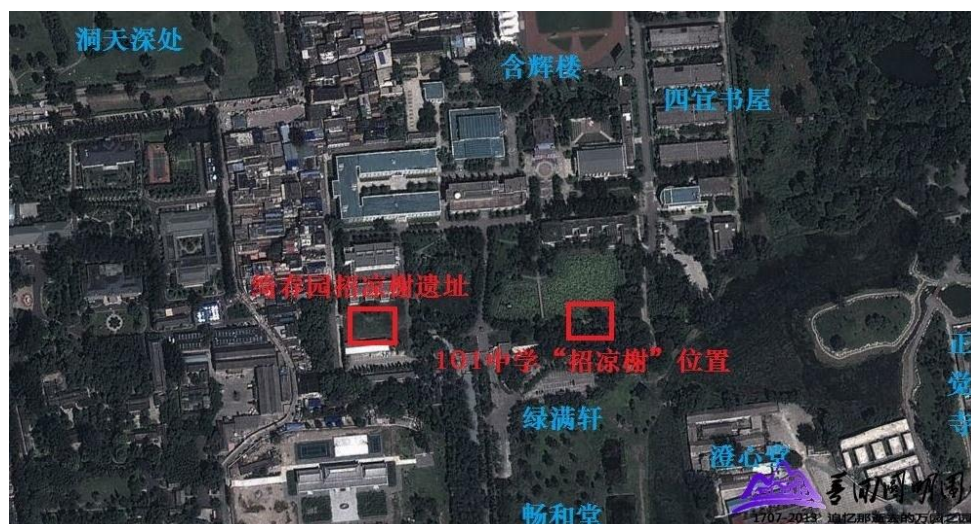


图 6-7 招凉榭古今位置图

含晖楼景区四周都建有围墙，西南开有运料门，东门为“环翠门”，南门为城关一座，城关北面石匾为“排青幌”，南面石匾为“护松扉”，皆为嘉庆御书。

（五）绿满轩

绿满轩，位于含晖楼以南的两个小岛上，共有大小房间 51 间，游廊 48 间。两岛共占地面积 1.1 万平方米。

绿满轩位于北岛，建于嘉庆年间。正殿绿满轩殿为转角殿五间。绿满轩东北建有坐北朝南敞厅三间，外檐悬“皎镜涵空”匾。绿满轩西北建双连亭，名曰“袭矩亭”，亭西北有木桥与岸相接，过木桥便可看到含晖楼“排青幌”城关。

（六）云漪馆

澄心堂位于绮春园西路南湖岛上，占地面积 1.5 万平方米。澄心堂在乾隆时期就已归入绮春园，最初这里叫“竹园”。嘉庆中后期进行过大规模修缮。嘉庆、道光及咸丰祖孙三代皇帝对澄心堂都很喜欢。嘉庆皇帝在描写澄心堂诗中云：“放棹南湖度水关，书堂四面碧漪环。霞光灿烂辉高宇，鉴影微茫印远山。”嘉、道、咸三代皇帝经常在澄心堂用膳、休息。澄心堂岛北岸与其隔湖相望建有坐北朝南五间两卷殿，名曰“云漪馆”（图 6-8）。云漪馆、凌虚亭，约嘉庆二十三年（1818）已修成见诗。



图 6-8 云漪馆复原图

（七）喜雨山房

喜雨山房位于绮春园西路东北隅，由喜雨山房、知乐轩、烟雨楼三组建筑组成。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喜雨山房和知乐轩两组建筑在乾隆时期就已建成，而烟雨楼则是嘉庆十五年（1810）添建的。

正殿喜雨山房坐北朝南，前后有廊，北接抱厦三间，外檐悬“喜雨山房”匾，此匾为嘉庆皇帝御书。喜雨山房在乾隆时称“乐水山房”，嘉庆对其大修后更名“喜雨山房”，并在殿旁卧碑一通，碑刻嘉庆皇帝御制《喜雨山房记》，礼部尚书铁保楷书。

喜雨山房以北隔池相望建有二层楼阁一座。楼坐北朝南，前接抱厦三间，名“烟雨楼”，为嘉庆十五年（1810）仿浙江嘉兴烟雨楼建造。

在喜雨山房西南，还有一组院落，由五间穿堂殿及二十六间值房组成，此组建筑在乾隆时期就已建成，初名“知乐轩”，嘉、道时期对其建筑进行过修缮。这次修缮后，门殿匾额更改为“假表盘”。

嘉庆、道光、咸丰三代皇帝都把绮春园作为赏景休憩的场所，西部景区也是他们常到的地方。道光年间将绮春园改作“皇太后园”，清夏斋成为奉养皇太妃的殿堂。颀琰很喜爱这块由他规划和修建的园林，经常莅临，游必有诗，共写了一百二十余首诗，写清夏斋的诗有二十六首，写澄心堂的也有二十三首。道光帝也钟情于此地隔尘仙境般的清爽幽静，他的《澄心堂》诗写道：“晴波鼓棹转溪湾，谁向仙源觅往还。绿映含风四围水，青分过雨半房山。依稀雁字层云外，隐约莺梭密柳间。久坐虚堂知静妙，绮春春色隔尘寰。”道光三年（1823）元宵节，道光帝奉恭慈皇太后来含晖楼前观灯，在此赐宴皇子、王公大臣及外藩使臣，并写诗记述其事。咸丰帝在圆明园被焚前二年的暮春，还曾到南湖荡舟赏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此地消闲了。他一首《畅和堂岸右维舟即景》诗：“桃艳杨萸春已深，宜人天气半晴阴。堤平草嫩茸铺毯，石瘦泉清韵泻琴。濯浪金鳞看活泼，凌虚画槛倚嵌崿。墙西柳密花繁处，雅集应知有翰林。”

三、绮春园被毁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绮春园的清夏斋、含晖楼、畅和堂、澄心堂等园林建筑也付之一炬，仅绿满轩等少量建筑幸存，其余皆变为焦土。同治十二年（1873），慈禧太后曾主持动工重建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样式雷受命绘制完成了清夏堂、澄心堂等多幅建筑设计图样。但建园工程因缺乏资金和群臣反对而半途停工。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残存建筑毁于乱兵流民之乱中。

第二节 101 中学

1949年5月，华北育才中学与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合并，成为师大附中二部，此即101中学前身。1950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中学在圆明园遗址绮春

园西北部修建校舍。1951年9月，中学迁至绮春园西北部现址。1952年8月与华北中学合并。1953年9月更名为北师大二附中。1955年定名为“北京市一零一中学”。101中学遂占用绮春园遗址西北部至今。

101中学占用的景点有清夏斋、延寿寺、流杯亭、含晖楼、绿满轩、云漪馆、喜雨山房、知乐轩、烟雨楼等多处建筑基址。绿满轩建筑已不复存在，遗址也不见痕迹。101中学占用区域的山形水系已基本失存。

1999~2001年，国家投巨资做了一次大搬迁。迁出了圆明园遗址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园区的住户和驻园单位。这是圆明园遗址保护和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举措。但占据绮春园西部的101中学此次未能搬迁，其作为暂留单位，继续扩大范围，增建房屋，推平了许多昔日的山形水系，过去的平房校舍变成了一排排现代化楼房。这是大搬迁后的破坏（图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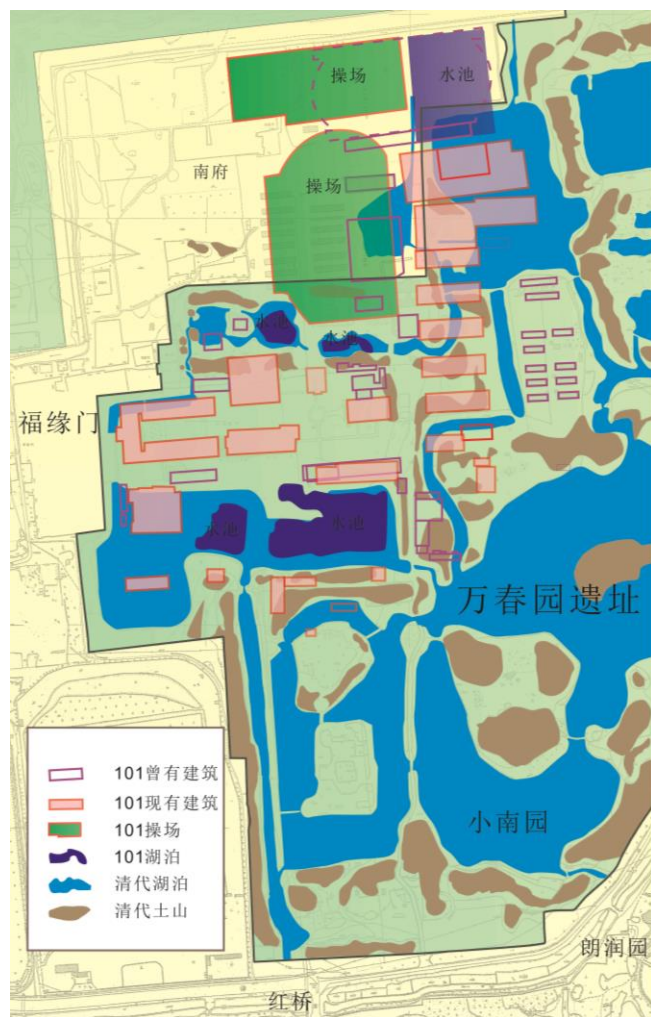


图 6-9 101 中学与圆明园遗址建筑对应图

101 中学由于校舍陈旧，于 2001 年进行了重新规划设计，对原有可利用的建筑开始了翻建和改建。学校现今占地 20.61 万平方米，建筑基底面积 29018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50703 平方米，容积率 0.25。校内目前有湖面 5 片，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

校园根据功能分区分为三大区域：教学办公区、户外运动区以及学生生活区。在总体布局上，学校由于仅有南部与城市道路相接且有大片水面存在，所以主要建筑均布置在校园南部，并处于水面的北侧，呈混合式布局。校园北部则以运动场和其他用地为主。

由于此水系是圆明园中水系的一部分，因此，校方并没有对水体的结构进行改造，只是为了安全的考虑进行了适当的防护。但学校对水体景观的文化内涵意识不足，水体岸线只是用硬质的护岸进行处理，并不能呈现出圆明园自然水系的特点，缺乏对基底历史文脉的继承。

校园内建筑均不超过三层，且建筑色彩均为青灰色，与北京建筑的色彩基调相同，多少显示了对圆明园遗址的尊重。但是校园内建筑风格较为混乱，屋顶就有平屋顶、坡屋顶、临时棚顶等多种，并且现代的建筑风格和圆明园的水体和园林建筑相冲突，这使得校园中古朴的湖池水榭显得十分另类不协。

总体而言，绮春园西部 101 中学占用地块，是圆明三园山形水系和景观建筑风貌变化最大之处，现已完全丧失山水原貌和园林风格。

第七章 王公园林与私家园林

第一节 蔚秀园

一、蔚秀园的沿革

蔚秀园位于北京大学西墙外，是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大学隔颐和园路相对，现在为北京大学教工住宅区。

蔚秀园是伴随着清代北京西郊皇家园林建设出现的。畅春园建成后，康熙皇帝长期驻蹕，使得王公大臣也都在畅春园周边建设园林，蔚秀园正处于畅春园之北，当是王公的赐园所在。清代蔚秀园所在位置先后是彩霞园、和王园、肃王园，最后归醇亲王所有。

（一）彩霞园

张宝章考证蔚秀园最早为彩霞园，并认为其主人是康熙皇帝的九子允禩。清宗室奕賡《佳梦轩丛著》中的《寄楮备谈》里面记载“畅春园在彩霞园之南，圣祖驻蹕之园也。”同书《东华录缀言》中记载“彩霞园在畅春园之北，现为定郡王园居。”由此我们知道畅春园之北的彩霞园应该就是蔚秀园的前身。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中记载“至诸王园居，惟彩霞园曾经皇祖驻蹕，是以门外建盖东西相向朝房二座，自应仍存其旧。”这一条材料提示我们彩霞园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它确实有可能是当时皇子的赐园。康熙三子胤祉在康熙四十六年

（1707）所上奏折中提到“臣等奏请在畅春园周围建造房屋，皇父御赐北新花园迤东空地，令臣等建房。臣等同勘，若建七人房屋，地方似觉狭窄，故四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具奏皇父，在此地修建房屋。时臣等曾言另寻地再行具奏。”蔚秀园正处于畅春园之北，符合奏折中所提皇子建设房屋的范围，在当时是极有可能成为皇子建园之所的。

（二）和王园

圆明园建成后，蔚秀园距御园仍然很近，东边就是通往圆明园的御路。随着皇权更替，御园周边的园林也变换了主人。在彩霞园之后，蔚秀园所在园林成为了和王园。和王就是雍正皇帝之子，乾隆皇帝之弟。国家图书馆藏道光三十年样式雷图档中有一张节略，上面记载“含芳园旧住和亲王，定郡王住，未画过地盘

样，无案可查，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查准。”¹前面已经提到定郡王所住的就是彩霞园，据节略可知在彩霞园之后定王园之前，该园为和王园。弘昼获赐此园的时代目前没有文献记载，张宝章根据弘昼在雍正十一年（1733）被封亲王推定当在此前后，是有合理性的。

（三）肃王园

和王园之后被赐予肃亲王，成为肃王园。张宝章据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圆明园外围大墙图》上今蔚秀园位置标为“肃亲王花园”，认为道光初年蔚秀园曾为肃亲王花园，并指出当时肃亲王花园的主人是肃亲王静敏。他同时推测和王园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弘昼之子和郡王绵循去世后改赐肃亲王永锡。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嘉庆《万寿庆典汇总画样》中蔚秀园的位置已经标为肃亲王花园（图7-1），可见在嘉庆时代此地就已经被赐予肃亲王，当时的肃亲王永锡在朝廷中担任要职，这样才能在御园近地拥有赐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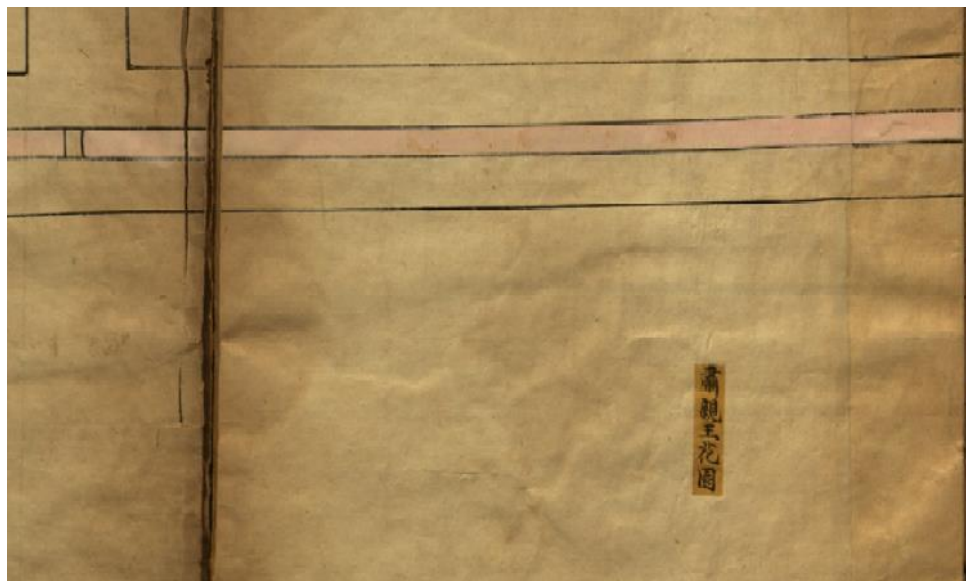


图 7-1 嘉庆《万寿庆典汇总画样》所见肃亲王花园

（四）定王园（含芳园）

肃亲王花园之后被赐予定郡王载铨，并更名为含芳园，也称定王园。道光十六年（1836）载铨袭封为定郡王，他被赐予含芳园可能就在当年或稍后。《翁同

¹转引自耿威《北京海淀的王府园林》，《“全球地域下三山五园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 155。

穌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记载“蔚秀园者，醇邸之赐园也，本定王园”。

《九思堂诗稿续编》记载：“蔚秀园石上招鹤磴三字，为定敏亲王题”。定敏亲王就是载铨，他去世后的谥号是“敏”。载铨雅好诗词，写有多首关于含芳园的作品。他与同时代的女词人顾太清多有交往，顾太清写有《满庭芳·雨中过含芳园谒筠邻主人》词。

（五）蔚秀园

咸丰八年（1858），含芳园转赐奕譞（醇郡王）为园寓，始有蔚秀园之称。奕譞《九思堂诗稿续编》卷三《寒不成寐挑灯阅吟古镜斋诗集辄次其韵》诗中记载“宸翰钦颁蔚秀园咸丰戊午冬间赐额，劫余榱栋迹犹存”，由这首诗可知含芳园在咸丰八年被赐予奕譞，同时咸丰皇帝钦赐蔚秀园匾额，奕譞的诗还透露出在庚申之变（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中蔚秀园也遭到破坏。咸丰九年（1859）奕譞开始居住在蔚秀园，《九思堂诗稿续编》卷六中有《蔚秀园二律》诗写道“于今一夕抵游仙，负却风光弱冠年余已未分藩居园，未及二年遂值庚申之变。”

奕譞对蔚秀园极为喜爱，园居时多有诗作。因公务繁忙他不能到园便命人对园中景物进行拍照，放置在案头。《九思堂诗稿续编》卷十中有一首中提到“近以公务未能至淀园，偶以洋法照园景数页，置之案头，聊当卧游。”

奕譞也曾邀约弟妹来园中游览。《九思堂诗稿续编》中有《约鸣鹤园两弟游蔚秀园》。奕譞还有《纪游十首同九妹作》（《九思堂诗稿续编》卷四）中记载“丹稜新涨碧于油，重到园林二十秋。射圃久芜亭榭废，茫茫旧迹慨从头。双松台峙对西山，瓦砾低看旧市寰。登台俯视挂甲屯一带街市尽成瓦砾。只有玉泉孤塔影，风铃犹语白云间。小庐邻水一窗开，窗下修篁手自栽。领略幽居真意味，暮烟乍敛月轮来。劫来一棹泛迴塘，岸曲桥边话夕阳。屈指薰风重订约，碧箫浅醉芰荷香。”

颐和园建成后，蔚秀园距其也较近，奕譞也经常驻园。这在诗作中也有反映，《九思堂诗稿续编》卷十中有《公事既蒞，邀善厚斋都统庆熙淑庄侍郎敬恩保廷副都统佑至蔚秀园午饭，十弟适因事至淀，亦邀入席得诗一章》《阅操后回园饭讫散步即景》。

奕譞去世后，棺椁曾暂安蔚秀园，其子光绪皇帝曾到此祭奠。

（六）蔚秀园近代以来的变迁

奕譞去世后，蔚秀园重新收归内务府管理，宣统年间被赐予奕譞的儿子载沣。1931年，燕京大学在载沣手中收购蔚秀园，作为教职工的宿舍（图7-2）。



图 7-2 民国时期蔚秀园布局图

1952年后蔚秀园为北京大学宿舍，北京大学在园内建造了新的宿舍楼，旧有建筑多有保留（图7-3、图7-4、图7-5），现为海淀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图 7-3 现今蔚秀园内小径



图 7-4 蔚秀园内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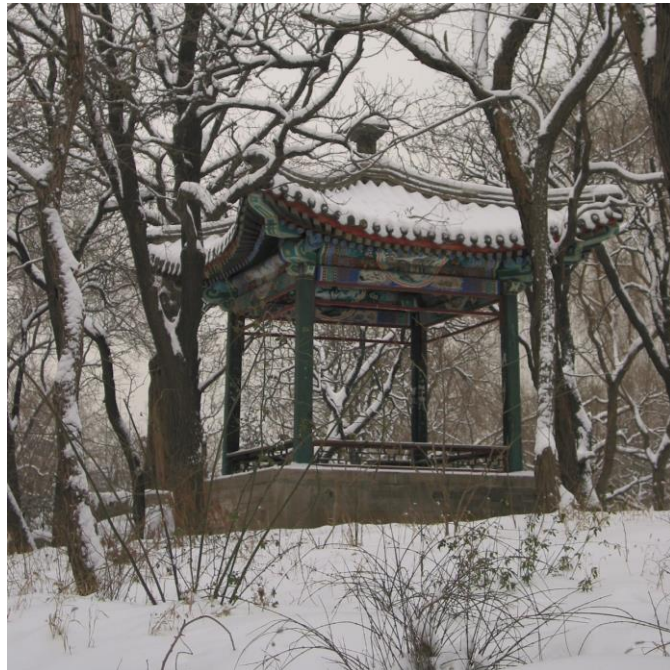


图 7-5 蔚秀园内的亭子

二、蔚秀园的建筑布局

目前可靠的蔚秀园最早的建筑布局情况是含芳园时期。张宝章先生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看到一批样式雷图档，主要是《含芳园地盘画样全图》（图 7-6）、《含芳园三分画样》、《含芳园前所准底》、《含芳园后所装修地盘画样》、《含芳园内各座内里装修》，同时还有一些关于含芳园的无名画样。

万泉河水由畅春园北墙流出园外后，分为两支，一支西流，至挂甲屯东门外与万泉河主流汇合，沿含芳园西墙外北流，复东转过红桥。一支从含芳园园门以西入含芳园，在园内形成形态各异的数个水面，构成园区水景的主体。该园的出水口在园子的东北角，园中的水在此流入万泉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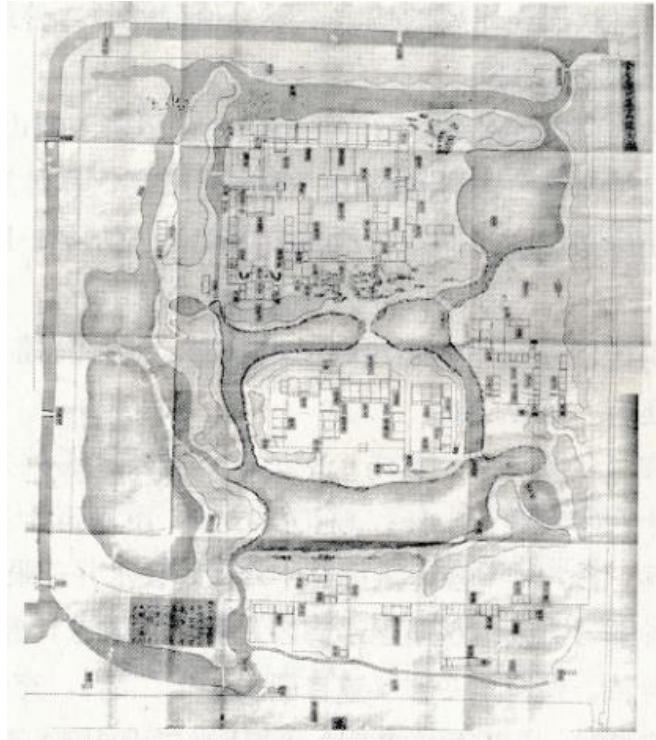


图 7-6 样式雷《含芳园地盘画样全图》

含芳园园门坐北朝南，其左右各有值房三间。入园门后，是一道叠石屏障，叠石之后就是南湖。园内的主要建筑就建在南湖北边的中岛和北岛上。中岛上的主要建筑是前所。前所分正院、西院、东院三个院落。正院有垂花门一座，正房五间，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各三间。正院西厢房南侧有穿堂与西院相通，西院正房三间，西北两面有假山环绕。东院正房三间，东北两面有假山环绕。

中岛北边有木桥与北岛相连，北岛上的主体建筑是后所。后所正院规制与前所相同基本，垂花门一座，正房五间，前廊后厦，东西厢房各三间，所不同者正房后院有北房五间，东西各有顺山房两间。此外还有几处平台共十三间。前后两院共有五十三间游廊互相贯通。

正院前院西侧为戏台院。院南有戏台一座，戏台南为扮戏房也就是后台。院北部正房三间为看戏房，前廊后厦。

后所跨桥东南就是东所，为宴饮场所，同时也是膳房，东所内有食水井一眼。

含芳园南面园墙东侧，建有马圈一座，是该园养马的地方。

蔚秀园在建筑格局上沿袭含芳园（图 7-7）。但是奕譞也按照自己的建园理念进行过改造。《九思堂诗稿续编》卷十三有诗曰《蔚秀园红香吟馆前为荷塘，长堤亘其南，曩构屋堤上，额曰小江乡。今夏园居相度地势，复筑楼三楹，东西亭榭各一，联以曲廊，左右映带，与小江乡合为一局。南俯芳畦，北掬碧涨，荆榛蔓草之场，偶事料量，辄成画图一幅，颜其楼曰知稼，亭曰濯缨，榭曰碧漪，即景得名，纪实也。兹当落成游览之余得诗一章》。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奕譞对蔚秀园景观的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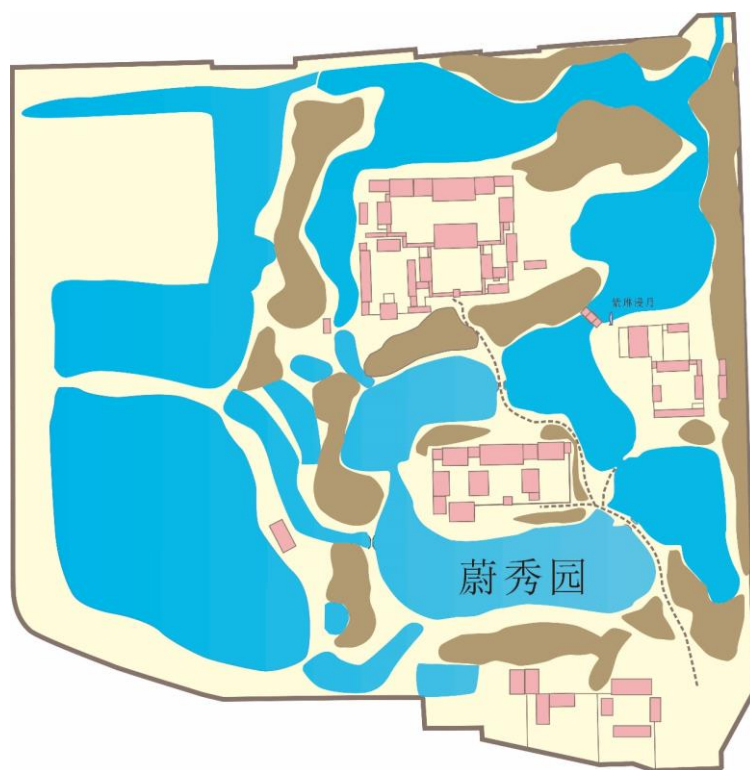


图 7-7 清代蔚秀园平面布局图

三、蔚秀园历代主人——弘昼、载铨与醇亲王

和恭亲王弘昼，是清世宗胤禛第五子，雍正十一年（1733），封和亲王。十三年，设办理苗疆事务处，命弘历与弘昼领其事。乾隆年间，参与议政。弘昼少年时代起就很骄横，乾隆对他比较宽容。他生性奢侈，乾隆将雍亲王府的财物，都赐给了他，所以他在王公中是较富的。弘昼好言丧礼，言：“人无百年不死者，奚讳为？”他曾经手订丧仪，坐在庭院边，让家人祭奠哀泣，自己岸然饮啖以为乐。作明器象鼎彝盘盂等，放置在几榻侧。乾隆三十年（1767），弘昼薨，予谥。子永璧，袭。弘昼的著作有《稽古斋全集》。

载铨，字筠邻，是乾隆皇帝的长子定亲王永璜的曾孙，在清朝宗室中地位很是尊崇。《清史稿·卷二二一》记有载铨生平：载铨初封二等辅国将军，三进封辅国公，授御前大臣、工部尚书、步军统领。袭爵。道光末，受顾命。文宗即位，益用事。咸丰二年六月，给事中袁甲三疏劾：“载铨营私舞弊，自谓‘操进退用人之权。刑部尚书恒春、侍郎书元潜赴私邸，听其指使。步军统领衙门但准收呈，例不审办。而载铨不识大体，任意颠倒，遇有盗案咨部，乃以武断济其规避。又广收门生，外间传闻有定门四配、十哲、七十二贤之称。”举所绘息肩图朝官题咏有师生称谓为证。上谕曰：“诸王与在廷臣工不得往来，历圣垂诫周详。恒春、书元因审办案件，趋府私谒，载铨并未拒绝。至拜忍师生，例有明禁，而息肩图题咏中，载龄、许诵恒均以门生自居，不知远嫌。”罚王俸二年，所领职并罢。九月，仍授步军统领。三年，加亲王衔，充办理巡防事宜。二月，疏请申明会议旧章，报可。四年九月，病作，诏以绵德曾孙溥煦为后。是月，薨。追封亲王，赏银五千两治丧，谥日敏。著作有《行有恒堂初集》。

醇贤亲王奕譞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即位，封为醇郡王。咸丰九年（1859）三月，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同治皇帝即位，谕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迭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神机营。同治三年（1864），加亲王衔。四年，两太后命弘德殿行走，稽察课程。十一年，进封醇亲王。十二年，同治亲政，罢弘德殿行走。同治皇帝驾崩后，两宫太后选定他的儿子载湉继承皇位，也就是光绪皇帝。光绪即位后，他上奏两太后，言：“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昊天不吊，龙驭上宾。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

仓猝昏迷，罔知所措。触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两太后下其奏王大臣集议，以王奏诚恳请罢一切职任，但令照料普陀峪陵工，从之。命王爵世袭。王疏辞，不许。光绪二年，上在毓庆宫入学，命王照料。五年，赐食亲王双俸。十年，恭亲王奕訢罢军机大臣，以礼亲王世铎代之。太后命遇有重要事件，与王商办，时法兰西侵越南，方定约罢兵，王议建海军。十一年九月，设海军衙门，命王总理，节制沿海水师，以庆郡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都统善庆、侍郎曾纪泽为佐。定义练海军自北洋始，责鸿章专司其事。十二年三月，赐王与福晋杏黄轿，王疏辞，不许。鸿章经书海防、于旅顺开船坞。筑炮台，为海军收泊地。北洋有大小战舰凡五。辅以蚊船、雷艇，复购舰英、德，渐次成军。五月，太后命王巡阅北洋。善庆从焉，会鸿章自大沽出海至旅顺，历威海、烟台，集战舰合操，偏视炮台、船坞及新设水师学堂，十余日毕事。王还京，奏奖诸将吏及所聘客将，请太后御书榜悬大沽海神庙。太后命于明年归政，王疏言：“皇帝甫逾志学，诸王大臣额恳训政，乞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俟及二旬，亲理庶务。至列圣宫廷規制，远迈前代。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咸赖训教。臣愚以为诸事当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承圣母之欢颜。免宫闈之剧务。此则非如臣生深宫者不敢知，亦不敢言也”。太后命毋庸议。十三年正月，上亲政。四月，太后谕预备皇帝大婚，当力行节俭，命王稽察。十四年九月，王奏：“太平湖赐第为皇帝发祥地。世宗以潜邸升为宫殿，高宗谕子孙有自藩邸绍承大统者，应用其例。”太后从之，别赐第，发帑十万葺治。十五年正月，大婚礼成，赐金桃皮鞘威服刀，增护卫。葺治邸第未竟，复发帑六万。并进封诸子：载沣镇国公，载洵辅国公，载涛赐头品顶带、孔雀翎。……

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王疾作，上亲诣视疾。丁亥，王薨，年五十一。太后临奠，上诣邸成服。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称本生考，遵高宗御批。仍原封，从王志也。谥曰贤，配享太庙。下廷臣议：上持服期年，缟素、辍朝十一日。初祭、大祭、奉移前一日。亲诣行礼，御青长袍褂，摘缨。期年内御便殿，用素服。葬以王，祭以天子，立庙班讳。十八年，葬京师西山妙高峰。宣统皇帝即位，定称号曰皇帝本生祖考。

第二节 小红桥园

一、小红桥园位置

小红桥园位置今人看法不一，有认为在红桥旁者，而张宝章先生考证认为，它是承泽园的前身。园以红桥命名，称为小红桥园，或称为红桥别墅，先后为鄂尔泰、允禧和弘晓所有。其考证如下：

在《小仓山房文集》卷八《武英殿大学士傅鄂文端公行略》一文中，有一段记载：“及公入朝，奏事毕，曰‘卿勿还旧居，可赴新居。’手书‘公忠弼亮’四字赐之，侍卫十人捧而随公。公入，宸翰亦入。闻府中无园圃，命以藩邸小红桥园赐公，而中分其半为军机房。”¹

这段文字使我们得知以下内容。第一，这段史实是袁枚在鄂尔泰去世后为他写的“行略”中的记述。鄂尔泰（1677—1745），清代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字毅庵。康熙举人，授三等侍卫。与田文镜、李卫并为雍亲王（即世宗）的心腹。雍正初，擢江苏布政使，迁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在云南实行改土归流，下西南各族地区设置州县，以加强统治。雍正十年（1732）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雍正帝病逝，受遗命与张廷玉等辅政，乾隆初命总理事务，加至太保。乾隆十年（1745）以病解职。鄂尔泰入朝奏事毕，雍正帝手书“公忠弼亮”四字赐予这位重臣。皇帝认为鄂府中无园圃，赐予一座新居。这新居原是一座“藩邸”，名叫“小红桥园”，但从园林中划出一半作为“军机房”。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一是雍正帝在何时将小红桥园赐予了鄂尔泰？二是小红桥园的园址在哪里？三是这座藩邸的主人是谁？即小红桥园是哪位皇子王公的赐园？

根据对一些相关历史资料的分析，可以获得以下答案：第一、鄂尔泰得到赐园的时间应该在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对鄂尔泰在云贵改土归流等政绩非常满意，赞扬说：“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赐朕也。”十年正月陛见，二月即授大学士之要职，并将小红桥园赏赐于他。

¹ 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江西：江西古籍出版社.

第二、雍正八年（1730）军机处成立，由大学士张廷玉主持工作，九年任命了军机章京。军机处（房）应当有一座外值庐以应需要。而鄂尔泰又是军机大臣，将小红桥园一分为二，大小军机各居其半，既解决了军机处的急需，又便于军机大臣就近指导工作。

第三、小红桥园原址的位置，应当距“红桥”不远。红桥位于绮春园南墙外，万泉河与石板御道交汇处，在彩霞园（蔚秀园）的东北隅和鸣鹤园的西北隅，为清代皇帝到圆明园的必经之地，是一座西郊名桥。此桥在晚清的多幅京城西郊地图和样式雷画样上都有明确标注，《日下旧闻考》也确指此处。以此桥命名一座位于桥边的园林也应在情理之中。

从怡亲王弘晓《明善堂诗集》的相关诗作中得知，弘晓在乾隆年间的新居赐园为康熙二十一年慎郡王允禧的“红桥别墅”。弘晓于乾隆二十八年住进红桥别墅后，在《望夜园居》中写道：“广望亭边月满轮，试凭水槛足怡神。诗翁昔日题名地，桃面依然作好春。”句下有注：“园中六景皆紫琼叔命名。”诗注明确指出：弘晓之二十一叔紫琼道人允禧为自己的赐园红桥别墅的景观命名了六景。这座同名别墅应当与小红桥园是同一座园林。

雍正帝第六子果亲王弘瞻与允禧交往密切，是红桥别墅的常客。弘瞻在为允禧《紫琼岩诗钞》所作序言中写到：“忆从庚午岁出就藩邸，与道人居址相接。”说明弘瞻在乾隆十五年（1750）即过继给允礼承袭果亲王后，住进了果亲王的藩邸自得园。而自得园（位于圆明园西南隅）与慎郡王允禧红桥别墅相距不远。由此可知，以红桥命名的别墅当位于自得园与红桥之间，而且是一座藩邸。我们只能在红桥和自得园之间的挂甲屯和一亩园一带去寻找这座藩邸。

这一带只有挂甲屯南部的承泽园和东部的花园是康熙第八子允禩和第十子允禩的“藩邸”。康熙四十六年（1707），皇帝诏准命四皇子胤禛、八皇子允禩、九皇子允禧、十皇子允禩在畅春园以北修建各自的赐园。胤禛圆明园建在挂甲屯村北，另三座则建在畅春园北墙外。东边一座为允禩彩霞园（蔚秀园），挂甲屯南部的承泽园和屯东花园应为允禩和允禩的赐园。

所以承泽园应该即是红桥别墅。据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保存的绘制于光绪年间的《海淀至青龙桥附近略图》，在“庆王园”（即承泽园）以西偏北紧邻，绘有一座方形宅园，标明为“军机大人鹿大人公馆”。这是军机大臣鹿传霖的住

地。鹿氏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直至宣统二年（1910）去世，一直任军机大臣。他的这座公馆即是原汉军机章京外值庐七峰别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垂帘听政，军机值庐由挂甲屯迁移到颐和园东门外南侧，七峰别墅成为鹿大人公馆。由此可知，七峰别墅就是雍正年间从小红桥园划分出来的“军机房”，承泽园便是鄂尔泰居住的小红桥园。

在允禩和允禊二位皇子中，谁是承泽园的主人？张宝章先生认为有很大可能是允禩。第一、如今的承泽园的占地面积比屯东花园（如今的邮电培训中心）要大，如果加上雍正年间划出的“军机房”（即七峰别墅）则是东园面积的两倍。允禩比允禊大两岁，且已在十一年前封为贝勒，而作为小弟的允禊当时还是白身皇子，将大园承泽园赐予兄长允禩也在情理之中。第二、康熙五十五年（1716）九月，允祉等皇子有一件奏折，谈到允禩在西郊赐园的位置。《康熙朝实录》记载：“因允禩卧病在畅春园路傍园内，降旨将允禩移回家中之处，着诸皇子议奏……允禩见住之处，乃皇父经由之御路……”。皇子的奏折说明，允禩赐园位于畅春园附近的“御路傍”。这里所指的不是由西直门至畅春园的石板御路，而是指康熙帝经常走过的大路。当时康熙帝若到香山行宫和玉泉山静明园，他离开畅春园后往北从红桥转西，要经过挂甲屯村北，承泽园和屯东花园都在南侧路傍；他也可以在畅春园东北界桩西拐，过万泉河后北行，承泽园、屯东花园二园的园门都在西侧路傍。另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九月二十六日《允祉等奏报八阿哥病势折》载：“臣等看得，八阿哥病，现虽不致失音昏迷，但亦重大可危。今其住所，并非原居，且系太后祖母、皇父常川往返之路，距畅春园亦甚近……”说明允禩赐园距御园“甚近”。实际二园距御园都较近，但承泽园更近，它的南墙距畅春园只有几丈远。由此推断，承泽园是允禩的赐园也是顺理成章。可知屯东花园应是允禊的赐园。

对于小红桥园位置也有不同看法，何瑜先生认为当在红桥东南，即鸣鹤园西部。定小红桥园位置，需要符合小红桥园的景观特征，从诗文描述中可知，该园有较大的水面，岛屿、长桥和土山，能遥望西山。承泽园水面较为狭小，如何与文献描述契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鄂尔泰、允禧与弘晓之红桥别墅（小红桥园）

（一）鄂尔泰与小红桥园

鄂尔泰居住在挂甲屯的小红桥园，与圆明园大宫门只有一条大路相隔，还不到一里地。而圆明园正式值班的军机堂，就设在左如意门内的御河边，入值非常方便。小红桥园南邻万泉河，是一座水景园。湖东的正房名文蔚堂，门楣上悬挂着金碧灿然的雍正御笔“公忠弼亮”四字，显示着主人在朝廷的显赫地位。湖畔建一座春风亭，是赏花观景的地方。

雍正帝对鄂尔泰这位大学士非常信任，事无巨细，愿意听取他的看法。皇上曾经说：“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雍正十三年（1735），“台拱苗”叛乱反清，鄂尔泰因过去处置此事有误，引咎请求罢斥。皇帝允其所请，让他在御园六所休沐，仍食俸禄，“养疴”之地距皇帝寝宫不足半里。鄂尔泰写了一首诗《予告后上命养疾内所书怀》：“蛮天待罪包荒日，纶阁无功负愧门。官罢依然居近地，吾衷何以答殊恩。中厨别敕珍馐饌，前席重闻肺腑言。念报大难忧叹切，秋灯残雨泥黄昏。”雍正帝病情极端严重时，鄂尔泰仍以大学士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等同被顾命并共辅国政。皇帝去世时，鄂尔泰恸哭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紫禁城，深夜没马，骑煤骡奔驰，与张廷玉一起，拥弘历登基。鄂尔泰在世宗头一个忌辰写诗悲痛地进行悼念：“凄凄凉露雨露裳，每忆音容痛断肠。……去岁几筵犹在望，回看雍邸助悲伤。”

乾隆继位后，命鄂尔泰总理事务，充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鄂尔泰是皇帝重用的大臣，但他结党营私、刚愎自用的诸多问题也逃不过弘历的眼睛。乾隆三年（1738）春，弘历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游览圆明园。敕命鄂尔泰和张廷玉等王公大臣随同泛舟赏花，遍游内所。鄂尔泰在游园的诗题中写道：“臣鄂尔泰触景伤怀，悲喜骈集，不禁涕之沾巾也。退直赋诗，用志悚仄。”这首七律如下：“仙馆蓬洲早入门，宴游重许侍严尊。惊看故我怜今我，惭谢新恩感旧恩。万树桃花红在眼，一湖春水碧无痕。问津何处思前席，回首山村泪欲扞。”当今皇帝命亲近大臣在桃花盛开的御园畅游，鄂尔泰却惶恐不安，悲喜交集，涕泪沾巾。想起雍正帝在世时，在眼前的小河北岸有“问津屋两间”，君臣密议国是，而先皇帝寝宫就在附近，“今不可复观矣”。鄂尔泰这种失落感，于乾隆五

年同在小红桥园写的《朝罢》一首五律中也有切实的体现：“朝罢都无事，萧然斗室宽。身应长是客，人似不曾官。花药没三径，晨昏并一餐。有时把诗卷，吟步任盘跚。”

鄂尔泰自乾隆九年（1744）入冬即卧病不起，翌年四月去世。乾隆帝颁旨：“大学士伯鄂尔泰公忠体国，直谅持公。久任边疆，茂著惠绩，简领机务，思日赞襄，才裕经纶，学有根柢，不愧国家之柱石，允为文武之仪型。”皇帝还亲至鄂府酌酒，准予配享太庙，如贤良祠，并赐谥“文端”。

鄂尔泰去世后，与他颇为相知的著名文学家袁枚吟成组诗《哭鄂文端公》，其第四首为：“宫门扶杖立云端，叹息人才向百官。我已江南逐升斗，公偏东阁费盘餐。华堂下拜千年别，绿野召魂一水寒。从此青琴愁独抱，天涯白雪向谁弹？”诗后有注：“公赐栈小红（桥）园。”原来在乾隆七年（1742），袁枚等一班翰林学习满语，在翻译考试时，袁枚被评为“最下等”。袁枚在《鄂文端公行略》中记载此事：“壬戌试翰林翻译，枚最下等，公所定也。启糊名，大恨，召枚往赐饭，与深语且曰：观汝状貌，天子必用汝。汝为外吏必职办，或忧汝能文不任吏事，非知汝者。”袁枚认为，鄂尔泰是最了解他的人。他对鄂尔泰的政绩和为人予以高度的肯定和赞颂。

（二）允禧在红桥别墅

允禧何时住进红桥别墅？未见明确的记载。允禧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雍正十三年（1735）封为慎郡王。他住进红桥别墅的时间肯定在鄂尔泰去世的乾隆十年（1745）以后。允禧因得到端石砚山名紫云岩而自号“紫琼道人”。乾隆帝与他这位同年出生的叔父，自幼在一起读书，感情融洽。允禧画了一幅画，时为宝亲王的弘历特为赋诗：“吾叔乃诗翁，裁句清而好。近复参画禅，颇得画中医道。”允禧的画、诗、字被称为“三绝”，时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八旗征录》称赞他的画艺在清代画史中为“本朝宗藩第一”。

允禧与同时代的文人画家有广泛的交游。颇负画名的易祖栻、朱文震长期住在红桥别墅，与允禧切磋画艺，诗词唱和，形成深厚的友谊。允禧曾经写了一首《为朱青雷（文震）作修竹吾庐图并题》诗，勾画出居住处的景观特色和日常逍遥自在的生活：“净几与明窗，人生足清福。而况溪流带远山，绕屋团栾遍修竹。山水一曲青且长，琅玕万个如潇湘。幽人老屋当中央，此景写之真尚羊。……”

著名画家、文学家郑板桥也是允禧的挚友，曾来红桥别墅做客。郑氏在雍正三年（1725）游历京师时，即与这位年方15岁的“御弟”结为好友。乾隆五年（1740）郑板桥再次来京，允禧特邀老友来红桥相聚。郑氏有段文字记述这次经历：“紫琼崖主人极爱惜板桥。尝折简相招，自作骈体五百字以通意，使易十六祖杖，傅雯凯亭持以来。至则袒而割肉以相奉，且曰：昔太后御手调羹，今板桥亲王割肉，后先之际，何多让焉。”此时已考中进士的郑板桥被授为山东范县县令，便写了一首《将之范县拜辞紫琼崖主人》诗，正式道别。允禧则写了一首道喜兼送别的诗《送板桥郑燮为范县令》：“……四廊桃花春雨后，一缸竹叶夜凉初。屋梁落月吟琼树，驿送诗筒莫遣疏。”后来，允禧还请郑板桥编刻自己的诗集《随猎诗草》和《花间堂诗草》并为之做序。郑氏谦虚地写了一篇跋语，全面评价允禧的艺术成就和为人品格。他写到：“紫琼主人者，圣祖仁皇帝之子。世宗宪皇帝之弟，今上之叔父也。其胸中无一点富贵气，专与山林隐逸、破屋寒儒争一篇一句一字之短长，是其虚心善下处，即是其辣手不肯让人处。”他甚至称赞“紫琼居士，天上神仙，来住人间盛世”！

允禧对他居住的这座红桥别墅甚是喜爱。他把园内诸多景观，一一观察欣赏，选择最有特点的不同类型的景点，精心琢磨，写成了《红桥别墅六景诗》：

杏花庵

结茆临水次，种杏满前陂。
几度花开落，山风空自吹。

云渡桥

束草缚长桥，曲折通花岛。
雨来春水生，忽断桥边道。

鱼乐亭

宛此濠上心，孤亭俯秋渚。
时看五色鱼，细啜草花雨。

芙蓉洲

水榭迎新凉，绕栏杆千朵。
应有故人来，岸边停画舸。

来禽坞

幽禽啄山果，乱篠穿阶石。
天寒人欲眠，空斋秋雨夕。

烟月泚

何处夜渔归，鸣柳带苓箬。
惊起水禽飞，遥没蒹葭影。

有一次，允禧在红桥别墅养病，有亲友前来探望，他还写了一首五律《秋日红桥小集》表达自己复杂的心声。他常在闲暇时种菜养鱼，能品尝到自家甘美的菜蔬也是一种乐趣。他在《夏日园中杂兴》诗中写道：“凿沼自种鱼，疏圃亦种蔬。鱼肥蔬复甘，卧起饱有余。”

乾隆十四年（1749）夏天，园居多暇。允禧静观园内诸多景物，突然对“玩物”发生感慨。他说：“玩物所以适情也，园池花木之玩情之所寄尤雅矣。”不能傲物也不能役于物，要以物为玩、与物为适。他从园中选择十品“物不必备而品不必高”的景物，写下《园中杂咏十首》诗。这十品大概是他比较关注的。试列举数首：

双鹿

致此远山中，养向疏栏内。
呦呦共相逐，头角渐长大。
不为挺险惊，那复虎狼害。

练雀

山禽好毛羽，匹练曳林间。
饮啄得所适，空岩花木闲。
此地无罗网，弥觉清心颜。

合欢

当轩风日清，枝叶何婆娑。
红蕊剪猩绒，朝来香露多。
懿此忘忧树，怡颜庭畔柯。

此外还有七品为：子鹤、庭榆、玫瑰、戎葵、蒲、七里香、文杏。这十种全是家禽、飞禽、花草、树木，有生命的景观。这些生物在青山绿水和雕梁画栋之

间自由自在地生长生活，没有虎狼为害，没有罗网威胁，连禽畜都会怡颜忘忧，把红桥别墅装扮的幽美而清静，为允禧营造了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也促成了他在诗书画艺术领域的突出成就。

允禧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红桥别墅被内务府收回。

（三）弘晓在红桥别墅

怡亲王弘晓原居住在交辉园。此园位于澄怀园东侧，为雍正帝赐予第一代怡亲王允祥的邸园。乾隆帝筹划在圆明园东南修建绮春园，便命弘晓迁出移居到已经故去的慎郡王允禧的红桥别墅。弘晓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写的《暮春移居赐园喜而有作》诗中说：“赐园初补葺，风雨芘恩新。柳待清明绿，花迎上巳春。龙池涵旧泽，鹤柴静无尘。休沐清娱地，朝宗达绛津。”弘晓实际是从红桥北侧迁移到红桥西侧，相距不到一里。

弘晓与允禧交往频繁，相知相亲。允禧去世时，弘晓写了一首悼诗《慎王叔父四律》，其中写道：“向夜惊闻讣，难禁泪眼涓。……音沉咳吐玃，梁园长寂寞。……玉版名镌贵，银潢水咽流。”在诗中充分肯定允禧的文学艺术成就和对他的关心和扶持，在诗注中说：“余随叔父行走内廷已二十年矣”。当他迁居红桥别墅前一个多月，正在为他重新修葺油饰。他吟成《追和紫琼廿一叔红桥别墅六景诗即呈经畬主人》。经畬主人即他的堂弟果亲王弘瞻。全诗如下：

杏花庵

春色闹枝头，颠风落红雨。
此是破衲禅，试问庵中主。

云渡桥

一桁曳风裳，闲云忽凌乱。
俯瞰水底天，长吟过溪畔。

鱼乐亭

洋洋戏水鱼，一一烦神宇。
俯栏两相忘，此乐吾何有。

芙蓉洲

芙蓉绕芳洲，夕阳云锦绚。
翠扇拥红妆，亭亭立波面。

来禽坞

别馆构山坳，四围花木绕。

手榻硬黄书，珍禽集树梢。

烟月泐

临流结暝烟，月出光弥弥。

宿鹭起圆沙，影落菰蒲里。

弘晓住在红桥别墅，与弘瞻交往密切，兄友弟恭，经常以诗画相赠。弘晓赠以盆菊，弘瞻以画梅和谢诗回报；弘晓写成《题画梅谢经畚主人》，对方“以元酒见馈”，弘晓“即答以春茗”。弘晓对弘瞻的诗词创作倍加赞赏。弘晓游西山五华寺时，看到栖云阁壁间有经畚主人题诗，便吟诗予以褒扬：“东山风流已绝世，我家小谢追前贤。清词丽句夏天籁，翩翩笔势银钩悬。”弘瞻在乾隆三十年（1765）去世，弘晓在《哭果王》诗中写道：“忍见芝兰萎，难忘珠玉编。……风流昭代威，应共紫翁传。”诗注说：“王之词藻昔紫琼叔每器之。”

弘晓非常喜爱他的新居红桥别墅。他写成《我山四章章四句》来抒发他的情怀和志趣。其首章和末章内容是：“我山成矣，我池盈矣，略约平矣，小舟横矣。”“熙兮皞兮，乐有道兮，山兮水兮，从吾好兮。”他把园居赏景与做人处世联系起来。这在他的《座右铭》也有明白的宣示：“世间便宜，谁不要占。你争我夺，如梦如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戒尔妻孥，回头自堪。”

红桥别墅有一座小湖，湖边小红桥系一叶小船。弘晓在闲暇中喜爱在湖中荡舟，欣赏晚霞中的荷塘和远处的西山。他在《晚窗闲适》诗中写道：“开窗风景正相邀，春色迎眸入望遥。无数落花随水去，渔舸斜系小红桥。”另一首《望后三日同友人泛舟》如下：“雨过园亭五月凉，中流一棹泛荷塘。晴霞如绮山如画，苹末清风送夕阳。”园内有一株老桃树，在康熙年间修建皇子邸园时即已长成。桃子熟了，弘晓每年早秋便将鲜果分赠给亲友，共尝甘甜。诸人皆以佳咏回报。弘晓深为感动，将群咏悬挂于屋壁，自咏一首七律“用答品题之盛”：“种自畿南呈异品，年年摘实早秋时。分甘不独家庭遍，余荫还思世泽滋。微物倾筐真不腆，佳章满壁可忘饥。琼瑶属报非吾意，静诵当年抑诫诗。”

弘晓还引湖水栽花，“扶疏新绿粘衣袂，手决流泉溉菜田”，“雨余生意足，插槿作花坛。芍药分前圃，芭蕉傍小园。”园内珍贵名花很多，但他最为关爱的

是海棠。乾隆三十八年（1773），他连写了五首海棠诗，从花开到花落，全程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在《至园见海棠初放喜而成咏》诗中说：“猩红几点欲开时，脉脉含情雨后宜。”不久又题一首《海棠大开复题其下》：“……更怜庭畔新经雨，添得深红一树花。”他在《再至园中见棠零落复题花下》中写道：“绿暗红稀静掩扉，柔心芳思逐春归。怕看此日雕栏外，随雨随风片片飞。”这是个风雨天，点点飞花飘落阶前，游蜂湿蝶在残红中飞旋，春光易逝，无计留春的烦恼涌上心头，这给赏花人以深深的思想启迪。

红桥别墅处于三山五园皇家园林群的中心地带，弘晓不但可以就近到圆明园入值，参拜他的堂兄乾隆皇帝弘历，还经常随驾游览三山行宫。在闲暇时，弘晓还可以周游西郊的名山名水和人文景观。乾隆二十九年（1764），弘晓策划了一次春游。他在《春游小草》诗序中写道：“晴霄芳甸，人在冰渊，碧水朱栏，境逾蓬岛。矧乃端居多暇，偶因退食，从容偕从登山。”他从挂甲屯出发，绕过万寿山、玉泉山，直奔西山卧佛寺，沿溪涧进山，登上寿安山五华寺。他曾写过一首五言绝句《五华寺》：

五华亭子据山巅，
万树樱桃一色嫣。
歇马柳荫游赏遍，
还依石磴听流泉。

下山后在清漪园瞻仰耶律楚才墓，在昆明湖堤上悠然赏景，最后才返回红桥别墅。这次春游共写了七首诗，记述他愉快的旅程和联翩浮想。他自谓“我生雅有山水癖，但凭佳处频留连。樱桃花谢奈花白，间关好鸟声如弦。寻源岂惜踏涧石，缴趾激激鸣清泉。人生出处贵适意，何暇对景论枯禅。”他对西山的自然景观无比熟悉和钟爱，曾经多次在锦山秀水中盘桓漫游。他吟成一首《过玉泉山望香山碧云诸胜》：

青龙桥畔水潺湲，
峦翠迎人拥髻鬟。
曾写孱颜入图画，
如今身在图画间。

弘晓在游卧佛寺时，方丈赠他一根手杖，他在《普觉寺》诗中写有“已公遗拄杖，助我步趋跄”之句。他便拄杖登山游湖，在昆明湖堤吟出：“千顷湖光碧，何须跨六桥。波声朝帐殿，楼阁倚层霄。”在此几乎可以望见家门了。

弘晓住在京城西郊的交辉园、红桥别墅和山后的白家疃别墅，遍游这里的山水文化景点，写下了多篇关于海淀的诗词歌赋和文章。今日读来令人颇感亲切和真实，留下了那个时代可贵的史料。

第三节 承泽园

一、承泽园概述

承泽园是位于畅春园和圆明园之间的一座京西名园，其始建年代还没有确实可信的历史资料予以证明。有些书籍或文章将其定为雍正三年（1725）或雍正年间（1722—1735），张宝章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承泽园建于雍正三年或雍正年间的说法欠妥，并进一步推测可能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可能与圆明园、彩霞园（蔚秀园）同时建成。嘉庆、道光年间它是协办大学士英和的赐园依绿园。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为皇六女寿恩固伦公主的赐园春颐园。光绪十五年（1889）赐予庆郡王奕劻，后来称庆亲王府，成为其私产。民国年间卖给同仁堂乐家。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展春园。1954年售予北京大学当做教职工宿舍。如今承泽园是北大教职工宿舍和北大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

二、嘉道年间英中堂之依绿园

嘉庆、道光之间，承泽园为英中堂所有，称为依绿园。经查证，这位“英中堂”乃是乾隆朝礼部尚书德保之子英和。英和（1771—1840），初名石桐，字树琴，一字定圃，号煦斋，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清朝大臣、书法家。礼部尚书德保之子。英和少有俊才，权臣和珅欲召之为婿，德保不准。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官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道光七年（1827）因“家人私议增租”被降职，外放热河都统。次年，授宁夏将军，以病为由请求解职，获得批准。不久，因之前监修宝华峪万年吉地陵寝地宫渗水，被重责，本拟处死，幸有太后说情，改发配黑龙江充当苦差，子孙也一并革职。道光十一年（1831）被释回，子孙复官。道

光二十年（1840）卒，赠三品卿衔。英和工诗文，善书法，著有《恩福堂诗集笔记》《恩庆堂集》《卜魁集纪略》等。

根据张宝章先生考证，英和在挂甲屯有一座赐园，叫依绿园。英和在自撰《恩福堂年谱》中说道他从流放地赦免回京后，又入住“挂甲屯旧园”。从他《依绿园十四咏》诗中，可知这座挂甲屯旧园名为依绿园。他在诗中写道：“命卜鹪鹩栖，图新舍其旧。朝夕便趋承，地近依灵圃。退值赋燕居，因风听宫漏。”依绿园位于挂甲屯南部，距离圆明园大宫门仅有一里路，朝夕上朝和返园都非常近便。退值后在园内燕居，仿佛能听到清风送来的宫漏声。这座依绿园原来就是承泽园。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有一部样式雷《承泽园原旧地盘画样》，在西所也就是院穿堂门上挂有“承晖园”的旧匾额。这就是英和在道光十七年（1837）七月亲笔题写的园名，有力地证明了依绿园就是承晖园，也就是后来的承泽园。英和是承泽园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园主人。英和入住依绿园的具体年代不详，他在住进依绿园之前，多年来一直住在圆明园大宫门东侧的翰林花园澄怀园，他从嘉庆六年（1801）正月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到七年正月诏至南书房，他就有资格住进翰林花园。对于他何时离开澄怀园而赐居依绿园，根据对其自撰的《恩福堂诗钞》中的诗作进行考察，英和入住依绿园的时间大概当在嘉庆十五年（1810）到道光三年（1823）之间，具体时间有待进一步考证。后英和因地宫事件于道光八年（1828）被迫离开依绿园到赦返回北京，于道光十七年（1837）七月又住进重新命名的“承晖园”中，共住了一年半的时间。道光“十九年己亥正月二十日，奎照奉旨著无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缴还园居，予移居于家”（《恩福堂园谱》）。承晖园又由内务府收回。

依绿园位于挂甲屯的南部，北临挂甲屯民居和军机章京外值庐七峰别墅；东边在挂甲屯南楼门以外，隔万泉河与肃亲王府（蔚秀园）为邻；南边是畅春园北宫墙；西边是被称作西苑的地方，有永宁寺、虎城和阅武楼等。

据样式雷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绘制的《承泽园原旧地盘画样》，依绿园内共有大小房九十六间，楼一座十间，游廊七十九间，亭子两座，垂花门一座（图7-8）。

园内正院的正房名“卷阿成荫”，说明此园为皇帝赐居。旁边有一座信果堂，有“言必信，行必果”的含意，名字是旧有的，书额则是英和新题另制。正院东

侧有一座东小院，北房为书房。槐荫轩屋角有一棵茁壮的老槐树，势参青天，枝干郁茂。在几座庭院中，还有味道斋、振秀精庐、守真堂、拂云山馆等建筑。

依绿园西部有座占地较大的小湖，在湖南岸，有一座土山连绵延伸，称为西岭，英和将原有的一座小亭移置到西岭北侧湖滨，以“山气日夕佳”的诗意取名“得佳亭”。在湖北岸，有一座五楹屋宇，取名“林水翳然”，屋前景物近似濠濮，茂树如开锦屏，绿漪似展锦缎。

沿湖岸西行便是登上致爽楼的通道——却雨廊。这是一道玻璃窗叠落游廊，既是隔断风雨的登楼阶梯，又是观景斜廊，为满眼碧绿的小园增添了光亮和色彩，显示出建筑形式多样化的风格。

却雨廊直通致爽楼二层，英和爱好书法，直爽楼是他观书赏画，临帖挥毫的地方，此楼就是借用米芾的致爽轩而命名。致爽楼还是英和的妻子萨克达氏学习和绘制指画的地方，致爽楼还是遥望西山烟云的观景台，英和的《登楼》一诗中写道：“无限烟霞生，依阑试一望。秀绝惟西山，小楼借屏障。浩浩如凭虚，昏朝笑相向。”

小湖沿岸还有一座听泉榭，闻潺潺水声，尽洗凡尘杂念，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距听泉榭不远还有一景，名知乐矶。名字出于庄子和惠施的濠梁对话，含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寓意。这里也是钓鱼的好地方，英和还在此写过“垂钓”一诗。小湖仅宽百步，但植有莲藕，荷花盛开，还可以泛舟。靠岸后从容登上小山，尽享山水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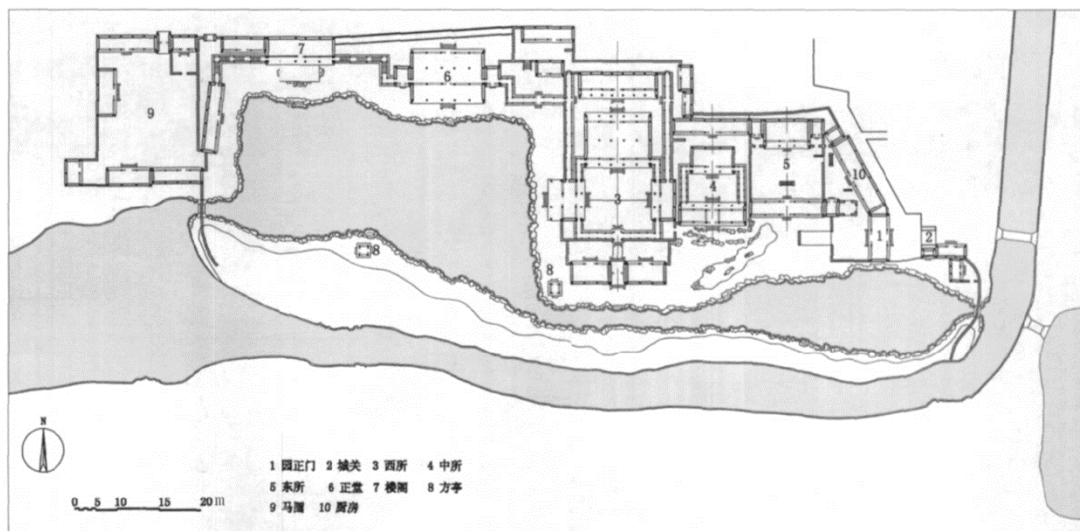


图 7-8 1845 年承泽园改建前平面图（据《承泽园原旧地盘画样》）

三、道光年间寿恩固伦公主之春颐园

道光二十五年（1845），承泽园赐予道光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定名春颐园，俗称六公主园。据样式雷道光二十五年四月绘制的《挂甲屯南城关内春颐园地盘全样》可知，承泽园定名为春颐园。

道光皇帝将承泽园赐予寿恩固伦公主后，对承泽园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图 7-9）。

样式雷《承泽园原旧地盘画样》，是对英和承晖园原有建筑及山水布局的摹写。园址呈扁长方形，大门开辟在东小院与挂甲屯南楼门之间。小园南界就在万泉河的南岸，原墙外十几丈远即是畅春园北宫墙，园内大小房总共才一百间左右。这幅画样是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初五日绘制的，正院的穿堂门前还悬有“承晖园”的匾额。根据皇帝旨意，将承泽园改造为六公主园。样式雷根据勘察设计绘制出一幅《春颐园新拟地盘画样》，对拆改和新建的房屋做出了详细具体的计划，并在图纸上写明：原旧大小房九十六间，拆去房二十一间，酌留房七十四间，新添盖改盖房共九十五间，添盖诸旗房六间，挪盖队拔房一座两间。总共大小房一百六十九间。这张画样上，新建的房屋都用红笔画出，这些建筑的间数、方位及其在园中的位置一目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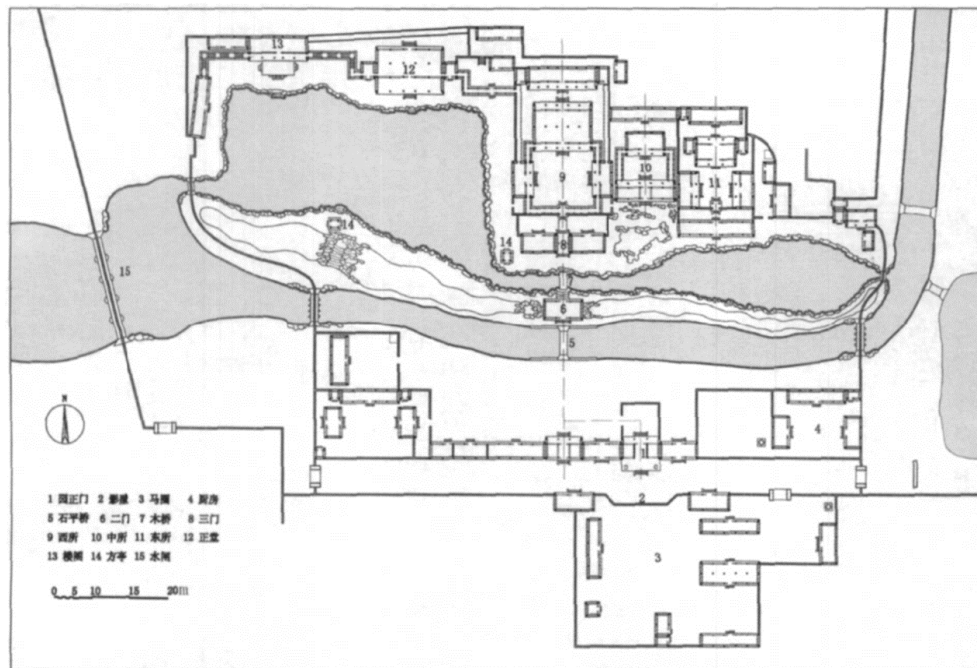


图 7-9 1845 年承泽园改建之后平面图

此次改建、新建工程的主要目的是：第一，在原东院基础上拆建一座额驸院，比原正院即改建后的公主院的规制略小。第二，南园墙向南移动九丈，接近畅春园北宫墙，而有些建筑物则是修建在畅春园内，使承泽园的面积扩展增加了五六亩地，达到三十亩左右。同时将园正门开辟在新建南墙的中央。第三，在南门即正门两侧及前后，新建数十间房屋，作为办公、值班、住宿和守卫之用。第四，在公主院及周围，适应工作、生活和新建筑的需要，添建和改建了一批厨房、茶房、太监和仆人用房及游廊等，使生活设施更加实用和完善。第五，厨房院由园东北隅迁建至园东南隅，马圈院由园西北隅墙外迁到正门以南。这个建园计划经皇帝御览诏准，便立即施工建设了。

样式雷图档中，有一幅《挂甲屯南城关内春颐园地盘全样》，还有《承泽园地盘房样》《公主两卷殿画样》《额驸住房画样》《书房照房草底》等多幅图档，详细准确地绘制出了承泽园的整体园貌，并且注明了春颐园主要建筑物的名称及其尺寸，为我们全面认识道光年间的承泽园即春颐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春颐园坐落在挂甲屯南部，北临挂甲屯民居和七峰别墅；南边隔一条夹道便是畅春园北宫墙，并部分占用了畅春园园址；东边是挂甲屯的一条斜街，隔万泉河与定郡王载铨含芳园（蔚秀园）为邻；西边是玉泉水和万泉水汇成的小湖，湖南侧为“钟和乐他他房”和挂甲屯民房。

园内有南北两条流水，北溪从园西墙一孔闸进院，水面宽一丈五尺，在园西部和东部形成两座小湖，西小湖南北宽八丈五尺，东西长加倍；东小湖呈枣核形，西窄东宽，南北最宽处六丈五尺。北溪从东园墙一孔闸流出，汇入万泉河。南溪即万泉河，从西墙五孔闸进园，河宽在四丈至三丈五尺之间，从园东南隅五孔出水闸流出，北流转东，经红桥东去。

在南北两支流水之间，有座高和宽均两丈余的土山，从园西墙延绵伸展到园东墙。山顶崖畔，河滨湖面，高树成荫，绿草匝地，名花绽放，池荷争艳，形成京西园林独具的山水风光。

据样式雷图档，春颐园共大小房一百八十七间，游廊八十二间，楼一座十间，垂花门两座，四方亭两座，灰棚十四间。园内的主要建筑是公主园，额驸院和一座小楼。进入南门折西向北，经过万泉河上长四丈二尺、宽一丈二尺的石平桥，和北溪上长一丈五尺、宽八尺的木板桥，以及两桥间挖断土山建起的三间歇山式

二门，南北行两丈远，即是公主院的穿堂门，也称三门。悬在门上的“承晖园”匾额已经被取下，新换成“春颐园”的匾额。门楼东西顺山房各三间，为副首领太监和小太监用房。再进垂花门是回廊院，正房两卷无间前后出廊，名平格功成殿，是寿恩固伦公主的寝殿。这座抱厦房高大、宽敞、豁亮，由地面至棚顶高九尺五寸，房中有三处放置“响堂床”，两处套房还有两盘热炕。东西厢房各三间，后照房七间，充作库房或由嬷嬷妈妈及女佣居住。

公主院是西院，东院是新改建的额驸院。正房名“澹虚斋”，为固伦额驸景寿寝屋，三间两卷，各面宽一丈，进深一丈四尺，前后廊各深四尺，檐柱高九尺，台明高一尺四寸，有东西耳房各一间。景寿的书房在穿堂门左侧的三间顺山房内，右侧三间顺山房为太监居住，其余东西厢房共六间和后照房五间，为仆人住房。

东西院之间有一座中院，正房三间是书房，后照房五间，穿堂五间。穿房住司房首领太监和回事太监等人。

中院门前即北溪北岸，堆砌一座假山。山虽不高，但奇石嶙峋，峻峭俏美，又有药栏环绕，溪湖相映，也增添了园林的深邃与古朴。

公主院西侧，西小湖北岸修建一座西北院。正房为五间两卷抱厦房，名“流烟叠树”，东西耳房各一间，东耳房东北方建一座小院，有四间仆人用房，院墙南侧有两间茶房。抱厦房后有一座雕刻精美的石砌花池，叶绿花红，为小院平添了一股勃勃生机。

流烟叠树抱厦房东西两侧有游廊相通，东侧通公主院，西侧攀上叠落游廊，就是五座两层小楼，称公主楼，即原英和命名的致爽楼。登楼可观赏全部园景，还可远眺西山，畅人胸怀。楼前有平展的月台，可顺石阶而下，漫步湖滨。

顺楼西游廊南行，便是建在湖西北岸的五间西房，名“亭绿轩”，为旧经房改建而成。在小湖南岸和东南隅，各建一座临水四方亭，西亭名“摠宜”，东亭曰“恰受”。恰受亭距公主院“春颐园”匾额和木板桥仅四五丈之遥。

以上建筑和景观，是在英和承晖园的基础上改建成的，都在园内万泉河以北。河南的建筑，都是在新扩建的园区修建成的，大多为服务性质或为服务人员修建的，也是六公主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南院墙正中的大门建门房三间，门前有一对“上马石”，门内横一道影壁。门房东西两侧各有顺山房三间，西侧还有倒座房三间和顺山房十间。三间倒厅为长史办事、护卫值宿，余为回事房、值班房、器皿库以及园户苏拉住房。

南院墙东头的东南院为厨茶房院，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院内有食水井一眼。

南院墙西头是西南院，正房五间为值班办事房，东厢房三间为典仪、拜唐阿值宿房，西厢房三间为钱粮库册档房。北边还连建一院，内有西房五间，其中北边三间为八品首领太监住房，南边两间为散差太监住房和茶房。

大门和畅春园北墙之间，形成一条三丈宽、四十多丈长的通道，东西两侧各建一座砖门，通向园外。

大门正南建一道长长的拱形影壁，其东西两侧靠畅春园北墙处各有北房三间，是新建的“诸旗房”。旗房南为马圈和车轿棚，共有房二十间。在园西南隅墙外，建一座两间堆拨房，担负安全保卫工作的重任。

道光皇帝非常重视春颐园的改造建设工程，他不但亲自审核俞允规划设计图样，还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十八日和八月二十八日先后两次亲临承泽园。春颐园添建、新建完工后，寿恩固伦公主和固伦额駙景寿便住进此园。可惜后来好景不长，寿恩固伦公主于咸丰九年（1859）患病去世，景寿后来也因“祺祥政变”而被革职，后来又被起用，掌管神机营事，于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去世。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以及静宜园全都被焚毁了。海淀镇、挂甲屯及周围的皇家赐园、私家园林也遭殃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近在御园咫尺的承泽园也难逃一劫。《翁文恭公日记》记载：“老虎洞、挂甲屯等处，房屋被焚。”醇亲王奕譞在承泽园东部紧邻蔚秀园写道：“登台俯视挂甲屯一带，尽成瓦砾。”

四、光绪年间奕劻之庆亲王园

据金勛《北京西郊成府村志》记载：承泽园在“光绪十四年赏庆亲王奕劻”。光绪十四年（1888），庆郡王奕劻官居内廷行走，协助醇亲王办理海军事务，是朝中重臣之一。此时，颐和园已经修复，慈禧太后开始长住西郊御园。为上朝方便，就将承泽园赐予奕劻。承泽园原来是道光皇帝六女寿恩固伦公主的春颐园，

公主早已去世，驸马景寿于光绪十五年（1889）去世，此园已经荒废有年了，内务府将之重新加以休憩，赐予奕劻，是为庆郡王园。

光绪十七年，皇室决定，将承泽园赏给奕劻作为私产。在光绪二十年奕劻晋封亲王后，此园改称庆亲王园。承泽园转为私产，即开创了化皇家园林为私家园林的先河，其后，京西环绕在三山五园周围、由内务府管理的皇家赐园便绝迹了。

奕劻贪腐，清朝灭亡后，避居天津，于民国六年（1917）正月去世，死后追封“密”，溥仪又诏准奕劻的儿子载振袭爵庆亲王。几年后，载振便将承泽园卖给了同仁堂乐家。这座历时二百多年的皇家赐园，变成了民国年间普通百姓家的财产。

五、当代张伯驹之展春园

庆亲王奕劻长子载振将承泽园卖给同仁堂乐家后，迁居到天津外国租界当寓公去了。在北京解放初期，同仁堂乐家将承泽园卖给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的张伯驹。张伯驹在承泽园住了四年，又转售给北京大学。

张伯驹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另三位是溥侗、袁寒云、张学良），是富甲京华的大收藏家、词坛盟主和京剧名票。张伯驹之所以迁居西郊承泽园，是由于他在城内的住宅因为购买古画《游春图》而卖掉了，也为了就近到燕京大学教书比较方便。

张伯驹住进承泽园，也带着他精心收藏的国宝级书画珍品，其中他最为钟爱和珍重的是展子虔的《游春图》，作为画家和书画鉴赏家的张伯驹，对此画爱不释手，反复观摩欣赏，因此自取别号“游春主人”，命名承泽园为“展春园”。

张伯驹是一位词学大师，他不仅有《丛碧词》和词韵学专著，还组织展春词社，定期组织读诗赏词、评议吟唱的活动，展春园是词社的活动中心。

展春园中的风光景致，是张伯驹欣赏和吟咏的对象。园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园西北角的五间二层小楼，最美的自然景色是园西部的小湖。精致的画楼和湖畔风采，最适宜于借景抒情，他在《清平乐》中如此描写小楼的春天：

楼高人远，寂寞闲庭院。独倚阑干情缱绻，心比游丝还乱。

天涯草长花飞，帘前燕语莺啼。日日翻多愁恨，不如早送春归。

春日的小楼装满春愁，词人的心境比楼前垂柳被风吹过的游丝还乱。尽管春景无限，燕语莺啼，但新仇旧恨溢满心头，还不如早些将春天送走，也许还会好些。

秋天的小楼是观赏落叶的地方，张伯驹在《清平乐·落叶》词中记下了自己思想感情的一段经历：“……楼外夕阳多憔悴，雁背带来秋意。……如何一夜霜飞，无端飘坠谁依。今日堆尘委路，原来曾在高枝。”

展春园中的溪湖是园景的精华，1950年春天，游春主人在湖畔漫步，晨风还有些寒意，给他带来屡屡悲思，他吟成《鹧鸪天·春尽病中作》，“其二”为：“乍捲疏帘觉晓凉，扶筇缓步小银塘。池波滟滟容新雨，花木欣欣恋早阳。茶鼎沸，药炉香，谁知过却好时光。近来一病一回老，身似秋林不耐霜。”

张伯驹在承泽园中度过了四个春秋，1954年夏，他将要离开这座可爱的小园了，在银塘红莲绽放季节，邀集词社朋友来园内饮酒赏花，写下《瑶华》这阕词，题下有注：“承泽园将易主，时荷花盛开，邀词集同人欣赏。”

一花一叶，绿意红情，是人间空色。轻房密尽，曾覆护、波底鸳鸯双翼。繁华几日，便说到、西风消息。算自来、苦在秋心，识得许多炎热。

朱门屡换衣冠，剩歌舞楼台，池头凝碧。蓬瀛旧侣，回首处、觅梦又成今昔。何须是主，趁雨夕、续欢顷刻。看此身、天地浮鸥，为问谁人非客。

张伯驹虽然后来搬离了承泽园，但承泽园一直都是张伯驹心中永远的家。1974年，从长春返回北京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的张伯驹作《小秦王·甲寅春预作春花杂咏》，写了十六种花，其中有一阕写梨花的词，写的便是承泽园的梨花，内容是：“怕黄昏却又黄昏，独对阑干半月痕。犹忆旧园人散后，梨花满院月当门。”词后有注：“旧居承泽园多梨花，枝枝带雨，半似啼痕。宴客赏花，客散后，月夜每与相对。”可见他对旧园内的梨花与赏花朋友的印象是何等深刻。那半似啼痕的梨花上的雨滴，不就是词人怀念故园的泪珠吗？

同一年，他在一阕写水仙的忆花词《瑞鹧鸪》中，又就承泽园谈论“客与家”的问题。他先是说：“承泽有园经易主，停香无院可为家。”承泽园这个可爱的家是不能再归去了，接着就购买水仙花谈自己这位离开承泽园被放逐的“羁客”：“老去不知乐有崖，贫来犹买水仙花。百年易过常为客，一席能安即是家。”“一席能安”就算是一个家吗？由此可见，张伯驹将承泽园看作永远的家了。

在张伯驹一家搬到展春园时，一同居住的还有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袁克定夫妇住在承泽园前面的东偏房中。

承泽园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成为北京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到 21 世纪初，这里仍然住着北大教职工及其家属。公主院和额驸院的建筑基本保存下来，西北方的公主楼成为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西小湖和土山西段保留下来了，万泉河则改加棚盖的污水沟。遗存建筑虽然破旧，但依稀能够看出昔日的风采。园南盖起了若干栋楼房和平房，也建成了住宅区（图 7-10、7-11）。

2011 年，承泽园被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 年园子南部进行改造，出土了清代建筑遗址。（7-12）



图 7-10 承泽园现状



图 7-11 承泽园古建筑



图 7-12 承泽园现状

第四节 自得园

自得园是位于北京海淀的一座建于清雍正年间的皇家赐园。赐园是北京独有的贵族第宅园林，即由皇帝赐予王公大臣的园林。清代在北京西郊掀起皇家园林营造大潮时，王公赐园也星罗棋布于有“神皋胜区”之称的西郊，拱卫着以“三山五园”为中心的皇家御园，成为一时的胜景，富丽堂皇、美不胜收。赐园的产权属于皇帝，王公大臣有的只是居住权，所以赐园与御园可以互相转化。如圆明园本是胤禛做雍亲王时的赐园，胤禛成为雍正皇帝后，就升格成御园；又如圆明五园中的熙春园本是康熙第三子诚亲王允祉的赐园，乾隆年间升格成为御园，后道光皇帝又将其赏给了三弟绵恺、四弟绵忻，就又降为了赐园。这些御园与赐园代表了清代造园艺术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古典园林的集大成之作。随着封建皇朝的覆灭，赐园终成为历史。百年沧桑后，多数赐园湮没了，不再是具象的，而仅以文献中的华丽篇章的形式存在着，但当我们历数着洪雅园、云锦园、淑春园、鸣鹤园、朗润园、承泽园、蔚秀园等园名时，似乎它们从未湮没过，因为它们早已升华到精神境界，它们所代表的文化、艺术，以及它们自身的轶事遗闻，早已融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了不可磨灭的千古传奇。这里特撷取这些奇葩中的一支——自得园，讲一讲它所承载着的不平凡的历史。

一、赐园时期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725年5月3日），雍正皇帝将瓮山（今颐和园万寿山）东麓的一块“山环水汇”之地赐予十七弟允礼建园，并赐名为“自得园”。从此，这块无名之地有了名字，结束了静谧的童年，展开了独具韵味的历史篇章。

在建园之前的悠久岁月里，这里是瓮山脚下的一片河谷洼地。由于水丰土厚，植被茂盛，兼之背倚瓮山、景色优美，自元朝以来便被那些钟情于此间山水韵致的达官显贵选作人生的最终归宿地，他们成了这一方水土的忠实守望者。经过数百年时间的砥砺消磨，到明朝末年，在山隈青霭间，古墓荒冢早已被荒烟蔓草所掩盖，绿色的稻田与湖塘清波构成的优雅的水乡景色成为这里的主色调，淙淙的溪水，或注荒池，或伏草径，或散漫于尘沙间，欹斜在田间草际的孤零零的石翁仲还见证着曾经显赫的故主的落寞与孤寂。

雍正皇帝即位后，将自己做亲王时的赐园圆明园大规模扩建成皇家御园。雍正三年，由广储司拨付圆明园工程银 30 万两。这年八月，开始正式驻蹕圆明园。在为此做筹备时，为了笼络十七弟允礼，雍正皇帝封其为果郡王，并特为他在圆明园旁赐地建园。允礼在《御赐自得园记》中写道：圣上驻蹕圆明园，臣允礼扈从。蒙恩于园西南隅赐地一区，山环水汇，因地势之自然以为丘壑，正方定位，庀材鸠工，皆出内帑，而官监之。”这说明自得园是由雍正皇帝亲自选择地址，拨付内帑（即那 30 万两圆明园工程银的一部分）做建设资金，由内务府主持修建的。选址上可见雍正皇帝对这位十七弟的格外照顾，自得园就建在圆明园的西南墙外，距圆明园大宫门仅一里之遥，十分方便允礼入圆明园上朝。身的距离等于心的距离，凸显出雍正皇帝对允礼的格外垂青。

自得园既然由内务府主持修建，内务府样式房的掌案（总设计师）就应是它的设计者，那么此时担任样式房掌案的是谁呢？原来就是鼎鼎大名的宫廷园林设计师家族“样式雷”的第二代传人雷金玉。雷金玉早年在营造畅春园的工程中，因技艺超群而立了大功，誉满京城。此时的他已年近七旬，在雍正皇帝大兴土木之时应诏充任样式房掌案，负责设计和制作殿台楼阁和园庭的画样、烫样，并负责指导施工。而允礼从八岁起就随父皇巡幸各地，是见识过真山水和历代名胜的人，兼之又是丹青妙手，胸有丘壑，再加上园主的身份，对自得园的设计自然是会倾心参与的，园内的景点设计很多必是经过他的建议，而且最后还要得到他的首肯，自得园山水建筑的布局处处体现了他的艺术品位和人文情怀。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得园看做是允礼与雷金玉合作的成果。

经过半年多的施工，园内的几座主要建筑已告落成，自得园已初具规模。当年的八月初九，雍正皇帝为允礼赐园名，取宋代大儒程颢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之意，命名为自得园，并赐以御书“自得园”匾额，还为四座主要建筑分别题写了匾额：春和堂、静观楼、心旷神怡、逊志时敏。

允礼在《御赐自得园记》中称自得园的“规制之备，布列之宜，景物之美，登临之乐，则别绘为图而于记弗详”，如今记存图佚，一园的胜景难知其详，只能通过细心地勾稽现存史料，才能得出些略显模糊的影像。

自得园呈长方形，占地约 200 余亩，是京城西郊最大的一座王公赐园，与鸣鹤园、自怡园、澄怀园、熙春园并称京西五大邸园。全园由虎皮石墙环绕。这种

石材是瓮山到香山一带出产的红黄色砂岩，西郊的园林就地取材，大量使用了这种砂岩石块作为墙体的建筑材料，用其砌筑的墙壁，颜色斑驳，宛若虎皮，故得名为“虎皮石墙”。自得园的北园墙位于圆明园的南墙略微偏北的水平线上，墙北大路直通圆明园西南角的随墙门，路北的西部是大有庄，东部是连绵的稻田。东墙外是一亩园。南墙外隔大路和农田便是自怡园。西墙外则是青葱苍翠的瓮山，在以后的乾隆年间，这里诞生了又一座御园——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

自得园的大门开在南墙中部偏东的位置，为三楹歇山式，与圆明园大宫门东西咫尺相望。北墙的西北也开有一门，出门即是大有村。入得园来，但见水天一色，弥望无际。这是一座以水景取胜的疏朗闲适明秀的园林，园内引的是玉泉山的水，从瓮山下东流自南墙入园。园内水域宽广，由七八个湖池联翩而成。狭长的西池沿着西墙南北向纵列，稍宽的北部水域中堆着一座土山，中部水域则向东突出，与其他水面相通。东湖是园中的主要水域，纵贯南北，水域南部横亘着一列长长的土山，宽阔的北部水域正中有一座小岛。园内建筑稀疏错落，池广树茂，旷远明瑟。北墙内有一道东西向的逶迤连绵的土山，东西湖之间、东墙中部的湖畔，以及园子的东南角，都建有假山。行于园中的甬路上，有“林深不知午”之感。允礼在《御赐自得园记》中对园中景致有着精彩的描述：“兹园之中，高者，洼者，奥者，旷者，台榭亭厦，桥梁磴瀑，曲得其面势；竹树葩卉，随在而旁罗；温凉朝暮，风雨晦明，物象时光，无不与人相惬，对之常心旷神怡。”

园内的主要建筑春和堂，位于东西湖之间，北枕土山，是允礼的园居之所。静观楼建在东湖中的圆岛上，是全园的风景中心，也是登临赏景的最佳处所。登上静观楼，远观园外，秀丽的瓮山和玉泉山，以及连绵的西山，含青吐翠，飞扑于眉睫间；近赏园内，眸中映的是满园胜景；下瞰一泓澄静的湖水，环境清幽，淡泊自然，近乎天然风景。观至此，允礼不禁诗兴大发，吟出一首《静观楼成咏》：

面面层峦向我楼，含青碧沼映空幽。

买山徒自登高峻，泛水恒难际顺流。

月夕静观澄镜影，晴朝历数秀峰头。

赏心惬意仙都性，犹记当时纵意游。

“心旷神怡”这座斋宇也建于岛上，而“逊志时敏”则是允礼的书房。优越的地址，绮丽的景观，使允礼心绪澄净，陶冶了性情。

允礼在“浩然自得于幽独”后，自然对皇帝四哥有着感戴之情。感念之下，他认为，古之君子所说的“自得”，并不是仅指“悠游自适”，而是被委以重用后，能够恪职尽守，对得起江山社稷，才能得以心安，这才是“自得”的真谛，也正是皇帝四哥对他的期许。此时他担负着朝廷的多重差务，为了报答四哥的知遇，他“日夕孜孜，延问群吏，披览案牍，一事未得其理即中夜以思，不能安寝”，在工作没有抵滞和误事的情况下，才会去安享这种“俯仰泰然，身心倍为忻畅”的“自得”情怀。

允礼在乾隆三年去世后，他的过继子弘瞻承袭了果亲王的爵位，并成为自得园的第二位园主。

乾隆十五年以后，自得园毗邻的瓮山开始兴建大型皇家御园清漪园，自园中西望，座座亭台楼阁如珠宫贝阙般错落有致，矗于花木掩映的山间，这些被借入园中的胜景，更增添了自得园妩媚绮丽的景色。园中接天映日的荷池，疏朗明秀的山色，庭中花影移墙，堂前峰峦当窗，宛如画中，使人身心俱醉。

弘瞻爱好诗文及藏书。他幼时就受教于著名学者沈德潜，对词学有深研。《清史稿》记其可与怡亲王府的明善堂的藏书规模相比。他的藏书近万卷，藏于自得园中。这些藏书一部分应是从允礼那里继承而来的，另一部分则是弘瞻本人访求得来的。这些藏书装潢得格外精美，每册书上还都有“果亲王府图籍”、“果亲王点定”、“果亲王府图书记”、“果亲王益寿主人月读左传已过”、“自得居士”、“果亲王读本”等钤盖的印章。

乾隆三十年（1765）弘瞻去世后，他的儿子永璘承袭了果郡王的爵位，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自得园的第三位主人。他这个人乏善可陈，远没有前两位园主的风雅，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其留下的描绘、歌咏自得园诗词文章。他所继承的自得园也不再是完整的，因为园子的东半部已被乾隆皇帝收回，改建成了附属圆明园的御马圈，他只能居住在园子的西边，虽然还是沿用自得园这个名号，但面积已经大不如前，对一个王爷而言，就显得格外逼仄了。

乾隆五十四年（1789），果郡王永璘去世，其长子绵从袭封，按清朝的祖制，递降一级，成为贝勒。爵位降了，按清朝的规矩，也就失去了继续住在自得园资格，自得园被内务府收回。自乾隆三十年（1765）弘瞻去世后，乾隆皇帝就开始占用自得园东部，改做圆明园的御马圈，这就是圆明园岁修工程《内务府奏销

档》中出现了记载在自得园内施工情况的原因。档案中所记的都是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后在自得园补砌坍塌虎皮石墙、起刨地面、拆运山石等琐事，如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自得园补砌坍塌虎皮石大墙八段，凑长十丈八尺五寸，……等项，用过工料银一百三十七两五钱八厘”，以及自得园施工“所刨之土，就近加堆土山”。

乾隆六十年（1795），自得园终于迎来了新的工程——“自得园添盖住房三所，并茶房、马圈共七十三座计二百三十二间，游廊十三座计六十九间，垂花门三座”。这分明是给御马圈添筑的设施。显然，这时的自得园应该仍在内务府的管理之下，并未赐予某位王公大臣。但到了次年即嘉庆元年（1796），情况开始有了变化，据《清代圆明园大事记》：“嘉庆元年，五月，帝即位后，绮春园各处园工陆续兴作，计有百花镇城关一带及明善堂、含晖园、自得园等处，添盖房间一千四百六十一间。”这次大规模集中整修园林，大有为嘉庆皇帝初登帝位普施恩泽的意味。此时的自得园估计因年久失修，疏于管理，部分园林建筑已面临倾圮，所以大加整修，以便赐予近支王公贵胄。至于这几座园林新添盖的这一千四百六十一间房间，自得园占了多少，因为缺少更详细的资料，所以不得而知，但想来是不会少的，怎么也应在数百间左右。

嘉庆二年（1797），成亲王永理曾访问过自得园。此时的自得园已住进了两位新的主人，永理称这两位新园主为“三侄”和“十一侄”。显然，这两位新园主应该是永理的嫡亲侄子，即乾隆皇帝的孙辈——绵字辈的王公，而不会是弘瞻的孙辈，如果是弘瞻孙辈的话，永理该称他们为嫡堂侄，古人在这点上是很严谨的，丝毫不会乱的。目前因缺乏乾隆皇帝孙辈的大排行的资料，我们还很难确定地指出这两位新园主究系何人。

嘉庆四年（1799）二月二十六日，自得园的归属又有了新的变化，嘉庆皇帝颁旨：“其自得园三所著赏定亲王绵恩、绵懿、奕纶分住。”从这一年起，自得园被分成了三座院落，由绵恩、绵懿、奕纶三家分住。

自得园被这三家王公贵胄分住了多久，具体情形不详。但归在定王府的名下应该一直到道光十六年（1836），这一年载铨袭爵定郡王，大概是此时的自得园已经过于破败了，不再适合做王公的赐园，也有可能是因为道光皇帝想扩充毗邻圆明园的御马圈，所以便将含芳园（后改称蔚秀园）赐予载铨，自得园自然就被

内务府收回，自此结束了 112 年的作为王公赐园的历史，完完全全地成了圆明园的御马圈，由内务府的相关人员管理着供皇帝出行时骑乘的马匹和车辆。自此以后，样式房所绘《圆明园来水河道全图》和《圆明园外围大墙图》中，将自得园范围内分别标注为“御马圈”和“御马厂”。可怜允礼精心缔构的文士园林，几代王公苦心经营的颐养之所，最终成了车马喧阗的所在，不复赐园时期的繁华景象了。（图 7-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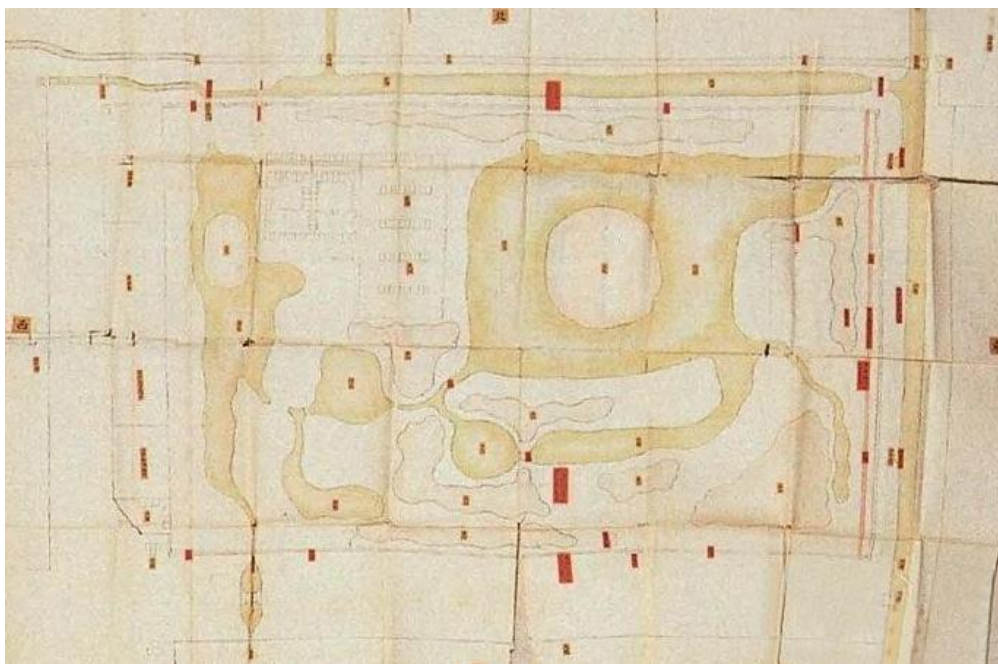


图 7-13 清代自得园图

二、御马圈时期

自乾隆六十年（1795），御马圈添筑设施，邻近圆明园的自得园部分园区功能上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成了驯养御马的场所，而且规模很是可观。

清帝驻蹕圆明园时，经常从位于圆明园西南角的藻园门出发沿御道去往西郊诸御园，他们一般喜欢选择骑马前往，于是，御马圈就成了圆明园与西郊诸御园的中转站。在道光年间的《圆明园来水河道全图》和《圆明园外围大墙图》中，原自得园的位置被分别标注为“御马圈”和“御马厂”。但自得园的名称仍在档案文献中沿用着。

大有庄一位前辈做过御马圈杂役的年逾九旬的某姓老人讲，乾隆皇帝最爱骑乘的有十匹御马，时人称“乾隆十骏”，都是由新疆，以及蒙古的喀尔喀、翁牛

特、拖辉、科尔沁诸部所进奉的。这十匹骏马分别叫：万吉驺、阚虎骝、狮子玉、霹雳骧、雪点雕、自在驹、奔雪驰、赤花鹰、英骥子、籥云驶。这其中就有“自在驹”等三匹在御马圈喂养过。

圆明园周边有许多供皇家驯养乘御之用马匹的皇家马厩，除了御马圈外，还有位于海淀镇的郭什哈圈和花马圈，以及大有庄内的安河圈。在安河圈之北不远的地方，还有个专为驯马和马术表演用的跑马场。研究者根据晚清时期的有关照片资料判断其位置就在中共中央党校北院现 78 至 80 楼以西偏北，学员楼 16、18、20 楼以东一带。

除了驯养御马，御马圈中还饲养过马兰镇总兵贡进的鹿只。这些贡鹿，原本是在香山静宜园中的鹿苑饲养，后来为了迎接来内地的六世班禅，乾隆皇帝命在鹿苑的位置上营建宗镜大昭之庙（昭庙），便将鹿苑所豢养的鹿只移到御马圈。自得园东南墙内一带小土山的山洞中，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还残存着一些青砖砌成的拱券顶的洞室，据老人所讲，就是当年圈鹿的地方。据《宫廷贡鹿·哨鹿·养鹿》记载，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起，马兰镇总兵所呈进单的贡鹿从“香山园”转至自得园喂养，“俟后用鹿均在圆明园的自得园所饲养的鹿只内支领”。乾隆五十年（1785），才将自得园所养的鹿只拨给香山园饲养。

清宫中养鹿除了供食用和药用外，还有供祭祀活动用的，数目往往不少。自得园养鹿期间，因照管不当，曾出过贡鹿死伤的事。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初七日，马兰镇总兵进小鹿 70 只，送交自得园喂养，准备祭祀之用。不料初九日的夜间，竟被园中的狐狸咬毙 6 只、咬伤 2 只，最后这些死伤的小鹿都被送到圆明园外的虎城喂了老虎。

咸丰十年（1860）八九月间，英法联军抢掠圆明园。侵略军和一些土匪手执各种器械蜂拥冲进御马圈，抢走听差马 20 匹、官鞍 12 盘。御马圈损失的并不算大，这是因为圈中饲养的多数听差御马和所配马具，在这之前都被征走，供咸丰皇帝及其大队随从北逃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用了，留下来很少的缘故。侵略军还在安河圈抢走弩马 38 匹，夷马 13 匹；海淀镇的郭什哈圈被抢黄马 1 匹、养马 64 匹、弩马 3 匹、驼 5 只、夷骡 2 头、官鞍 10 盘；花马圈被抢弩马 58 匹、夷马 14 匹、夷骡 1 头。侵略军在以上各圈共抢劫各种马骡驼等共计 211 匹之多。名

苑被毁，殃及御马，故《御马厩与八旗官马》中有“上驷院御马皆灭于庚申（1860）及庚子（1900）”之说。

10月18日，悍然纵火焚毁了圆明园的英国侵略军，在18、19两日，又派遣骑兵出藻园门，沿着西山御道，一路将香山、玉泉山、万寿山及其周边的所有皇家园林和附属设施付之一炬。御马圈连同自得园的旧有建筑都被焚毁，成为一片黑黢黢的瓦砾场。

三、升平署和养花园时期

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以“颐养冲和”为名，在清漪园的故址建颐和园。同时，一些为帝后驻蹕颐和园时服务的宫廷机构和政府派出机构如意馆、升平署、军机处公所、外务部公所等附属建筑也开始兴建。光绪十七年（1891），在颐和园东宫门外自得园旧址的西部，落成了一组南北纵向连接的四合院、三合院建筑群，与德和园的大戏台隔墙相望。从清末绘制的《五园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建筑群的风貌。据颐和园文物管理部门介绍，南起第一个院落是步军统领衙门公所，是专门负责颐和园保卫工作的机构，管理颐和园周边的46处堆拔（哨卡）；第二个院落是档案房；第三、四个院落则是“沿革升平署衙门”。升平署是清代掌管宫廷戏曲演出活动的机构，最初称南府，始于康熙年间，隶属于内务府，道光七年（1827），改称升平署，仍主管宫廷戏曲演出事务。后来人们就把这一组建筑泛称为颐和园升平署。

（一）步军统领衙门公所

这是一个典雅静谧的院落，建成于光绪十七年（1891）。晚清至民国初年，一直是颐和园步军统领衙门公所。步军统领的全称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即俗称的“九门提督”，官阶为从一品，始设于顺治初年。康熙十三年（1674），康熙帝下令由“步军统领衙门”接管北京内城9座城门的武装警卫任务，随后北京外城的7座城门也由步军统领衙门负责把守。掌京城守卫、稽查、门禁、巡夜、禁令、保甲、缉捕、审理案件、监禁人犯、发信号炮等要职。步军统领衙门所属部队曾有满、蒙、汉八旗步军及绿营兵丁20000多人，巡捕五营马步军10000余人（其中骑兵4000多人），成为清朝在京师地区的主要警备力量，也是清朝维持首都治安的一支警察部队。步军统领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卫戍区司令

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可谓位高权重。步军统领在清代历次宫廷斗争中均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步军统领的人选极为重视，非满人、非心腹重臣，不能担任此职，甚至数度由位高爵显的亲王级人物充任。

中华民国建立后，步军统领衙门因其重要性，故仍予以保留，改称“京师步军统领衙门”，由高级军官担任此职，继续负责北京的社会治安和警备卫戍。因为民国初年西郊众多属于前清皇室的皇家园林全部改由步军统领衙门负责管理和保卫工作，为了便于就近管理，增设了西郊总局，并以颐和园步军统领衙门公所为办公地。民国十三年（1924），冯玉祥率部进入北京，发动了“首都革命”，为响应由陈独秀、李大钊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中“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的呼吁，同年11月5日，裁撤了步军统领衙门。

民国年间，颐和园开放为公园时，这里成为颐和园最早的售票处。

这是个单进四合院。大门是门庑式，五开间，其台阶和屋脊比两侧的倒座房（南房）要高出一截。正中一间是门洞，两侧是门房，属于典型的官衙公所的建筑规制。大门原本是门扉安装在两根中柱（进深方向中央位置的柱子）之间的“广亮大门”，因其门前的空间最为宽阔，显得很敞亮，故而得名，在等级上仅次于王府大门。但经后世多次改建，现为门扉安装在外檐柱间的“蛮子门”形制。门楣上有四个六角柱形的门簪（又名户对），上面雕有蝙蝠和仙桃的吉祥图案，寓意为“福寿双全”。进门后就是正院，院中央铺十字形甬路，与正房和东西厢房相通。院中种了四株小叶黄杨，正房西侧还有一株绿荫翠盖的古槐。正房面阔五间，进深采用七檩构架，就是安排七根檩条，前后共四排柱子。原本前后带廊，现前廊尚存，后廊已并入屋内。东西厢房各面阔三间。正房左右各带三开间的耳房，与倒座房围合成一个跨院，东西两跨院各有两个月亮门与正院相通。正房的背后是个横向窄长的院子，北端就是后罩房，是横贯院落的一排坐北朝南的房子。间数一般是正房的间数加上两侧耳房的间数，共计11间。

这所看似不大的院落，由于其独具的优越位置与历史环境，在这百多年的历史中，注定会发生一些不平凡的事，使它颇有人文底蕴和传奇性。

北京最早的电话通讯点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1902年1月），由西安回銮不久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驻蹕颐和园，对一年多以前发生的庚子之乱记忆犹新，清朝最高当局痛切地

感受到快捷的通讯对处理军政事务的重要，于是，外务部与步军统领衙门共同出资白银二千二百五十六两，由丹麦商人璞尔生办的“电铃公司”承包架设了从城内的外务部(旧址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到颐和园步军统领衙门公所的电话专线，线路总长 48 公里。一旦有涉及列强的外交事务亟待最高层处置，即可由外务部用电话通报颐和园步军统领衙门公所，由公所的执勤人员禀告颐和园内，候得旨意，再给外务部回话。

问题是既然铺设了电话线，直接通到颐和园内不是更为方便吗？个中原因恐怕还是保守的慈禧太后对这等“西洋玩艺”缺少足够了解，对接触它还怀有戒心，总想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她的这重重顾虑，倒是成就了这个不起眼的小院，成了北京最早享受快捷的电话通讯服务的地方。而迟至光绪三十四年七月（1908 年 8 月），电话才通入了颐和园和中南海，供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使用。

（二）十三世达赖的休息处

光绪三十四年（1908），晋京朝觐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莅临了颐和园步军统领衙门公所，成了这里的匆匆过客。

当年的九月初四日（9 月 24 日），十三世达赖抵达北京。这是继 1652 年五世达赖入京觐见顺治皇帝、1780 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入京觐见乾隆皇帝之后，第三位西藏格鲁派宗教领袖入京朝觐。达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清朝皇帝禀奏西藏情势，联络与中央政府感情，寻求中央政府帮助，进一步巩固和密切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朝政府对十三世达赖此次入觐活动，也是非常重视。事前，有关入觐路线、接待计划、仪式、赏项等都做了精心准备和安排。十三世达赖抵京后在西黄寺下榻，定于九月二十日（10 月 10 日），在颐和园仁寿殿陛见。

陛见前一天，十三世达赖即派堪布二人，携同藏兵二十余名，押送贡品三十抬、敞车八辆，由黄寺起行，前往颐和园呈进贡品。据《内厅侦察达赖报告》记载：“九月二十日早四时，达赖由黄寺前往颐和园陛见。并有内城马巡队长兵四十四员、外城马巡队长兵十员，随同进德胜门，出西直门。七时二刻达赖抵颐和园提督衙门公所休息少时，于八时一刻陛见，亲呈皇太后黄色哈达一方，银卓麻佛一尊；皇上黄色哈达一方，长寿佛一尊。当蒙钦赐朝珠、袍褂、烟壶、皮斗篷、白哈达、碧玺带头桃儿帽子、册页、折扇、搬指等物。至八时三刻退出，仍由原路回寺驻锡。所有往来经过之处，内外城均派有队长、队兵、巡官、长警等排班

护送，沿途照料，并无事故。”文中所说的十三世达赖候旨陛见前一行人曾休息少时的“颐和园提督衙门公所”，就是步军统领衙门公所的别称。

（三）颐和园堂档房

颐和园堂档房位于颐和园东宫门外迤北，南接步军统领衙门公所，北连颐和园升平署。其建造起于光绪十六年底，到次年十月底竣工。在《颐和园工程清单》中详细记载了其工程进度：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八日，颐和园档房成做大木；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颐和园档房并各处值房正房均成做大木；四月初一日至初五日，颐和园档房正房后罩房均筑打房厢灰土，南房安砌柱顶埋头等石已齐，两山耳房地脚刨槽随筑灰土；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颐和园档房各座安钉外檐装修，成砌板墙，墁地面砖，随砌坎墙踏跺石料；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颐和园档房各座油饰椽木活板，并墁散水砖。据承办颐和园工程的“算房”估算，颐和园堂档房和步军统领衙门值房的工银合计一万九千五百一两八钱二分四厘，后因堂档房正房明间后檐改安装修，又追加工银一千六百十三两一钱二分八厘。

结合建筑现址和《颐和园初期东宫门外各处占用地盘图样》可推想其早年间样貌：穿过升平署街西墙上的随墙门便来到颐和园堂档房院前，五开间屋宇式广亮大门前是八字形的栅栏，大门两侧是倒座房。穿过大门、庭院，正对五开间的卷棚顶正房，东西有厢房和跨院，跨院与正院间各有两座花圈子门楼相通，庭院开阔，植有槐柏等树木，正房后是一列后罩房。整个院落除正房低于步军统领衙门公所正房一级踏跺石的高度外，二者形制基本相同。

这个院落的正式称谓应是“颐和园内务府堂”，是清代负责掌管皇家衣食住行事务的内务府在颐和园的派出机构。内务府衙门分“内务府堂”及所属“七司”“三院”与各等处，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官阶为正二品，无定额，从满洲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中特简，或从满洲侍卫、本府郎中、三院卿中升补。内务府堂，简称“堂上”，是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办公机构，掌管内务府属文职官员的铨选及督催稽核各司处承办事务，并管理本府章奏文移及档案等事，下设月官处、督催所、销算房、翻译房、档案房等机构。这里为什么要冠以“堂档房”的名称呢？应是相较于紫禁城中部门齐全的内务府堂而言，颐和园内务府堂更多体现的是档案房的职能，所以有了这个不算恰当的称谓。

（四）升平署

据宣统二年（1910）的《内务府档》记载：“升平署为报堂事，本署建堂地址在京西颐和园东宫门外迤东偏北，东向，前后凡二十三重，其廡舍之数共房间二百十二间，设立沿革升平署衙门，于光绪十七年奉旨赏住。”通过这份珍贵的档案，我们可以知道颐和园升平署的具体位置、建筑规模和落成使用的时间。

在光绪年间，升平署所属人员曾达 380 余人，内设工程处、钱粮处、内学、中和乐、盔头作、档案房等机构。演员由“内学”和“外学”组成。由太监充任的称为“内学”，太监组成的戏班称为“本宫”或“本家”，常驻于升平署内，时刻听从调遣，由于待遇不佳，加之学戏辛苦，常有内学人员出逃；“外学”则是指民间戏班的职业演员，宫中演戏需要“外学”时均由升平署提调“外学”演员进宫承差。在今中央党校北院西南角尚存末代升平署总管狄盛宝墓，他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卒于民国八年（1919）。据《清升平署志略》载，狄盛宝于同治十年（1871）入内学，以扮生角出名。后为内学总管，最后由逊清小朝廷升为升平署总管，死后追赐正六品顶戴花翎。

慈禧太后嗜好戏曲，在其驻蹕颐和园期间，升平署是极为忙碌的。由于清廷已是财力衰竭，署内各式行头不能如盛时各备一套，每次共计 41 辆大车的箱笼行头都需由城内本署到颐和园之间来回转运。为了方便到德和园大戏台演戏，升平署的人员可直接从颐和园东墙侧门进入园内，而颐和园与升平署之间南北向的街道也由此得名为“升平署街”。因紧邻颐和园，在慈禧太后登万寿山游览时，升平署人员“不许出入偷看，如有偷看声高被总管查出，重责不恕”。（《升平署档案?知会档》）颐和园升平署还是“本宫”戏班平时受教和排练的场所，“外学”中的佼佼者如孙菊仙、杨月楼、谭鑫培、陈德霖、王瑶卿、杨小楼等都曾在此任教习，教“本宫”的小太监们学戏。署内还有存收戏曲演出所用的衣靠盔杂、行头切末等项的库房。此外，几部宫廷大戏的剧本也收储于署内。这些宫廷大戏包括：《劝善金科》（《目莲救母》）、《升平宝筏》（《西游记》）、《鼎峙春秋》（《三国演义》）、《忠义璇图》（《水浒传》）、《昭代箫韶》（《杨家将》）、《封神天榜》（《封神演义》）等。这些宫廷大戏一般规模为十本，每本二十四出，共二百四十出，部头浩大，简直就是戏曲连续剧。这些剧本一律用白皮纸书写，外面用明黄纸做封面、封底，封面上贴红色纸签，写着戏名，专供

慈禧太后翻看，称为“安殿本”。

这些宫廷大戏原本都是昆曲剧目，但慈禧太后对昆曲兴趣不大，却极为喜爱皮黄（即京剧的前身），据《升平署档案》记载，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她就命人将昆弋腔剧目《青石山》改成皮黄腔。这次改编激发了慈禧太后的创作欲望，不久，她就利用晚上就寝前的时间和坐更的宫眷合作改编了《节义廉名》（《四进士》）这出戏。慈禧太后由此而一发不可收，在“撤帘归政”后，为了打发时间，她萌生了将二百四十出的宫廷大戏《昭代箫韶》由昆曲本改编为皮黄本的念头。《昭代箫韶》卷帙浩繁，改编工作可称得上是个不小的文化工程。据周志辅先生在《昭代箫韶之三种脚本》一文中所述：“据所目睹慈禧太后当日翻制皮黄本《昭代箫韶》时之情况，系将太医院、如意馆中稍知文理之人，全数宣至便殿，分班跪于殿中，由太后取昆曲原本，逐出讲解指示，诸人分记词句。退后大家就所记忆，拼凑成文，加以渲染，再呈进定稿，交由‘本家’排演……”文中虽没有交代改编《昭代箫韶》的具体地点，但由于改编工作基本是在慈禧太后驻蹕颐和园时进行的，而太医院的太医和如意馆的画师不可能在其当值的机构里集体参酌整理戏剧文本，在剧本整理出来后，还需要有丰富表演经验的伶人给唱词“安腔”，之后还要誊清定稿，由升平署负责收存，以供“内家”排演。这一系列的工作，只有在颐和园升平署内进行才是最为方便和最为适宜的。故此可以推定，颐和园升平署是进行这一改编工作的最重要的场所。正是由于来自宫廷的欣赏、支持和倡导，京剧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定型，最终成为行当齐全、技艺全面、雅俗共赏的剧种，并从此取代昆曲，成为“国剧”，颐和园升平署可以说是京剧的发祥地之一。

慈禧太后主持改编《昭代箫韶》的工作，从光绪二十四年持续至光绪二十六年（1898—1900），因八国联军入侵而中断，共翻改了一百零五出（一说为近一百二十出），其后京剧所演的杨家将故事的剧目，很多都是出自慈禧太后主持修订的改编本。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颐和园升平署遭到土匪的劫掠，据《升平署日记档?光绪二十七年》载：“当日，本署总台递世大人，为本署颐和园、城内本署自遭兵燹失去衣靠盔杂、行头切末事，计此报堂单底。升平署总管马为报堂事，本署钱粮处首领狄得寿等报到，于上年七月二十一日后，被

土匪抢去颐和园后升平署存收衣靠盔杂、切末行头等项，连箱六十三只，圆笼二十三挑，俱各失去无存。八月二十日，首领导人前往查验是实。”颐和园升平署即遭土匪劫掠，损失甚巨。此后，颐和园升平署虽还承应颐和园的戏剧演出，但昔日的盛况不再。

（五）养花园

光绪十二年（1886）慈禧太后将焚毁的清漪园改建为颐和园，同时在自得园的遗址上建养花园，为颐和园培植和供应各类珍贵花木，继续为御园服务。据样式雷《自得园画样》，此时在自得园春和堂旧址的四周，修建了三进院落，又在院东建了五大排的花洞，分别称“上洞子花园”和“下洞子花园”。园内的花匠每天要将花木送进颐和园内，他们佩着木制腰牌，肩挑花盆从苇场门进颐和园，沿着湖岸走，将花盆放在水木自亲东侧的旁门外，再由太监搬进慈禧太后的寝宫乐寿堂。

（六）近代沿革

民国年间，养花园已基本荒废，在1934年左右，二十九军的副军长佟麟阁曾在西北门内建过一座小宅园——佟园。据说在当时的西苑街上有一个戏园叫“同庆园”，大有庄有一位老者曾在戏园里当差，一次看戏时有几个国民党伤兵打架闹事，老人上前劝阻，竟遭到伤兵的痛打。这时有两位年轻女士走来说情，救下了老人。老人非常感谢，在交谈中女士向老人打听能否在附近买一块宅地。老人寻到了养花园内的荒地，女士将其地买下，老人一家也被请到园中看园。后来老人才得知这两位女士是佟麟阁将军的家眷，但应主人的要求一直替其保密，故很少有人知道此事。当时佟园占地约10亩，建有北屋九间，都是清式房屋，前廊后厦，室内陈设简陋。房正南的湖中有小岛，四周有各种果木树等。房前横列一道东西向小山，小山有两层楼高，山上有石板小路。房后还有一道由东向西到东墙后往南伸延的小山。据说，佟将军平时不住此园，只是让老人一家在此开园种菜，只有被称为“三小姐”“四小姐”的两位女眷不时来园中小住，夏夜秋夕，在月光澄照的庭院中散步。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北平。1940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署署长殷同为了培养个人势力创建了“建设总署土木工程专科学校”。他选中了自得园旧址作为学校的校址，派人拆毁佟宅，将看园老人赶走。在佟园宅地上建了一座

两层石质基座、中式庑殿顶的主楼，作为办公和授课场所，因其造型如同一架飞机，故被称为“飞机楼”。又在其东陆续建了六幢两层学生宿舍楼，在东墙内建有洋房一座，作为学校的饭厅。1941年学校迁入后工程仍在继续，整修了已经破败不堪的虎皮石围墙，并将西部升平署建筑群及其今南院西北角的隙地和雁翅桥一并纳入校址中，奠定了今日南院的规模。在升平署之北开凿了个小湖，以小湖为中心，在湖畔植树栽花，建了个小花园，其间构筑了两座西洋式的水泥桥，与雁翅古桥相应成趣，清朝遗留下的堆拔房也被改建为园林建筑，构成湖滨的一景。整个工程由泰庆建筑工程公司承建，于1942年全部竣工。

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农学院于1946年接收了全部校址，校内建有各科实验室，还开辟了试验田，并种了许多果树，其中葡萄苗200棵，山桃苗250棵，还有李树、柿树、苹果、梨、海棠、杜梨、白杨、柳苗等树木。（图7-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0月，清华大学农学院将校址移交给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列学院。后来，这里被称为中央党校南院。在五六十年代，相继建起了礼堂、食堂、图书馆（87楼）、幼儿园（88楼）、研究楼（89楼）。党校的著名教授艾思奇、何家槐、范若愚等居住在北墙内的二层小楼里。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末，自得园旧有的山形水系仍大体上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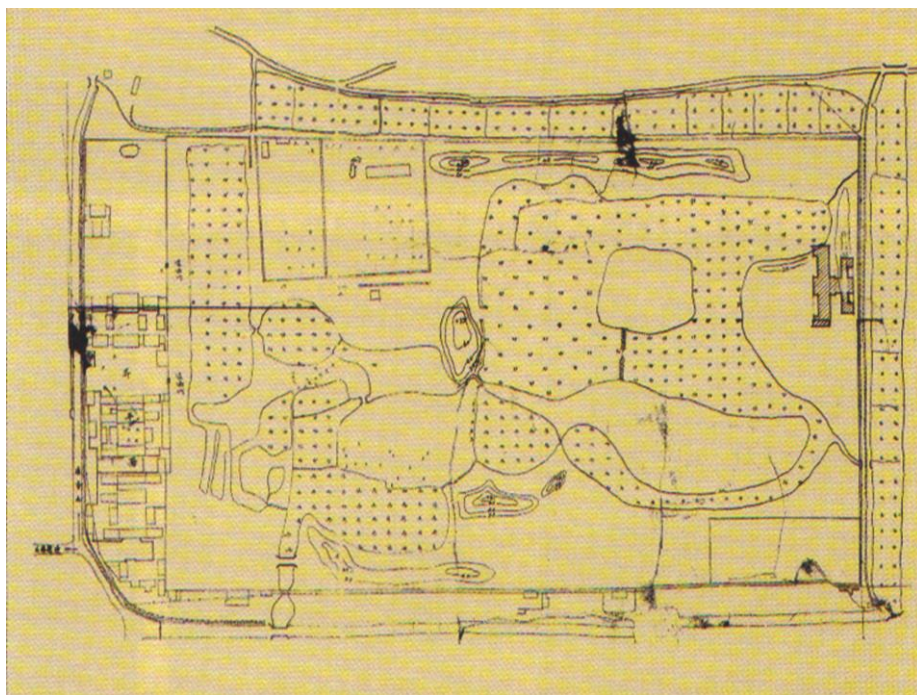


图 7-14 20 世纪 40 年代的自得园

第五节 吴家花园和袁家花园

一、吴家花园述往

海淀区挂甲屯村教养局胡同，有一座私家园林称作吴家花园。该园坐北朝南，是一座具有我国北方传统建筑风格的庭院建筑。整个园子南北长约 120 米，东西宽约 70 米。许多老海淀人传说，此园之所以叫做吴家花园，是因为原子的主人是明末那位“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还添油加醋地说此园就是吴三桂金屋藏娇处，陈圆圆就居住在这个园子里。由于历史名人和爱情故事的存在，更因为人们对于美好爱情故事向往的情愫，遂使吴家花园拥有很大的名气。

关于吴家花园的始建年代，至今没有确切的研究结果。有人推测园子建于清光绪年间，但在晚清样式雷图上，此处仍为空地，并没有园林。吴家花园的兴建应在清光绪年之后，或民国初年。它的设计者可能是样式雷，这是因为在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中，有一幅认为是圆明园洞天深处景观的图纸，虽然画纸边上墨书“洞天深处”，但圆明园洞天深处并没有此景观，其所绘内容却与吴家花园相同，应是吴家花园的图纸。（图 7-15）为何如此，可以有多种推测：或购自己建之园，或使用了样式雷图纸。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暂且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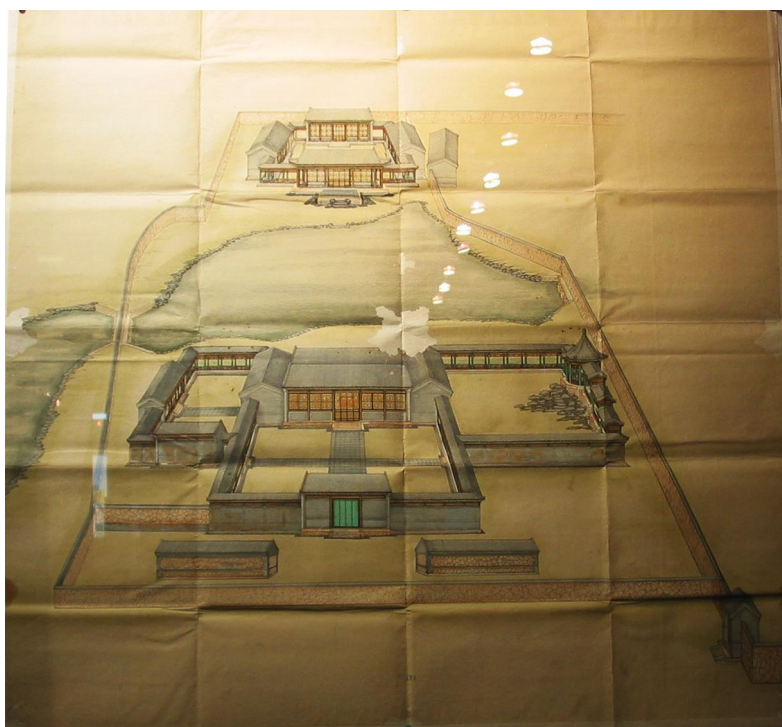


图 7-15 样式雷绘吴家花园图

吴家花园的园主乃是民国时期的吴鼎昌。吴鼎昌，字达铨，原籍浙江，生于四川，为新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吴鼎昌在历史上是一个风云人物，早年曾加入过同盟会，曾任大清银行总务科长。辛亥革命后任过农商部次长、财政部次长，1917年起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后来，他当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1950年死于香港。袁世凯当中华民国总统期间，吴鼎昌从载沣手中买下了这个花园，因此这个花园就被称作吴家花园，据说当时花园大门的门楣上挂有“吴达铨别墅”的木牌。或许因为政务繁忙，吴鼎昌买下花园后无暇来园中居住，所以许多海淀人不知此人。另有一说是，吴家花园分成两个园子，由吴之妻、妾各占一园。吴鼎昌与其妻住在西部园中，故后来就被称为“吴家花园”，传名至今。不管吴鼎昌住在此处与否，吴家花园的名字与吴三桂连在一起，这是基于底层民众知识有限，往往将一些地名归结为老百姓都知道的名气较大的历史名人身上，这个现象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事实上，吴鼎昌的名气怎能和吴三桂相提并论，民间将此园附会于吴三桂既是民俗的因素，也有历史的巧合存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后，有一天几个日本人来到挂甲屯，闯入吴家花园，询问园主是谁。一个看园人回答说是吴达铨。日本人不知吴鼎昌，便问吴达铨是谁。看园人怕说出吴鼎昌惹出麻烦，便灵机一动，随口说：“是吴三桂的后代。”日本人走后，这个故事就传了出去，此后，人们就将吴家花园与历史上的吴三桂联系在一起了。

在1944年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所做的《北京西郊挂甲屯家计调查》所附的挂甲屯村落图中，吴家花园位置被标识为曹家花园（图7-16）。不知是无意标错还是吴家花园后来变卖给曹姓的原因，目前尚未见到相关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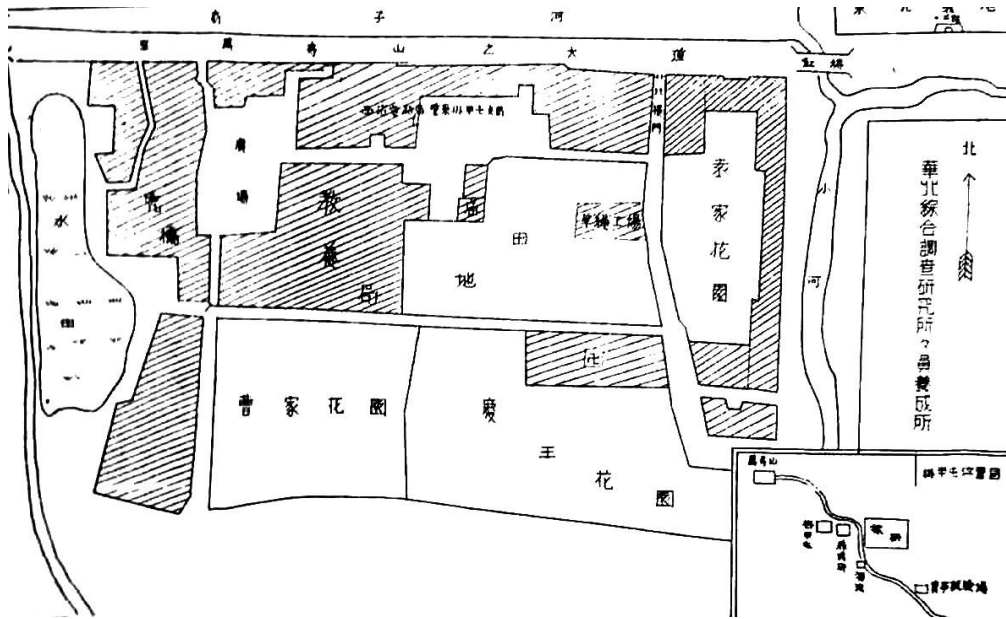


图 7-16 1944 年的挂甲屯村落图中吴家花园标注为曹家花园¹

二、吴家花园的建筑布局

高冀生在《北京海淀吴家花园漫考》一文中对吴家花园的建筑布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吴家花园的建筑布局分为南北两院，南院为主人工作之用，后院则为内室生活之所。一条小河、一个水池和假山将院子隔离为南北两个部分，河上有桥，沟通南北两院，四周衬以青竹、绿树。园子不大却很有章法。总体看来，布局手法是传统的轴线对称格局，前后院均有明确的中轴线。但空间序列布局却不落俗套，灵活变化，多次转换轴线方向。如从前院到后院，空间序列不是按着中央轴线一直贯穿发展，而是故意在正厅前一转，变为横穿西侧院，再往北，经花园西侧小桥，才能到达。这样几经转折，不仅满足了使用功能的要求，还造成了既有封闭又有开敞的几个不同性格的空间，也出现了既有院内天井，又有院外庭园的几个不同情调的景区，使得变化着的空间更丰富多彩。尤其在花园西侧小桥附近，环视园景，感受到空间层次、假山、水面，建筑、绿化层叠交错，情景交融，真是美不胜收。这样处理，要比沿中央轴线发展空间序列更显得生动有趣。这正是此园具有民间建筑特色之处。它不受宫廷、府邸建筑严格轴线

¹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编. 北京西郊挂甲屯家计调查. 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 1944.

对称布局的约束,在注重功能使用合理的条件下,尽量创造一个优美舒适的环境,空间丰富、多变。

院落层次分明,院中有园,园中有院,院园之间既围又透,大院中还套有小院(图 7-17、图 7-18)。前院是工作用房,分为三个小院,各院均以回廊围合成严谨的独立院落,组成品字形平面。中间院子稍大,形成主体,内有正厅,是会客、议事等重要活动场所。正厅前有过厅,正对着大门,大门内两侧是服务人员用房。西侧院为内部工作用房,东侧院是书房或客房。院内建筑处理简洁朴实,回廊作成一面空一面实,装有冰纹隔窗,使院内外隔开。正厅是五间北房,进深中间有两排柱子,用雕花挂落、落地罩等分隔成大小空间,使用方便。就其效果看,既华贵又不失灵活性。西侧院内东、西、南三面均有房,北面是回廊,并有垂花门与花园及后院连通,院中点缀少许灌木,花草。东侧院只有三间西房,其他三面以回廊围合成院。东侧回廊中部有八角攒尖亭,与叠落的回廊相接,构成西房的对景。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八角亭内尚存放有一面大石屏风,石屏高 180 厘米,宽 192 厘米、厚 2 厘米,是用一整块大理石制成的,安放在高 75 厘米的硬木屏座上。屏面上的大理石天然纹理构成了一幅立水飞山的浩瀚景色,屏角上有阮元题刻“山飞水立”四字。阮元为清乾隆年间进士,到道光年间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是有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从此屏题词落款阮元称臣来看,可以断定此屏是吴家花园内至今幸存唯一的皇室文物。20 世纪 80 年代,此屏被移至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总之,此屏乃是一个重要珍贵文物,值得注意。

后院属四合院式布局。正房五间,带耳房,东西两厢各三间,是主要生活用房。院外另有服务用房九间,房顶上有气窗,附近有生活水井。内院比较大,约有 280 平方米,种有树木、花草。当年彭德怀亲手栽种的苹果树犹在。四周有回廊相通,虽然是封闭式的,但廊壁上开有灯窗,可透视院外园景,隔中有透。它不同于一般四合院的是没有倒座房,在一般应是垂花门的位置处,是一座南北均有出入口的花厅。花厅朝南的一面,设有大约 40 平方米的月台,台临小湖,可以临水观景。通过平台的过渡,使后院的建筑与庭园融为一体。前后两院建筑简朴大方,灰砖墙,红漆柱,小小的廊子,敞亮的窗户,并无过多的装饰,给人以亲切、明快的感觉,适于起居,雅俗共赏。

前后两院之间的花园，以自由水面为主，衬以绿化，池边种竹，院边栽树。池水引自万泉河水系，经园西大木桥流来，由五孔进水桥闸流入园中。由于造园的需要，将水分为两股，其中一股穿园而过，流经东邻承泽园，继续东去。另一股则引入园内，在花厅前展开，构成园内水景，然后再由出水口流向承泽园而东去。水面中的分流土丘叠石成山，不仅使水面层次丰富，还与内院花厅、回廊以及平台等建筑组成和谐的园林空间，配合以水面上的莲荷，池边的花木，不仅是一个良好的室外活动空间，也是典雅、清新的观赏空间。如果说前院由于封闭的回廊形成的院落空间比较严谨、庄重，那么这个山水围合的园林空间则显得轻松舒展。同一组建筑中，由于功能的不同要求，造成两种不同格调的空间，正是此园布局的特色。此外，假山石位置较近于前院，与前院之间种植的高树配合，对分隔前、后两院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可谓一石两用。园中西侧尚有四方攒尖亭一座。亭子平面轴线相对南北方向偏转约 45 度，地面高出周围地面约 1 米。在亭内小憩，居高临下，可以展视园中最好的景色。这里的景观角度和层次均属园中最佳处，可见此亭选位及偏转轴线，不无匠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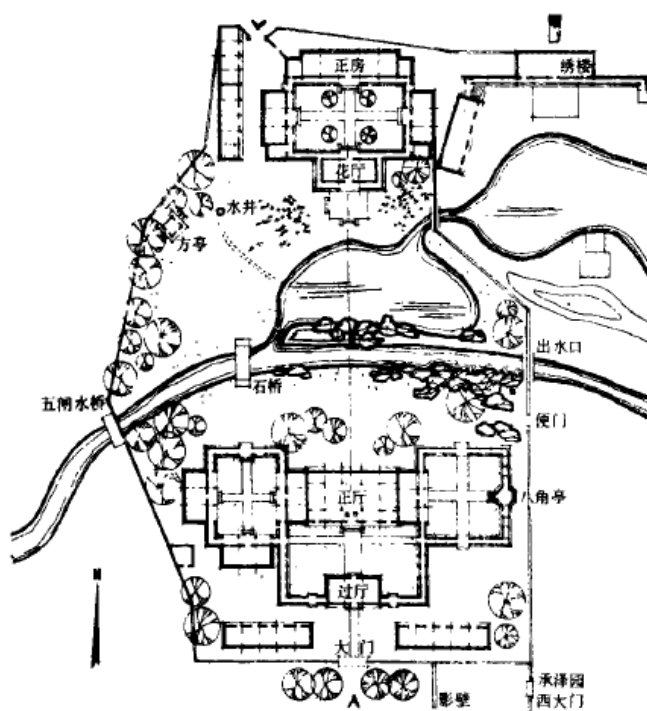


图 7-17 吴家花园院落布局图¹

¹ 图片来自高冀生：《北京海淀吴家花园漫考》，《圆明园》学刊第三期，1984 年。



图 7-18 现代吴家花园建筑布局图

吴家花园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全部管理使用，20 世纪 90 年代初进行了改建，将南面一组建筑拆除，改建为双层建筑的两座院落，2000 年后又在原小湖处增建现代式样的建筑一座。经过多年的建设，园内的假山石、绿竹已经不见踪影，院落格局已经面目全非，昔日美景难以再现。2014 年，吴家花园被海淀区人民政府公布为海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吴家花园与历史名人

吴家花园也算是挂甲屯村的一个比较有名的私人园林，这个园林还曾与两位历史名人结下一段情缘，下面就讲述一下作家冰心和彭德怀将军与吴家花园的故事。

（一）冰心在吴家花园看海棠

冰心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她原名谢婉莹，1900 年 10 月 5 日出生，福建长乐人。笔名冰心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1923 年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冰心对现代文学发展影响巨大，在她的文学作品中还能找到在挂甲屯吴家花园看海棠的记载。

吴家花园有海棠树，春季花开季节，成为海淀的一道风景。冰心在 1936 年受朋友之约来到挂甲屯吴家花园看海棠，回去后曾写了一篇文章叫《一日的春光》，在文中描写了她这次在吴家花园观看海棠的经过。下面就引述冰心的原文，看看她对吴家花园海棠的描写吧：

4 月 30 日的下午，有位朋友约我到挂甲屯吴家花园看海棠，“且喜天气清明”——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是九十春光中惟一的春天——海棠花又是我所深爱的，就欣然地答应了。

东坡恨海棠无香，我却以为若是香得不妙，宁可无香。我的院里栽了几棵丁香和珍珠梅，夏天还有玉簪，秋天还有菊花，栽后都很后悔。因为这些花香，都使我头痛，不能折来养在屋里。所以有香的花中，我只爱兰花、桂花、香豆花和玫瑰，无香的花中，海棠要算我最喜欢的了。

海棠是浅浅的红，红得“乐而不淫”，淡淡的白，白得“哀而不伤”，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秾纤适中，像一个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同是造物者最得意的作品。

斜阳里，我正对着那几树繁花坐下。

春在眼前了！

这四棵海棠在怀馨堂前，北边的那两棵较大，高出堂檐约五六尺。花后是响晴蔚蓝的天，淡淡的半圆的月，遥俯树梢。这四棵树上，有千千万万玲珑娇艳的花朵，乱烘烘地在繁枝上挤着开……

看见过幼稚园放学没有？从小小的门里，挤着的跳出涌出使人眼花缭乱的一大群的快乐、活泼、力量、生命；这一大群跳着涌着的分散在极大的周围，在生的季候里做成了永远的春天！

那在海棠枝上卖力的春，使我当时有同样的感觉。

一春来对于春的憎嫌，这时都消失了。喜悦地仰首，眼前是烂漫的春，骄奢的春，光艳的春——似乎春在九十日来无数的徘徊瞻顾，百就千拦，只为的是今日在此树枝头，快意恣情的一放！

（二）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日子

提到吴家花园，不得不重点说一说开国大将彭德怀将军。彭德怀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1898 年生于湖南湘潭。他从青年时期就参加革

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边境安全，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迫使其接受停战谈判。经过两年边打边谈，于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952年4月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期间，因直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遭到错误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1962年6月，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1965年9月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彭德怀顾全大局，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遭“四人帮”严重迫害，于1974年含冤去世。

自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遭到错误批判，并受到不公正待遇，在海淀挂甲屯谪居6年之久。具体算起来，从1959年9月底至1965年11月28日离开北京赴四川省成都市担任大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居住了2250个日子，在学习、劳动之余，他与人民打成一片，积极帮助村民解决各种困难，是非常值得书写的一段时光。

1. 将军解甲挂甲屯

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省庐山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因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而在8月2日到8月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遭到批判。回北京后，军队系统继续大范围批判彭德怀，陷于困境的彭德怀，此时已无法在中南海居住，于是提出搬出中南海另找住所。杨尚昆把彭德怀关于搬出中南海的要求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马上同意，指示杨尚昆给找一处好一些的房子。经杨尚昆亲自安排，找到了海淀挂甲屯的吴家花园。

居所确定之后，1959年9月底，彭德怀搬到北京西北郊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名义上来中央党校学习，自修马列主义。

彭德怀搬家的那天，彭真、杨尚昆、安子文等领导亲自前往挂甲屯来帮忙。彭真等还把中央党校的省委常委等学校领导叫到吴家花园，亲自布置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工作。由于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正遭受政治迫害，不便与彭德怀接触，没有到吴家花园。中央党校的其他常委伍辉文、刘子正、杨志、吴明等全部到场。彭真郑重地向伍辉文、刘子正等人交代说，彭总这次到党校学习，主要是学些哲学、政治经济学，请党校领导帮助彭总读书学习，彭总是老革命，党史都经历过，这方面知识已经很丰富了。彭真要求党校领导与彭总商量研究一下，制定一个系统的学习计划。彭真又接着说：“不要一个人犯了错误就谁也不敢接近了，都是同志，开诚布公地对待。你们帮助彭总读书，有什么问题可以开诚布公地谈。”杨尚昆嘱托说：彭总今后暂时安排在党校学习，党的组织生活在党校，看文件和生活问题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管。虽然他受到批判，可他是我党的老革命。你们要派组织原则强的主要干部担任联络工作，有重要文件及时送收。彭总有什么要求要及时向中央汇报。当着中央领导的面，伍辉文当场表态，提议由刘子正负责与彭总联络，得到了首肯。彭真又当着刘子正的面叮嘱道：“刘子正同志，彭老总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了。这里离党校较近，希望你们多照顾着点彭老总，他的党组织生活以后也在你们这儿过。老总要看文件，看各种书籍，希望你们一一给以解决……还有，再请一位讲师，给他谈谈政治经济学。”接受中央领导交代的任务后，中央党校省委常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对如何落实帮助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事情进行了研究。在这次会议上，党校领导认为帮助彭德怀读书学习，是中央交给党校的一项任务，一定要完成好。会议决定制定一个学习计划，鉴于彭德怀的实际情况，要帮助他有选择地读书学习。当时，确定两名教研室的负责同志担任彭德怀的学习秘书，专门帮助他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同时确定伍辉文作为党委负责同志定期去看望关心彭德怀，大体上每月进行一次谈心。也正是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期间，伍辉文、刘子正等人与才彭德怀有了直接的接触，除了从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外，他们还直接感受到彭德怀为人耿直、坚持真理、热爱学习、平易近人的优秀品质，这在他们心中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2. 热爱劳动，刻苦学习

吴家花园所在的挂甲屯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挂甲屯本名为华家屯，后来讹传为挂甲屯，村人传说宋朝杨家将中的六郎曾在这里晾晒铠甲，因而得名。它座落在颐和园东约二里的地方，周围是一个大村落。这个一村落很奇特，分为东南西北四块，各有一个名称，西北角为虎城，西南角叫挂甲，东北角叫北门楼，东南角叫教养局。这些威武森严的名字把这个村落的历史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中国有个成语叫做解甲归田，彭德怀离开中南海，退出军队系统，不正是“挂甲”吗，对于彭德怀来说，挂甲屯的意义可能远不止解甲归田那么简单。因为吴家花园位于挂甲屯的教养局胡同，“教养局”沿用了清末曾在此地设置的戒烟酒的教养机构名称。把彭德怀安放在这里，是不是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呢？自然，失意的彭德怀来到这里后，看到教养局几个字，心里自然不是滋味，这不是要实行劳动教养的意思吗？他对左右的邻居们说，彭德怀不是到这里接受教养的，这里不叫教养局，叫挂甲屯。为避免这种不愉快的联想，住进吴家花园的人都不说教养局，而是用挂甲屯的说法。

住进了吴家花园，彭德怀便开始了读书兼务农的生活。吴家花园是一处比较荒僻的地方，除了稀疏的民居外，四外都是农田。彭德怀住的吴家花园的正房，屋里陈设简单，除了一套沙发外，只有几把凳子。刚开始的时候，彭德怀看到花园里地方比较大，房子比较多，没有几个人住，实在是浪费。经过四处查看，彭德怀想出一个主意，决定对花园进行改造，于是他就和警卫人员把园子改造成庄稼地，还种了南瓜、茄子、辣椒等。彭德怀还在院内挖了一个挖塘，里面养鱼，在池塘南边还开辟了一小块水稻田。这块田地，彭德怀精确地丈量过，面积整整一分。同时，他又对田地进行仔细深翻和平整，把每个土块都敲得粉碎，并用手捏过，从早到晚一直在地里忙碌着。警卫人员十分不解，彭德怀就说这是一分试验田，看报纸上说亩产万斤，他就按照上面所说的去种地，把所里力气都用到这块地里，看看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粮食。原来彭德怀种这块地是针对当时那股亩产几万斤的“浮夸风”的，他要用实际行动来证事实。到了秋收时，这块地收获麦子70多斤，彭德怀计算了一下，一亩地也就能收入七百斤左右。彭德怀用事实有力地回击了当时“大跃进”中的浮夸做法。

彭德怀在中央党校的帮助下，努力学习着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知识。1960年，中央指示全党高级干部都要批判地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央党校党委从2月25日到7月12日，用近5个月的时间连续学习讨论了20多次，彭德怀每次都参加，从不缺席。1960年10月至12月，彭德怀还参加了校党委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学习讨论会，连续28次。彭德怀从大局出发，严格解剖自己。他曾几次主动地向党校的同志谈到自己的错误。出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彭德怀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基于对人民利益的负责，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3. 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疾苦

彭德怀热爱人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做着有利于人民的事。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今后有害于人民的事，我一定不做。”彭德怀出身农民，自然对农村充满了无限的感情。在住进挂甲屯吴家花园后，彭德怀主动与群众接触，关心村民的疾苦，同他们交朋友，很快就同群众打成一片。他经常与附近群众交谈，问他们每年收成情况，一年能挣多少工分，一个工分多少钱，等等。有时候，他把生产队干部约到自己家里，向他们了解村里情况，还请他们看电视，了解时事。此外，彭德怀还时常到一些群众家里去看看，聊聊天，顺便了解一下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吴家花园附近的一百多户人家，彭德怀几乎每家都曾去过。彭德怀平易近人，还为村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挂甲屯无论谁家有事，他都尽力去办，如村里要是谁家有人生病，他知道后，就会用自己的汽车去外边把医生接过来，给病人看病。彭德怀平易近人的态度，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爱戴，村里的大人都亲热地称他为“彭总”，小孩们都叫他“彭爷爷”。多少年过去后，吴家花园周围的群众，一提起他，仍感念不已。

在吴家花园住了两年，彭德怀想走出去，到社会上去看看，了解一下基层实际情况。为此，彭德怀多次找到中共中央党校常委伍辉文等人，向他们说不能老在挂甲屯当寄生虫，他想参加劳动，做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吃闲饭总不是个办法。他希望到地方上去看看，打算先到湖南去考察，然后再到太行山老根据地看看，请求中央能够批准他的这个要求。彭德怀的这个要求几经辗转，报告上达中央，中央允许他去基层看看。1961年年底，彭德怀离开吴家花园，就动身去了湖南。在湖南，彭德怀待了不到两个月，就回到了北京。之后，彭德怀给党

校领导写信，说到湖南了解了基层的一些实际情况，准备向党校的领导们汇报一下。伍辉文等领导于是去吴家花园看望彭德怀，彭德怀就向他们反映农村情况，他说湖南农村虽然生产生活情况有些好转，但是农民的日子还是很苦，粮食不够吃，很多物资也买不到。并进一步反映说，湖南山上的杉树、竹林都被砍光了，植被被破坏，山区生态恢复恐怕三五年都恢复不了，并汇报说已经向中央反映了一些问题。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中国到了该刹车的时候了，再不刹车，就要散架了。他进一步说，不能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套话，处处去套党的工作成绩与错误，不是九一开，而是七三开，有的地方则是倒三七开，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他还说，彭德怀在庐山的会议上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而且认为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向中央、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是正常的，即使意见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是会议结果却是彭德怀并未平反，反而得出彭德怀长期在党内搞小集团，搞军事俱乐部，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系的结论。彭德怀对此极为愤怒，他愤然执笔给中央写信，为自己辩白。彭德怀的报告整整写了三个月，他体重减少了十多斤，精疲力竭，一病而倒，好多天起不来。抄写任务只好交给他的司机赵风池。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长达8万字的信递到了中央办公厅。可是，平反没有等来，反而招来了一个“彭德怀问题专案委员会”。彭德怀沉默了，不再辩解，在吴家花园默默地过着隐居生活。

4. 彭德怀为群众排忧解难

(1) 为群众打井送水

彭德怀来到吴家花园住下没有几天，他就发现了一件怪事。一天早晨，彭德怀带着警卫员在外边散步，远远地看到在村里的井边排着长长的队伍，他觉得比较奇怪，就走到近前，去看看是怎们回事。来到井边，他发现群众打出来的水都是黄乎乎的，经问询得知村里一直都是吃这样的水。虽说海淀是水乡，但吴家花园一带却是个严重缺水的地方。村里的乡亲们饮用水只靠一口土井。这口井很浅，井水的水质比较差，若天气稍稍干旱，则井水变成泥浆，夏季雨大的时候，土井被淹，井水爆满，地表水渗透进井里与井水混合在一起，十分浑浊，吃水成了村里的一件难以解决的大问题，乡亲们日夜盼望着能吃上清冽的井水。看到此情此

景，彭德怀心里受到很大的触动，这样的水怎么能吃呢？他转过身，一言不发地离开井边，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一边走一边摇头叹息。此刻，他完全没有了散步的兴致，心中有着一股难以名状的苦恼，他一边走一边对一旁的警卫参谋说：“解放这么多年了，群众怎么还吃这种水？老百姓过日子真苦啊！”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心里始终放不下今天遇到的事情，他一直思考着如何解决乡亲们的吃水问题，最终他有了主意。晚饭的时候，彭德怀草草吃了小半碗饭，便放下筷子，大步向警卫参谋的房间走去，他一推开门，就迫不及待地说：“我考虑好了，还是让群众到这院子里打水吧。院里这口机井，虽说水质不太好，有点儿苦，但卫生多了！”其实，警卫参谋心对群众吃水难也感到难过呢，看到彭德怀这样关心群众疾苦，十分感动，于是立马行动起来，连夜通知村里的百姓，让大家都到吴家花园来打水。群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十分高兴。第二天早上，群众们就来到吴家花园打水，彭德怀也十分高兴，向大家打招呼，不时地去帮帮老人小孩的忙。虽然暂时解决了群众的吃水问题，但都来吴家花园打水也不是长久办法，怎么能让群众永久地吃上好水呢。经过再三思考，彭德怀认为得再打一口深水井。于是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当地群众吃水困难问题，提议打一口深水机井。彭德怀特别考虑到自己此时的身份和处境，就算上边不答应，也算是为群众尽心尽力了。不过，事情进展还是比较顺利，没过几天，上级管理部门派人来吴家花园打了一口渗水机井，这口井离在吴家花园院外大街一墙之隔的地方。机井出水那天，村里群众高高兴兴地来打水，村里终于摆脱千百年来饮用不洁井水的困难。彭德怀看到群众们兴高采烈的样子，他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高兴。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形势陡然变化，彭德怀的处境更加艰难。很快，吴家花园的门卫接到通知，不允许任何人到吴家花园来打水。看到群众吃水又遇到麻烦，彭德怀十分苦恼，每天都围绕着机井慢慢踱步，绕来绕去，面色忧郁。有一天，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大步向办公室走去。很快，他手里拿着一些钱，交给警卫参谋，让他去外边找些水管，并买点水泥、砖头回来。警卫参谋把材料弄回来以后，彭德怀和警卫参谋一起把水管接到机井上，另外在院外修了一个水池子，把水管从院墙引出去，这样群众就不用进到花园里来打水，在院外就可以喝上洁净的井水了。

(2) 为乡亲们安装电灯

有一天傍晚，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外边散步，顺便来到隔壁的农户家。进了屋子里，彭德怀看到两个小学生正在昏暗的油灯下一起做作业，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弟弟。彭德怀走上前，亲切地问他们这么昏暗的灯光，能看清楚作业吗？弟弟却很乐观，说能看得清，而且比书上讲的“凿壁偷光”要强多了。年长的姐姐见彭爷爷来了，非常高兴，一边让坐一边说，以后会好的，将来国家发展了就会安电灯的。旁边的弟弟一听说安电灯，马上说：“彭爷爷，听说过去您和毛主席住在一块儿，当过好大的官，能帮我们早一点安上电灯吗？”恰好，正在做饭的妈妈走过来，见彭德怀在这里，马上斥责孩子不许乱说话，然后带着歉意对彭总说小孩子不懂事，现在国家这么困难，哪能给家家户户安电灯。虽然孩子的母亲通情达理，但是童言无忌，孩子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是那么的热切。彭德怀心理一阵难过，他用手轻轻抚摸着小男孩的头，亲切地说：“孩子，要听老师和妈妈的话，好好学习。安电灯的事，我也会想出办法来的。”就这样，彭德怀步履沉重走出了这户农家，回到了吴家花园。

之后的两天里，彭德怀一有空就到院外四周去查看，望望这里，望望那里，又时不时用脚进行着丈量。警卫人员们知道，彭总要为群众安装电灯才这样的。第三天，彭德怀把警卫们都叫过去，说可以从吴家花园把电线拉出去，接到临街的几户人家里，就可以按上电灯了。可是，电线杆、电线都需要从外边购置，那可是一大笔经费啊。警卫们正在迟疑的时候，彭德怀便进一步说，买电线杆、电线、电费的钱由他出，然后把自己兜里的六百来元钱交给警卫人员，让他们赶紧去购买电线、电线杆等，能装几户就装几户。警卫人员都知道彭总平时积蓄不多，看到彭德怀这次倾囊而出，连忙说：“那您的伙食费呢？”彭德怀说“吃饭的事好办，少吃几口，吃差一点慢慢就省出来了，先把电灯安上再说。你们赶紧去办吧。”警卫人员都知道彭德怀的脾气，于是便分头去办理安装电灯的事。

在彭德怀的组织下，大约一周后，电灯、电线杆、电闸都安装好了，吴家花园附近的十四户人家都接上了电灯。当天，彭德怀又来到隔壁姐弟一家，两个小朋友十分高兴地把彭德怀迎进家里，孩子的妈妈激动地哭了，一边擦拭着泪水，一边对孩子们说：“还不赶快谢谢彭爷爷，要不然咱们家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用上电灯呢！”彭德怀连忙摆摆手，笑着说：“不要感谢我这个老头子。要说感谢

的话，应该感谢国家，感谢共产党！”然后，彭德怀慈爱地对两个孩子嘱咐道：

“有了电灯，你们要更好地读书，学习更多的知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咱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要靠你们去实现呢！”“文革”结束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在调查时将其中一个电闸收回留作纪念，海淀区文物管理所则把电闸的木托板收回留作纪念。

（3）扶危救难助乡亲

在吴家花园西南角，仅一街之隔处住着一户人家，男主人叫李文林，是村里的民兵队长。他家里还有妻子和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尽管家里人口多，但李文林夫妻二人勤俭持家，辛勤劳作，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李文林突然得了重病，半身瘫痪，被紧急送进了医院。真是晴空霹雳，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李文林一病，整个家里顿时陷入困境。彭德怀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赶到李文林家里，对他的妻子说：“不要着急，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的病治好，花多少钱也得先治病。”过了没几天，李文林病情加重，家里本身很困难，承担不起医疗费。彭德怀知道后十分焦急，但由于自己身份原因，不能出远门。情急之下，他派警卫人员赶到医院，请求医院全力救治，并且由彭德怀承担全部医疗费用。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李文林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后来，公社领导知道了这件事，说什么也不同意彭总负担这部分费用，由公社集体给予解决。看到李文林从死神手中被抢救回来，他的妻子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找到彭德怀，要给他下跪磕头，表示对彭总的感激之情。彭德怀坚决拦住了她，亲切地对她说：“请不要感谢我，要感谢的是医生，是党和国家培养教育出来的这些好医生！”

李文林住院期间，他的妻子既要到医院去照顾他，还要照顾家里的几个孩子。那几个大的孩子还好说，最小的才出生七个月的孩子，正处于哺乳期，须臾不能离开母亲的照顾。为了照顾孩子，李文林妻子狠心让大孩子退了学，以便照顾弟弟妹妹们，同时准备把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儿送人。听到这个消息，彭德怀赶忙带着奶粉、白糖、饼干来到李文林家，劝他的妻子一定要留下婴儿，并在当天就把自己订的鲜奶转给了这个婴儿。接下来，彭德怀还给另外几个孩子买了书包、纸笔和袜子等物品，又让大孩子复了学。看到李文林家陷入困境，彭德怀主动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把省下来的物资送给李家，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由于国家刚刚度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物资供应非常紧张，彭德怀把自己的物资都用来救济李

家，自己几乎天天在院里院外挖些野菜来弥补口粮的不足。在彭德怀心里，他把老百姓看得比自己还重，能够多省出一点帮助百姓，这比他吃到自己口里还要好受一些。不久，李文林终于身体康复出院了。当他回到自己的家，看到几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和依旧完整的家，联想到若没有彭德怀的帮助，这个家早就支离破碎了。李文林再也无法控制个人的感情，他紧紧拉住彭德怀的手，泣不成声，呜咽着说：“不是彭总，我李文林也许就回不来了，我们这个家，也不知会成为什么样子啊！”彭德怀热心帮助李玉林的事情，在挂甲屯传开后，百姓们都为彭德怀的无私行为所感动了。彭德怀热心帮助老百姓的故事也在挂甲屯一辈一辈地传送开来。

四、袁世凯园

作为晚清重臣的袁世凯在挂甲屯建有花园，这里距颐和园较近，便于他进行政治活动。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记载袁世凯去世后分家，提到“北京郊区，有海淀挂甲屯房产一所”。

民国人袁霖庆的1912年所写的《西山游记》中记载“渡红河桥，庆王园在其南，总统园在其北。花木掩映，助游人兴。又北有扇子河，荷叶田田，清香扑鼻，玉泉香山，远淡于云。又北有一亩园，规模甚窄，名副其实。由此而西，道路崎岖。”

民国时期李景汉所著《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中记载“本村待租之空房很多，即以袁家花园而论，内有空房百间左右，租价亦很便宜。”

袁世凯花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变成了邮电疗养院并延续至今。20世纪90年代，邮电疗养院向西扩建，占据了挂甲屯村中南北向主道路的南段，道路不得不向西绕行，打乱了挂甲屯原有的道路格局。

第八章 西苑兵营与营市街

第一节 西马厂与阅武楼

一、西马厂及校场设置

西马厂区域位于清代畅春园以西，自得园以南。西马厂所在地水系作为清代玉泉山水进圆明园的重要一环而存在。《日下旧闻考》中记载：“臣等谨按，圆明园之水发源玉泉山，由西马厂入进水闸，支流派衍至园内。”西马厂为西郊地区养马的主要的场所。光绪《顺天府志》中记载西花园时记录到“西花园……寺西为虎城，稍西为马厂。”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中记载“西花园……后为船坞寺，西为虎城，为马厩。”虎城今天位于挂甲屯以西。对西马厂的称呼还有“西花园之马厂”¹。

西马厂区域后开辟出教场。教场位于西马厂区域的南部。道光朝实录中记载，道光二十一年，清廷曾在直隶地区抬枪武弁内派遣兵丁来京城训练，并在西马厂以南地区的教场“演放鸟枪、抬枪”。而具体的演武安排为：春季的二月至四月，秋季的八月至十月期间，每天八旗中的两旗试演一次，春秋两季合操各三次，其它时间，八旗各旗在本旗教场所有地操演。

清代西马厂及其南部的教场，属于圆明园周边区域。圆明园作为清代皇帝长期居住、办公的场所，自雍正朝起，圆明园周围便建设有八旗驻防，按八旗方位大体格局布局。因此上文所提西马厂南部教场应为圆明园八旗合练教场，而各旗主要练习场所则在各旗内部教场进行。清代各八旗教场的设置，其目的主要为演练八旗军队，一般合练教场均设有阅兵的建筑。在西马厂区域的八旗教场，便设有用于阅兵的阅武楼。

二、圆明园阅武楼

阅武楼位于清代西马厂内，即今之好山居别墅区中部。光绪《顺天府志》记载：“虎城稍西为马厂，再西为阅武楼。”阅武楼坐北朝南，前临二龙闸河，河对岸为圆明园八旗护军教场。楼约建于乾隆中期，皇帝常在此检阅八旗军队。（图 8-1、图 8-2）

¹ 《清通志》，卷三十三。

阅武楼的匾额上书“诘戎扬烈”，柱上有两副对联，分别为“辑宁我邦家，以时讲武；懋戒尔众士，于兹课功”以及“讲武惟期征有福，居安每念式无愆”，皆为皇帝御书¹。乾隆四十二年曾做《阅武楼作》御制诗，可见阅武楼之重要性。乾隆四十二年《御制阅武楼作》全文如下：

节前阅武甸场宽，组练生光了弗寒。可勿用仍要以备，不忘危敢恃其安。新疆旧部兹同扈，北貉西戎许并观。破险衝锋或经见，正旗堂阵俾初看。销兵气共阳和鬯，训旅心殷扬覲难。示义方还颁礼赐，武臣英重诰登坛。

清廷常在阅武楼大规模阅兵以后，在圆明园及清漪园设宴。



图 8-1 样式雷《五园三山图》图中的阅武楼之一



图 8-2 样式雷《三山五园图》中的阅武楼之二

¹ (清)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十八.

另外，清宗室固山贝子弘晔曾画《阅武楼阅武图卷》，展示了清代阅武楼阅兵时的盛景（图 8-3）。图卷中也题有乾隆四十二年《御制阅武楼作》，现收录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历史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局部如下图：



图 8-3 《阅武图卷》（郭秀兰《阅武图卷说阅武》）

道光朝实录中记载，在道光二年，清廷谕内阁：“阿哥等年至十五，著学习骑射，每月演习二三次，在京城内，则于紫光阁，在圆明园，则于阅武楼，阿哥等演习骑射时，著内廷谕达二人，轮流随往。年十六，学习鸟枪，每年春秋二季，在山高水长，一月演习一二次，嗣后阿哥等及皇孙，皆照此学习，著为令。”此记载清晰地表明，清代皇子年龄到达十五岁的时候，要开始学习骑射，而学习的成果每月需演习两、三次，由于清代皇帝每年时而居住在紫禁城、时而居住在圆明园，因此根据居住的具体情况，皇子演习的场所，在京城内则位于紫光阁，在圆明园周边则位于阅武楼。上文虽未记载皇子满十六岁后，学习鸟枪的演习是位于何处，但考虑到上段中所提西马厂地区教场道光年间有操练、演习直隶兵丁鸟枪、抬枪的安排，阅武楼与圆明园园区的距离较近，皇子的鸟枪演习安排在阅武楼的可能性也较大。因此可见，阅武楼及西马厂地区的演武场所，不仅面对圆明园八旗官兵，也面对皇室成员的骑射技能演练。

咸丰十年（1860）火烧圆明园之后，西马厂、其间教场、阅武楼尽毁。清末宣统元年，随着清末新政的进一步推进，根据当时陆军最新制度，畅春园、西花园基址所在地成为陆军营房协屯驻所，阅武楼校场（即教场）成为禁卫军操场。¹。对此清实录中也有记载：宣统元年五月，“又奏，在阅武楼及西花园基址酌改操场一片，均著依议。”（图 8-4、图 8-5、图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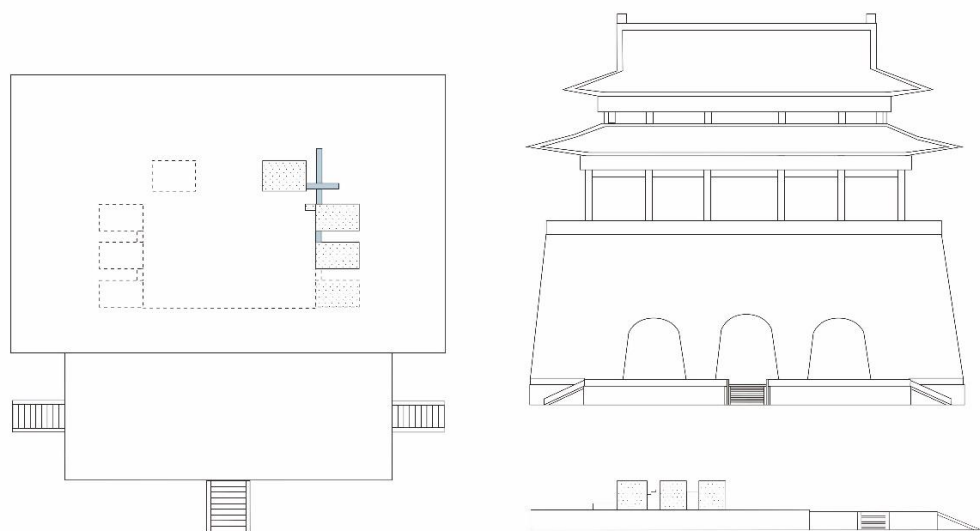


图 8-4 阅武楼遗址平面图和复原示意图



图 8-5 阅武楼石栏板

¹ 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二〇四。



图 8-6 阅武楼石望柱

三、清代阅武楼阅兵活动

清实录中记载了历次皇帝在阅武楼的活动。将历次“上御阅武楼”的记载整理成表格，如下表：

表 8-1 清朝皇帝阅武楼活动表

编号	时间	原文	出处
1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	上御阅武楼，阅兵，命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及朝正外藩、蒙古王公台吉，并年班回部库车三品阿奇木伯克，及哈萨克使臣、金川土司等，从观。	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上
2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	上御阅武楼阅兵。	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下
3	嘉庆七年四月	癸卯，上御阅武楼，阅八旗火器营操。	清实录/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嘉庆七年四月
4	嘉庆十九年闰二月	戊辰，上御阅武楼，阅火器营操。	清实录/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嘉庆十九年闰二月
5	嘉庆二十三年二月	己丑，上御阅武楼，阅八旗火器营操。	清实录/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嘉庆二十三年二月
6	嘉庆二十四年九月	御阅武楼，阅火器营操。	清实录/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嘉庆

			二十四年九月
7	嘉庆二十五年二月	上御阅武楼，阅八旗火器营操。	清实录/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嘉庆二十五年二月
8	道光四年八月	癸未，御阅武楼，阅侍卫等骑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四年八月
9	道光四年八月	丙戌，上御阅武楼，阅侍卫等骑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四年八月
10	道光四年九月	壬辰，上御阅武楼，阅侍卫骑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四年九月
11	道光四年九月	甲午，上御阅武楼，阅火器营操。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四年九月
12	道光四年九月	丁酉，上御阅武楼，阅侍卫骑射，翌日如之。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四年九月
13	道光四年九月	丁未，谕内阁，朕此次在阅武楼看待卫骑射，亲定优劣，三等待卫苏清阿，着赏给小卷五丝缎袍褂料二件，三等待卫富克精阿、富勒敦泰、存住、顺得、特克新、蓝翎侍卫双通、佛尔恭阿，以上七员，着各赏给小卷五丝缎袍料一件，头等待卫双和、富纶布、保平、二等待卫乌精额、德津泰、常安、班金布、得清、富英阿、庆安、宗室英隆、倭新泰、三等待卫宗室叙浩、青山、双奎、齐木亲阿、花连孙布、宗室苏翻、常禄、双禄、觉罗庆长、达邦阿、团多布、宗室英凯、得胜保、花连、菩萨保、觉罗喜连、特合布、吉庆、倭新泰、蓝翎侍卫全庆、强谦泰、特克津得、伊勒东阿、哲斯呼朗、扎克当阿，以上三十七员，着各赏给小卷五丝缎褂料一件，其弓马平常之头等待卫庆保哈芬布、二等待卫赓音苏、富常得，以上员，俱着罚俸三个月，以示劝惩。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四年九月
14	道光六年三月	己丑，上御阅武楼阅大员子弟骑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

			六年三月
15	道光九年 二月	甲午，谕内阁，耆英等奏，操演五营兵丁技艺，已逾三年，请示期阅视等语，着于三月二十日，朕御阅武楼阅视。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九年二月下
16	道光九年 三月	甲寅，上御阅武楼，阅京营操。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九年三月下
17	道光九年 五月	辛丑，上御阅武楼，阅宗室挑选侍卫马步射，奉皇太后幸静明园，进膳。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九年五月
18	道光九年 五月	壬寅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谕内阁本年巡幸盛京，应行秩祀处所。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九年五月
19	道光九年 五月	乙巳，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九年五月
20	道光十年 九月	乙亥，上御阅武楼，阅火器营操赏蓝翎长兴瑞等，护军校，护军赉英额等，蓝翎长，并赏赉兵丁有差。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十年九月中
21	道光十一年 四月	庚子，上御阅武楼，阅大员子弟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十一年四月
22	道光十二年 闰九月	壬年，上御阅武楼，阅宗室、挑选侍卫马步射，翌日如之。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十二年闰九月上
23	道光十二年 闰九月	己丑，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十二年闰九月下
24	道光十二年 闰九月	辛卯，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十二年闰九月下
25	道光十三年 三月	辛巳，祭先蚕之神，遣妃恭代行礼，上御阅武楼，阅火器营操，命乾清门头等侍卫贵成，在御前侍卫上行走，馀赏赉有差。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十三年三月上
26	道光十六年 二月	己巳上御阅武楼，阅火器营操。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

			十六年二月下
27	道光十六年四月	甲子，上御阅武楼，阅大员子弟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十六年四月上
28	道光十七年四月	御阅武楼，阅宗室挑选侍卫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十七年四月
29	道光十七年四月	己巳，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十七年四月
30	道光十七年四月	乙亥，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翼日如之。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十七年四月
31	道光十七年五月	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十七年五月
32	道光十八年四月	御阅武楼，阅火器营操。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十八年四月
33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	丁丑，上御阅武楼，阅大员子弟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
34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	丙子，上御阅武楼，阅健锐营操。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下
35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	己巳，上御阅武楼，阅宗室挑选侍卫马步射。谕内阁，现当查验军器之年，业经兵部奏派大臣查验矣，所有满洲文武官员军器，固宜齐备，其八旗及各京营军器，尤关紧要，着该管大臣认真查验，如有残缺及不堪用者，移咨武备院如式制造缮修，以储军实，倘仍有未能适用之件，惟该管大臣是问，毋得视为具文。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二年三月
36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	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二年三月
37	道光二十	壬申，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翌日如	清实录/大清宣宗

	二年三月	之。	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二年三月
38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	乙亥，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翌日如之。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二年三月
39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	戊寅，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二年三月
40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	辛巳，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上
41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	庚辰，上御阅武楼，阅圆明园八旗枪操。谕内阁，本日朕御阅武楼阅看圆明园枪操，步伍整齐，施放有准，该兵丁等并非操演营分，乃甫经训练一年，技艺已臻纯熟，阵式又极联络，威严矫捷，喜慰实深，可见八旗兵弁，不乏人材，如能认真激励，操练得宜，无难悉成劲旅，该管大臣督率有方，允宜特沛恩施，用昭懋赏，赛尚阿、恩桂，均着赏戴花翎，并各予随带加二级，每人各赏蟒袍料一件，大卷八丝缎袍褂料各一连，翼长二员，各赏蟒袍料一件，八丝缎袍料一匹，营总参领十二员，各赏袍褂料一副，护军校及副护军校六十四名，各赏袍料一件，鸟枪护军一千名，每名各赏一两重及五钱重银铤各一个，抬枪甲兵四百名，每名各赏一两重银铤二个，弓箭马队护军及海螺执纛鸣锣各项兵丁九百十名，每名赏一两重银铤一个，以示奖励。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上
42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	己巳，上御阅武楼，阅圆明园八旗枪操。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五年三月
43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	庚戌，上御阅武楼，阅大员子弟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六年四月
44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	壬寅，上御阅武楼，阅吉林黑龙江送到官兵马步射。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六年七月
45	道光二十	癸酉，上御阅武楼，阅八旗火器营操。	清实录/大清宣宗

	六年八月		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六年八月
46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	壬子，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至乙卯皆如之。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八年四月
47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	丁巳，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己未，上御阅武楼，阅挑选侍卫马步射，翼日如之。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八年四月
48	道光二十八年十月	丙辰，上御阅武楼，阅圆明园八旗枪操。	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八年十月
49	咸丰二年九月	御阅武楼，阅火器营操。	清实录/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咸丰二年九月上

以上可见，皇帝阅兵的类型包括：阅八旗火器营操练、阅侍卫等骑射、阅大员子弟骑射、阅大员子弟马步射、五营兵丁技艺、阅京营操、阅宗室挑选侍卫马步射、阅挑选侍卫马步射、阅圆明园八旗枪操、阅吉林黑龙江送到官兵马步射。可见阅兵涉及之广，不局限于圆明园八旗、乃至京旗，也包括驻防旗营不同兵种的阅兵需求。一些年份月份中，阅武楼阅兵则十分密集，例如，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而有时阅兵过后，皇帝会下达整饬军队的命令；有时的阅兵则不仅有大臣在旁观看，外藩使臣也会从观。例如上述乾隆四十二年正月，皇帝阅兵之时，满汉文武大臣，及朝正外藩、古王公台吉，并年班回部库车三品阿奇木伯克，及哈萨克使臣、金川土司等，从观。

官书之外，一些清代诗歌中也记载了阅武楼的阅兵活动，以及阅武楼周边的环境。例如，在光绪年间武英殿大学士宝鋆的诗歌中便提到阅武楼：

阅武楼看神机营冬操（是日演健锐营暨海淀八旗洋枪马步各队）
 辇路馀荒草，深冬梦未苏。林疎山骨瘦，泉凝石棱粗。
 岁月惊鸿雪，勋名笑虎符。壮怀资浊酒，虹气抚昆吾。
 玉胜轩村店小酌。¹

¹（清）宝鋆《文靖公遗集》，卷二。

海淀杂诗

阅武楼前秋草深，重阳天气屡晴阴。

玉峰塔影如招手，待我登高鸾凤吟。¹

综上，西马厂、阅武楼作为距离圆明园最近的教场所有地，由于清代皇室一年中大量时间居住在圆明园，此区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阅武楼更是成为清代皇帝阅兵、八旗官兵操练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其在清代北京西北郊地区，具有重要地位。

2001年，海淀区为迎接奥运会，开展了“一山两园”（香山、颐和园、圆明园）周边环境整治，拆迁改造西苑营市街。2003年，在拆迁过程中当把阅武楼遗址地面民房拆除后，露出了阅武楼遗址（图8-7）。

阅武楼的结构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基座和月台，第二层为方城，第三层为城楼。建筑雄伟、壮观。此次出土遗址为基座和月台，月台边宽39米多，由长方形石块砌筑而成。台高约1.8米。台南面出月台，月台东、南、西三面有台阶，出土时仅剩土坡和两边象眼石壁，以及残存的垂带石，旁边弃置有残破的石栏板和望柱，当年台阶和月台是有石栏杆的。石台顶面东北部残存有灰土夯筑的墙壁和一小段城砖砌筑的墙体，城砖上有“乾隆年制”款。

对照《阅武图卷》和样式雷《五园三山图》可知，此次出土的遗址为阅武楼楼体的基础，四周石砌。其上是砖砌的楼座，楼座南墙开有三座门，楼座上面是黄琉璃瓦歇山重檐的楼体，楼座内部有梯可达楼上。可以想见乾隆皇帝为了边疆统一和稳定，在此招待边疆土司、部落首领在此阅兵，所谓“北貉西戎许并观”，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兵可不用，但不可不备：“可勿用仍要以备，不忘危敢恃其安。”这座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只剩楼的墙体和底座，后来墙体也被拆除，只留下基座，被营市街的民房所覆盖，仅留下阅武楼的地名直至拆迁改造。

阅武楼遗址出土后，被保留了4年多。人们曾呼吁保护遗址，文物研究者和测绘部门还进行了调查和测量（图8-8、图8-9），但最终还是在2007年底被开

¹（清）宝璽《文靖公遗集》，卷三。

发者拆除了（图 8-10）。代之而起的是与周边环境极不协调的高档别墅群（图 8-11），拥挤的别墅群占据了阅武楼遗址的全部空间，饱经沧桑的遗址自 1860 年至 2007 年，历经 147 年，最终被彻底清除了，留下的仅仅是一块城砖（图 8-12）。没有能见到人文奥运的盛况。



图 8-7 2004 年阅武楼遗址



图 8-8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领导在测量阅武楼遗址



图 8-9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生在记录阅武楼遗址



图 8-10 2007 年 11 月正在拆除的阅武楼遗址



图 8-11 阅武楼遗址变成别墅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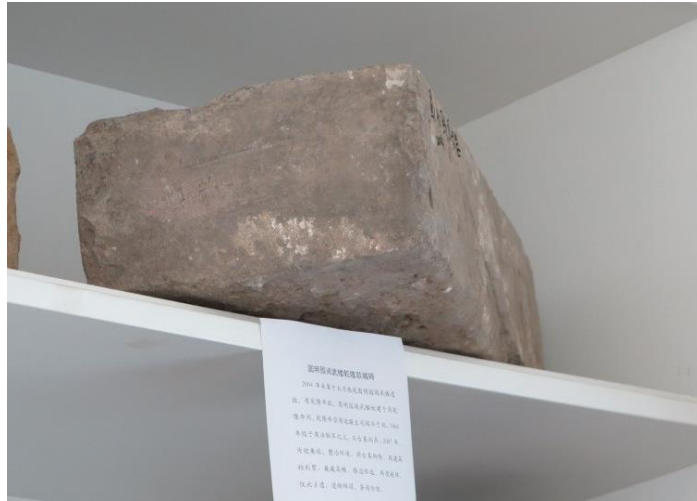


图 8-12 圆明园阅武楼仅存的遗物—乾隆年款大城砖

第二节 西苑兵营

一、清末及民国前期驻军沿革

（一）清末禁卫军营房

1909 年，清政府组建禁卫军，这是由摄政王载沣亲自控制的皇族武装。禁卫军筹备之初，便在京郊寻找屯驻之地，载涛等在《奏定营制饷章》折内奏请在西郊已荒废的畅春园及西花园旧址上建立禁卫军的屯驻之所。不久，兵营开始建设，相对于北苑、南苑的驻军营房，这个兵营被称为“西苑”（图 8-13）。有了这座西苑兵营后，兵营所在的颐和园东部地区才开始被人们叫做“西苑”。西苑兵营于 1911 年底建成，禁卫军的步队第一标的一营、四标全标、炮标全标、马标六队（图 8-14），以及工程、辎重、警察各营队陆续进驻新落成的西苑兵营。

中华民国建立后，西苑兵营成为负责北京卫戍的中央陆军第十三师的的屯驻营房。其后，到 1928 年，先后有陆军第十六师、第一二十五混成旅，国民军第三师、第十一师二十二旅等部队驻扎在西苑军营。

1928 年—1937 年，陆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部及其一一旅一部驻西苑兵营。在西苑营市街驻有平津卫戍司令部营市局。

西苑兵营的营房建筑是联排式二层楼，砖木结构，青砖三顺一丁砌法，人字屋架，或人字屋架弧形券，铁皮屋面，木地板，很具特色。冰心曾写道：“海甸

楼窗，只能看见西山，玉泉山塔，和西苑兵营整齐的灰瓦，以及颐和园内之排云殿和佛香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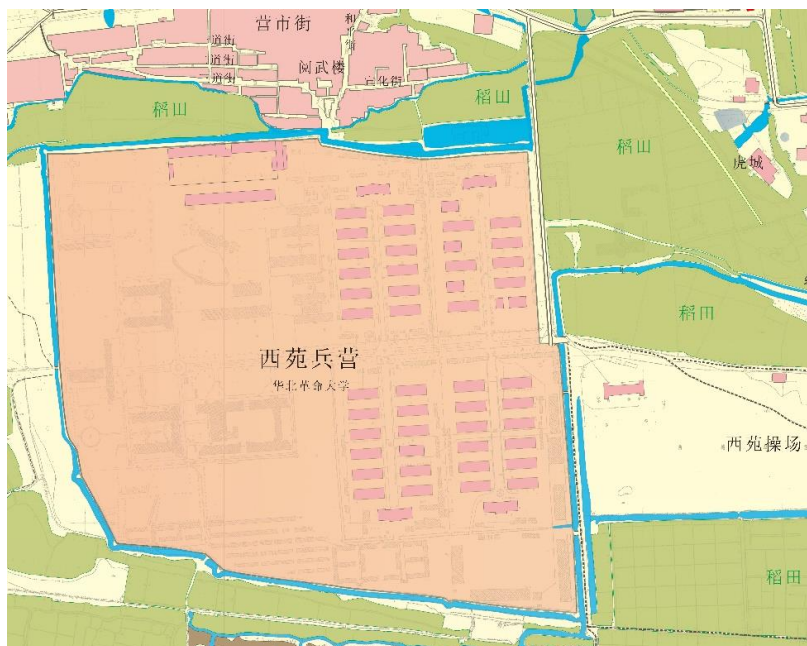


图 8-13 西苑兵营位置



图 8-14 民国初年地图上的西苑兵营

(二) 禁卫军第一、第二武库

武库，是指储藏兵器的仓库。汉代置武库署，有武库令丞，掌藏兵器，本属执金吾，晋以后属卫尉，历代因之，到宋代才废。明置武库司，属兵部，清末废。

禁卫军屯驻之所定在西苑军营后，为了储存各项枪炮弹药、器具杂械，需要就近建筑武库，乃选定西苑军营之北的空官房一所，由禁卫军训练处咨由内务府拨给并加以增修，作为第一武库（图 8-15）。第一武库存储各种枪炮刀矛器械、炮车鞍套、随枪皮件、工具备份零件等项。第二武库则专存弹药引信之件，为了保证安全，应离民居较远，乃选定西苑兵营西北萧家河地方购买民地兴修。

第一武库设管库科员一人，以军械科科员兼充，不另支薪。库夫 11 名。第二武库设库官一员，库夫 9 名。两武库均设司事生、司书生、库夫目、长夫、伙夫各一名。

禁卫军步队一营驻扎在颐和园北宫门外的松树畦，负责保卫颐和园及第一、第二武库。



图 8-15 第一武库位置

（三）禁卫军军米场、军装库

禁卫军的军米奉谕发给，每年发给漕米三万四千石，需要由仓库随时领取，兵营中自应建造军米场，以便存储。禁卫军的服装，每到发放之前，也必须预先储备，以免临时难以取给。因此照章设立军装库，作为全军服装收发之地。如果军米场、军装库分设两地，不仅需要建筑款项更多，也需要更多的人力管理，故将军米场、军装库建在一处。宣统元年（1909）夏季，咨行邮传部，征用西苑兵营附近原京张铁路修建车站的未用之地修建军米场、军装库。

军米场设司粮官一员，办理收发军米事务。军装库设制造官一员，办理制发服装事务。军米场、军装库司事生、司书生各二名，库夫 15 名，长夫 30 名，碾工 40 名，碾骡 36 匹。

禁卫军的第一武库、第二武库，以及军米场和军装库，均于宣统二年八月竣工，员司夫劳役均经酌量选派。

二、一战期间“奥匈帝国战俘收容所”

1917 年 8 月 14 日，北洋政府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收回了德、奥在天津和汉口两地的租界。驻扎在北京使馆区的德、奥两国的使馆卫队，天津和汉口德、奥租界的卫队，以及北京至天津大沽沿线，北戴河和山海关等地的德、奥驻军，作为“敌国战俘”，被集中拘留，关入“战俘收容所”。其中，奥匈帝国战俘收容所设在西苑兵营，9 月 14 日，共有 138 名奥匈帝国的战俘被关进西苑战俘收容所。

中国给予战俘人道待遇，令住在花园一样“战俘营”里的战俘们，过着衣食无过忧、悠哉游哉的生活。每个收容所都有条件良好的宿舍，军官们还有单独的房间；都配备有卫生条件很好的厨房、专门的厨师，甚至还有酒吧。有浴室、理发室，有修修补补的小作坊。

收容所有设备良好的医务室，设有门诊室、手术室、病房，其中海淀收容所还有环境优美的疗养院。

为了满足战俘们的娱乐活动需求，收容所里还设有保龄球馆、足球场、网球场，甚至有专为他们捡球的球童。战俘们自发组织了乐队，还举行绘画作品展览，甚至学会了打中国麻将。战俘们有通信的自由，也可以收到寄自家人的信函和邮包。

在俘虏收容所病死的战俘被埋在收容所附近的军人公墓，并立有很正规、高大的墓碑，上面有照片、逝者的姓名、生卒年月日。

1918 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战俘被释放回国，西苑战俘收容所撤销。

三、抗战爆发前夕的西苑兵营

1937年6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命令：全国各大学、高级中学二年级男学生，都要在那一年暑假期间，在当地驻军主持下接受军事训练。北平的适龄学生组成学生集训队，去西苑兵营报到受训。营房地面很干燥、平整，铺上干麦秸或者禾草就能睡觉，不需要床。当时是夏季，一块草席、一张薄被、一片防雨布就可以作为全部铺盖，打成背包只要十分钟功夫。一座营房足够住下一个中队（连），一个连一百四十四人（每排四十八人），整座兵营能住得下五六千人，超过正规部队的一个旅，番号用“北平学生军事集训队总队部”。学生集训队的总队长由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任，副总队长由三十七师一百一十旅旅长何基沣担任，各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分别由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的营、连、排长（或副职）担任。

学生们领了武器，剃了光头，穿上灰色军衣，接受军事课目的训练。当时华北局势已经相当紧张，这次军训也着重实战训练，把制式教练放在次要地位。西苑周围的青龙桥、玉泉山、西山一带都是野外演习的场所。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西苑兵营内部，空气始终十分紧张。每天大清早，集训队就拉到郊外去“打野外”，直到傍晚才回兵营，以防日本空军突然袭击，造成重大伤亡。为了增强兵力，集训队总队部动员学生自愿报名入伍，入伍后就立即发给供实战使用的步枪、刺刀和少量子弹。集训队的军事训练还是非常紧张地进行着的。在兵营的周围都修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堆砌起沙包，四周通道都增设了岗哨，规定通行口令，紧急集合几乎每隔一夜就举行一次，一切都处在临战状态中。

7月21日，二十九军军部下令解散学生集训总队，勒令学生们交出全部武器。学生集训总队解散前，由副总队长何基沣发表“告别式”讲话。他满腔悲愤，涕泪交流，主要是表白他的爱国宿愿，和这次忍痛执行上峰命令、解散学生集训队的不得已苦衷。他认为，中日战争看来是无法避免的，希望不久的将来跟大家在抗日战场上再见。在场的二十九军官兵和学生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7月28日凌晨5时许，16架日本飞机在晓光熹微中悠悠地低飞而来，在西苑兵营投下了32颗航空炸弹，炸毁了部分营房设施。29日，日军占领西苑兵营，二十九军撤往固安，北平沦陷。

四、西苑军人公墓

西苑驻军公墓，在某些民国年间的地图上又标称为“军人公墓”（图8-16），是位于今日的西苑交通枢纽以北到圆明园间的一块区域。在清末，因为拱卫军屯驻在西苑地区，为了安葬亡故在军营而无法归葬家乡的现役军人，就选择了这块军营左近的空地，作为群葬的坟址。其后，自西苑兵营落成后，包括禁卫军在内的西苑兵营的历代驻军，都把这里作为军人的埋骨之所。近30年来，虽然都是由官方出资敛葬，但缺乏管理，且一直都是浅藏薄葬，以致简陋低矮的荒冢累累，既靠近校场，又迫近公路，随时面临着被平毁的可能。



图8-16 军人公墓位置

民国二十二年（1933）7月，属于东北军系统的陆军第五十三军移驻西苑兵营。军长万福麟看到墓地的破败荒凉景象，“予心悯焉”，乃向地方当局建议，在西苑兵营附近划出若干亩公用土地，建为西苑驻军公墓，并将附近散葬的军人坟地统统迁入军人公墓中，以便于保护管理。地方当局将故拱卫军的群葬坟地及左近新扩展之地划为公墓用地，其后，军人公墓开始营建。不仅原地已有的坟墓

予以重新修建，还将附近的军人散葬之坟统统迁入，共迁入了 300 多余棺，还“马为沟以界之，植树以表之”，并命主管者岁时祭扫。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4 月，军人公墓竣工，共花费公帑 1500 余元。

万福麟亲自撰写了《西苑驻军公墓记》一文，并请齐白石的老师、书法大家、著名碑帖学家张伯英书写碑文，由制碑高手、琉璃厂翰茂斋镌碑处的李月庭（又名李月亭）刻石，于 4 月 6 日，将这方《西苑驻军公墓记》碑立于军人公墓，以为纪念。

军人公墓存在的时间很短，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这里无人管理，逐渐败落。日本法西斯在西苑兵营建立关押中国抗日志士的集中营后，将被残害而死的志士乱葬于此，逐渐变成了恐怖阴森的乱葬岗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里进行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修建了西苑百货商场等商业设施，后又改建为西苑交通枢纽。

附：《西苑驻军公墓记》碑文

按：《西苑驻军公墓记》碑，立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4 月 6 日，由万福麟撰文，张伯英正书，李月庭刻石。石碑规格为 195×64cm，今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有拓片，编号为“北京 3621”。碑文损泐了 14 字，大体完整可读，今将碑文抄录于下：

西苑驻军公墓记

吾国行募兵制，入伍之士恒衣食于军以终其身，或随撤转调，去家数千里，存歿莫相知闻者往往然也。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予奉命率所部移驻北平之西苑。自清季创建新军、改筑营房，三十年来，西苑恒为大军屯驻之所，士卒歿无所归者，公家辄为斂葬，营房左近小塚累累然，皆历来驻军埋骨处也。浅封渴葬，窀穸弗完，又密迹教场，外薄公路，有暴露夷毁之虞。予心悯焉，爰建议于当局划公地□□□□□□□□以为西苑驻军公墓。得故拱卫军坟址，因而廓治之。凡散葬之坟悉□□□□□有葬者亦于此营厝。马为沟以界之，植树以表之。岁时祭扫，主者行之。凡还葬三□□十余棺，赏公帑千五百有余元，以二十四年四月藏事。嗟夫，从军之士方其辞家远出，固未尝不志于功名，而其坚苦卓绝、忠义激发，盖有非常人所易及者。邂逅死亡，壮志未遂，薄礼附身，荒郊寄骨，尺余残冢，犹惧不保，事之

可痛孰有过于是者？古人掩骼埋胔，虽冥汉不相识者，犹为之棺敛而奠祭之，况此累累然者，皆吾袍泽之士也。予记其缘起如右，以念后之驻防于此者。乙亥四月，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务委员兼陆军第五十三军军长 吉林万福麟记 铜山张伯英书

中华民国二十有四年四月六日立

北平翰茂斋李月庭勒石

第三节 侵华日军西苑集中营和万人坑

一、西苑集中营基本情况

日本侵华期间，日军在北平设立了一座战俘集中营，位于颐和园东侧的西苑兵营。这里原来是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兵营所在地。在 1937 年七七事变前，是国民革命军 29 军 37 师 110 旅的驻地。七七事变后，7 月 28 日日军对北平的中国军队发动总攻，西苑兵营遭到日机轰炸，次日被日军占领，随后在此建立了集中营。

北平华北集中营直属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高度保密”单位。据一些受害人回忆，日军西苑集中营的正式名称不一，最初称“工程队”，以后又有“一四一七宪兵司令部甦生队”、“北京第一收容所”、“北京特别甦生队”等。也有许多受害人并不知道集中营的正式名称，称之为“西苑收容所”、“西苑兵营”、“西郊战俘院”等等。据受害人温南文回忆，1945 年日本投降后他被释放时，日军曾发给一份“释放证”，上面盖有“一四一七宪兵司令部甦生队”的印章，这可能是集中营的正式名称。还有一种可能：该集中营曾先后有过上述几个名称。我们从集中营的名称可以看出，它是附属于西苑日本宪兵队的。

西苑集中营也是日军设在华北地区最早最大的集中营（其他还有石家庄、太原、济南、塘沽等集中营）（图 8-17）。主要关押八路军及其他中国军队战俘、抗日人士，以及抓来的劳工。1940 年以前，西苑集中营关押的人员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战俘；自 1941 年起，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日军逐渐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西苑集中营关押人员的成分也就发生了变化。根据曾被关押的人员回忆，1941 年以后，西苑集中营被

关押的人员主要有：八路军的被俘人员、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工作人员和普通老百姓，同时也关押着许多国民党军队的被俘官兵。

这里经常关押的战俘在 3000 人左右。1941 年 5 月，中条山战役后，战俘人数增加到 9000 人。前后关押 26000 多人，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据统计，日军占领的 8 年时间，西苑集中营和早期南苑、北苑、通州、丰台等地的临时俘虏收容所，关押中国战俘 5 万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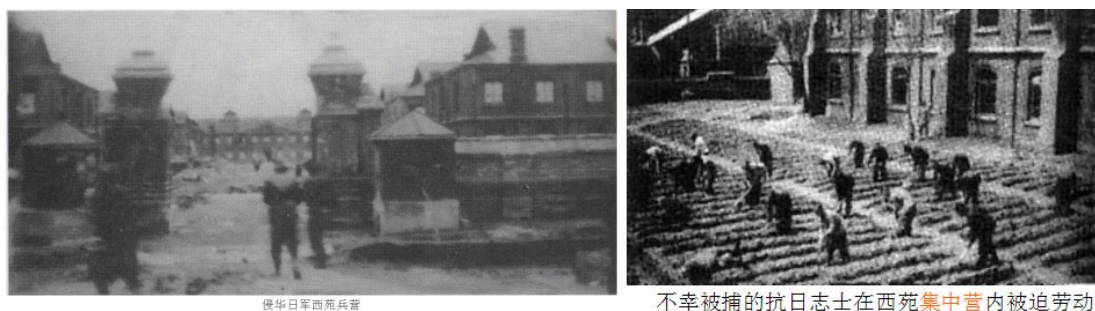


图 8-17 西苑集中营图¹

西苑集中营不仅是关押、迫害被俘人员的场所，而且还是日军在华北地区输送战俘劳工的重要转运站。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弥补其后方劳动力的不足，强制被俘人员从事奴役劳动，并从中国各地强掳大批平民到日军占领下的东北（伪满洲国）和其他沦陷区，甚至到日本本土充当劳工。根据史料分析，西苑集中营送往日本的劳工数量约在万人左右。

1945 年 6 月 30 日，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做苦工的中国劳工 900 多人，因不堪忍受非人虐待，起而反抗，遭到日本当局的残酷镇压。这次暴动的组织者和骨干就是由西苑集中营去日本的。徐征说根据日本官方统计，从 1941 年 12 月到 1945 年 5 月，日本强行移进中国劳工 169 批，达 38935 人，其中西苑集中营就向日本输送了 1196 人²。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此处成为日本难民收容所。解放战争时期，西苑集中营所在地为国民党兵营。1949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接收兵营，成立了华北人民革

¹ 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e2d450100hrvt.html

²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jianzhu/2010-08/23/content_20770004_2.htm

命大学。大学迁走后，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会社会部所在地，之后，成为中直机关至今。

二、集中营的残酷管制与反抗

日军对集中营的俘虏进行了残暴的管制，任意凌虐、残害。

幸存者吴俊发回忆说在集中营里，日军杀人跟割草一样随便。一次，有个中国老人被日军毒打，牢房里有人愤愤不平，低骂了两句，结果日军把所有被押中国人召集到大院中，强迫大家看刚才表示不满的几个人怎样被砍头、开膛、火烧、喂狗、灌辣椒水，那个中国老人则被扒光捆绑着塞进钉满大铁钉的木桶里，日军用脚踹着木桶来回滚动，老人的惨叫声让人不寒而栗。

日军还经常把战俘送到驻清华园的日军医院做活体解剖，送到长辛店军犬饲养队让狼狗捕食。火烫、活埋、细菌试验、灌煤油、倒挂活人，日军残杀中国人的方法数不胜数。薛涛老人讲在俘虏营中也不敢生病，哪怕是得了一点小病日军就会把人送到西南角的楼隔离起来等死。

当然在西苑集中营中，俘虏的居住和饮食条件很差。薛涛老人是在 1943 年 6 月被关到西苑集中营里去的，他回忆说，“我们那个房间住了一个班，大概有十人。房间里有一张大通铺，是用木头架起来的木板床，床上只铺着一张破席子，没有被褥。那里一天只给两顿饭，饭量很小，给的馒头也是死面黑馒头。营房内没有供水，喝水只能到院子中喝生水。”

幸存者武心田则回忆到在北平集中营，他们吃的是带沙子的发了霉的高粱米饭，几乎没有什么菜。有的人薅了些墙边长的灰菜来充饥，吃了嘴唇就发肿。

有一次，他发现地上像堆了半米多高的白骨，仔细一看是像人胳膊形状的石膏。后来他打听到日军为了不让被俘的八路军继续端枪战斗，就丧心病狂地将他们右臂打上石膏固定成弯曲状，几个月之后拆开石膏时，他们的胳膊肘已经成了死关节，无法再灵活运用了。

此外，“日军还采取‘以华制华’政策，许多队长都是由国民党俘虏担任。”张子峰说，“西苑集中营最突出的特点是特务训练，在国际集中营历史上还没有听说过在集中营里搞特务训练的。西苑集中营里的特务训练是非常机密训练，主要是选那些抗日意志不坚强而又有能力的俘虏。”

当然有压迫就有反抗。集中营的战俘们时常发起反抗。有的利用夜间逃跑，偶尔有成功越狱的，但是一旦失败则要付出惨重代价，有的人被电网烧焦，有的在难友面前被当活靶射杀，砍头。幸存者杨忠礼记得一次暴动失败后，大队长的心被日军头目挖出来扔到地上，其景惨不忍睹。

除了逃跑，战俘们也会努力抗争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共产党员安鸿印就曾在集中营里搞了一次争取吃饱饭的斗争。那时集中营里生活条件极差，白天战俘不停劳动，每顿饭也只给半碗高粱米饭。集中营里的八路军就做国民党士兵的工作，让他们把棉大衣等物品摆出来卖，并放话讲翻译官要钱，不给钱就不给饭吃，卖东西是为了换钱吃饭。日军怕把事情弄大，就打了炊事班长，并调走了翻译官，高粱米饭增加到一碗。这件事也给八路军带来了威望。

据幸存者袁甦忱讲，1944年1月底，为了宣扬日军优待俘虏，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派工作组到集中营制造假现场，故意蒸了些白面馒头，找了些身体较好的洗过头理过发的俘虏来拍摄宣传影片。他们还在战俘中组织歌咏队和话剧团，在战俘观看演出时（图 8-18），伪华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美化集中营的新闻纪录片《北平特别甦生队》，这部纪录片现在还保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里。



西苑俘虏营中的法西斯式“训练”营地。



日伪为美化集中营，在西苑集中营进行文艺演出和发动宣传



图 8-18 疑似西苑兵营老照片¹

¹ 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04f6dd0101ed0f.html

三、集中营的规模和建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西苑集中营也走到了它的末日。据当时被释放的受害人回忆，集中营负责人在释放他们时宣布说，几年来这座集中营先后关押了26000多人，最后被释放的有2400多人（另一说，这里先后共关押过37000多人，最后释放3400多人）。又据集中营的战俘获释以后记者采访了解到的数字，当时释放的人数是2500余人。

有关西苑集中营的史料并不多，侵华日军战犯上村喜赖在其手记供述资料中就称“西苑俘虏营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保密单位”，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为掩盖其罪恶真相更是将西苑集中营的有关档案资料全部销毁，以致后人对集中营性质、规模、日军的虐杀等情况都变得模糊起来了。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李自华说，除了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之外，现在只有两篇1945年《明报》的新闻报道明确指出北京西郊有俘虏收容所。

不过，可以根据被关押在西苑集中营的受害人以及长期在此居住的老人的回忆，大概想象出当时的规模和格局。据当时曾被关押的受害人回忆，集中营在一个很大的院落里，有一些两层楼房，也有平房。集中营四周围着好几层铁丝网，通了电，下面还挖了深沟。铁丝网以外就是日寇的兵营。兵营周围还修有很高的围墙和电网。日军对西苑集中营的警戒和管制比华北其他几个集中营更严酷，这是西苑集中营的一个特点。

曾在西苑集中营关押过两个月左右的薛涛老人回忆说当年是从南门进入集中营的，门里面是一条南北向的路，路的北端是正楼，两侧是两排二层小楼，他那时住在东侧的楼上。院子四周有围墙，墙上装有电网，围墙外面还有水沟。¹

据西苑附近居民刘大爷回忆²：

我在1955年搬到机关大院的时候，家属院只剩4个院了，中间的东西马路把四个院分成了东侧北一院、南一院，南侧的北二院、南二院，当时北二院和南二院都已改造过，另外两个院还是老楼。

¹http://www.china.com.cn/culture/jianzhu/2010-08/23/content_20770004.htm

²http://www.china.com.cn/culture/jianzhu/2010-08/23/content_20770004.htm

老楼都是两层筒子楼，瓦棱铁的楼顶，一层楼道东西两侧有小门，中间南面有大门，进大门向北分左右两个1米多宽的木楼梯上楼，两楼梯折回向南并为一个宽楼梯。楼梯的设计挺科学的，防止士兵紧急集合时在楼梯上拥堵。拆楼时我曾经在地板下找到过子弹、日文信件、部队的命令等。院中除南一院的老楼外，其他的老建筑在八十年代就都拆完了。

那时大院只有东面有一个门，没围墙，只有铁丝网，铁丝网外面是水沟，像护城河一样围在大院四周，水沟里流的是昆明湖来的水。院门前过去还有座清朝的老桥。后来四周的明沟就改作暗沟了。

另据一位女士回忆，她的哥哥和小伙伴们在这块地方也发现了不少的东西，她在《西苑记忆》¹一文中写到：

哥哥就是这群快乐的“考古队”中的一员。他的收获是驻扎在西苑兵营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部队的，包括清朝新军、北洋政府部队、日本陆军和国民党的军队的帽徽、领章、军衔、子弹壳，还有纸币和铜钱等等，花花绿绿的，看得我眼花缭乱。这些东西都是在墙和地板的夹层中找到的，也许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各路官兵都有隐藏自己身份的迫切需要，慌乱之中将这些领章、帽徽、军衔丢在这些缝隙中。这些“宝贝”被哥哥仔细地收藏在自己的一个小房间。可惜的是，后来都遗失了。前些日子向他问起这些收藏的下落。他有些愤愤地说，都让妈妈给扔了。后来我又向妈妈求证。妈妈说是在我哥哥去兵团期间他的房间被盗了。这时，我依稀想起确有其事，而失窃的东西中最令人惋惜的就是那些“宝贝”。如果这些东西都留下来会的话，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文物。

四、西苑集中营的万人坑

那些曾经关押在此、被害致死的中国俘虏，埋葬于圆明园藻园门外民国时期修建的“军人公墓”内。周边有多个埋人的大坑和许多下葬小坑，人称当地为“万人坑”，占地约2万平方米。

据（难民）刘智渠先生回忆，“死了的人就装进一个可以把底抽出来的‘抽屉式’棺材里。棺材很大，一次能容十几个尸体。棺材装满尸体后由俘虏抬着，

¹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04f6dd0101ed0f.html

架到一个预先掘好的大坑上，将它的底一抽，尸体落在坑里，再盖上些土，就算掩埋完了。”

温南文回忆：“在甦生队里，每天死亡的俘虏总在几十人以上，死后就送到太平间，死人多时还得往上垛。抬扔死尸的四个人一班，从早到晚不停地由太平间往出抬。一口棺材装四具尸体，抬到甦生队正北二里多地的树林里的大坑（我们管它叫万人坑），一个一个往里扔，剩下最后一个时，把棺材底一抽，尸体便掉下去了。”¹

一位一亩园居住的农民也回忆说，当时一位比他岁数大的孩子去过西苑兵营那时是冬天，中国人死了不能埋，尸体就堆放在楼房里，几个死人一层，堆成一米高的垛，一垛一垛的，堆满了两座楼的一层。

当时的日军当局虽然百般掩饰，但也不得不承认大批被俘人员“不治身死”的事实。日军还曾在“万人坑”附近建立所谓“供养塔”，以“超度亡灵”。

撰写《西苑记忆》的女士，也曾回忆到²：

我就读的小学是西苑小学，它的校址就是西苑兵营的四个建筑组群之一的“南一院”中的正楼和西六楼。正楼是老师办公室和教室，西六楼是学生食堂和宿舍。正楼的大厅虽然已是墙皮斑驳，楼梯腐朽，但仍能看出当年的器宇轩昂。

在通往学校的大道两旁整齐排着两组老旧楼房，一边六栋。楼房很低矮，有暗绿色快接到地面的窗户和灰黑色的腐朽的砖墙。

两组楼房中间是一条由水泥铺成的已经龟裂的大道，只有花岗岩凿成的马路牙子条石完好无损，却歪七扭八地排列在路两边。

路边的消火栓上还隐约可见斑驳的红漆，我还清楚地记得上面铸着“北洋政府制”几个大字……

有一天，在放学的路上看见这样的一幕：在路边挖沟的工人挖出一具白生生的骨架。当我看见时骨架已经散落在沟边湿润的覆土上，周围没有任何棺木残片。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一节腿骨上还挂着一副锈蚀斑斑的脚镣。

¹http://js.ifeng.com/humanity/his/detail_2015_03/23/3692242_1.shtml

²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04f6dd0101ed0f.html

一次和小伙伴相约到小清河捞鱼，回来时从圆明园和西苑商场之间穿过（也就是现在的西苑立交桥东侧，当时那里是一大片乱葬岗），看到一棵棵的小槐树上结满了槐花的花蕾——没有绽开的槐花正是最甜的时候。因为小槐树比较矮，槐花却很多，大家吃个痛快。我们边走边摘边吃，时时地看见骷髅，或者白骨，有些裸露，有些半掩在干旱的土壤里，很吓人。

另外她回忆，她家有个保姆是山后冷泉村人：

一次她带我经过西苑商场后的坟场。她说，她小的时候经过这里时，常见日本人从西苑兵营拉死人到这里埋，就装在麻袋里，麻袋渗着血。有的还没有死，还在哼哼。

2014年在地铁16号线施工过程中，在西苑地铁枢纽站附近出土了一些人头骨和肢体骨骸。（图8-19）



图8-19 万人坑的位置和2014年人骨出土地点

同年，北京大学岳升阳带着学生在这一带调研时，发现西苑地铁枢纽站建设时，挖开的水泥搅拌坑中有头骨，离地表很浅（后来该地垫高了两米）。他当即给北京市文物局文物研究所提交了《关于调查西苑抗日烈士遗骸的建议》，提议尽快在此考古，“如果确实是抗日烈士埋葬地，应在此树立纪念碑。”

关于调查西苑抗日烈士遗骸的建议

抗战时期日军曾在西苑兵营驻军，并在此设立关押中国战俘和抗日人士的监狱，大量中国人在此被折磨致死，这些中国人死后被埋在今西苑交

通枢纽一带。今天我们在一亩园调查时，对此做了专门调查。在交通枢纽西北部地铁 16 号线工程的水泥搅拌工地，我们发现一处基坑工程中出土了許多人骨，包括多个头骨和一些肢体骨，没有棺木，像个“乱葬岗子”。据工人说，当地原住民来此观看，称此地为“万人坑”，说这里埋葬有抗日烈士。如果确属抗日烈士的遗骨，应该收集起来，重新下葬。当然这一带也曾有东北军的墓地，可能还有后来枪杀犯人的墓地，所以应尽快研究一下，最好能找到相关史料证明埋葬地点。

应请市文物局文物研究所马上在此考古，寻找遗物，确定尸骨性质。如果确实是抗日烈士埋葬地，应在此树立纪念碑。可在明年抗战胜利 70 周年时立碑并搞一个纪念活动。工程进展很快，应尽快决断。

岳升阳

2014. 3. 14.

五、解放后西苑兵营的历史和现状

北平和平解放后，西苑兵营（图 8-20）成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图 8-21）。1949 年 3 月 25 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正式开学，这所大学的校址就在原来日本兵营，当时开学仪式上挂的横幅还是“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北平”。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是一所为党培养干部的速成大学，学制半年，毕业后国家负责分配，毕业生都是到全国各地当干部。那时在大学学习的学生不光有青年人，还有四五十岁的人，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中共创始人之一刘仁静曾在这所大学学习过。

这所大学大概存在了两年多，后来迁走和其他学校合并成了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大学迁走后，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会社会部所在地，再之后，成为中直机关至今。

1998 年，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在全市联合设立了 48 处侵华日军罪证碑，在此设立的是“侵华日军西苑兵营遗址”碑（图 8-22）。碑文为：“一九三七年侵华日军‘北平一四一七宪兵司令部甦生队’驻扎此地。日军在此关押抗日干部、中国士兵及劳工两万六千余人，并以电刑、火烫、活埋、细菌实验等手段残害中国人。现在西苑百货商场以北，曾是当年埋葬被残害中国人的‘万人坑’。该遗址是日军侵华战争的罪证。”

1990年代末期，原有的老建筑几乎全部消失了。据当地人回忆，“好像是在2005年，最后一栋楼也拆掉了。”

不堪回首的历史，已经慢慢淹没到了时间的洪流中。如今的人们，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了。



图 8-20 西苑兵营老照片



图 8-21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园及毕业证¹（背景的楼房就是南一院）

¹ 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349954040_0_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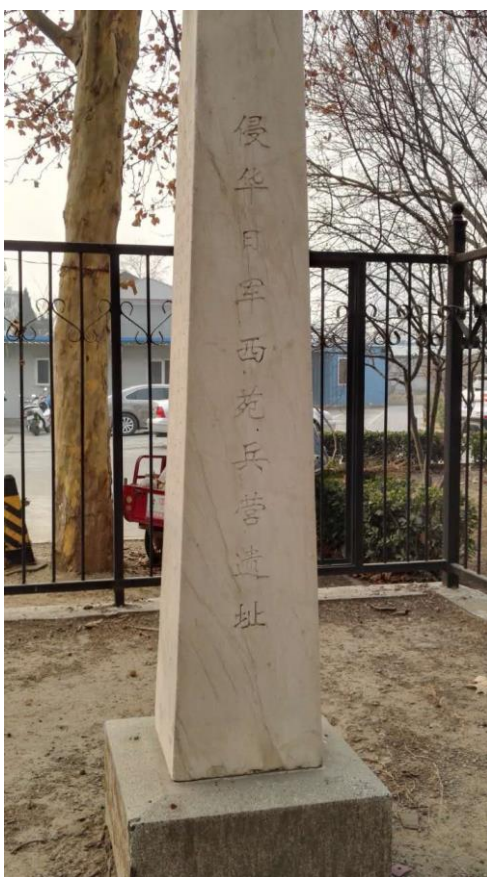


图 8-22 西苑《侵华日军西苑兵营遗址》碑（颐东苑内）

第四节 营市街和官厅

一、西苑营市街

西苑营市街位于西苑兵营之北，清代西马厂内，是清末伴随西苑兵营成长起来的街市，主要为西苑驻军服务。其东面为稻田、河渠，南面隔河和稻田与西苑兵营相望。北面为颐和园东宫门牌楼前的同庆街。西面为马厂西墙，墙外是颐和园的附属建筑。此地原有阅武楼遗址、土山及水渠，西苑兵营建成后，以阅武楼遗址为中心，逐渐形成街市。阅武楼以东主要有东西向的宣化街和南北向的和平街，阅武楼以西主要为三道东西向平行街道，由北向南分别为一道街、二道街、三道街，阅武楼南面是阅武楼胡同和睦邻胡同。

林传甲著《大中华京兆地理志》中记载“西苑近接颐和园外，收买民房稻田，改为大操场，有阅武楼。颐和园外之街市，与海淀之街市，仅隔此大操场，地广百顷，坦平宜于大操，建筑营房，与颐和园邻，按照步马炮工辎新军营制，能容

一师而有余，今所驻者为第十三师，及第十六师，营北有营市街，戏园茶楼皆备，圆明园南墙距此约一里。”（《大中华京兆地理志》）据说，营市街尤以三道街、阅武楼一带买卖最盛，多售日用品、烟酒和各类小吃。抗战前，为驻军采买物资方便，军方在西苑营市街设有平津卫戍司令部营市局。对西苑三道街、和平街、宣化街的记载，均始自1932年。1947年，地图标为“西苑镇”。

营市街的特点在于市，是主要为军营服务的小型商业中心。

一道街店铺。从路北由东往西，到头再从路南由西往东，有聚兴隆煤炭、一雅园澡堂、面粉铺、广发煤炭厂、糖果铺等商户。

二道街店铺。从路北由东往西，到头从路南由西往东，有万香居饭庄、老石家粮食铺、郭黑子家裁缝铺、三义公压面烧饼铺、萧家盆铺、广源粮食店、万福园澡堂、于家裁缝铺、三和气酒铺、李永寿理发馆、福兴池澡堂、佟记酒铺、丰盛今酒铺等商户。

三道街店铺。从路北由东往西，到头从路南由西向东，有增兴成油盐店、华民号文化用品商店、王小鸡豆腐房、玉记号、新民自行车行、毛家修表店、万象照相馆、白家中药钱、卢家理发馆内兴成饭馆、青云阁理发馆、元青黑白铁铺、文华兴文具店、松堂饭馆等商户。街全长360米，店铺最多。

阅武楼环行街店铺。街全长200米，先由东往西绕外围，然后再绕内围，有小楼饭馆、桂美斋糕点铺、会仙居饭馆、东天隆面食、瑞兴修表铺等商户。

睦邻胡同店铺，有万记隆、李家馒头铺等。

其余街道店铺少，不见有名的店铺。

同庆街位于营市街北，全长660米。韩复榘为妻高艺珍购置同庆街7号及8号房两所，曾住此。

宣化街位于阅武楼东，全长210米，宽3~4米，意指传布德化而得名。

和平街北起同庆街，南止阅武楼，全长140米，因取秩序安定，天下和平之意而得名。

睦邻胡同位于青龙桥街道办事处辖域的中部偏南，全长140米，因表示睦邻友好而得名。

民国时期，营市街由军队的西苑营市局直接管理，其在辖区划界问题上和水资源使用问题上与北平市政府发生矛盾。双方曾因同庆街路旁树木管辖权发生争

执，由此可知营市局管辖范围北至同庆街路边，东至马厂东墙，南面和西南至稻田旁边的水沟。在水沟管理上双方意见也不一致，当时北京水源比较紧张，营市局使用二龙闸河水，出租田地种植水稻，在水资源上与北平市政府发生矛盾。北平市工务局提出：“又沿营市区之水沟，多由颐和园内泄出，与本市河道脉络贯通，于本市各河蓄水放水及河道整理均有密切关系，似应将沿营市区之河沟划归市辖，以便通盘筹划整理。”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展，和水利设施管理不善导致西郊水源紧张，甚至影响到营市街地区的水稻种植。（北京市档案馆营市街档案）

二、颐和园官厅

官厅位于营市街西端，同庆街南侧，是颐和园的附属设施。官厅始建于清漪园时代，清漪园时期的地盘图样中即绘有隔街相对的南北两个官厅。颐和园时代官厅仍然存在。官厅应是当时处理宫门区域日常事务的场所。现存房屋三间，硬山卷棚顶，坐南朝北，北向出厦。

第九章 规划建议

一、中部大宫门、一亩园地区改造

(一) 大宫门展示

大宫门地区原来有多个规划方案，三山五园地区城市规划与地块设计、圆明园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等都对大宫门地区提出了规划建设意见。

近来，随着周边西苑早市拆除、一亩园社区拆迁以及考古工作的开展，大宫门片区具备了开展保护展示的条件，现在由一家规划设计单位进行了保护展示设计，并已经通过了专家评审，大宫门地区的保护展示工程建设指日可待。

大宫门区的展示应特别做好西侧区域的考古调查和规划设计，因为未来游览者主要来自西侧，金水河的西段应该同步恢复，使之与复原的二龙闸河东侧支流相接。

应充分考虑古代道路与未来游览道路的关系，避免新的建设对古代道路和建筑遗址造成破坏。（图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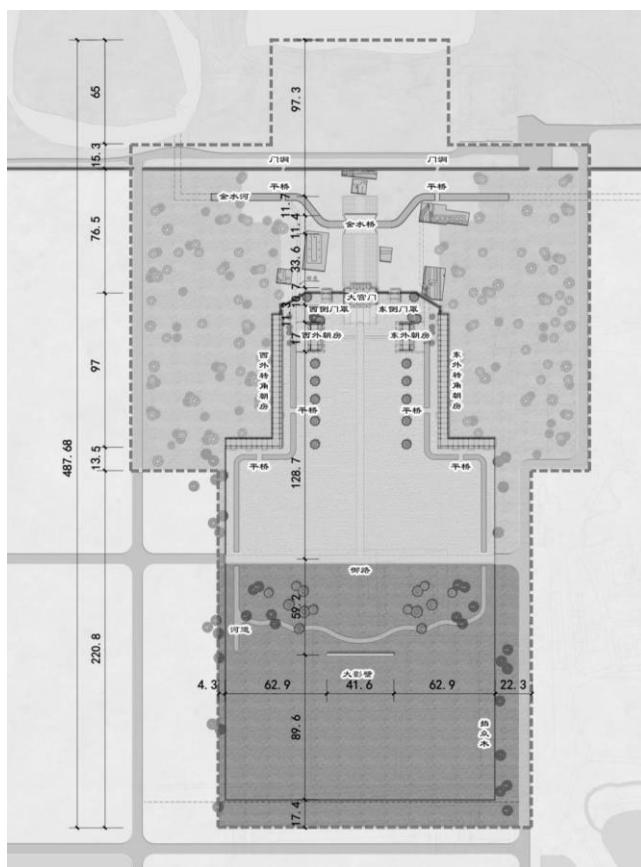


图 9-1 大宫门片区保护展示利用方案

（二）宫门区地面标高恢复至清代

宫门区景观恢复和建筑复建都需要以原有景观和遗址为基础，而多年来的建设和房屋拆迁使地面有了不同程度的抬升，抬升幅度在数十厘米至1米多不等。这些现代渣土不消除会直接影响到景观复原工作的开展。如果地面不降低，恢复的建筑和道路就会陷于坑中，不但影响景观，也影响使用和维护。所以宫门区场地清理工作需要事先筹划，估算搬运土方量，寻找堆放地点。

为了减少地面降低后的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差异，可在区域周边恢复湖面、河道、下沉活动空间等办法解决地面落差造成的景观问题。如宫门南用扇子河解决地面落差，娘娘庙南可以建小型下沉式场所解决御路较低的问题，西面则利用恢复旧有河道来解决落差问题。

（三）恢复扇子河西部湖体

圆明园扇子河亦称扇子湖、扇面湖，是清乾隆皇帝为整治圆明园宫门前环境而开凿，由西直门通往圆明园大宫门的御路斜穿过湖面，因形若扇子而有此俗称，其本名为前湖，是圆明园宫门区的外前湖。扇子河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湖面于民国初年被圈入达园，建国后西部湖面的东端亦被圈入达园，其余部分作为湖面一直保持到20世纪90年代，2000年后因修建西苑早市而彻底填平。扇子河是圆明园宫门景区的必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景观价值，扇子湖的恢复应有如下方面：

1. 达园以西的扇子河应基本按照原样恢复，保持具有生态调节作用的自然湖泊，恢复芦苇、蒲草、莲藕、鱼虾等水生动植物，不应建设国家大剧院式的玻璃水池、水泥水池等，更不能建设下沉式广场。

2. 荷花是扇子河的重要景观，清人题诵颇多，应该恢复。

3. 在湖西北岸复制乾隆前湖诗昆仑石碑。

4. 增添必要的游览景观设施，湖底下的地下空间可酌情利用，但不得破坏湖本身的自然生态环境。

5. 恢复或新建由万泉河至扇子湖的供水管道。

6. 对扇子河遗址进行考古勘探，找出不同时期的湖岸边界，确定湖体深度，为规划设计提供依据。

(四) 恢复和展示宫门前河道系统

1. 完整展示出入贤良门前的金水河遗址。对遗址进行归位、修补，以防止进一步破坏。
2. 恢复扇子河西侧向北至金水河的河道，为御河提供水源。
3. 恢复扇子河西北角向北至大宫门前的水渠。
4. 在西苑交通枢纽东面高架桥引桥东侧复原南北向河道，通过河道解决宫门区与交通枢纽区之间的地平高差问题。
5. 对河道进行考古勘探，确定其具体位置和形态，为规划和河道复原提供依据。

(五) 将一亩园娘娘庙纳入圆明园宫门区改造项目，统一开发利用

娘娘庙属于海淀区教委管理，现存建筑已于 2016 年修缮，该庙所处位置十分重要，应该纳入到圆明园宫门区的总体规划和利用中来，用于旅游开发和文化展示。娘娘庙的恢复应注意如下 3 点：

1. 恢复娘娘庙的完整格局，复建山门、前殿和其他附属建筑。
2. 在娘娘庙东西两侧临街区域恢复一些传统建筑，使娘娘庙和御路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景观。
3. 对建筑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为恢复已消失的建筑提供依据。

(六) 恢复一亩园娘娘庙前的御路

一亩园娘娘庙前的道路是三山五园御路的组成部分，在三山五园时期，它的东端连接着西直门通往圆明园的御路，西端通至颐和园东宫门。今天清代三山五园的御路系统大多已成为城市干道，此段道路由于建国后道路裁弯取直，被保留下来，仍然保持着当年的道路规模。在今后的区域改造中，应将该路恢复至清代的路面，恢复原红色花岗岩石板路面，可利用每年由天安门前更换下来的长安街石板铺设，那里的石板有一些来自于清代御路。将御路、娘娘庙、古槐、古建等结合为一体，形成宫门区的古街景观。御路可由一小堂前恢复至西面的石桥遗址，也可只恢复到万泉河路高架桥下。还可以将扇子河西岸的一段御路也恢复出来，在新的游览道路旁边加以展示。（图 9-2）



图 9-2 娘娘庙前御路位置

（七）提前对一亩园地区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

一亩园地区除了娘娘庙外还曾有许多官署、宅园，清代盛时建筑面积远比民国时期大，圆明园被毁后当地衰落，建国初期建筑面积已十分有限。清代盛时一亩园的景象是一个谜，需要考古来复原。一亩园考古主要需搞清楚清代建筑遗迹、道路遗迹、河湖水系遗迹、桥闸遗迹等。此事宜及早动手，为考古留出足够时间，同时为规划提供依据。

（八）搬迁西静园墓地

该墓地位于圆明园大宫门前，阻断了大宫门与扇子河的联系，应建议北京市协调搬迁。

二、东部区达园至 101 区域的调整、改造

（一）重塑澄怀园景观

澄怀园俗称翰林花园，曾是圆明园的重要附属园林，其所蕴含的文化是圆明园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9·18 事变后入关东北人在澄怀园遗址上建起东北义园，文物部门曾将其视为文物单位。近些年来，园内东北义园时期的坟墓被铲除，修建起西式骨灰堂，原有的义园文物意义随之丧失。应会同文物部门对其文物价值进行重新评估，若已失去义园文物价值，可与民政部门协商，改变其使用性质，恢复澄怀园的园林景观，展示圆明园的丰富文化。

（二）推进 101 中学的搬迁

101 中学在圆明园遗址内兴建了大量建筑，对遗址造成破坏，为避免遗址的进一步破坏，近期内需限制 101 中学新的土方工程，应建议工程审批部门严格把关，禁止其在圆明园的万春园遗址范围内建设新的建筑。101 中学应把建设重点放到各分校。远期内，应积极推进 101 中学的搬迁，将其占用的圆明园遗址腾退出来，应建议北京市制定新的圆明园保护规划时，将 101 中学的搬迁纳入其中。

（三）对圆明园升平署遗址进行考古勘察，恢复遗址建筑

圆明园升平署原为南府，位于福缘门东北侧，应该复建，建设展览馆等，并在拆迁后进行考古勘探，搞清楚建筑布局。

（四）搬迁福缘门村

福缘门村是圆明园被毁后形成的村落，为恢复圆明园周边环境必须对福缘门村进行拆迁改造，在此建设与圆明园有关的项目。

（五）在福缘门外设立圆明园画家村标识

圆明园画家村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在此设立标志性纪念物。

（六）严格监控达园内部的增扩建项目

达园位于圆明园大宫门旁，占用了扇子河的东半部，并且侵占了圆明园宫门前的部分衙署遗址区，近 20 年来达园扩建频繁，已威胁到圆明园遗址区的景观和周边遗址安全，近期的达园大墙建设对圆明园宫门区遗址也有潜在威胁。应建议文物部门严格管控达园建设，土方工程开工之前必须进行考古勘探，保护好地下遗址。将来，可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商，拆除达园侵占圆明园宫门区遗址的部分，将所占用土地交由圆明园统一规划管理，以保持圆明园宫门区遗址的完整性。可以用土地置换的办法来实现达园部分区域的腾退。

三、南部挂甲屯区域改造

（一）进行挂甲屯改造

挂甲屯的改造应面向旅游业、休闲业，开发会议和接待功能。使其为游客服务的同时，为中关村企业和附近高校服务。挂甲屯地区现有邮电疗养院和达园可

接待会议、住宿和餐饮，可在此基础上再建设一些住宿、餐饮企业，形成会议和旅游接待中心。

挂甲屯北面临御路的街面曾有餐饮和商业建筑，可以休闲观景。今后改造时，应将临颐和园路的街区改造为中式店铺或四合院式建筑，恢复使用天惠楼等清代商业建设名称，塑造扇子河北岸优美的人文景观环境。

（二）重启七峰别墅名称

在挂甲屯中部开发会议和旅游接待设施，命名为七峰别墅，建筑采用中式园林风格。

（三）复建挂甲屯北门楼

复建挂甲屯北门楼，以提升临街景观效果。北楼门内建设数十米长的小型步行文化街，文化街与七峰别墅相接。（图 9-3）



图 9-3 样式雷《五园三山图》中的两座挂甲屯门楼

（四）恢复大树庵

恢复大树庵，庵内展示当地历史。对大树庵的位置进行考古调查。

（五）保护虎城残墙

亮出虎城残墙，使其置于万泉河路街边绿地中，设立标识说明。（图 9-4）



图 9-4 万泉河路东侧残存的虎城围墙遗址

(六) 保护慈佑寺遗址

对慈佑寺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考古调查，设绿地保护。

(七) 复建圆明园八旗印房部分建筑

圆明园八旗印房位于蔚秀园北，万泉河南的狭长绿地中，1985年万泉河改造时拆除。应与园林、水务部门合作，将其恢复，以增强大宫门地区的历史景观效果。

四、西部区域调整

(一) 恢复颐和园二龙闸至圆明园藻园门旁水关的河道

该河道曾是圆明园的主进水河道，对恢复圆明园进水河道景观意义重大。可以对原二龙闸河做适当调整，以避免西苑交通枢纽。可沿二龙闸路由西向东，至红绿灯处北转，沿西苑交通枢纽站东侧西苑高架桥引桥西侧向北，在向西转至圆明园进水口设计河道，将昆明湖水引进圆明园，恢复历史面貌。同时，在河道越过颐和园路后，由主河道分出一条支流河道，沿高架桥引桥东侧向北，至宫门前河，为御河供水。这是对二龙闸河分支河道的恢复。恢复二龙闸河及其分支河道，可以增加颐和园和圆明园之间的联系，改善区域景观，如果能实现小规模通航，对圆明园的旅游业也是一个促进。（图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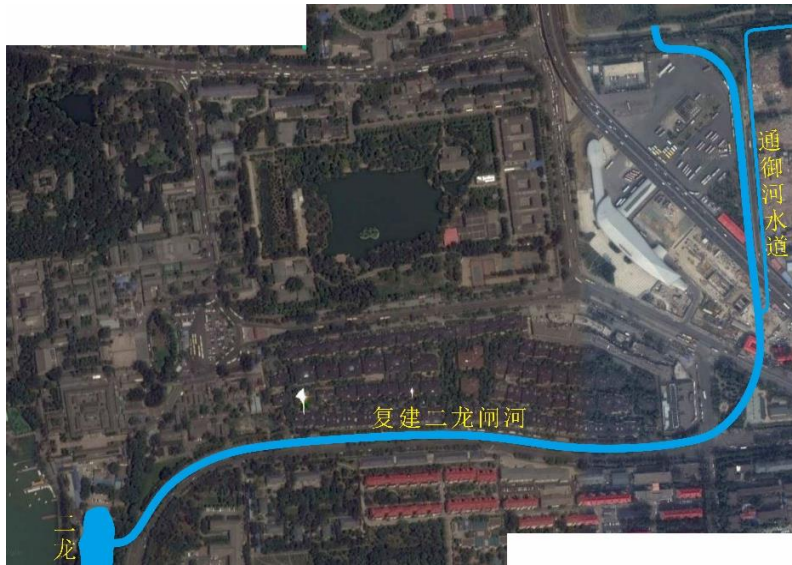


图 9-5 圆明园主进水河道复原示意图

（二）立万人坑纪念碑

地点在藻园门西南方交通枢纽站西侧绿地。当地是民国时期的军人公墓，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后，在西苑兵营建立军营并设置关押中国军人的集中营，许多集中营中死难的中国人被埋在此处，当地人称之为“万人坑”。今年是 77 事变 80 周年，应在此设立纪念碑，悼念死难同胞。（图 9-6）



图 9-6 设置纪念碑位置

五、区域考古调查

（一）加大宫门区考古调查力度，重点是大宫门西部的考古。

大宫门区的开放方向是大宫门西南的西苑交通枢纽，西部将是主要人流所经之地，也是今后建设的重点，考古调查应该先行。

（二）提前对一亩园进行考古调查。

清代盛时，这里建筑较多，晚清民国时期衰落。应重点调查清代建筑遗址，对宅园、官署、庙宇等遗址进行调查。

（三）古河道和桥、闸考古调查。

大宫门区水网密布，清代的河道设计与圆明园关系密切，有的就是圆明园的组成部分，在这些河道上修建有许多桥梁、水闸、涵洞、驳岸、护坡等设施。要做好河道、湖泊和相关水利设施的保护利用，就必须提前进行考古调查，重点调查水利设施、河湖分布和具体形态。

（四）古道路、铺装地面调查

道路，尤其是御路，是区域景观和文化遗迹的重要组成部分，铺装地面是圆明园遗址的组成部分，都应认真调查。

（五）开展对挂甲屯地区的考古调查

包括挂甲屯村、大树庵遗址、七峰别墅遗址、北楼门遗址、永宁寺遗址、虎城遗址等。

（六）圆明园升平署遗址考古

对圆明园升平署及其他圆明园附属建筑遗址进行考古调查。

（七）万人坑考古

对西苑交通枢纽站西侧绿地进行考古调查，确定万人坑位置，了解万人坑状况，为遗址保护和纪念碑设置提供依据。

（八）环境考古

重点调查河湖演变、植被变化、古井、厨房遗物和生活遗迹等反映的自然和人文现象。

六、制定宫门区保护利用规划

包括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开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旅游开发、景观设计、文化标识系统等多方面规划和设计。

主要参考文献

史料与专著：

-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 翁方纲：《复初斋诗集》，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 旻宁：《养正书屋全集》，《故宫珍本丛刊》581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
-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 麟庆：《鸿雪因缘图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
-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 彭蕴章：《松风阁诗钞》，清同治刻彭文敬公全集本；
- 梁章钜：《枢垣记略》，中华书局，1984年；
- 祁雋藻：《饴飮亭集》，《祁雋藻集》，三晋出版社，2011年；
- 刘大观：《玉磬山房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4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中西书局，2012年；
- 奕譞：《九思堂诗稿》，海南出版社，2000年；
- 樊增祥：《樊山续集》，清光绪二十八年西安臬署刻本；
- 林传甲：《大中华京兆地理志》，武学书馆，1919年；
- 顺直水利委员会：《顺直河道治本计划报告书》，会文书局，1925年；
- 金勋：《妙峰山志》，《潭柘山岫云寺志·妙峰山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
- 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一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 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
- 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北京西郊挂甲屯家计调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 张伯驹：《张伯驹诗词》，中华书局，1985年；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李华章：《北京地区第四纪古地理研究》，地质出版社，1994年；

郭黛姮、贺艳：《圆明园的“记忆遗产”——样式房图档》，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张宝章：《京西名园记盛》，开明出版社，2009年；

张宝章：《三山五园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岳升阳、夏正楷、徐海鹏：《海淀古镇环境变迁》，开明出版社，2009年；

（美）Carroll Brown Malone，《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 under The Ching Dynasty》，1934年；

论文：

侯仁之：《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地理学报》1951年第18期；

孙秀萍，赵希涛：《北京平原永定河古河道》，《科学通报》，1982年第1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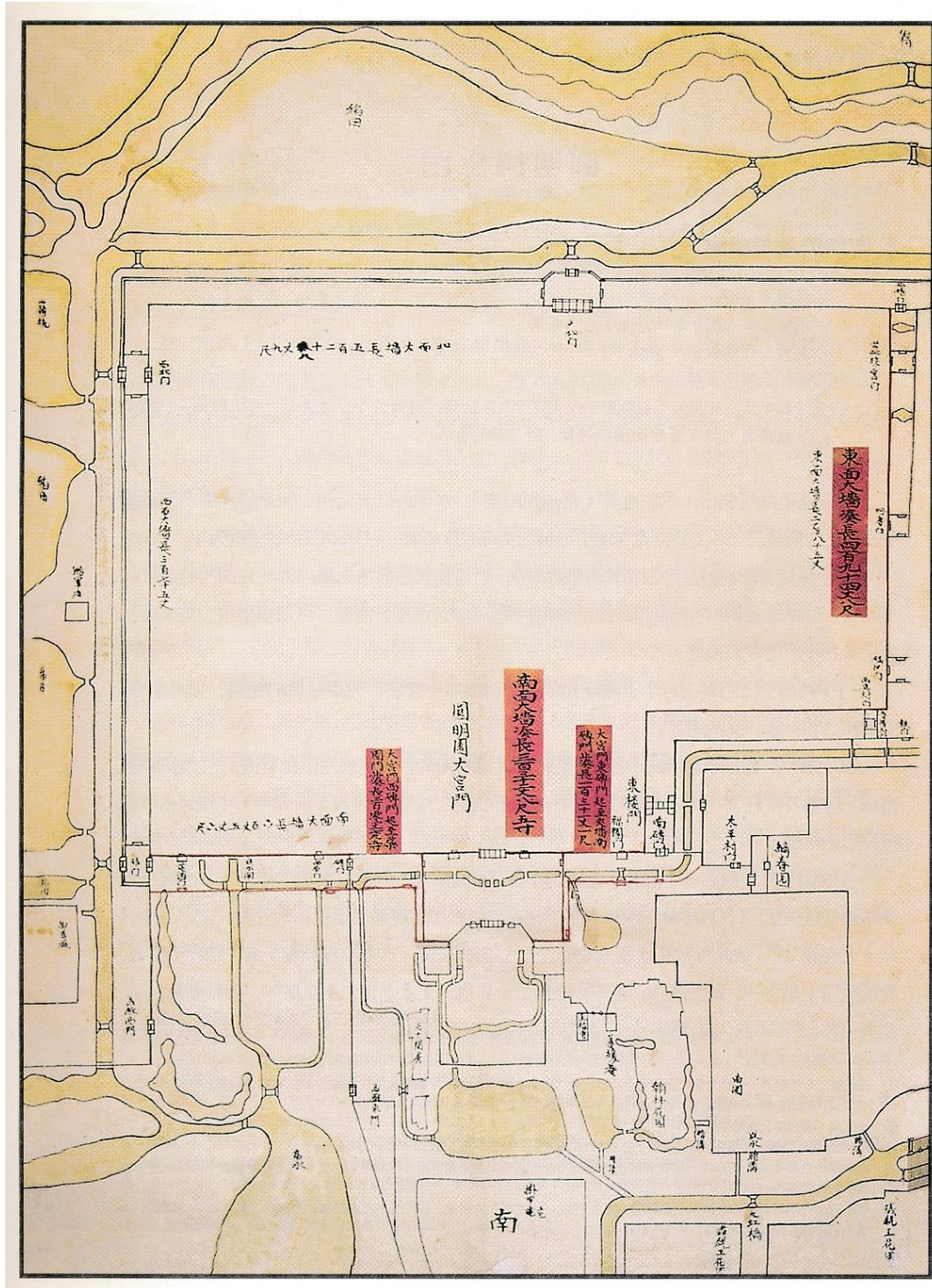
高冀生：《北京海淀吴家花园漫考》，《圆明园》第2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孙劭、张中华等：《圆明园遗址公园大宫门区域考古发掘简报》，《北京文博文丛》2016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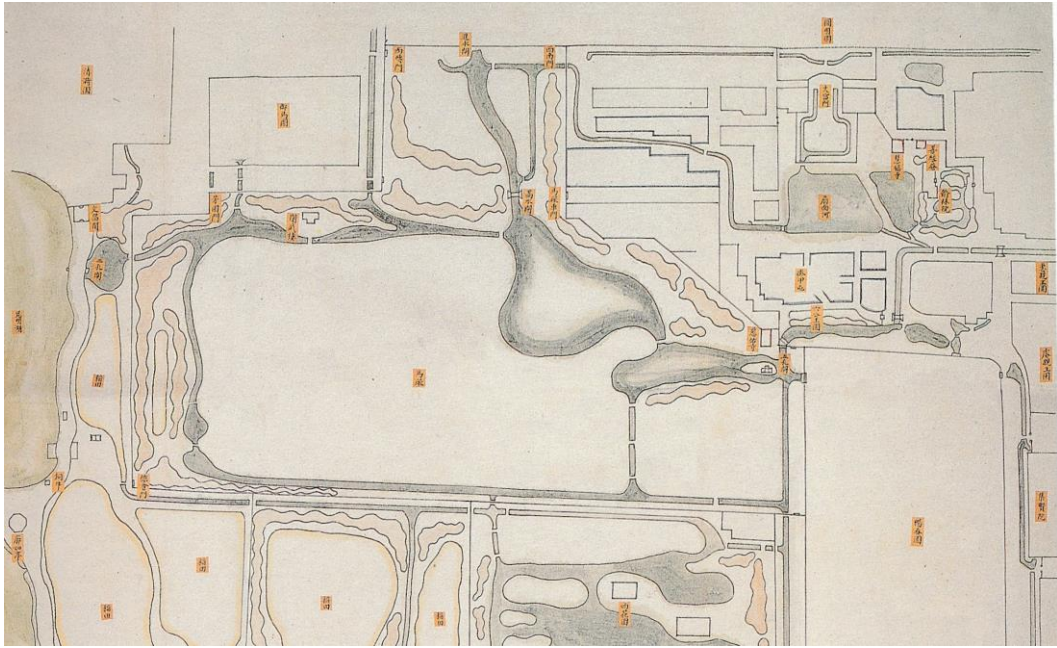
张宝章：《红桥别墅探源》（未定稿）。

主要参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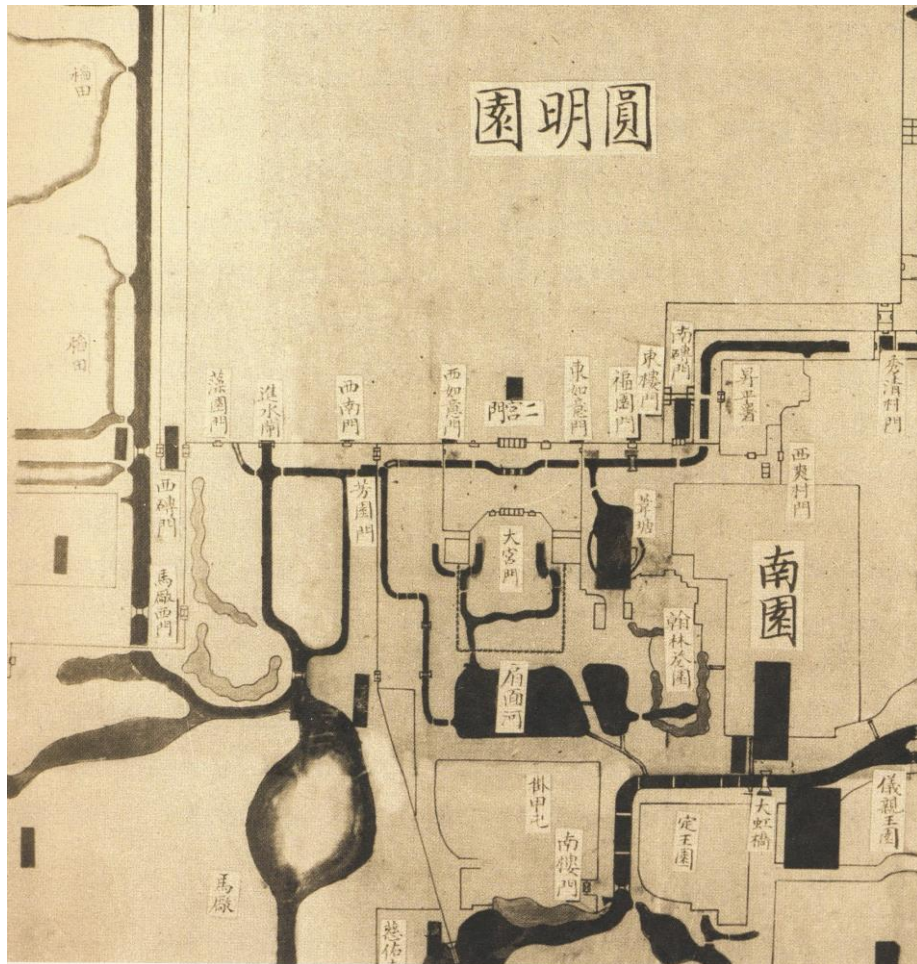
1949 年以前的历史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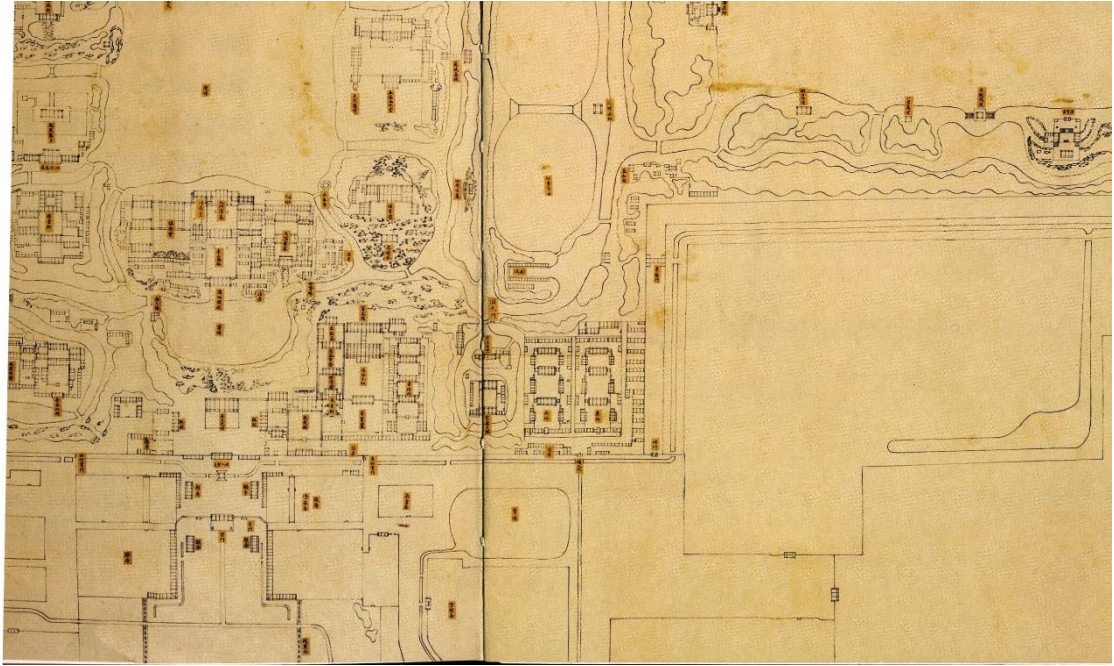
附图 1 清样式雷图一



附图 2 清样式雷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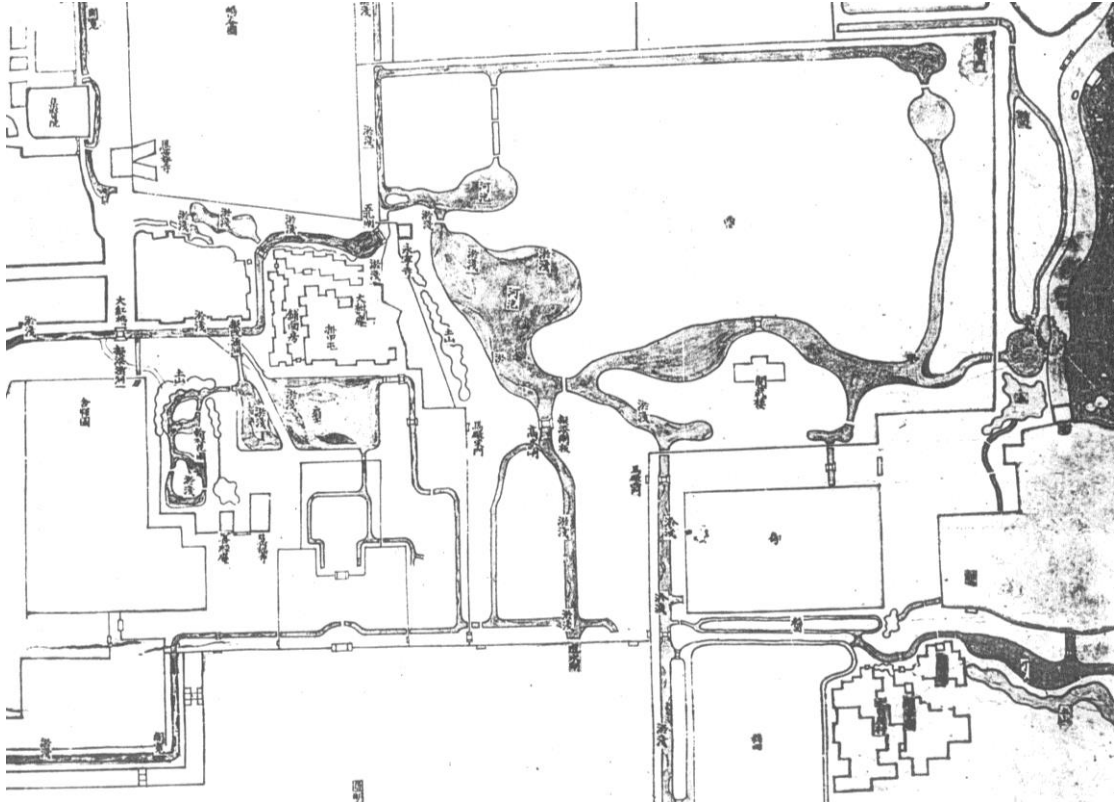
附图 3 清样式雷图三



附图 4 清样式雷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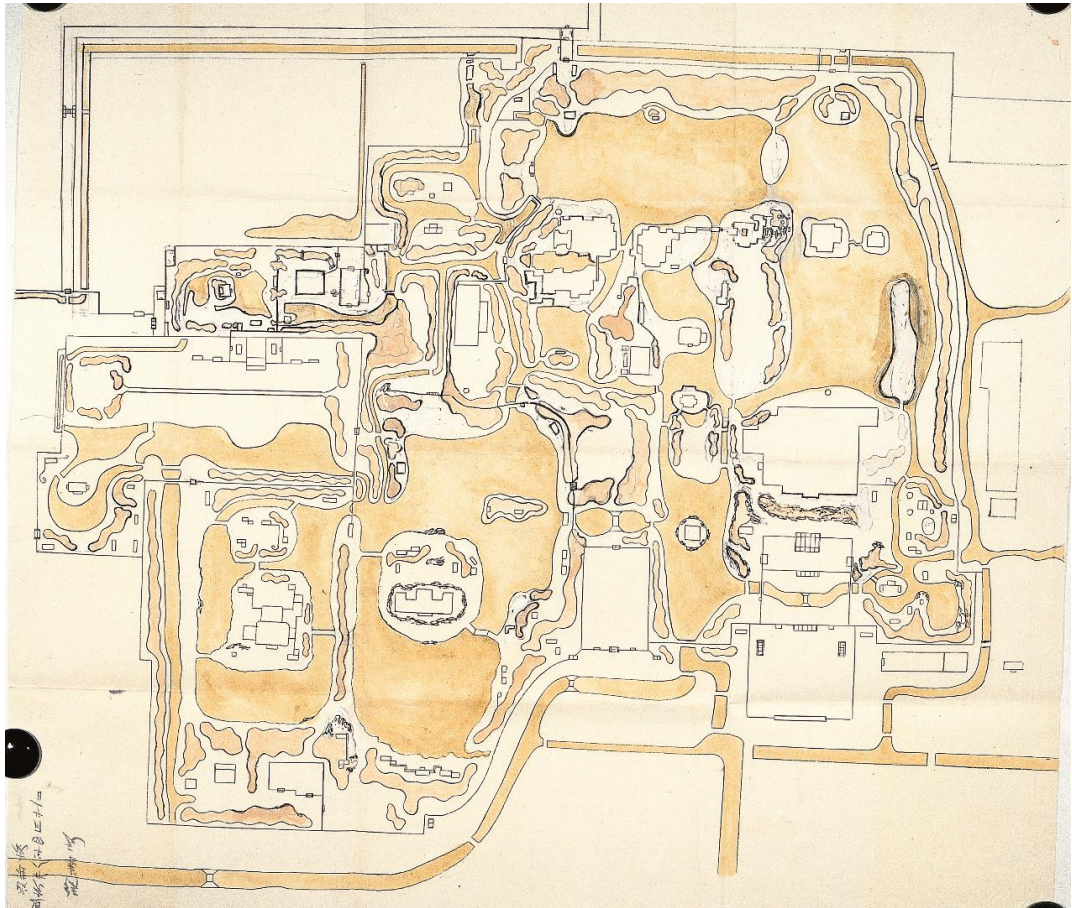
附图 5 样式雷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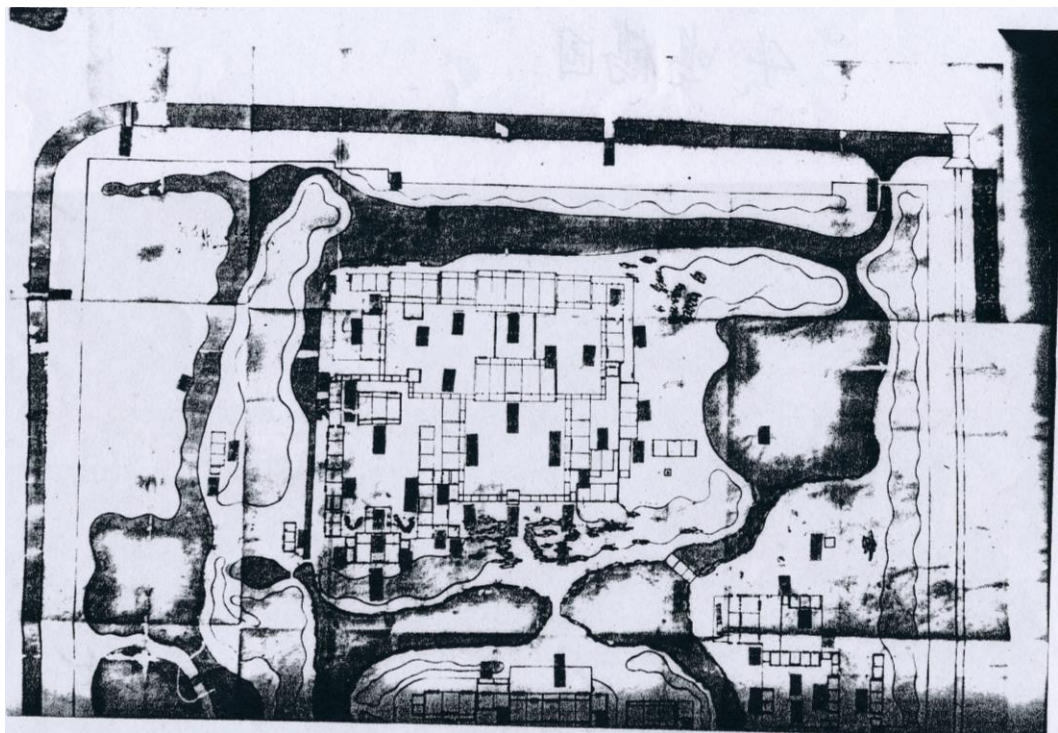
附图 6 清样式雷水道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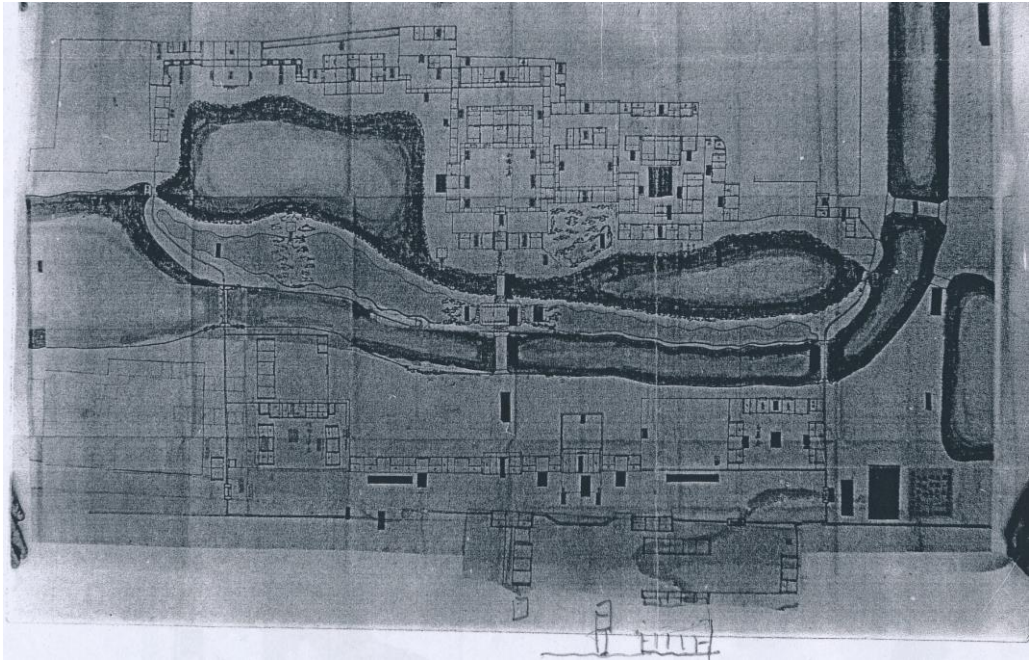
附图 7 北京颐和园八旗兵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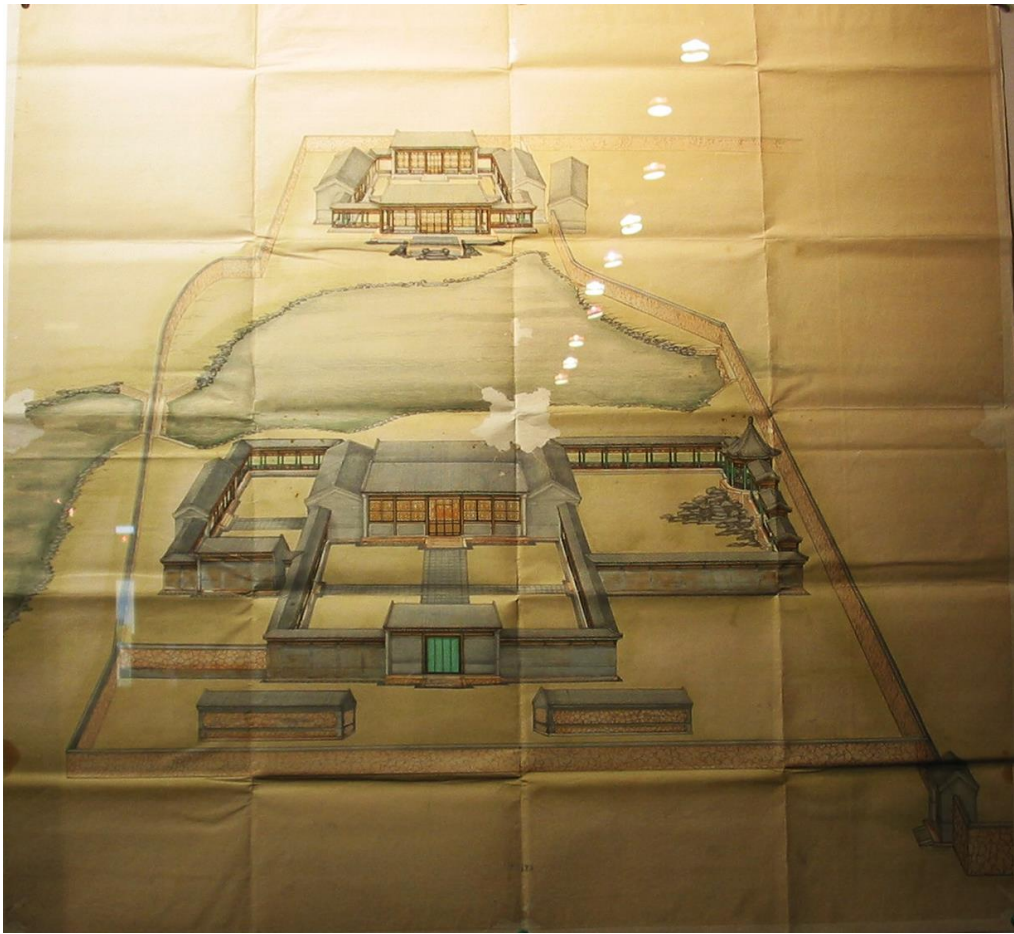
附图 8 清样式雷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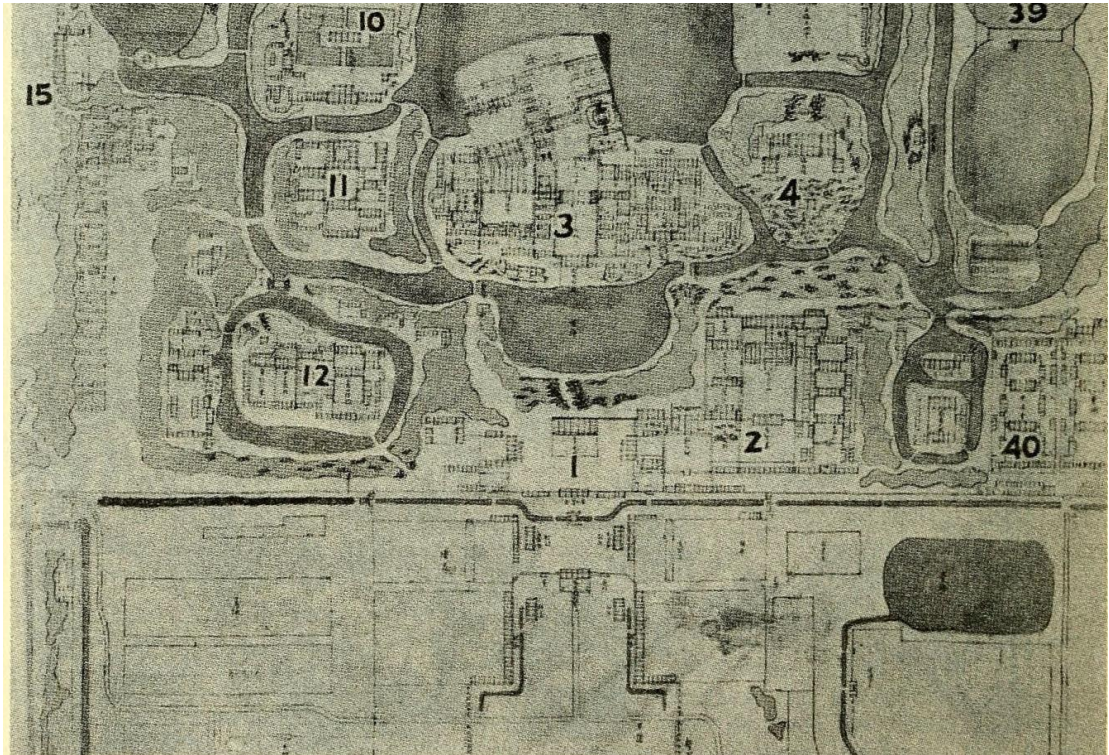
附图 9 样式雷含芳园图八



附图 10 样式雷承泽园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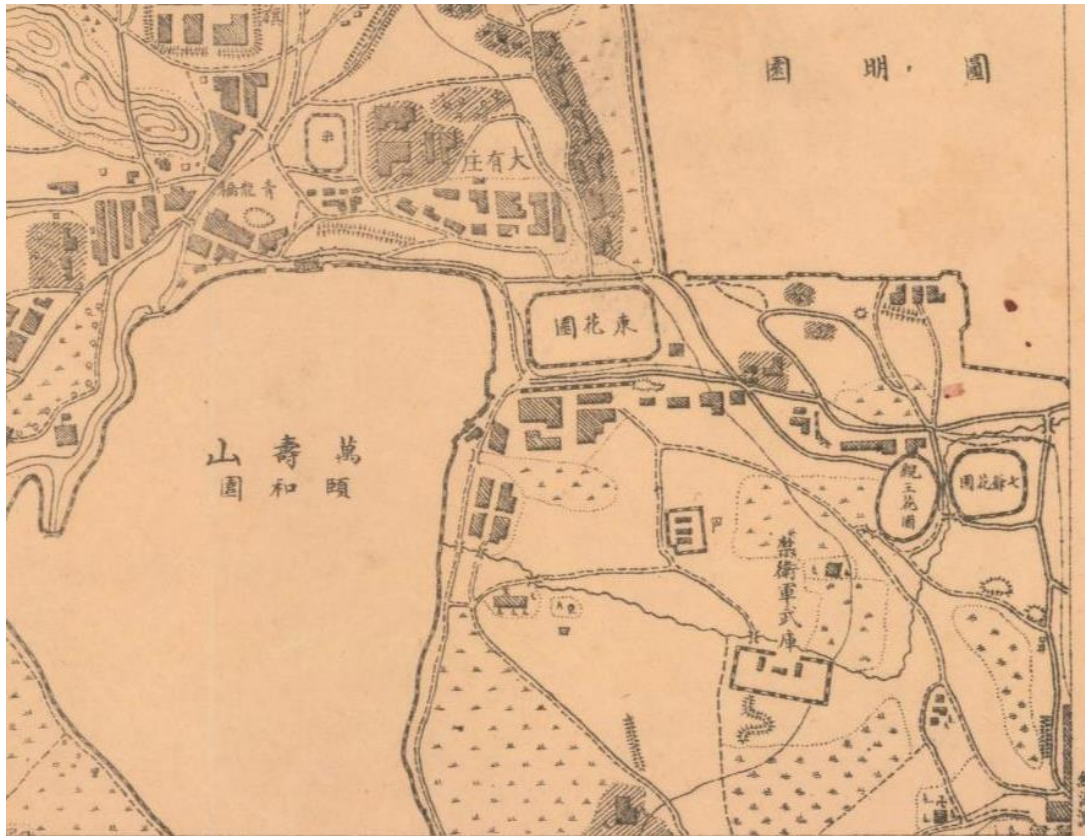
附图 11 清样式雷“洞天深处”图



附图 12 《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书中引用的圆明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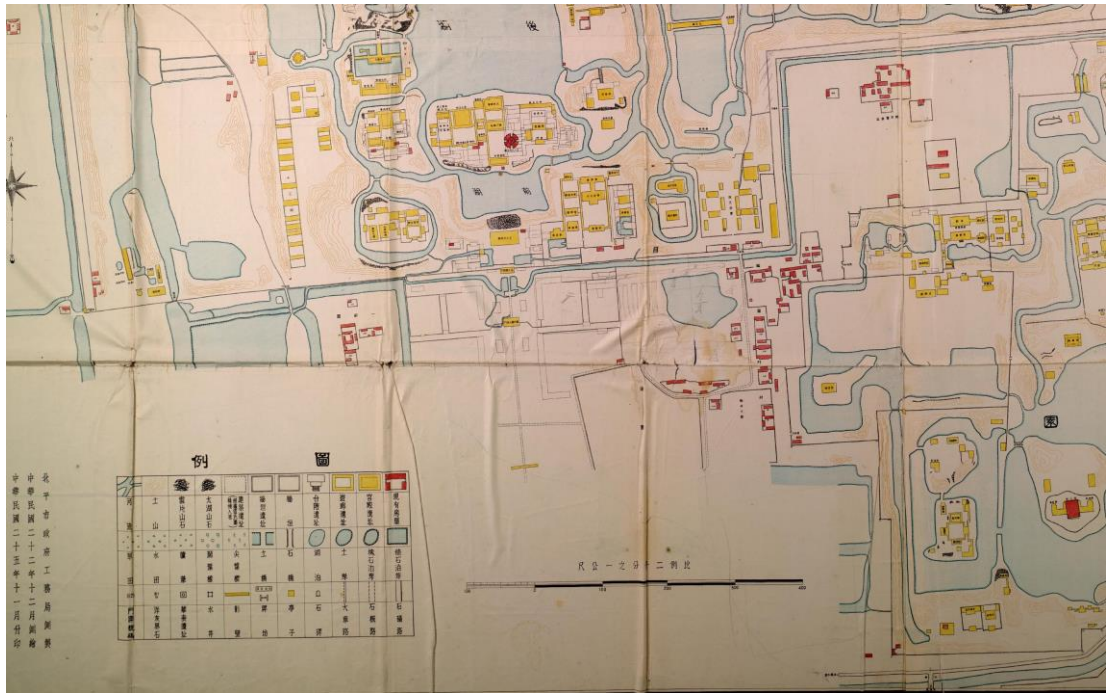
附图 13 民国四年（1915）京师四郊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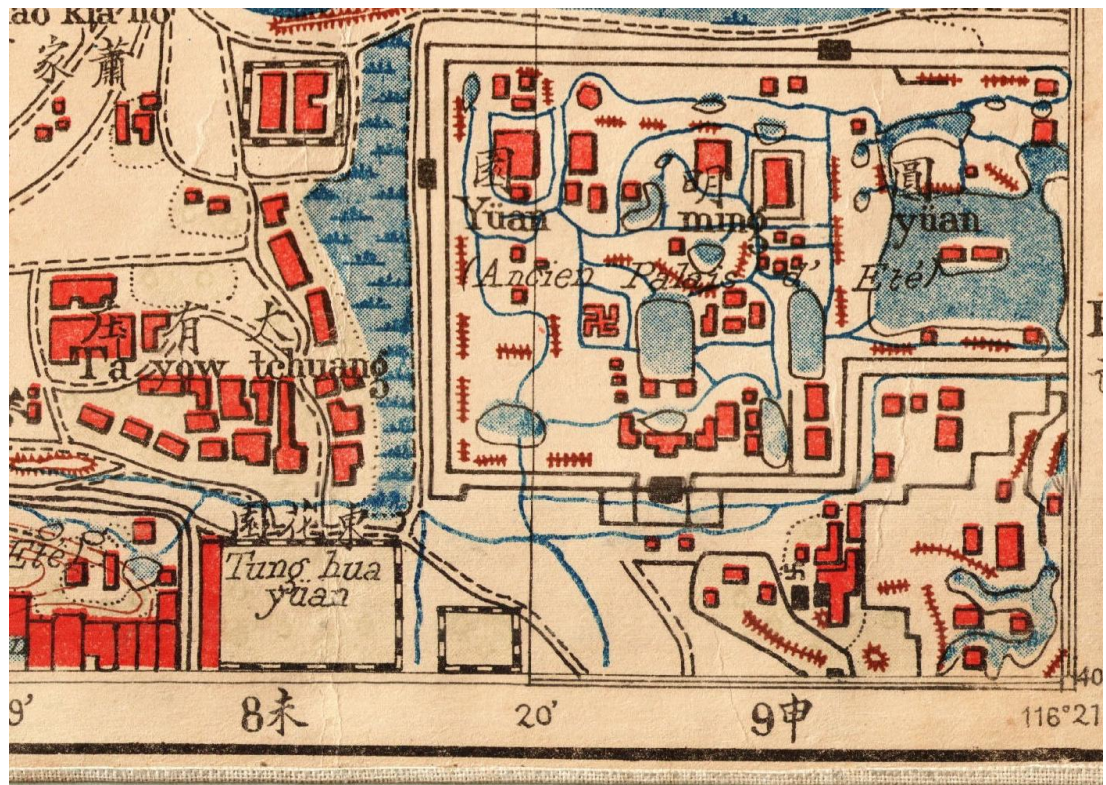
附图 14 1913 年北京陆军测量局实测 1:25000 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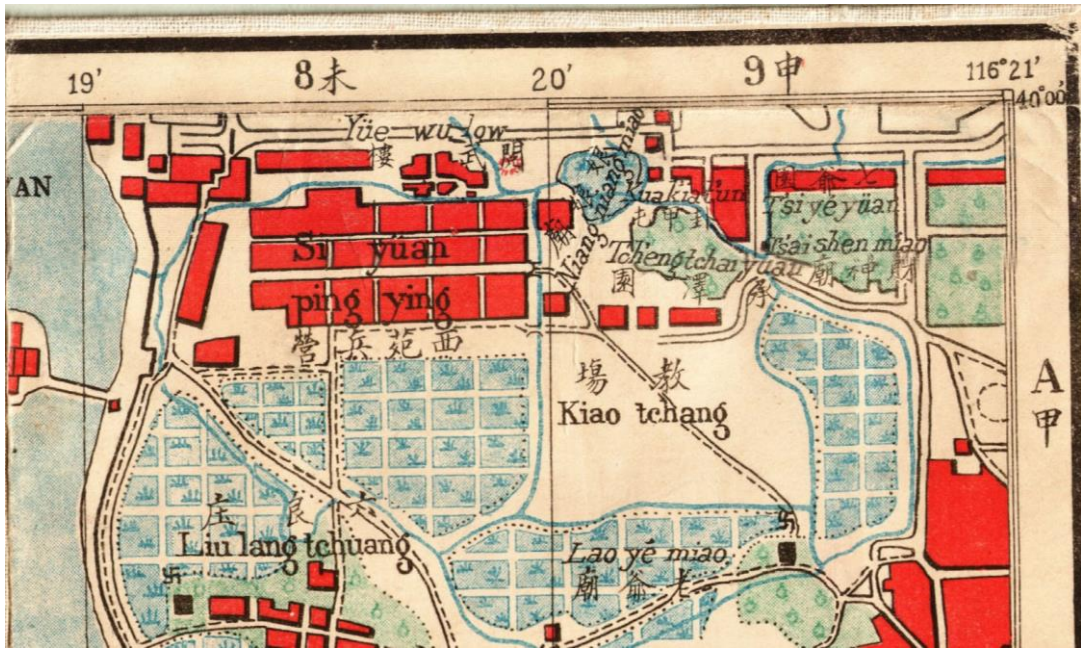
附图 15 20 世纪 20 年代 1:10000 北京四郊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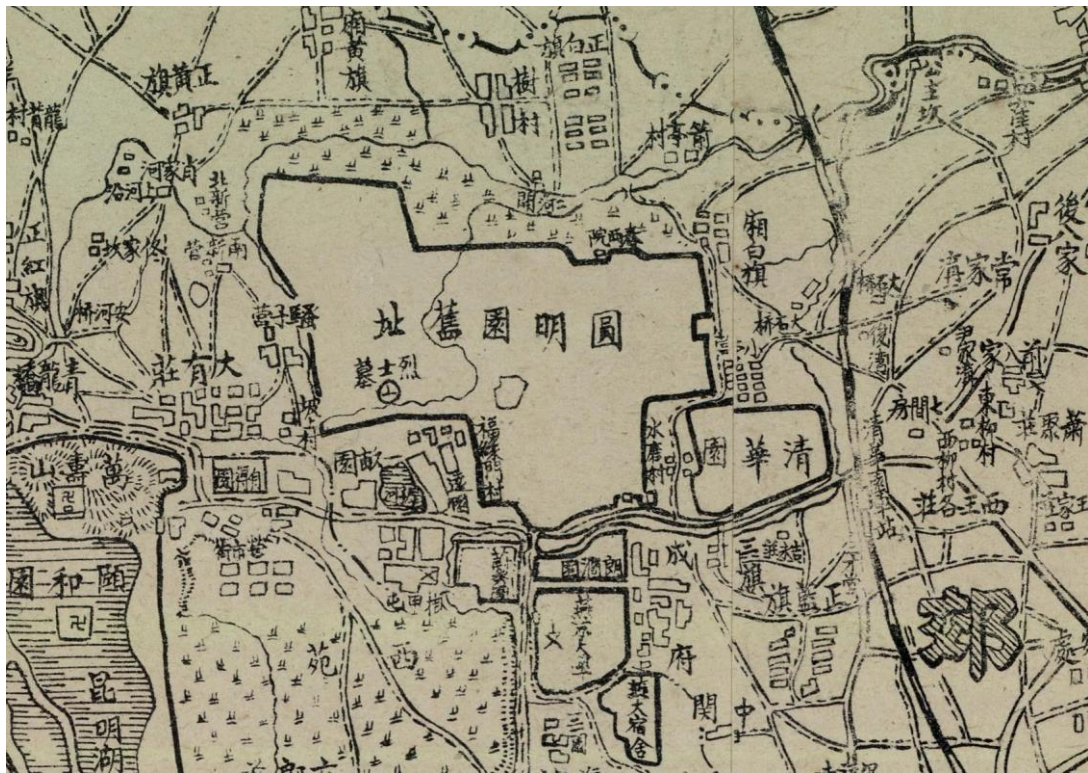
附图 16 1936 年 1:2000 实测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遗址形势图



附图 17 20 世纪 30 年代北京周边地图黑龙潭



附图 18 20 世纪 30 年代北京周边地图八大处



附图 19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市城郊图



附图 20 1948 年北平西山林区全图



附图 21 1949 北京市地形图

1949 年以来主要参考地图

1. 1950 年 1:5000 北京西郊土地利用图
2. 1952-1953 年航拍图
3. 1955 年 1:5000 地形图
4. 1955 年 1:2000 地形图
5. 20 世纪 60 年代北京大学 1:2000 地形图
6. 1972 年北京大学 1:2000 地形图
7. 1991 年修绘 1:10000 地形图
8. 1997 年 1:10000 地形图
9. 20 世纪 90 年代 1:2000 地形图
10. 卫星影像图
11. 1:2000 矢量图

后记

《圆明园大宫门区历史文脉调查研究》得到了海淀区原政协主席张宝章先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海淀区文物保护中心等的大力支持，他们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北京大学燕园遗产保护协会、李立宪先生、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研究生田海为本课题的野外考察和调研提供了帮助，在此深表感谢！